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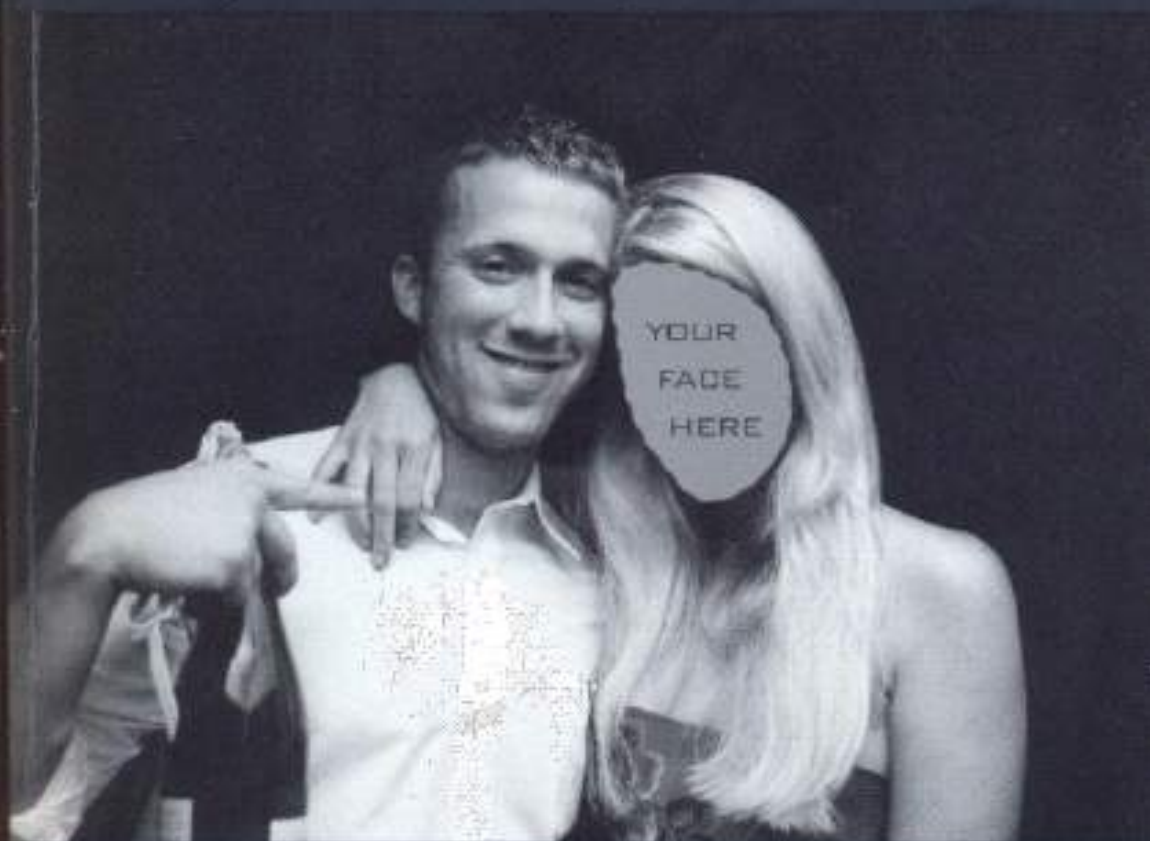
约会教练

www.DatingCoach.cn

THE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I HOPE
THEY SERVE BEER
IN HELL

我希望在**地狱**仍有酒喝



约会俱乐部原创翻译

TUCKER MAX

"Highly entertaining and thoroughly reprehensible." —*The New York Times*





目录

1.给狼友们的一封信.....	1
2.作者注.....	3
3.著名的寿司-裤子逸事.....	3
4.那一夜，我们离死亡如此之近.....	11
5.口交轶事.....	18
6.每个人都会有一个“那样”的朋友.....	26
7.Tucker 跟一胖妹子搞到一起了.....	33
8.如今臭名昭著的 Tucker 慈善拍卖会事件.....	46
9.结束假期.....	65
10.Tucker 去了拉斯维加斯.....	70
11.牙线.....	94
12.在福克斯菲尔德的周末.....	97
13.奥斯丁路之旅.....	114
14.我的基维斯特之旅.....	170
15.这个女孩用 Tucker 的方式打败了我.....	175
16.塔克入后庭，滋味不好受.....	183
17.这有点伤到我了.....	192
18.田纳西大学的周末.....	199
19.都是尿尿惹的祸.....	215
20.Tucker 参加曲棍球比赛.....	219





21.苦艾酒跟甜甜圈店的故事.....	228
22.有史以来最令人不安的谈话.....	248
23.她不会善罢甘休.....	263
24.Tucker 破裂他的附录.....	269
25.有关性爱的故事.....	273
26.Tucker 的片刻沉思，最后糟糕地结束.....	290
27.令狗呕吐的故事.....	306
28.德克萨斯州米德兰的故事.....	317
29.史上最坏的故事.....	341
30.附录 1：.....	352
31.附录 2：.....	359





1.给狼友们的一封信

Hi 哥们，

首先我很高兴你能看到我们夜狼团翻译的这本《我希望在地狱里也有酒喝》，我个人非常喜欢书中的内容，但只是喜欢书中的内容而已，仅此而已。

我不愿看到书中主人公疯狂的生活变成激励你们学习 PUA 技巧的动力，更不愿看到有太多的人因为看过此书，妄想通过学习 PUA 技巧变成书中主人公那样的情场高手。当然，你有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权利，但请你静下心来想一想，你最开始学习 PUA 技巧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吗？

我刚进跑牛那会，有个兄弟问我：“你都已经这么厉害了，还来论坛学什么？”

我笑道：“你认为我是来学习泡妞技巧的吗？呵呵”

昨晚和纯狼聊天，他说：“很少有天生好手学习泡学，更是很少会有天生好手教人泡妞，你怎么就想着干这事了？”

我说到：“因为我做的事情有很多人需要”

的确，最开始我来跑牛，是因为在泰国酒店上晚班无聊所以发发帖子，后来随着接触的进一步深入，我发现有很多的人需要 PUA 技巧，当然，我相信看到这本书的你也需要通过 PUA 技巧来完善自我和丰富自己的生活。完善自我和丰富自己的生活不等于睡了很多女人。我常常会被拉进一些所谓 PUA 高手的 QQ 群里，但我从来不在这些所谓的知名 PUA 群里





发言，因为老子相当鄙视这帮孙子。

你们知道吗？

你们眼中所谓的大神，所谓的牛逼的 PUA，其实很多就是一群无聊透顶的人渣，在群里不是把这个姑娘的照片发出来评头论足一番就是把自己睡了的姑娘放张艳照出来，以证明自己丫是个能睡得到女人的情圣。

情圣，圣你妹啊！

你丫天天把时间放在泡妞上，能泡不到妞吗？

更有甚者，把睡过的女人的照片放到论坛，对于这种孙子和畜生，本狼一向鄙而远之。

我只想说一句：“你作为男人的价值难道要通过你睡到多少个女人才能体现出来吗？孙子”

昨天看到一个更加孙子的人渣在帖子里说自己还面对 500 人群的兄弟现场直播 TD 姑娘的过程，T 你妹啊，真是网上说话可以乱吹牛？

首先，你说的属实的话，你这是违法的，孙子。

其次，你说得不属实的话，丫干嘛乱放 P。

面对这些孙子，我曾经离开过社区一段时间，但居然有人因我的离开，给我写邮件挽留，这让我很是感动。昨晚，天斥说自己想退出泡学圈，因为这个圈子变得越来越乱了，我笑着说：“不管在哪里，都会有人渣和畜生，你要做的是把他们撂倒，而不是逃避”不是每一个人都想成为 PUA，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 PUA，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份幸福就足够了。



2.作者注

译者：Daniel 校对：[@海兵 Robin](#)

我的真名是 Tucker Max。除非使用全名，否则其他的名字都是笔名。所有在本书中描述的故事都是百分之百真实的。只有一些时间，特点和地点被改了，以保护我免于刑事或民事诉讼。我期望你享受阅读这本书的乐趣，就如我享受过书中描述的生活一样。

3.著名的寿司-裤子逸事

译者：Daniel 校对：[@海兵 Robin](#)

发生于-2001 年 7 月

记于-2011 年 7 月

哥一直以为在过去的 50 年里，红牛是人类发明的最有害的玩意。事实上我错了，移动体内酒精测定器夺走了红牛的这项桂冠。这个被警察使用了 10 年，用来进行现场酒精测验的工具已经面向大众出售。它的形体和一个小型手机接近，有一个清晰的和天线一样的吹气管从顶部伸出。你向管子里吹气，几秒后，它会给出一份血液酒精含量数据。虽然这份数据没有血液测试那么准确，但是它的精度也达到了 0.01，对我的意图而言，这已经足够了。





哥宅在 Boca Raton (百度地图会帮你找到我家), 福罗里达州 ; 当我在一个周 6 的晚上带上前文提过的那件神器出发时 , 故事开始了 : 晚上 9 点移驾至餐厅。虽然我们在餐厅预订的时间是晚上 9 点 , 我依旧是组合里最早起的鸟儿。这时的餐厅已经汇聚了南福罗里达州的各种稀烂的队伍。郁闷了 , 来一杯伏特加混苏打水饮料。

9 : 08

狼友未至 , 又要了一分伏特加混苏打水饮料。我想测试下自己的血液酒精含量 , 但又担心这才喝酒一小会根本就没啥效果。

9:10

两 30 岁以上的的犹太熟女出现在我的左边 , 不停用眼神勾我。这...让我发现了 4 个假胸 (= =#)。有两个还大的超乎你的想象 , 它们透过内衣在勾引我。熟女不是很靓...我喝的更快了...

9:15

狼友始终未至。我已经开始要第 3 杯了。在等酒的过程中我试了下测试器 , 显示结果 0.02 , 这真是世上最棒的发明。有点晕了 , 把测试器拿给旁边的假胸熟女看 , 我们聊开了。

9:16

这两货都有很重的长岛 (教父在这儿定居) 口音。我叫了下酒保(调酒师) ,



把要的酒换成了双料加冰伏特加 Splash of club (一种酒)。

9:23

酒吧里有 4 个人尝试了我的测试器，包括那两个假胸熟女；每个人都想知道他们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我成了酒吧的焦点人物，这让我感到高兴。

9:25

组合里第一个狼友到场了。我给他看了测试器，他被迷住了，请大家喝了一圈。假胸熟女很大声的告诉我们她们还想喝几杯。狼友满足了她们，我又要了一杯双料加冰伏特加，这次没有加 Splash。

9:29

我又测试了下，这次显示 0.04--我已经喝了半个小时了，并且正在喝第四杯。我思维的车轮已经开始抗拒伏特加形成的阴霾--4 杯，一杯酒给我的血液酒精含量增加了 0.1。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其实可以喝很多。我告诉假胸熟女中的一个说她很有趣。

9 : 38

8 个狼友已经来了 6 个。对女服务员们略施技巧，她们加入了我们不完整的派对。每个人都在谈论我的测试器—大家都开始奉承我。我并不介意他们幼稚的行为，毕竟今晚是来寻开心的嘛。





9:40

我再一次测试，0.05。这让我感到困惑，从上一次测试结果 0.04 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再喝；我依稀记得在很久以前在 DAR.E 的课上学过，酒精吸收的速度是保持恒定的，不因喝酒的速率而改变。当邻桌两个辣妹问我测试器时，这段回忆迅速消失。

9:42

辣妹 2 号对我产生了兴趣。她开始给我讲一次她停车接受酒精测试，也是对着和我手上玩意相似的东西吹气，还成功逃过一劫的经历。她告诉我她一直想当警察，但是两次都没有通过考警察学校的测试。我告诉她，她一定很聪明。她就不再搭理我了。很明显这妹子的智商帮助她发现了我的暗讽。

10:40

测试器给大家带来的新鲜感过去了。大家开始关注其他的事物，我也不再成为关注的焦点，这让我对这个桌子上的人产生了各种怨念（各种价值被利用完）。如果聚光灯不直接打给哥，哥从内心感到自己渺小。

10:06

桌子上的人开始谈论能量治疗。大家都被一个参加过能量治疗课程的妹子吸引了。我告诉他们能量治疗毫无价值，是唯心主义的伪科学。他们却因为那个妹子的老师去了哈佛而确信能量治疗是很正经的玩意。有个家伙用





手指在空中比划着称其为“合理的，被证明的科学”。我一边模仿他的动作一边告诉他们“他们是合理的，被证明过的傻瓜”，因为他们连狗屎一样的能量治疗都信。两个妞说我思想闭塞。我回击她们思想开放到脑浆都流出来了。所有人都用不赞同的目光瞄我。我讨厌桌上的每一个人。

10:08

完全无视他们无聊的谈话，我迅速把那个想成为 Ethan Hawke 的苦逼服务生送上来的伏特加喝掉，开始了每三分钟一次的吹气测试，看着读数开始慢慢上升。

10:17

此刻在佛罗里达州境内我已经不能合法驾驶了（血液酒精浓度超标）。我没有和任何人特意提起这个事情。

10:27

我决定试试自己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喝多少酒。我知道 0.35 的血液酒精浓度会干掉大部分人，所以把目标定在 0.20 上。

10:28

没有和桌边的 7 位哲学家说一句话，我起身转回吧台，也没有为喝的酒付钱。

10:29





假胸熟女还在吧台那，她们还想喝。在一个半小时的畅饮后我的血液酒精含量只有 0.09，这让我感到痛苦，我决定再来一圈。我让女人来帮我挑酒，并明确说明不能是威士忌，也不能闻起来像威士忌，甚至瓶子不能看起来像威士忌（我有一次去 ER 喝过威士忌，但是我没有告诉她们这些）。

10:30

酒被端了上来。龙舌兰酒，从账单来看的话，很棒的龙舌兰酒。喝起来很顺滑，我们又要了一圈。

11:14

我测试了一下，这次是 0.15。看来我已经达到了一个里程碑——和我的目标只差 0.05 了。我为自己感到骄傲，给餐厅里的每一位展示了我的数据。大家表示印象深刻——我瞬间成为他们的偶像。有人又给我买了一杯。

11:28

我有点反胃。我知道，我甚至不能坚持在这吃晚饭吃晚饭，不想回到桌子，或者在酒吧吃。穿过街道，我来到了一个寿司餐厅。

11:29

寿司餐厅正在举行内衣派对。一半人都穿着睡衣或其他只在睡觉时才穿的衣服。除了只穿内衣的人以外，这里每个人都跟刚才那地方的人一样挫。





11:30

我感到困惑，只想吃点寿司。站在门口，我被各种抚媚的接近 luo/ti 的画面吸引了。一个比较有魅力的女孩过来，想让我脱掉衣服只穿内衣——很明显她在这个餐厅工作。我告诉她我没穿内衣，我只想吃点寿司。她回答我说我起码要脱掉自己的裤子。这么做可以吃到寿司不？她说当然。我立马脱掉了自己的裤子。

11:30

在解裤子的时候我停顿了一下，在想自己如果有穿内裤的话，是穿的什么内裤。我考虑要不要停止脱裤子的行为，但是发现速度弄点吃的比尊严神马的更重要。

11:31

我脱掉了自己的裤子，我的内裤是粉红和白色相间的条纹 Gap boxer（一种内裤，谷歌可以看到图片）。它很紧，我确认了一下所藏在里面的东西是不是还在（内裤里的东西，你懂得），大家都看着呢。

11:32

我哼哼唧唧的指着图片点了份寿司。

11:33

我给寿司吧的一个家伙展示了我的测试器。他表示很是印象深刻，然后拿





着给每个人看。大家开始在我身边聚集。哥再次成为明星~

11:41

我测试了下，0.17。 然后我向大家宣布了我的目标，有人为我买了一杯。

11:42

我一口干掉。 酒中一种熟悉的味道让我从内心感到温暖。 我问道：“这是啥？” “Cognac and Alize.”（译者猜测是威士忌的一种）上帝确实存在，而且他恨我.(也可能是她恨我- -)

11:47

我的寿司上了，我迅速把酱涂到上面然后把它塞到嘴里。

11:49

寿司被我搞定了。 没人注意我的餐桌礼仪，因为他们的注意力都被测试器吸引了，大家都在等着测量自己的血液中酒精含量。

12:18

我再次测试，这次是 0.20. 我就是神!!! 整个寿司吧都在为我欢呼。男人在鼓掌，女人？则被我彻底吸引了。每个人都想跟我说话，看在他们把注意力都给我的份上，我原谅他们所有缺点。





12:31

当一个哥们测出 0.22 这个数值时，我马上失去了自己的神级赋格。这是对我男人尊严的挑战。我点了一杯深水炸弹配 151 度系列的巴卡第。(巴卡第：该品牌创始者首度将当时原本极粗犷强烈的 Rum，成功赋予了细致、柔和的崭新风貌，因之相对于使 Bacardi 成为 Rum 的代表品牌。除了最基本的 light 系列外，151°酒精度高达 75.5%，用来调制鸡尾酒，口感格外的饱满。

4.那一夜，我们离死亡如此之近

译者：Daniel

校对：[@海兵 Robin](#)

发生于 1999 年 4 月

记于 2001 年 7 月

一些夜晚让人开心，一些让人疯狂，还有一些夜晚，让人们成为传奇。周六晚在法学院，我和 4 个哥们(Hate ,GoldenBoy ,Brownhole 和 Credit) 在 EI Bingeroso 的公寓里集合。 EI Bingeroso 在镇上一个大学好哥们，Thomas，想让 EI 开开心。我们下午 7 点左右到那，马上开始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EI Bingeroso，和他的未婚妻住在一起，看到他的大学朋友时感到特别高





兴，脸上都散发出光彩。他的未婚妻，Kristy，因为知道 EIBingeroso 爱买醉的习惯，把我抓到一边让我保证一直是清醒的，这样可以开车。因为欠她一个人情，我同意了。虽然当时很郁闷，但是这成为了我这一生做出的最好的决定。

公寓里所有的肉和酒都被吃喝完了，出发。我们决定试一试新酒吧，有人提到在一家名叫“Shooters II”的酒吧有一个机械牛。这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抵达时，EI Bingeroso 和 Thomas 醉了，他们在唱 Johnny Cash 的歌，踹车站里的车。其他哥们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Hate，平时就是一个比较急躁的人，因为太醉，甚至他看停车标志时，都在疑惑了。

在和 Jim Beam 喝威士忌纠结了 2 个小时，并且开始变得迷失起来时候，他已做好和人干架的准备了。Brownhole 和 GoldenBoy 则开始举步蹒跚了。思想上，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了。

我们花了 2 美元拿到了门票。柜台后面的妹子穿着一件紧身红莱卡牛仔外套，带着白色的蕾丝和褶边，靴子是黑白蛇皮制造，她白色豹纹宽边高顶帽子把整个形象烘托了出来。酒吧是按新西方旅馆的风格来装修的：用牛角、油管以及马鞍来装饰墙壁。我根本不指望 Patrick Swayze（一男演员）会在这种不羁的小镇出现。因为把注意力都放到看这些乡下人用具（指房间装饰）上了，我都没有听到 Hate 喘着气说：“不可能吧！这太棒了！”





酒吧的中央我看到了那个时候还没有见识过的：活生生的职业摔跤手。我这样来描述：那里有一个擂台，在酒吧的中央有一个完整的擂台；还有人，看起来比较职业，在擂台里摔跤。我在那一定呆了整整有 3 分钟，试图将我的脑子和眼睛保持一致。一个真正的拳击擂台，在酒吧的正中间。两个满身是汗，身材走样的摔跤手正在过招；在擂台后面的旗子上写着：这里是南方摔跤联盟。” Hate 是第一个开始行动的。一个前高中摔跤手，醉的厉害，怒气值还在不断上升，他迅速突破了一层层的人群，来到了擂台边，对着摔跤手叫骂起来。

“这些 SB 小丑真心垃圾！我祖母玩摔跤都比他们棒，你应该为老子不在台上感到庆幸，你们这群舔 JB 的货，让我来摔跤，我要踹这些傻逼的屁股!!”

这情况持续了整整有 5 分钟。大家伙都沉醉在眼前这离奇的喜剧中。和 Hate 比，擂台上人身材走样。“走样”的意思是“肥胖而且让人恶心。”

仅仅在一杯啤酒后，Hate 又开始行动了。他踏过将人群和擂台分开的绳子，在帆布上敲打，对着摔跤手们喊叫。保安过来叫他停下，他却把这个当做让自己入场的手势；紧握着啤酒，他试图爬进擂台。在他还没有完全爬进去前，两个保安出现将他拉了出来。我们从保安手上将其接了过来，并保证他会规矩的，然后又给了他一罐啤酒。Hate 一遍又一遍的对自己说：“我祖母都可以踹这群傻逼的屁股，这 TM 就是个笑话。”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我们有多么的显眼——哥几个都穿着标准的大校服；卡其布的，领衬衫款式





的。周围没人分享我们的时尚理论。他们穿着“乡下人休闲款”——肮脏的蓝色牛仔裤和各类的 trailer-park 汗衫（比如 WWF 汗衫，上面的 logo 是“来闻闻 Rock 在煮什么”）。稍微好一点的人穿着牛仔帽，牛仔靴，法兰绒衬衫和干净的牛仔裤。因为我出生在 Kentucky 那个胖子，自称是摩托车 Mike 的表兄弟的哥们，很明显也是这个妹子的亲戚；除了这个以外，他的身高大约为 6.1，比 Hate 高了 88 英寸，看他呆的那副厚厚的脏眼镜，我真想从他的胖脸上扯下来，用我的衬衫擦干净（注意，我可是清醒的）。他的白色无袖衬衫上到处是油腻和番茄酱斑，一部分污渍已经覆盖了“George Strait（歌星名）”的演唱会 logo。

这个乡下人在逻辑上需要人给好好上一课。他竟然连一个醉到爬进摔跤擂台的人都辩不过；Hate “南方到处都是近亲交配的货和乡下人，你是怎么和这两种人都弄上关系的？”

这个乡下人试着去解释。我没有办法理解他的思维。Hate 直接无视掉他。Hate：“你说的每一样东西改变了他们在一起约会的事实不是吗，他们就是有关系。这个就被称为乱伦，你们都是南方近亲交配的傻丫。”乡下人：“是哈，那尼玛北方人都是一群富有的婊子。”

Hate：“也许，但是这个并没有改变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事实。很明显，你也是个傻逼。”





乡下人：“这。。。你特么连粑粑都不如，北方也是！” Hate “这段重复真心精彩，你在为我的观点给论据么？傻丫。”

乡下人：婊子，老子会疼揍你的小屁屁的。 到时候就知道我们两谁比较犀利了，你妈逼的。”

这种情况又持续了几分钟，这一回合的摔跤终于仁慈的结束了，给他们的吵架带来了一个短暂的停顿。我把 Hate 从这段刺激的谈话中拉了出来，加入了其他组合。 Hate 给组合叫了一圈酒。

在喝了一圈酒后，机械牛正式启动。Hate 不仅仅报名参加，还对着酒吧那头的那个脏眼镜肥胖子不停地喊叫、挑衅，直到那胖子过来也报了名。EI Bingeroso 将 10 美元扔到了吧台上，把那个胖子叫了过来。EI Bing：“死胖子，10 美元赌老子兄弟比你骑的时间长。”

胖子：“擦你妹，北方婊子，老子一定会好好骑你妈咪的。”

EI Bing：“什么？我老娘又不在这，傻丫。你只要能骑过他就成。”

指了指 Hate

胖子啥话没说就走了，在一群妹子骑完牛后，就上了，4 秒后被终结。垃圾的演示。我们对他使用了团队嘲讽。他对我们竖起了中指，我们更欢乐了。





Hate 在机械牛上呆了 8 秒钟，意义重大的 8 秒钟。前 4 秒他做的很好，直到机械牛向后跳将他向前甩了出去。 Hate 本应和那胖子一样被甩到垫子上去，但是 Hate 这人有点像英国的比特犬：一旦牙齿咬住了，到死都不会松口。结果是，他整个人的重量都压到了他的胯部，而他的胯部又撞到了他紧握着鞍头的手上。当他整个人的重量在他的睾丸和手腕接触的地方爆发时，你几乎可以看到他整个人都绿了。不过，他实实在在的在机械牛上呆了整整 8 秒钟。

Hate，以及刚刚加入北方 VS 南方讨论队伍的 EI Bingeroso 和 Thomas 一起开始嘲讽那个胖子。

Hate：“嘿，Jethro，大爷是不是呆的时间比你长？你的肥屁股应该可以让你在上面多呆 4 秒才对哈？”

Thomas：“南方人还能干掉啥？”

EI Bing：“也许如果你不擦你的表妹的话，双手会握的更紧一些。”

Hate：“我一开始也觉得北方人不咋滴，不过在今晚前我都木有见过机械牛，但是老子比你个胖屁股骑的时间长。”

那胖子又开始对我们竖中指，说出了一串没有逻辑可言在他看来代表蔑视的语言，然后和他的朋友气冲冲的离开了。





这，让 Hate 很生气。

Hate：“他欠你 10 美元呢！！”

EI Bingeroso 和我说服了 Hate 眼下已经 OK 了，这种情况上，道德上的胜利就足够了。

机械牛这一页翻过去后，摔跤又开始了。所有的事物都静止了一会，两个摔跤手太特么胖了，但是他们使用了小道具（垃圾桶之类的）和假血，所以看起来比较有趣。我去了一趟洗手间，等回来的时候，Hate 又不见了。我看到他在擂台边，正视图去抓一个摔跤手的踝关节。我跑过去时，保安将他从擂台边拉开，正试图让他平静下来。他并没有很愉快的回应他们。在这种时刻，处理 Hate 就像带一只套住的比特犬去 Westminster 狗展。我帮助保安将 Hate 从擂台拉开，结果悲催的发现我和 Hate 被带到了那个胖子跟他一帮哥们的地盘。这个时候，摩托车 Mike 走下台跟的无数表弟表妹，还有女友晃在一起。Hate，一看见那胖子，马上问他讨要 EI Bingeroso 的 10 美元。摩托 Mike 和我试图把他们分开，当 Hate 发现 Mike 的存在时，对他喊叫起来，“你操了你的表妹!!! 你这喜欢杂交的婊子，还我 10 美元。老子会狠狠地踹你这两来自南方的白胖屁股。”

地狱开始降临。

保安们开始对 Hate 失去耐心--三个保安加上摩托 Mike，将他拖起来，从





后面扔了出去。这一幕就彷如从 “Roadhouse”（一部电影？译者猜）中截取的。我去找其他还在酒吧的人，告诉他们 Hate 被扔出了。RI Bingeroso 和 Thomas 已经醉了，两货拉拉扯扯的，一起回忆大学的故事。

5.口交轶事

译者：Daniel

校对：[@海兵 Robin](#)

发生时间：1994 年—2004 年

记于：2004 年 7 月

kj.... 在寂静中美妙的旋律。kj 所产生的问题就跟写作一样。当做的好的时候，很棒，但是将这事弄砸的方式也很多，而且如果弄砸了，它一钱不值。以下是我经历的一些比较有趣的与 kj 有关的故事。

说吧，不要喷。

高中时候，我第一次发现 kj 是一件痛并快乐着的事情。我当时跟我们那块另外一所学校的一个妹子在交往。她在我认识的最辣的几个妹子中的一个例外，也是最先给我 kj 的几个妹子中的一个。我们当时都是新手，她喜欢我有礼貌的跟她一起做这个。因为我说服她如果我没有射进她嘴里，那这





种行为就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 kj。17 岁的女孩有趣吧？

头几次我们做这个我按照她的要求去做了。有一次我们是在我们的车里做的，约会后我送她回家，所以把车停在了她家门口。我要求她给我来个 kj 而不是接吻来作为道别。她也觉得这是个很酷的主意。我们离她家只有 20 码的距离，她那个让我讨厌的老爸正等着她回家，这个想法让我感到刺激而兴奋，我很快就射了。我还沉迷在这次刺激的的 kj 带来的高潮的快感中时，她突然发出了一声喊叫。

她很快坐直了，嘴巴半张着，满满的都是精液，有些从她的下巴那流了出来，让她说话都变得不清楚起来，“你傻逼么！”

然后她把那玩意整个吐在我脸上，喷的我浑身都是。

在她离开车，奔向她家的时候，我还没有从自己被自己“颜射”（射在脸上）的状态中清醒过来。我迅速开车离开了一在我满脸精液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法去面对她那个武装了来复枪的老爸。

当我从她老板的攻击范围内逃脱后，我止不住的大笑起来。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我未来一长串奇怪 kj 经历的开始。

“被 JJ 呛到” XJ





高中毕业后的那个夏天我跟一个叫 Jayne 的妹子开始交往，在她跟我交往前，她完全没有过 kj 的经验。现在，我丰富的经验告诉我，不论一个妹子怎么强调她不做“kj”这活，最后，她都会给我超级棒的 kj。不过，在这些从来没有做过的妹子里，Jayne 是一个例外。她是我感受过的，kj 的最差劲的妹子。我从来没有听过谁的口活比 Jayne 更差劲了。她的牙齿整个都在我的 JJ 上，木有节奏，木有 ji/qing，神奇的是，她的嘴好像从没有得到滋润。真他妈可怕。

经过一个月的痛苦调教，她才慢慢学会 kj 技巧；之前每做了 5 分钟我都不得不停下来告诉她，我真的很不舒服，她就是这么的差。。又过了一个月后，她的技术已经好到可以用嘴来终结我了。她最差劲的地方在于：无论她如何进步，她从不移动自己的小脑袋。kj 过程中，她的头是静止不动的——我只好移动自己的腰。这让人感到烦恼，但是我对她够耐心，因为这妹子长的超级漂亮，而我当时还年轻，还相信爱情。

一天晚上，她的口活犀利了一把，我的腰也酸爆了，突然我感到自己的 JJ 上传来一阵温暖，潮湿的感觉。我这个时候已经躺着了，往下一看，我看见了很多类似精液的东西。这让我感到迷惑，因为虽然我感觉我要射了，但是我毕竟还没有射。感觉那“精液”很多，也比我以前射过的要粘稠。我的第一反应是，妞的 kj 技术突然超神了，然后我以前有的没有的都给射出来了。起先我觉得不太可能，但是脑子还在不停的思考。





我不知道哪块出问题了，所以我问道“你对我的小鸡鸡做了什么？”她抬头看了看我，脸上的表情已经深深的出卖了她的内心：“你妈 B 的，你对着我的鸡鸡呕吐？你妈 B 对着我的鸡鸡吐了 = =####”是的 Tucker，她吐了，然后我们继续约会了两年（美貌对男性的杀伤力巨大），但是她再不跟我做口活了，我们从那以后也只专注于性交这块了。

牛眼睛

接下来的事情发生在几年之后，大学时候，也就是我刚刚发现“颜射”的魅力的时候。在我将“在她眼睛上射点点”这个短语弄的著名前，我就是颜射的忠实粉丝了；在我快要射的时候，让她平躺下来，然后整个给射到了脸上，厚厚一层。作为一个新手，我并不知道怎样去瞄准，然后很意外的，第一股，也是最强的那股直接给喷到了她的眼睛里。当我完事并对自己的绘画工作沾沾自喜的时候，她脸上露出了恼怒和痛苦的表情。

Tucker “宝贝，你还好吧？怎么咯？”

妹子 “我。。我看不见了。。上帝啊，好疼，感觉在燃烧。”

我帮她把大部分那玩意给弄了出来——我和她都裸着，浑身是汗；我把她弄到浴室里，她在那洗了整整有五分钟。很明显，她眼睛对精液过敏。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笑她是“红眼”，把她弄怒了，宣布以后都不给我 kj





了。我只有诚恳的道歉。她原谅我了，但是一会她在头发里也发现了精液，并且洗了两次才弄干净。不用说，她再也不接受颜射了。在那以后我的精液都被她整个的吞下去，就像修女吃圣餐一样。

虚幻的威胁

一次我在 DC（华盛顿 DC）这儿拜访一些朋友和家人，喝了点酒就和个妹子把家还了。我必须诚实：这妞不怎么样。但是她很喜欢我，然后她又刚好出现在了合适的地点，最重要的是，她一副很能“吹”的样子。你懂的，这种类型的货色并不漂亮或特别，但是她们一副“姐很能‘吹’，姐发明的 kj”的样子。到她家的时候，我已经醉的不省人事了，但是她似乎并不在意。甚至没有来到卧室，我们就开始做起来。刚进门，她就抓住我，脱掉我的裤子，将我推倒她白色的沙发上，跪在我面前，在客厅做了开来。上帝啊，我是对的：她把我“吹”的各种爽。她至少“吹”了我 20 分钟，一秒钟都没有离开我的弟弟，并且总是吹在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地点。她的活太好，弄的我的踝关键都流起汗来。无论是谁教她这技术的一请上帝保佑她的“老师”。一做完，她就去了洗手间刷牙（她和其他人一样，kj 之后刷牙）；我站起来，在裤子里找到了一个套套：就在这个时候我在她白色的沙发上看到了一个超大的印记。。。。

刚开始我笑得蛮开心，然后我想起这是她的地盘。。





然后想到她家到我住那就 30 分钟的车程，搭便车也就 45 分钟。正想着呢，她从洗手间出来了。操。

哥脑子转的很快—速度把裤子铺到沙发上，然后“浪漫”的将她弄到了卧室—在这个地方，偶努力的操了她 3 到 4 次，才让这货睡着。她睡着后，我速度从房里退出，将沙发垫换了个面。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她是否发现了那点污渍。

kj 妹子 Betty

这些事发生在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还相信所谓的感情。当我慢慢长大，灵魂开始慢慢倦怠时，我发现我可以混蛋一点，将感情放到一边，这样在我的 kj 活上就更敢于冒险了。

有一次我和一个叫 Betty 的妹子在一起。她和其他三个妞住一起，但是这三妞都出去了，所以我们就在她的客厅玩开了。

Betty 技艺精湛，还特爱 kj，她在下面弹奏的“交响乐”的声音正渐渐变强，在我感觉还没射她嘴里的时候，门开了。这时的 Betty 正跪在地上，添鸡鸡的样子仿佛正在为 se/qing 片试镜，而她的室友全都进来了。。。Betty，小嘴还紧紧的含着我的鸡鸡，手也握着我的宝贝，听到声音就抬头看了一眼。一瞬间，两位室友的眼神紧紧的对在了一起，一个试着走进房间，一





个含着鸡鸡。在这个时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了：我射到了 Betty 的嘴里。她的室友狂喊着跑了出去。在这次前，我差不多 3 天没有射过了，所以射的量很大。Betty 并不适应这个，特别是因为她还没有准备好。

Betty 想把这份超量的精子吞下去，但是实在太多了。她又没有准备好，而且还在接受她室友看到她添鸡鸡的事实，所以她开始呛起来。这并不是普通的咳嗽，或者轻微的呛住了，这妞脸蛋通红，在我面前一副要死掉的样子，而谋杀她的工具-- 是我的精液。。。

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事，以前又没有见过妹子被鸡鸡呛到的。我还以为这事只有在说唱歌曲里面出现。

在看了她的窘态 5 秒左右，一首叫“kj 妹子 Betty”的歌的歌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一个妹子昨天死掉了，因为气管被精子呛到。。。”所以我只做了唯一我可以想到得事情：哈姆立克急救法。（主要的原理为将横隔膜往上快速挤压，使肺内空气往上冲而将异物排出。）我把手紧紧的环在她的咪咪下面，用拳头狠狠的挤压她的胸腔。如此反复三次后，她开始呕吐，把精液整个的吐在沙发上，然后开始对我吼起来，“停下！（咳嗽）你伤到我了！（咳嗽）停下来，混蛋”我最后把她送到医院去了。并不是因为她呛的厉害，然后窒息了，精液只是弄到她鼻子里面去了。不是。。，真正的原因是，我拯救她的热情过高，把她的一根肋骨给弄断了。





这一晚的高潮是：医生告诉我，我的哈姆立克急救法十分到位。所以，判断你是否用正确的方法救人的标准是：你有木有干掉他一根肋骨。那一晚后，我们再没有办法产生化学反应了。这也许是因为，她在接下来的 2 个月，都没法做深呼吸。

一次让人满意的进餐

我个人最喜欢的关于 kj 的故事发生在跟我只做过一次的妹子身上。我在某座城市，某个酒吧的某个夜晚认识她的一我都不记得她长什么样子了（谢谢你，美元啤酒夜）。我确定她订婚了，但是不是跟我的朋友，所以我不怎么在意。

考虑到我已经醉的厉害了，这妹子的口活实在很赞，我射到了她嘴里。就像是专业人士，她用嘴紧紧的包住我的鸡鸡直到它干起来了，不过当她抬起头来的时候，她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奇怪的表情。她的表情有一点扭曲，嘴巴张开仿佛要呕吐的样子，看到她这样，我果断速度后退，然后突然

“嗝。。。。。。。。。”

像个喝醉的水手一样，这妹子把我的精液都给喷了出来。这当然是我人生最值得自豪的时刻之一。





6.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那样”的朋友

译者：Daniel

校对：[@海兵 Robin](#)

大概是 1999~2001 年间的事情了，我在 2005 年 6 月记录下来。

当我在 Duke 法学院上学时，我认识了这世上最好的一群朋友，如 PWJ, GoldenBoy, El Bingeroso, Hate, JoJo, Credit 等，在那里的三年是我人生中最美妙的一段时光。这些哥们都不是各自领域内的什么杰出人物，除了 “Sling Blade”（“弹簧刀”——译者注）。

Sling Blade 是一位身高 6 英尺 1 英寸，外表还算俊朗的白人，你就无视他的大鼻子吧——想象一个年轻版的 Owen Wilson，留一头短发，除了太 TM 难看的鼻子。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我们学院的图书馆里，JoJo 和他坐在一起扯淡，我加入了他们。虽然当时我还不认识他，不过当他开始讨论刚看过的一部电影，说到“这种感觉太糟了。我真是恨不得拿个钉锤来敲自己的脑袋，好让自己从沉浸在电影中的悲伤中解脱出来”“简直就跟拿着砂纸打手枪一样”时，我觉得他真是太有趣太搞笑了，我想要多多跟他交朋友。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跟他越来越熟。而且好像我所揭开的每层面纱都要





比下一层更加奇妙和令人兴奋。强迫症，GI Joe 特种部队，和他的绰号我第一次去 Sling Blade 的住处，是为了顺路带他去酒吧，这距离我在图书馆见到他已经一个多月了。到了他的住处我有些奇怪：他的房子真的太适合强迫症患者居住了，简直就是他们的天堂啊。

他的住处极其地干净、简朴。客厅里只有架子上的一台电视、电视前的一张椅子，以及电视下方的一台 PS2，和电视架完美地保持垂直。架子上有大约 300 张碟片，按照种类和字母的顺序严格排列。他有很多张经典电影，如《牺牲》、《教父》，但大多数都是科幻电影。他有全套的《星球大战》和《星际迷航》，有的章节我知道，但大多数我听都没听过。

他的卧室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书桌。床单上面画着蝙蝠侠，棉被上则印着绿灯侠。卧室的所有空闲地方被玩偶占领了，他把它们叫做“玩具人”。房间里有 70~100 个这样的玩偶，大部分都摆成互相打架的模样；GI Joe 特种部队正在与再生侠 Spawn 的部队打仗，超人与正义联盟正与星球大战的部队对峙，此外还有几十个其他种类的玩偶我都不认识，它们全都陷入了一场冷战。当我看到墙上 Jeri Ryan 性感海报的时候我短暂地兴奋了一下，不过当我意识到她穿得像 Seven of Nine（她在《星际迷航》中扮演的角色）的时候我顿时就没了兴趣。

他书桌上还有一个 Yoda 木偶在喋喋不休地抱怨。当我走过时，那个家伙脱口而出：“大小并不重要。”





我敲了一下它，它叽叽喳喳地说道：“小心黑暗的实力。”

我问：“你这个花花公子，有没有把一个女孩带到这里来过？”

他回答道：“哦.....有过一次。”

“当她看到这些时都说了什么？”

“我不知道，大概没说什么吧。当时光线很暗。”

我不是玩偶专家，不过我注意到他既有老版的 GI Joe 特种部队玩偶又有新版的。我在十岁时热爱这些东西。我对他开玩笑：

“这些新的 GI Joe 玩偶是不要比它们在 80 年代的老版好啊？我可不知道你能不能打败原来学校里的那些蛇眼（注：此处翻译可能有误）。”

Sling Blade 回复我：（他的回复这么精确 长篇大论，是由于他回信了我，而不是我全部记了下来。你难道觉得他真患了强迫症吗？）

“绝对没问题。这些老版玩偶都患有一种能严重削弱它们战斗力的疾病，叫做浪费橡胶带综合征。当你握住 Duke 或者 Roadblock——自从你贫穷的父母都十分讨厌调皮捣蛋的你的那时起，你就已经却也仅仅拥有的两个 GI Joe 玩偶——的双腿，将它上端部分旋转起来，准备发动‘超级旋





风拳’来一举击溃那些玩偶敌人的时候，‘浪费橡胶带综合征’就会产生，不过这可是我年轻时候的极大乐趣。这个‘超级旋风拳’可是了不得的神技，我只在极其紧迫的情况下才会用出来，比方说当 Cobra（眼镜蛇——译者注）马上要袭击你的整个乐高要塞的时候。

你问我为什么是乐高？因为你爸你妈才不会帮你组建什么 GI Joe 特种部队基地。上帝不让你花这 20 美元，所以你那可怜的儿子就没法为他的‘老友’们建造一个拉风的基地，其实你儿子在他的性格形成时期都呆在家里和附近干些顶嘴和偷汽车的事。很巧，当我几年以后要把二傻老哄进敬老院的时候，我也不会为他们买一套纯银包（一种住宅安全系统——译者注）还款太操蛋了，不是吗？无论如何，橡胶带总会断掉，你的 GI Joe 玩偶会断成两截。你会为此哀伤不已，就好像你对老友的悉心照顾全都付诸东流。

他们还有第二个问题，叫做疲劳大拇指综合征。当你过度把玩 GI Joe 玩偶时，它们就会像患麻风病一样，大拇指会脱落，使得它们无法持着武器，于是这一症状便产生了。当这些模型的大拇指脱落后，它们就基本没什么用途了。这时这些东西的唯一作用就是给他们安上你在学校的那些宿敌的名字，把它们扔到火中烧熔或者用爆竹炸烂它们。

但是，在我的新版 GI Joe 玩偶中，这两个问题都不存在。





再告诉你一个无关的消息：我还是个光棍。”浏览了一遍他的 DVD，我看到了一个电影，却与他其它的电影不同，不是什么科幻片或者警匪片，它叫做《弹簧刀》。我喜欢那部电影，就问他怎么有这部电影。他说，这是 he 最喜欢的一部电影，然后开始用 Billy Bob Thornton 在电影中庄严浑厚的嗓音，来复述电影中的情节。

(万一你没看过这部电影的话我告诉你，《弹簧刀》是一部棒极了的电影，讲的是个叫做 Karl Childers 的有点智障的人的经历。我的兄弟 Sling Blade 在个人层面上与主人公非常相符，因为他们都是非常敏感的家伙，觉得周围的世界根本就不理解、赞许他们，自己和这样的世界没什么交集，甚至被其所伤。因此，他们必须带着一副与自己内心完全不符的面具生活在社会中。他们唯一大的不同点是，Sling Blade 太 TM 聪明了，而 Karl Childers 却有些脑残。)

这大概才是我和他第四、五次出去玩，所以我并不知道他有多么的难以预测和善变。我们去了酒吧，喝了点小酒，我和一个性感的来自 UNC (北卡罗来纳州大学——译者注) 的足球运动员聊得甚欢，而 Sling Blade 则扮演我的僚机和她的朋友互动。我觉得和他聊天的那个女孩是个傻瓜，搞得他最后实在烦了，当他厌烦的时候你永远也猜不出他会采取什么自娱自乐的方式。那女孩问：“那你喜欢 Duke 吗？”

Sling Blade (想象他的声音，低沉、稳重而浑厚，就像电影中 Billy Bob





Thornton 那样)说：“有些蠢蛋们把它称作独裁者的刀，但是我称他为弹簧刀，嗯。”

“什么？”

“我说，我想要一些法式炸薯条，嗯。”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我想你大概惊讶得说不出话了，嗯。”

女孩转过头来，对我说：“你那朋友让我害怕。”

我说：“我也是。”

像这样的几个晚上后，我没有再排斥，而是决定继续，因为这毕竟太 TM 有趣了。我们乐意与妞们调侃，如果她们觉得我们无聊或者让我们滚开，我们就用电影中那些即兴的迷你蒙太奇片段来脱离窘境。我一般会扮演 Doyle Hargraves，那个粗鲁无礼又酗酒的男朋友（由 Dwight Yoakum 扮演）。

Sling Blade 说：“我估计这个妞想要干你一顿，嗯。”





我说：“闭上你的臭嘴，小子，否则我把这狗屎打出来溅你一身。”

“我想我上了她们其中一些人（此处原文应为 their vagina——译者注），
嗯。”

这时就会有一个女孩问：“你们俩还好吧？”

关于 “the McGriddle” 的争论

尽管 Sling Blade 随时随地都可以表现的很古怪，他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喜剧表演天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 “the McGriddle” 的争论。在我的网站上的留言板里，Sling Blade 正在和我谈论一种叫做 “the McGriddle” 的早餐三明治。以下是大致的谈论记录：

Tucker：“伙计，那玩意儿看起来令人作呕。那一定很恶心，里面有着狗屎一般的果酱。那是什么啊？”

Sling Blade：“我只能从你那傲慢自大的态度中推断出，你一定享用过美味的 the McGriddle。让我来指点一下你吧。伟大而万能的主在极乐之地播种，用一种迄今未知的奇妙咒语让它们长在树上。然后他将其施以魔法，运送到你当地的饭馆，在那里，不知道哪个这周才被社会福利所救济的犹太小杂种将其精心烹制、包裹，然后提供给你这个万分荣幸的顾客。你要吃下这珍馐，然后徒劳地希望你那远胜常人的味蕾能够感受到突然被一





种回味无穷却又难以言表的美味所覆盖。那是鸡蛋吗？噢，是的，而且还是培根。但是好像他们没加.....哦不，他们加了奶酪，确实加了。然后，我的朋友，他们用一种极其奢华的烤面包片将其包裹！当你那 NB 的味蕾尝试着要处理那不可思议的面包片上的信息时，见证奇迹的东西出现了——美味的果酱。CTM 的美味的果酱！它用一种突然迸发的糕饼的宏伟宣告了它的到来，你从来没有尝过这样的味道。”

7.Tucker 跟一胖妹子搞到一起了

欢乐接踵而来

译者：Daniel

校对：[@海兵 Robin](#)

发生于 2000 年三月

记于 2004 年 8 月

这事大伙都有份

大伙都一不小心就跟个胖妹子搞上了

本来大家伙晚上都高高兴兴地，然后莫名其妙的就停电了，那时候是喝的醉醉的，嚷嚷着四处找自己的裤子的状态，第二天醒来时候，旁边睡着个





妹，屁股硕大；无奈的带着“破碎”的身躯离开，这几乎是每个美国男性要经历的一场仪式，没什么可以羞愧的。

这么说，我们很少有人专门想去上胖妹子。我坦诚，我是一个，但是这个也有待论证。让我解释下：这开始于 2000 年 2 月，我网站成立的第一个月。我 23 岁，在法学院的第 2 年。TuckerMax.com 刚开始时是一个用来进来约会申请的网站，
我刚开始时是一个用来进来约会申请的网站，我成立它也只是为了一场赌约。我的朋友都认为这个网站很喜庆，同时他们也期待一些结果：

PWJ：“Tucker，网站很酷，但是你必须能通过它来认识妹子才成。”

Tucker：“我也不知道搞不搞得定”

Hate：“Max！你怎么能辛苦做个网站，却无法通过它把到哪怕一个妹？真心差！”

Tucker：“我也不清楚，有一些疯子给我发邮件。”

Hate：“以前这样的邮件阻挡过你的脚步么？”

SlingBlade：“这个跟你以前在酒吧里泡到的疯子有神马差别么？”





PWJ：伙计，你不能就这样算了吧？你必须通过它搞定，至少一个妹子。”

Tucker：“好吧，无所畏惧，最坏又能坏到哪去？”

Hale：“对的蛮，这尼玛才应该是你的正常思维。”

但我并不仅仅只是承诺我的朋友，我还会同一个通过这个网站认识的妹子出去约会。我承诺他们，我会尽最大努力去把这个妹子，你懂得。

虽然我做了这个承诺，但是我在 NC Durham 附近没有收到任何女孩的约会申请。我现在知道这听起来比较荒谬，因为我每天都从妹子那里得到超多的暗示和明示，但是你必须知道这个网站刚开始的时候，在我的朋友圈子外面是没有一点名气的。如果一天有 30 个左右的人浏览这个网站的话，找我约会这方面的故事也许会有三个；而且我也从来没有相信这个网站会从一个傻逼兮兮的笑话蜕变成什么玩意的念头。如果当时你告诉我 2 年内这个网站会带我走向巅峰，我告诉你不要卖萌，不要犯傻，谢谢合作。

一个星期过去了，啥事没发生。两个星期过去了，依旧。我有点绝望了，开始想象我的朋友会怎样虐我--因为我没办法从自己的约会申请网站上搞定哪怕一个妹子，这时候，一个妹子给我邮件了。因为工作，她刚搬到 Raleigh，啥人都不认识--认为我很有趣。我们彼此邮件了一下下，她看起





来也很酷，很正常，不过我要求了好几次，她才给我她的照片。一拿到照片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写了特么 3 封邮件，她才有勇气给我发一张照片。

女士们，先生们：她丫是个胖子。一般情况下，这事很好解决。我只需要说：“跟爷滚开，回到你的槽里去（这尼玛作者是说那妹是猪- -）”，然后事情就解决了，但是这次不同。我承诺过我的朋友，我会通过网站把到一个妹子，然后这个胖妹是偶的唯一选项。

我花了几个星期给她发些逗她欢的邮件，与此同时，我祈祷一个不那么胖的妹子给我邮件。。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什么也没有发生。最终，我打算向我的朋友咨询下这事该怎么办，让几个货看了那妹子的照片：

Hate：“喔喔喔喔喔喔喔喔噢噢喔喔！！！！这尼玛巨大啊！！！！把约会那事给忘了吧，给她戴上项圈，果断带到畜牲市场去！

PWJ：“你承诺过的，她可能是你唯一的选择。”

Sling Blade：“嗯 一件事情，你带她去的酒吧一定是不提供食物的那种，不然你伤的就不仅仅是肾了。。。”





EI Bingeroso : “啊哈，逊毙了。。。不过- - 妈 B 你承诺过的。。”

Hate : “啊啊哈哈哈哈哈哈 !!! Max , 你小子让我们感到骄傲，上帝啊，保佑这个网站吧。” 考虑了一下，我决定跟这胖妹出来见面。现在想起这事我都觉得好笑，但是我当时很慎重的认为这可能是我通过网站途径把妹的唯一选择，所以不想把它搞砸。。。哪怕我要把自己埋进猪肉堆里。我是这么想的：

Tucker “也许。。。这货减肥成功，她给你说过。。。这张木有拍好。。。”【这次大家都很和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Sling Blade : “减肥成功？你认为她感染了在 Carolinas (卡罗莱纳州) 肆虐的风疹么？上次一个妹子比她的网拍照好看的情况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Tucker : “好吧，但是她的脸蛋很可爱，这个你不能否认。”

EI Bingeroso : “这事。。。木有结果的。。。”

Hate : Max , 每当我感觉你差不多的时候，你总能找到一条新思路来完爆（搞砸）自己！”





Tucker：“擦你妹，老子诚信的祝愿你们的子女都天生残疾。”

我答应和胖妞在 Durham 的一个叫 James Joyce 的酒吧见面。我断然拒绝告诉任何朋友我们在哪见面，也让他们保证不來找我，以防这妹子是个超级胖妹，而不是照片上的一般胖。像个傻逼一样，我都还没有要求在这事约会后他们对我的承诺。这个错误让我这一生都被诅咒了--。

当我到达时候，胖妹已经到了，跟照片中一样胖。我们开始边喝酒边聊天，她就和她邮件中描述的一样：一个不错的甜妹子，但是生活比较空。很明显，妞很中意我，3 杯啤酒后，她真正放松了。对话中的转折点出现在这里：胖妞（一副诱惑，魁伟，带着酒窝的样子）Tucker，你是个玩家么？”

Tucker “不。。。。，我的意思是不是你想的那样的。玩家只是为性而性，为了这个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我的意思是，我喜欢性，但是我不为了推到妹子而做任何事情。嗯。。。偶是有原则的。”胖妞（还是那副样子）“我认为你是个玩家，Tucker Max，但是姐不会跟你睡的啦。”

好吧，这货被锁定了。今年只要我想的话，无论如何是会有 xing/ai 发生的啦，但是我还在踌躇着：我应该放弃这次约会，以避免跟猪 XJ 嘿咻带来的羞辱感么，或者还有其他妹子邮件我的，又或者我就收了这货，抓住机会完成我对朋友的承诺？这种想法在我脑子里不断徘徊着。





天使 Tucker “她的脸蛋真心很可爱”

恶魔 Tucker “胖呢。。。亲。。”

天使 Tucker “又不是那种让人恶心的胖，最多胖了。。。嗯。。。30-40 磅的样子”

恶魔 Tucker “那意味着什么？就因为我不需要吊车来帮忙出门，就成了？她是胖。。。胖。。。胖子！”

天使 Tucker “但是我承诺自己朋友了，这也许是我通过网站把到一个妹子的唯一机会。”

恶魔 Tucker “对呢亲，但是她就是个胖胖胖胖妞~~~~~”

我用背水一战的状态结束了这场争论：“酒保哥，再给我一杯。”

然后哥破釜沉舟：“龙舌兰，还有啤酒！”

是的，我知道跟胖妞嘿咻对所有自爱的家伙而言都是有违常理的，但是凡事都有漏洞。这次的漏洞名称是酒精，上帝保佑它。一杯又一杯的龙舌兰和啤酒下肚后，我眼中的妹子开始苗条开了，还有她的脸蛋，之前是可爱，





现在是火辣了。 今晚就此开始改变。。。。

然后各种稀烂的事情接踵而至。我选择 James Joyce 是因为我知道没什么朋友会来这里，周三的话他们一般都会选择一个在 Chapel Hill 的酒吧里呆着。但是今晚这个酒吧出现了更多跟我一个学校的人。也就是。。两个大嘴三八。。 Carry 和 Amy。

当看到她们进来时候，我想躲起来，但是木有用，她们探测丑闻的雷达太敏锐了——瞬间就定位到了老子，Carry：“嘿 Tucker， 我准备。。。”说到一半丫停下来了，因为她瞄到了跟我一起的妹子。我真想有个相机拍下这货当时脸上的表情——这妹子就困惑了，脸上浮现出厌恶和鄙视的表情。哥快笑了。。然后我突然想起，我尼玛是那个跟这个胖妹组队的男人。

Tukcer：“额。。我们要走了。。。”

胖妹站在我身后，等着被介绍，但是这事完全不可能发生。

Carry：“神马。。。谁。。。Tucker。。。"

在她还没有转过来时候，哥已经开瞬步转身离开，我才不想听她没说完的话。胖妹和我一起回到了偶的窝（我知道我的室友，Hate 和 Credit 这会还在外面喝酒呢）。我们两嘿咻了，完事后都比较累，虽然只有 11 点。我





不确定是不是酒精，香水或者创伤后压力群候症让我睡过去了。也许是这三种的综合。酒神总是通过调戏老子来娱乐他们自己，但是有时候他们也会眷顾我一下下。

一般只有冰水和雾笛可以让我从醉酒中醒来，但是在 Credit 和 Hate 开门的时候，我刚好醒转过来，他们正打算偷偷进我的房间，彼此都偷偷交谈着些什么。我速度跳下床，冲向门，锁起来，没让他们进军。

不幸的是，我没办法阻止他们一边大喊一边敲打墙：

Hate：“Max !!! 把胖妞带出来，让我们见见！！”

Credit：“告诉他，偶带了牛肉饼！”

Hate：Max !!! 让我们看看她 !!! 带她出来 !!! 啊呜
~~~~~”没办法，哥止不住笑了。这破事真心好笑。

但是这个还不是最好玩的部分：

胖妹：“他们在说什么呢？我们应该出去么”

Tucker：“额。。不。。你想在这里过夜么？都差不多午夜了。





胖妹：“我也想，但是不行哎。我明天还要去工作，然后呆这我就工作不成了。事实上，我马上就要闪了。”

Tucker：“那在你走之前，我们在等等。”

喔喔，犀利了，老子怎样把这货带出去，且不让我室友看见？

Hate 和 Credit 最终在客厅安顿下来看电视了，我也制定了一个计划。因为我房间的门和公寓的前门的对着的，不需要经过客厅，我就可以把胖妞从公寓弄出去。我只需要将她速度从房间拖到门口，然后将她扔到车里去。

Tucker：“这样，你把衣服穿上，然后我们闪人。”

胖妞：“出去？那你朋友怎么办？他们不是想见我的么？”

Tucker：“相信我，你根本不想跟我的朋友。他们都很邪恶。一群强奸犯和谋杀犯，两个都是。两个让人讨厌的角色。”

胖妞：“不，我想见他们，他们听起来很有趣。”

Tukcer：“门都没有”





胖妞：“Tucker，你不能把我像 ji/nv 什么的一样赶出去。”

Tucker：“好吧，但是你还是不能见我的室友”

胖妞：“但是 Tucker，我想见他们，等等哈，我去尿尿，然后我就穿好衣服见他们。”

“你开玩笑吧，妹子？除非我退休了，不然我怎么可能服从一个胖妞的意见。”我重新考虑了以下，然后很淡定的打开了我房间的窗户，把她所有的衣服都扔到了院子里。她从厕所出来时候表示很困惑。

胖妞：“我的衣服呢？”

Tucker(一边指着开着的窗户)：如果你想见我的朋友，你只能裸着见了。”

带着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胖妞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Tucker：“你可以随着你的衣服从窗户里面出去，或者从前门冲过去拿。外面黑很，没人会注意的。或者你裸着见我的朋友。”

她呆呆的站在那里整整 10 秒钟。不失时机的，我安静的打开房间门，朝前门指了指。她从窗户向外面看了下，虽然我住在一楼，她看起来也不喜





欢从窗户爬出去拿衣服的主意，所以她小跑到前门，打开，然后冲了出去。  
我跟着就把门给锁了。

问题解决。

当我面无表情的坐在客厅的时候，我的室友用一种很吃惊的样子看着我，  
然后他们走进了我的卧室。

Hate：“Max，妹子去哪了？” Tucker：“她闪了。”Hate” 神马，怎么，  
她在哪呢？”

Tucker：“我把她赶出去了。我才不想让你们这群搓人见到她。

Hate：“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Credit “我很好奇，跑路的过程呢。”

后记

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很多了，很多人。特别是女孩，常常会问我，是否对自己的所为感到后悔。首先他们对我表示愤怒，仿佛是他们自己被冒犯了，  
然后他们问我是否感到后悔。在某种方式上，我感到后悔，我做的有点卑





鄙。但是这事发生的时候我才 23 岁，你能对我抱有多大的期望？同情呢？温柔？或者说我应该带她出来见我的朋友，然后喝点小酒？也许吧，大部分人会这么做。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是缺钱的傻逼，哪怕他们带着一袋子香蕉，也没办法在一所猴子开的妓院里爽歪歪。真正让我感到烦恼的事，有妹子问我是否还会这么做。但是不会么，老子已经上过一个胖妹了，难道还要上第 2 个？老子是义工么？后来我知道 Credit 和 Hate 提前回家是因为他们遇见了 Carry 和 Amy，这两个骚货告诉他我和一个胖妹在一起，第 2 天的法学院生活很有趣。

Slingblade：“什么？你把她的衣服从窗户那扔了出去？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她一定很胖”

Tucker：“没，她不是那么胖，只是有点点超重而已。”

Credit：我也不大确定，Max，我还以为我们公寓昨天来了一头犀牛”

PWJ：“有这么差劲么？”

Hate：“整个地板都在吱吱的响。

Credit：“我认为是一辆用来运输畜牲的车将她拉走的。”







Tucker “无论如何，我关心的是，这事再不会发生了。如果没有被朋友看见，这事就不算，老子强烈要求从这事中出来。”

JOJO：“这样的话，那你还是没有从你的网站里泡到妹子

PWJ：“Carry 和 Amy 看见你们了。”老子讨厌聪明的朋友。我感觉这事就到这了，我有目的的上了一个胖妹子。

## 8.如今臭名昭著的 Tucker 慈善拍卖会事件

译者：Bob

校对：[@海兵 Robin](#)

发生于 2000 年夏

写于 2002 年 9 月

我即将告诉你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我尽可能地还原关于我与 Fenwick 公司的臭名昭著的那个夏天的记忆 和 著名的 “Tucker Max 在 慈善拍卖会的不幸遭遇” 邮件。

让我们从头开始吧：

在 2000 年的 5 月 我和我伙伴 Sling Blade 开车去 Palo Alto 去 Fenwick & west 律师事务当暑期助理。这是我们在 Duke 法学院的第 2 年的暑假。





此时因特网和各种技术应用都蒸蒸日上。当我们到达硅谷时，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已经创下了 5000 点数。还记得那些日子吗？

当我们刚刚到达时，我意识到我讨厌当律师。我关于律师的记忆画面里并不包括花上无数个小时坐在了无生趣的办公室里，被无聊的人环绕着，做着白痴的彻底没价值的文书工作。不幸的是，那真的是一个公司律师所做的全部。当你是一个律师，你的工作就是负责处理掉别人的烂事，去盖章并让别人的真正的工作合法化，去为其他真正做重要事情的人当文件监护人。Yahoo 和 Cisco 和 Network Solutions(全部是我们的客户)的的确确做了一些真正的事情。我做了什么？--做的是愚蠢的不需要动脑子的彻底的无关紧要的垃圾事情。我是个初级的纸猴子（一直跟纸张打交道的人），并且我讨厌这种工作的每一分钟。坦诚地说，我希望我讨厌的是这个公司，里面的人或者这个地方，但并不是这样，我厌恶的是这工作的性质。当一个律师很烂。当我变无聊或者不高兴时，我的行为就像是一只沮丧的猴子，直到我找到让我忙起来的事情。这个法律公司和这工作让我感到厌烦。那么我然后干了什么呢？我是忍着这无聊并坚持干下去，或者还是更好的，我找到了一个能让我的创造力发挥的工作了？就像我在法学院弄我的网站那样。

并没有这样。我频繁喝酒并且表现像个混蛋。几乎每天都这样，特别是公司搞活动酒水不用你付钱的时候。如果当律师什么意思，我就会这样干，我的天。





我在那儿的第一星期五，事务所有一个针对来的暑假实习生办一个全天的指导会。那天的前一个晚上，我和我的室友还在 SOMA 杂志在旧金山举办的开业派对上。那晚我喝得恍恍惚惚并且和一个派对上的模特回家（至少，她告诉我她是模特，鬼知道是不是真的）。当我在第二天早上 6 点在她位于奥克兰的家醒来时，我意识到我没有仔细想过这件事的潜在后果。我的公司远离奥克兰，并且我必须在早上 9 点前赶回去参加夏季实习律师的指导活动的开幕式。

按顺序说起吧：我掏了掏她的钱包，发现了大包避孕套和她的驾驶证，这样当我叫醒她时我就不会不知道她名字（那晚只是那些夜晚之一）。她说她会搭我一程。但她不能带我去我的地方因为那是在山区（到那里甚至比从奥克兰到帕洛阿尔托还远），而且她 10 点还必须到其他地方。这意味星期五我必须穿着昨晚的衣服去工作。这并不是什么大事，除非衣服上到处都是酒精呕吐尿液（很有可能其他液体）。在去她家的星期四晚上，我们在一个叫 Jack-in-the box 的汽车餐厅停了停。不要问我为啥她吃那些垃圾东西还能有这么好的身材...她不是一个丰满的模特，所以我想她是个有贪食欲的人。车停在在餐厅里旁边，散发着浓烈的我刚刚喝完酒精味，所以我镇定地走出她的车，走到灌木丛后面，然后同时呕吐并撒尿。当你喝醉时你是很难阻止自己呕吐的。你可以想象那种边撒尿边呕吐的滋味。不管怎样，我吞下薄荷糖并且隐藏着裤子上的尿滴直到它们干了。之后她还是一直跟我保持着交往，酒精是不是很了不起？





星期五我还是设法出现在了公司的夏季律师实习生的指导会上，依旧很醉，眼睛布满血丝，闻起来就像那种非法酒吧里的味道。我安全地挺过了上午，直到午饭后，经理让我们这些实习律师互相组成 2 人一组的小队并告知对方关于自己的任何事情，然后向房间里别的人陈述我们学习到的东西。我不知道怎么跟我一组的那个人说啥，所以我就告诉他我整晚都出去了而且我几乎看不到任何事情因为我昨晚去把妹的时候喝了很多酒。他站起来把我的事情告诉了其他人。我觉得这很好笑。去他妈的，他一点也不幽默。

第二周，招聘官 John Steele 来到了我跟其他三个实习生的共同办公室，并且开始朝我们喷射唾液。突然他提到 Infirmary 网站上的“贪婪的实习生”板块，以及他怎么不敢相信有关 Fenwick 的实习工资信息这么快就在那个板块上被透露了，以及这件事怎么改变了公司办事的方式。让我在这插入一段重要并有启迪作用的小情节：

在春季，Fenwick 公司宣布他们将支付实习生 2100 美元一周，这低于大多数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大公司的 2400\$ 一周，而几个月后在我们到达帕洛阿尔托之前，Fenwick 宣布他们将支付夏季实习生 2400\$ 一周。与其他主要城市的大公司的工资水平持平。

这与其他事情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差不多是我一个人让 Fenwick 和基本上其他硅谷公司让夏季实习生周薪从 2100 涨到 2400。你会问，这怎么可能呢？——靠的是因特网的魅力，以及一个很了不起的网站





Information.com 的影响力。Information.com 是一个与工作相关的网站，它有自己的消息专栏，任何人都可以匿名在上面写东西。消息专栏按地域划分，例如一个专栏针对纽约实习生，一个专栏针对硅谷的，另外一个专栏针对芝加哥，以此类推。这些消息板块被称为“贪婪的实习生”板块。在几个月之前因为成为不同公司的实习生匿名分享工资水平、工作环境等等他们想发布的任意信息的途径而成名。最开始的一件比较有影响力的事情，是当 Gunderson（一个比较小的硅谷的公司）提高了他们的实习生的年薪，从产业平均的 10 万美元提高到了 12 万 5 千美元。

这个消息的最初被发表并被传播的地方就 information.com 的信息专栏。也就是从这件事开始，其他大公司的新手实习生开始在“贪婪的实习生”板块分享他们所在公司的工资信息和工作环境的地方。

由于这些发展，各大公司的相关人开始关注这些信息栏。查看关于他们公司以及竞争对手的流言.他们还得实时关注，因为一则关于 A 的效益多么多么好的消息意味着一大群实习生或者法学生会涌向 A 公司，从而远离 B 公司，甚至在 B 公司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之前。

这跟我的故事有什么关系呢？纽约的夏季周薪已经被公布为 2400 美元，所以人人都在等着硅谷的公司宣布他们的夏季周薪（Fenwick 在硅谷有 3 个主要的竞争对手：Cooley,Wilson,Brobeck,这三个都是律师事务所名字的缩写）Fenwick 是第一个公布其周薪的硅谷法律公司。他们大约在 4 月下





旬公布工资幅度的，他们公布的是 2100 美元，低于纽约的 2400 的工资水平。我对此有点不高兴，所以我立即把这则消息发布在了 Infirmation.com 上的硅谷的“贪婪的实习生”板块，然后用 4 到 5 个不同的匿名的 ip 名称开始讨论这件事是多么的不爽，以及 Fenwick 是怎么侮辱它的夏季新手，以及没人愿意接受它们的合同因为它不愿意每周多付 300 美元等等。我甚至用我的其他账号来添油加醋。那真是太棒了。关于这个话题的第一天的 20 个消息里，我就发表了 10 个。我在接下来的 3 天里以较低的发表量继续造势。

在 Fenwick 发布自己的公司的工资标准的一周后，由于 infirmation.com 上的相关的讨论的开始“爆炸”。Wilson 公司紧接着宣布他们将支付 2400 美元的周薪。之后其他硅谷的公司也都把周薪定为 2400 美元，包括 Fenwick 公司。

现在回到这个故事：所以我假装不知道缘由地跟一个硅谷律师事务所的招聘官坐在那儿，讨论着之前我在上面不断发帖的那个网站，直到他开始说：“是的，致命的是我们决定把工资定为 2100 美元。我们刚刚公布，那个网站就炸开了锅。于是其他公司就决定支付 2400 美元。这就变成了另外的性质的事了。”他这么说，而我却在想“这太他妈棒了，哈哈，那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我写的”。我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控制自己不让我对他笑。当他私下跟我谈论的时候，我们都假装发了些牢骚。然后他把我带到会议室，关上门跟我谈论“我的名声”，也就是我是怎么一个“派对男”的形象进入夏季实





习生指导课程的。“噢，是这样吗？”其实在当时，我还真不知道我的公司名声是啥。是的，我喜欢每周领 2400 美元。但我讨厌这个律师工作。他跟我谈话的方式让我觉得他只是说着一件不重要的东西---我不是很擅长留意到社交细节，虽然这次不是个细节，后来想想我也没有留意到。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干了一些其他事情。我并没有记住这些事，因为这些事情在我的头脑里并没有被归为“事件”，但是其他人却会认为那些事情比较有影响力。比如，有一次，一个招聘人员来到我的办公室，当时我在打电话。她问我我在跟谁打电话，我回答说：“噢，我只是在拨打一个情色专线。”很显然，我在开玩笑。之后我发现她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

第 2 天我被邀请参加跟一个潜在客户的共 4 个人的分析会，其他出席的人是一个经理和一个高级实习生。客户是个女生，一个有志向的艺术家，一个好女生，即将从斯坦福大学毕业。一个本地区的斯坦福的校友（现在是风险投资家）建议这个女孩做点发挥自己才华的事情，建立自己事业的起点。她过来咨询我们她的创业活动的法律建议。虽然我当时是房间里最没资历的律师，但不好意思，当她被其他 2 人告知了些很烂的建议后，我接着对她直截了当地说了这些：“谁曾经听过你这种事情？合并一个新的艺术家，把她拉到企业里面去？这是个玩笑吗？我甚至还没有谈到那家伙可能会把你证券化然后销售债券，就像 David Bowie 干的那样；他想让她用合同跟她自己建立一种契约关系，然后出售股票优先权好让人们为她工作。”我让她无视这个风险投资家，他一点也不懂艺术世界，让一个经纪人与她





共事会与她的兴趣发生近期和远期的冲突，他一点也不了解艺术世界，这是白痴的行为。”我觉得会议进行的很好，可很显然经理不这么认为。他甚至看起来有些沮丧，因为我刚刚把一个再硅谷很重要的人的想法描述为“白痴一样”。

第二天，John Steele 打电话给我喊我去他办公室见他。我到了后，他针对我的态度进行了第二次谈话。真的，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 Fenwick 的人对我很没耐心，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但是他给我说好消息是那 2 个和我一起参加会议的人——一个部门经理和高级实习生——认为我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他们喜欢我。当然我把这当成了要求我继续努力工作的暗示。（只要我的工作做的好，其他什么都没有关系，）然后他说：“哦，我看到了你贴在 sfGirlcom 上的这周趣事？那真的很好笑。”什么？难道他发现了那些？他继续说到：“关于也狗栏的那部分，我是流着眼泪读的。我老婆觉得那很好笑。”

当然了，我希望你没有提到 Fenwick，或者那个波多黎各的脱衣舞女。但是你知道那是你的个性。”我不记得我告诉过 Fenwick 的任何人关于这件事。我感觉就像是电影里的汤姆克鲁斯。但是却不是汤姆克鲁斯，我有意忽视这个警告信号，继续做自己。

星期五的那天。我们在事务所的一个合伙人家里举行了 1 个鸡尾酒派对。酒是免费的。我一直在喝酒。大约 1 个小时左右，我发现自己在和 2 个派







对上的女生 “Betty” 和 “Kathy” 说话。Betty 四十岁，已婚，有 1 个或者 2 个孩子，她是事务所的领头羊律师之一。我保持着自己正常的社交性，极端自我，这 2 个女士很吃这一套。她们爱我。在派对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说服他两加入我以及 10 个其他实习生外加一个高级实习生去一个 Palo Alto 当地的酒吧。从这点说，我邀请他们只是因为我想要有人来表演。在去酒吧的途中，我跟 Betty 和另外一个律师在车上，话题转向了性。一开始我还是有所保留，因为考虑到 Betty 已婚有孩子，并且是个重要的律师，但是在我意识到这之前我已经在向他们解释口交的规则，“点她的眼睛”的涵义，以及为什么小伙子们会这么做。这对 Betty 和另外一个律师来说很有趣。谈话一直持续到酒吧，话题还深入到到底一个年轻小伙子（大约 24）知不知道怎么跟一个大一点的女人（大约 40）做爱。以及我的嘴唇到底是丰满的，放荡的，还是迷人的等等。我们全都做在一个长桌子上，当食物来了的时候，我让 Betty 用手喂我炸鱿鱼。与此同时，做在对面的用（我发誓我讲的是真的）叉子吃排骨的 Jim，以及一个 Duke 大学的法律学生都不敢相信他们所看到的。不用说，这一幕对大多数夏季实习生来说都遥不可及。一个新手实习生露出了十分惊讶的表情---当我倾着身子并问她喂我吃鱿鱼的女人到底是不是事务所的合伙人。是的，我有点失控。其他人都散开了除了我，Betty, Katty 和宁外 1 个夏季实习生。我权且以为他们就像是看到了即将来临的火车撞毁灾难，然后并不想靠近其将要爆炸的地方。聪明的决定。我的车还停在事务所，所以 Betty 提出载我一程去事务所拿车。我接受了，然后另外一个暑期实习生 Brian，也说：“我也需要坐车去事务所。” 我并不明白为什么当时 Betty 用鄙夷的目光看了他一眼然后却同





意载他一程。(边注：我能告诉你我讲下一部分的唯一理由是事实对诋毁而言是最绝对的反击，并且这件事有一个清醒的见证者 Brian,一个去过哥伦比亚大学读法律专业的学生。虽然这看起来有点有损害他的姓名权，但这是完全的事实。我当时在喝酒，但我清楚地记得这些。如果你不相信这个，找到他并问他、他没有什么理由对此撒谎)

到达公司后，Brian 和我走下 Betty 的车，然后她把车熄了自己走了出来，抬头看着律师事务所的大楼。(Fenwick 公司在帕罗阿尔托有一幢不少于 10 层的建筑物)，然后直接看着我然后说，“看起来我没把我办公室的灯关了，我应该去把他们关掉。你觉得如何？”，我没留意到她话里的隐藏含义，然后抬头说，“随便你，那是卤素灯，谁会关心呢，1 个晚上才耗 3 美分。忘掉它吧。”

Betty 的脸上显得稍微有些失望，可她还是盯着我说：“我需要到办公室去关掉我的灯，或许你应该跟我一起去...帮我出来。”我以前有没有说过在喝醉的时候我有多迟钝？反正，我又忽略了那个信号，“不，那些灯还好，不要担心。”我说。她停顿了 1 秒，直接看着我的眼睛，语调加重地说：“你...想不想...帮我...关掉我办公室那些灯？”好了，这句话意图很明显了。

我做了什么？我有没有跟她到办公室把她的屎都操出来？我有没有在她的办公桌子上“点她的眼睛？”，我有没有向她展示我这个 24 岁的完全知道怎么去“操”一个 40 岁的？？





没有，这可能是我生命中最愚蠢的一次，我很快地说了“no”，然后钻进自己的车里，过程曲折地把车开出停车场。这里的讽刺意味太大了，甚至简直可笑。Betty 并不属于我没有睡过的一类女人。我以前跟一个跟 Betty 一样大的，丑一点，已婚，有更多孩子的女人发生关系。当我数量有多少次我拒绝女生的性邀请暗示，总是不开心的，除非出发女的很丑或者我的朋友在旁边。

为什么我临阵脱逃？为什么我拒绝如此确定的事情？我不知道 !!! 这是最糟的地方。我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就像突然在生命的 5 分钟，我成了有道德的清教徒。

第 2 周周末是公司在纳扒峡谷的西尔维拉多牧场举行一次假期活动，我和室友开我的车在星期五下午开车赶到，并在旅馆登记。然后我们在接待区域跟其他人会合。活动从下午 7 点开始，这里有鸡尾酒和自助餐，在晚上 9 点慈善拍卖开始了。我在 6:58 到达的接待处，看到很多车门敞开的装满东西的车子，...同时那儿没有食物，好吧，那儿有一些小虾和果仁蜜饼，甚至一些小蛋糕，但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东西可吃。那么，你猜之后会发生什么？难道策划拍卖会的人没有想到如果有人空腹喝了很多酒后会带来影响吗？

拍卖会开始后，我就已经喝的醉醺醺的了，并带着---我是认真的---2 瓶酒在手里。左边是红葡萄酒，右边是白酒，我轮流地大口豪饮它们。我手里





拿着酒瓶，坐在活动舞台右边的一个桌子旁边，跟我的室友，5 或者 6 个夏季实习生以及一些初级实习生在一起。拍卖会只针对规模超过 400 人的公司的员工和他们的家属，并且都是公司特有的展品。比如能帮你做晚餐的管理，你可以扔东西到其他合伙人身上（这里拍卖的东西不只是物品，也可以是别人帮你做事---译者注），公司合伙人办公室的椅子，等等。我忘了这些拍卖所得的钱会流向哪里，可能是“我们姐妹会的溃烂直肠孤儿院”，谁知道了？这里的很多东西都很愚蠢，我只是做在那里庄严地把酒往嘴里倾倒。然后一件拍卖品出现了，虽然我当时是喝的醉醺醺的，我就是觉得我该得到它：招聘管理 John Steele 在一个晚上用他的凯迪拉克给你当司机。太棒了，当时我在醉酒的恍惚状态下这么想，如果我买下这个，他们就得给我一个职位---我当时就是醉到了这种程度.第一次的出价是 50\$，然后慢慢涨到 60，之后是 80，然后又到了 100 美元，所以我有点厌烦了，直接站了起来，双手提着酒瓶子。拍卖师将这看成喊出更高价格的信号，甚至没有再看其他竞标者。价格达到了 600\$美元，除了我在没人竞标了，然后我喊着让他退下去换别的拍卖品。这时，John Steele 在麦克风里突然说，如果一个夏季实习生赢得了此次竞标，他会帮着支付一半的钱，这时 1,2 个其他人便也想着要竞标了。

当喊价达到了 2000\$,我以为我赢了，没人在喊更高的价，只是突然另外一个叫 Aparna 的夏季实习生---也是我的好友---，她了解我当时的状态（醉的像屎一样），知道以我的非常自我的性格我是不会停止竞标并且无视价格





的。所以在几个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答应资助她后，她开始慢慢地跟我竞争。2200\$,2300\$, 2400\$...

接下来我所知道的发生的事情是我站在台上，从拍卖师手中夺下麦克风，并开始朝她吼起来。我以一种挑逗的声音吼她，但我喜欢这样，“Aparna, 你在干什么？你知道你付不了这么多，你只是想让我搞砸。我必须赢下这个，只有这样我才能得到一份工作。”这让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我甚至还没有尝试去变得风趣。但是，你一旦让我喝下些酒，你就永远不会知道我会说出什么。

拍卖师把我赶下台，然后竞标价格涨到了 3300 美元附近，我爬回了舞台，从拍卖师手中几番拼手劲夺回麦克风，然后开始大声咆哮：“这不公平。你有企业合伙人提供资金给你。在我的角落里，那只有几个寒酸的夏季实习生。我是认真的，Aparna,我需要这个，你退出！”再一次，台下爆发出一阵笑声。

竞价最终达到了 3800\$,这一次拍卖师说，“好吧Tucker来，上来，我知道你不管怎样都要喊（更高的）价的。”我走上台子，并且最终我都要喊出一个价。那么我有没有喊到 3900\$？

在所有人的目前，我透过麦克风说：“去你妹的，我继续涨。”有趣的是，不是我们公司的人以为这就是我被开除掉的原因，其实根本不是的。之后





一个管理走上台，告诉我这是他在公司活动上见过的最好笑的事情。一个叫 Bill Fenwick 的管理对我说，我干了一件漂亮事。另外一个告诉我说我太 tm 酷了。接下来的整个晚上，我就是个明星。不管你信不信，这是绝对的事实。

当晚我们结束后我们回到了酒店，来到了其中一个人的套房，我们玩扑克，喝酒，并进行社交活动。我的记忆就到此终止了。我最后的清晰的记忆是尝试说服某人去打一个实习生，因为他在玩扑克牌时作弊。第 2 天早上 Eric 告诉我说昨天晚上我试图去把 Aparna,但是我所做的全部只是倒在她身上。这就是那个晚上的事情。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已经 11 点了，由于酒精的作用，我感觉自己全身不舒服。所有的夏季实习生早上都被要求去参加公司的由一个合伙人经理跟另外一个家伙主持的会议。他们都去了，我没有。当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才草草穿上衣服悄悄摸进了大会议室。有个人告诉我会议开始的时候，经理 Gordie 通过麦克风在会议上问我是否出席了会议，所以会议结束后，我走到他面前然后说：“嗨，你看我最终还是出席了会议。”他笑着摇了摇头，然后说：“这儿总会有那么一个人（不遵守纪律）。”

时间到了星期一。我坐在我的办公室里，感到这里的日子是彻底的乏味。我决定写信给我的朋友告诉他们上个周末发生的事情。所以当时我起草了





在如今算的上是声名狼藉的邮件。下面是我写的信的具体内容，跟我上面讲的经过的绝大部分都是一样的：

---信件原文---

发件人：Tucker Max

发送时间：星期一，2002 年 6 月 5 号，下午

收信人：[名字已经被删除]

主题：现在声名狼藉的 Tucker Max 在慈善拍卖会上遭遇的不幸

这是这周周末公司的休息放假的时候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这会是我最后一次在拍卖会前喝酒了。

我的室友和我决定坐车去西尔维多牧场而不是下午 2 点做公交车。开车三个小时穿越旧金山湾区是件很棒的事情，因为一路都可以看到金光灿灿的海湾。我们到的时候，他变的比火焰还兴奋。拍卖会从 6 点开始入场。那儿只有一些很小的零食，但是却有大量的白酒和啤酒。由于我并不真正喜欢食物，我开始大量地喝酒。之后当我稍微有点清醒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正在跟事务所的经理 Bill Fenwick 用一种酒鬼的口吻跟他说话。他来自肯塔基州，我们讨论了一个小时的棒球。这次谈话很棒，9 点的时候慈善拍卖就开始了。这里有许多‘芬威克’型的东西。比如，合伙人经理 John Steele 帮你烹饪的晚餐。由于我处于已经醉了的状态，我以为如果如果我赢了这个拍卖，他们就肯定会给我一份工作。竞标的起价是 50 美元，人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开始竞价，之后我开始有点厌烦了，于是我举着我的标价牌站了





起来。拍卖师把这个当成吼出更高价格的信号，他甚至没有理会其他竞价者。

当竞标价格达到了 800 美元的时候，John Steele 说如果一个夏季实习生赢得了竞标的话他会帮着支付一半的钱。竞标价自然地翻倍了（John 是个诉讼律师）。当价格到达了 2000 美元时，我以为我已经赢了。我听到了“2000 美元。一次！”，这时另外一个夏季生 Aparna 在几个其他经理的煽动下，决定打败我。所以价格涨到了 2600 美元，在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我已经站在了台上，从拍卖师中夺过了麦克风，并且朝 Aparna 喊着让她停止竞标。我是这么说的：“Aparna,我是很认真的，收手吧！我必须赢这个，这是我得到工作的唯一机会。”但这让更多的经理，律师和招聘官开始帮 Aparna 凑钱。当价格升到了 3400\$时，我开始吼这是多么多么的不公平，因为他有几个经理当她的银行，而我只有几个寒酸的夏季生做在我的位置那儿。”我开始每次喊价都比她高 5 美元。但是拍卖师全都开始有点不耐烦了，并且让我每次至少提高 100 美元。当她喊出 3800 美元时，我又重新回到了台上，一番戏谑之后，拍卖师问我是不是想喊 3900 美元。

我思索了一秒钟，然后站在全公司的人和他们的配偶以及其他重要人物之前，拿着麦克风，然后说：“我\*\*，给我继续涨！”

我赢得了这次拍卖。







现在你可以看到，这封邮件准确地描述了所发生的事情。我前面写的几乎一点也没漏掉。我可能是个万恶的混蛋，但我没必要在我的故事里夸大事实。它们本来就很好笑。我把这封邮件发给 10 个朋友，我并没有想多。他们甚至认为事情根本没有这么牛逼。我还有其他比这个夏季更好的事情( 比如在 SOMA 的派对，一个韩国女生开车以 120 英里的时速追我追到家，你可以想象的到 )。我发信的那天是星期一。星期三到了后，大约下午 4 点 30，John Steele 喊我到他的办公室去。我闲逛一样地走到他那儿并且发现我的钥匙卡---你得用它来操作电梯和门锁---没有起效果

这只意味着一件事...

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后，他在里面，旁边有一位我以前从没见过的女士。John 介绍了她，她是公司人力资源部的人。然后他接着说我可以选择自动退出公司或者被开除。他列举了一些我做过的导致他们做出这个决定的事，比如我的有“色情台词”的发言，以及一些类似的事情，但并没有说出我做的真正的坏的事情。他说如果我主动辞职的话他们会支付我一大笔遣散费，支付我在夏季的租金，并支付我在慈善拍卖会上拍下的东西。这些总加起来近 2 万美元，还要加上我前 3 周多工作的薪水。

如果我被炒鱿鱼的话，我就一分钱也得不到。





我有点吃惊，但也不是特别吃惊。因为公司的一个已经不在干的实习生听到了这个消息并在一天之前通报了给我。我拿了这些钱，对他们说了声谢谢，然后离开了。现在想起来，整个过程还挺愉快的。

当然，我的行为可能确实有点鲁莽。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些疑惑。我知道我不会被给一份新的合同，但我没想到我会被开除。并且他让我辞职的理由很扯淡。其实他们有很多的理由，不要误解，但是 John 好像并不喜欢为炒掉一个夏季生去找理由。

第二天，我接到了 2 个电话，都是律师事务所的实习生打来的。一个人在电话上跟我聊，宁外一个再几天后跟我一起吃午餐。他们都认为我被错误地对待了，并且各自对我说了略有相近的观点：我黄了的原因是因为 Betty 那件事，而不是拍卖会。跟我一起吃午餐的人对我说他跟“一个公司很重要的人”聊过，他被告知，根据我古怪的行为，我最终会跟 Betty 上床睡觉，或者做一些更错误的事情。这会让我付出法律代价（如果我，比如，喝醉了并且把事务所房子点燃）或者变得很强大（如果我跟 Betty 睡觉）。为什么这可能会让我变的不可被征服？因为如果她跟我睡觉，然后他们把我辞掉的话，他们就陷入了一场性骚扰诉讼。到不是因为我会起诉他们但是考虑到我这个夏季的表现，我理解他们把我看成了一种负担。我从来没有验证这些推断，但是我觉得这些很有道理。对我来说，最具讽刺的是，没有跟 Betty 上床能让我被踢出公司。你能相信这点吗？因为我没有“她”，所以我“”了我自己。但这并不是全部。大约一个月后，我的邮箱快挤爆了。





到处都是。Paul 把信件传给了 Linda Brewer,后者是宁外一家硅谷公司的人,然后 Linda Brewer 又把邮件传给其他人。这些你懂了吧,这封邮件传变了整个“世界”,至少有 100 多家的公司的人看到了这封邮件。接下来我所知道的发生的事情是,我的收件箱充满信件。我的全国各地的朋友打电话说一些类似“老兄,发生了什么事情?那真的是你吗?”我最喜欢的一封来信是一个小伙子给我写的:“Max 先生,我怀着 6 岁时在平安夜问圣诞老人是否存在的心情问你,你是真的存在吗?”

几个月后我因为某个原因给 John Steele 打了个电话,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弟兄,你现在出名了。我们搜集这些邮件,发现它到达过 100 多家公司。嗨,恭喜。那信写的很好。”向上帝发誓,我跟他有过这次谈话。我妈妈甚至也收到了这封邮件。我在哥伦比亚特区的舅舅收到了邮件并把他转发给了我妈。她唯一的评论是:“那么,我想那是你止不住自己喝酒时会发生的事情。”

从那以后,我在法律界变的小有名气。这个国家的法学生和律师都知道我。有人告诉我是一些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举办了“拯救 Tucker”的派对。我到希望有人提前告诉我那件事,因为我会出现在派对上的。当然,那可能会有损派对的氛围。当我回到杜克大学,学生主任写信给我说我应该用酒精自我修复。我觉得那很有趣。这是整个真实的事情,我尽量按照我的记忆来写的。





在这最后的分析里，我几乎对 Fenwick 事务所没有什么坏话可说。是的，他们炒了我。但我理解他们的角度：我表现的像个酒疯子并且他们不能容忍我可能带来的潜在后果。我又能期望他们做什么呢？拍拍我的背然后给我一个妓女和一杯啤酒？虽然那可能会很酷。认真地说，我对他们并无恶意。如果我在他们的位置我可能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如果一个蠢蛋像我一样行为的话。

我经常被问道我是否后悔，我从来没有确定该怎么回答它。我是说，是的我喜欢在那个夏天一周挣 2400 美元。但是这个结果对我而言可能是最好的。我讨厌当律师，但是那儿的薪水很高，我不知道（如果没有这件事情）我是否自己有勇气去离开那儿。我会因为我讨厌的工作而受苦，每天勉强填塞工作。并且逐渐变得痛苦和幻想破灭，就像我所认识的每个律师一样。取而代之的是我做了些不成熟的事情然后造起事端，让 Fenwick 做出决定。他们帮我做了决定。这样的话，你又能做什么呢？

## 9.结束假期

译者：Bob

校对：[@海兵 Robin](#)

发生于 2000 年 5 月

写于 2005 年三月





我记不清楚我到底睡过哪些女人，但这毫无疑问是个三位数。但数字超过 30 时，我开始忘记他们的“姓”，超过 60 时，我开始忘记他们的“字”（西方人名的第一个字），超过 90 时我就不记得她们的姓名以及地点了。但是无论你上过多少。有一些总是很难忘的。

有一个很特别的女孩 “Candy”，我在坎昆工作时遇到了她。我当时忙着跟她的姐妹会的成员上床，我没有见到她直到她离开的前一天。她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我觉得她很看重自己并且不想跟我这样的人上床。我有点惊讶---当她离开的前一天问我的号码时。我把号码给了她，就没有想这件事了，直到 2 个月后 Candy 打电话给我并且想来拜访。

那时我都有点忘记她的模样了，当我在机场接她时我很激动，她比我所记忆的还漂亮。越南血统与狂热的法国基因流动在她的血管里，她拥有只有混血人才有的美丽性感。当时我 24 岁，并没有我当时我所想的那样懂很多。当开车回到我的住处时她非常的拘谨和文静。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个女生会打电话给我并且来拜访，况且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并且不想跟我更深入地发展？我们到家时我的一个室友也在，所以我们在客厅里喝了些啤酒并聊了聊。好吧，是我的室友跟我在一边说话，她只是做在那儿回应我们（而不主动说话）。每次我想把她带入谈话，她只会简短地回答，然后就自己喝啤酒。我可见过更绑架着更聊的来的被绑架者。





然后我的室友去了健身馆。当门在他身后关掉的一瞬间，我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有时候在公共场合最安静和最温顺的人在内心却是最狂野和奔放的。我是说，我从智力的角度理解关于女人的这一点，但是这个格言的真实场景从未让我碰到过直到我几乎被这个跟我说话没超过 10 个字的女生性侵犯了。

过去的一小时。

门刚刚关上的一瞬间，她镇定的放下她的啤酒，像个美洲虎一样扑向了我。因为我从来没有过遇到一个亚洲人朝我扑过来的情况，所以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她几乎想跳上我，我非常的震惊，被惊讶完全控制，所以我举起双手，以至于差点伤害到了她。打到了她的脸。但我不是故意的，但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她要杀掉我。如果你碰到一个安静的亚洲女孩突然朝你跳过来你会怎么想？她没事，我尝试去道歉但是我不能说话因为她太用力地吻我。如果她没有被我伤到，所以我就不会想这么多。

那天之前，我以为我在床上算的上是具有进攻性和主宰力的了。那是在这个 5 寸 3 英寸的越南女孩把我在床上“撂倒”之前。

她什么都想要，而且她想要的更猛烈一点。我从前面，后面，侧面。下面，上面，斜对面---每一个我想到的角度进攻她，然后我又学了一些新的姿势。我以前从没想过一个打桩机会对一个普通人适用。我错了。无论我怎么插





入，她都希望能够猛烈点和快一点。所以我把我的 jj 放进了她的屁股。还是不够力。我更用力地进入。更猛烈，更快速。我几乎为此伤到了我自己。我如此用力地插她，她的阴门就像是麦迪逊广场一样地响着。抖动的床一点点地把壁画弄掉在地上。我的屁股产生分裂感，当它们朝她的屁股用力冲撞时。我想一个在草莓地上工作的移民工人一样流着汗。但这还是满足不了她。我用了太大的力草她的屁股以至于她屁股开始流血了。不是很多血，但是多的足以换个套了。她并不在乎，她拿出我的 JJ，戴上一个新的避孕套，然后又把 JJ 放入她的阴道。然后放进她嘴里，然后在屁股停止流血后又放回那里。

那个周末我想我需要更多的 JJ，因为我的 JJ 不够用。我不得不规划中途休息的时间，因为她几乎在撕裂我。从某种方面讲我有点虚弱。这个小个的温顺女生彻底把我在床上草翻了。周末快结束的时候，在我们进行了太多次性交后，我的蛋蛋开始有点疼了，我的 jj 开始有点擦伤。但她依然很兴奋，她让我的 JJ 休息 5 分钟后，然后骑在我身上像个手提钻一样插自己。我想我该睡觉了，但是只有我的 JJ 还是硬的她就不会管那么多。她走了之后我是变的很累，一周内走再没性交过了。我的 JJ 轻度擦伤。这种事之后发生在我彻头彻尾的醉了并且尝试手淫时（手淫觉得是个超级烂的想法）。在 2 天的激烈做爱后我的后背留下了她指甲的印记，膝盖还会还偶有疼痛。我走了然后我告诉自己这件事情就这么结束了。我不能再支撑另外一个像这样的周末了，特别是她依然表现的很自然的样子。





之后我收到了一封邮件。我跟她的姐妹会的我睡过的一个人谈过一次话，大概一周之后，她写邮件说：“你还记得那个女孩吗？那个我们姐妹会的安静亚洲女生？她本应该上周跟她父母一起回家，但是第 2 天她回来了因为她学生健康中心处理“女性问题”去了。她经常只是说她从没有试过性交，她不愿意告诉我们哪里出错了。但我在那儿有一个当地的朋友，他告诉我是她结肠收缩并且尿部感染。你能相信吗？如果她没有过性交怎么会这样？”

好吧婊子，我会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我太棒了！

虽然她可靠，但是还是没有告诉她。不管发生了什么伤害，很多都是她自己造成的。我不会做在这儿吹牛写一下关于我的 JJ 有多大的谎言。其实只有正常白人的大小。我测量过，并且和很多数据对比过。无论我多么希望 JJ 能碰带膝盖，JJ 只会达到贝尔曲线。她的尿道感染来自从肛门到阴道的接触。甚至换个新的避孕套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收缩的结肠...我的 JJ 虽然不大，但是应该比她的结肠大。

不管怎么，现在在跟这个女生约会的人，无论你是谁，你都比我好，祝你好运。







## 10.Tucker 去了拉斯维加斯

译者：Bob

校对：[@海兵 Robin](#)

发生于 1999 年

写于 2005 年 4 月

在每个男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些明确的定义：他第一次有了性生活，第一次喝醉，第一次打架...

还有他第一次去维加斯。

在我读法学院的第二年我要飞往洛杉矶去参加来电话邀请的面试。我计划在那儿跟我的好朋友 "Junior" 呆在一起。Junior 5 尺 9 英寸，身材很好，意大利与阿拉伯混血人。有淡绿色的眼睛和橄榄色的皮肤。他的眼睛能让人神魂颠倒。我跟他在佛罗里达认识的，他过去在那儿工作。我跟他认识的原因是因为他是我生命中认识的少有的几个在女人方面做的跟我差不多的人，简单地说，他把妹不仅能够追上我，有时还能超过我。没有多少人能超过我。





他住在圣塔莫里卡，那时还在洛杉矶大学读书。我在星期三晚上 8 点到达的洛杉矶，在周末全部参加派对，并在星期一参加面试。Junior 在那个地方接我。

Junior: "嘿，老兄，近来咋样？"

Tucker: 还将就，你呢？

Junior: 啥事都没有。我们去维加斯吧。

Tucker: 额..那好

大约 8 点 15 分，我们上路了。我甚至没有把我的行李放他家。半途，经过一个叫 Barstow 的养牛小镇，Junior 让我开离高速路并停在一个叫“进进出出”的地方。我并没有被打动：

“伙计，我们在去什么地方？这个地方看起来像屎。”

Junior 瞪了我一眼，就像是我拒绝了跟西班牙女星 Penelope Cruz 做爱一样，并什么都没说。他坚持我们开进小镇，他说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开车而又想到汉堡包的诱惑力。他给我点了个双重加大汉堡。我看着汉堡包，一点感觉也没有。这只是个该死的汉堡包。

我的生命中只有 3 次爱上汉堡包，第一次就是我第一次吃它的时候。特别拌酱有很多新鲜的番茄汁，甜肉跟咸奶酪混合在一起。如此的混搭便制造





了美国快餐没看见的美味。这简直是人类史上最棒的一次快餐食物。虽然我饱了，我又立刻吃掉了另外一个双重加大汉堡。这次吃饭我差点流下了眼泪，这汉堡简直是太棒了。那些混球应该招聘我当代言人。

（广告词）这是我在“进进出出”吃汉堡

看它的样子，这是我今天吃的第二个了。我因为想到了一张我和汉堡被分开了的图案而流下了眼泪。

Junior 坚持他开下半程的车，直到我们系上安全带我才搞明白，如果我继续开，很有可能出车难。我并不是电影全职浪子的粉丝。但我还是得提到电影里的人物 Favreau,他真的有一套。“他们穿过了高山看到了来自维加斯的灯光，我像一个小孩。我完全沉侵在明亮的光束和到处发光的世界中。时代广场比起这儿简直没什么好提的”

我们凌晨 1 点开进了百乐宫酒店。然后立即坐在 25 美元一人的牌桌上开始玩起来。并且喝酒。并且赢钱。在我意识到之前，我已经醉了，Junior 和我在大声尖叫。我们吸引了一大群人在桌子边围观。我们是“神奇的一桌”。每个到过维加斯的人，或者任何赌场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桌子：那种人们站在旁边，每次赢钱的就大声欢呼亲吻双手，输钱就诅咒运气，下离奇的赌注，朝听觉范围内的人吼叫，喊酒保为整层的人上啤酒，让随意的一个





旁观者为我们带上食物，摸送鸡尾酒女郎的屁股，让赌场监赌人为我们安排房间和妓女---这件是我们的场景。

Tucker 和 Junior 的赌博表演有很多看点：我们把每个人赌场聘用的人，无论其性别名字，统统称为“斯拉皮”（有木偶含义）。我们会惯常地对每个“斯拉皮”进行身体威胁。Junior 说：“如果你赢了我的 20 美元，我会踢你的胯部。” Tucker;“我对我祖母已经变干分解的尸体发誓，如果你拿了 5 个 21 点牌,我会把你乳头仍在赌场的地板上。

一个斯拉皮差点喊我们离开，所以我们威胁并且诅咒她，并称她为“死亡天使”，到最后她几乎哭着离开了桌子。这没有让我们收手：

Junior"你最好不要一个人离开赌场，我会找到你的 “

Tucker:"我希望你的孩子得了狼疮。”

其中一个“斯拉皮”就像个清教徒。

Tucker;"看着这张牌，操我的耳朵吧 “

清教徒：“安静。这里你不能说'操'字”

Junior"如果我们不能说“操”子，那这些妓女都跑光了并且在整个维加斯卖身。”

清教徒：“妓女在维加斯是合法的。谁”操“却不是。”

Junior;"那他能说“屁话”吗？在维加斯马拉屎是不是合法的？ “

我承认我并不明白我们为什么没有被请出局。





同“斯拉皮”打交道是有趣的事情，但我们已经最大化这种乐趣了。更有趣的是参赌的人和看我们赌博的人，有 2 个女人站在桌子旁边，一个非常年轻，另外一个老的明显是她妈妈。Junior 拥有如同交配季节公象一般的性驱动。所以他立即振奋起来。

Junior “我将要插她”

Tucker“你在说什么？她甚至没有老到看完 Steinfeld(美国名喜剧)。”

Junior“我必须得赞扬你一下，因为你明显在培养女儿方面很有一套” [他说这句话时，他面朝母亲却在朝女儿抛眉眼。 ”

母亲 “我女儿 15 岁”

Junior“额。。。我很有钱，我会给你一大笔嫁妆 ”

Tucker;“给小女孩多少？！给这个女人多少！”

母亲 “再见”

我们非常迷恋赌博和这种被围观的享受，我第二次看手表时，已经是星期五早上 9 点了。我有一点醉醺醺了。我随意地问鸡尾酒女服侍我喝了多少啤酒。“我知道，甜心。我工作早上 2 点到 10 点的早班，我来了后你一直在这，我猜你到目前为止至少喝了 20 杯或者 25”

就像一个小孩不知道他受伤了直到他看到血液从伤口渗出。我不知道我有多醉直到我搞清楚我喝了多少。我抓住 Junior.





Junior"你还好吗 "

Tucker"给我一个该死的床，我快要撞到墙上了。”

Juior 直朝我笑，他告诉赌场领班和员工照看我，给了我 20 个 5 美元面值的赌注，然后离开了。在 5 分钟内我从“有趣的 Tucker”变成了“昏迷状态的 Tucker”。我不明白接下来半个小时发生了什么。当 Junior 回来时，我的头在桌子上，我把赌资随意地往前推开，一个赌场员工在我面前晃动我的双手。人们呆呆地看着并不断发笑，好像我是一种街头艺人。

Junior;"我们定不到房间。房间被订满了。我刚刚认识了这个女生，你可以待在她的房间里。来认识一下 Charlene."

Junior 是个把妹达人，但是这对他说来也算比较特别的了。他不仅在 20 分钟内搭上了一个维加斯的性感女，并且让她答应在他跟她玩牌的时候把一个陌生人---我---放在她的房间里。真该为 Junior 鼓掌。我拿着她的门钥匙，走上楼去。我不记得去她房间的一路上的事情了。也不记得这么脱掉裤子在她的浴室撒尿而不是在厕所，也包括撞到一个桌子并趟在地上或者床上。我依旧拒绝为这“事故”负责。

这就是酒精的美丽之处：如果你不记得了，那它就没有发生。





我的下一个清楚的记忆就是早上在肉体对撞的声音中醒过来。我严重脱水，甚至不能眨眼睛。撞击声中，我发现 Junior 在另外一个床上用力地跟那个女孩做爱。在朦胧的眼神中，我发现他骑在女孩身上玩弄着。一个很愉悦的一幕。我又接着躺着睡着了。

当我醒来时，已经洗完澡并且清扫陌生人带来的混乱。Junior 和我离开去再赌一会儿，但并没有在 Junior 给了女生一个假号码之前，因为他是个坏人。2 小时候，我意识到我把眼镜掉在她房间了。

Junior;"你怎么能忘记你的眼镜？你已经醉到忘记你不能看见东西了？ “

我回去敲他的门，我认为她是以为 Junior 回去想要更多的做爱，因为她在棉被以一种诱惑性的声音回答了敲门声。当她看到我，她的表情有点困惑，然后迅速想躲起来。

Charlene"你有什么事吗？“

Tucker[对她声音里明显的性张力感到困惑了] “额.我，把眼镜掉你这儿了，真的。”

Charlene"就来吧 “





我巡绕四周在床下找到了眼镜。之后事情变得奇怪了。她侧着身子子在墙上挡在我和门之间，用一种我从没有见过的表情看着我。好吧，我见过这种表情。在情色电影里当寂寞的女主妇穿着简短的牛仔短裤里跟管道工上床的时候。但那不应该发生在这儿，对吗？我的意思是，这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生活跟情色电影不一样，...不是吗？女人不会草她们偶尔见到的陌生人，是不是？

你必须知道，当时我只有 23 岁，而且并不理解我现在做的事情：在这个世界有许多奇妙的女人，一些应该被尊重，一些只不过是肮脏的妓女。虽然我缺少经验但我凭我的第六感感觉到了，并决定孤注一掷。并且，最坏的事情是什么？她把我踢出房间？我本来就在离开房间。

Tucker"你还没干吗？怎么你还在毛巾里？"

Charlene"为什么你不帮我干掉？"

23 并且很天真的我，甚至没有错过这个人。

现在我想想我干的事情，觉得有点恶心。我做了我最好的朋友 2 小时候前做的事情。她真的洗澡了。我觉得那很好。不管怎样，在维加斯没什么事情是大不了的，对吗？最好的是：我从来没有告诉他这件事。但他可能会通过阅读这个部分发现这件事。

之后，我回到了桌子。







Junior" "你怎么花了这么久？"

Tucker;"我被一个东西卡住了。那个女孩身材很辣 "

Junior"废话。她在床上非常棒。"

Tucker"我猜一定是这样。 "

这时已经是星期 5 下午 5 点了，我们昨晚收获很多，但今天运气不在我们这边。我以输掉 500 美元收场。不管怎样，我喝了至少 12 杯啤酒。所以我离开时精神很好。愚蠢的维加斯，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由于我的朋友 SlingBlade 做飞机过来，所以我们停止了游戏。

在机场，当我看到他拿着行李出来时，我把身子伸出车窗然后说：“

SingleBlade—这地方太棒了！我们甚至没有订旅馆。Junior 草了些浪女！

我赢了很多钱！哇--哈哈哈！”

Slingblade"我真想回到飞机上去"

我们在“进进出出”饭馆吃晚餐（是的，这次是我强烈要求去那的），之后又赌了一会儿并喝了点酒，然后到了去了威尼斯大俱乐部。Junior 和我跟 2 个女人聊了起来，当然因为他们有阴道，Slingblade 讨厌她们并花了整个晚上抱怨“妓女”和“肮脏的调情”。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 5 个人注意到了舞台上的欢闹的表演。





一个非常惊艳的女生潇洒地跟她的一个女性朋友跳舞。突然一个恶心的秃头老人出现并对她说些难听的话。他嘲弄她的 6 级级别的黑人风格舞蹈。很可笑的是，她退开的时候，他保持跟近。我们都在嘲笑他。突然，SingleBlade 朝那个老人走过去，把他拉到一边直到出口，并说：“这位先生，你无论在舞蹈上和人生上都是个失败者。请远离这个美丽的女孩。”那个漂亮女生脸上浮出很惊奇的表情，那是真爱的个性化表情。她几乎流着眼泪地笑着，然后全身跳在 Sling Blade 身上，在他脸颊上给了他一个大大的亲吻。实际上，因为很多人都在笑，那个老人离开了酒吧。

这个夜晚继续推进，我跟我聊天的女孩进展很好。

她的手在我的裤子下面，她的舌头伸进了我的耳朵，对我耳语：

女孩：“在维加斯真的没什么事是大不了的吗？”

Tucker“除非你住在维加斯”

女孩“我来自辛辛那提。”

Tucker“如果没在床上，就更没有什么大不了。”

女生“那样太热。我从没那样做过。”

我立即把她拖往通想卧室的走廊。我们在那里便激烈地开始了。这个夜店，没有把男女的卧室分开，而是有 4 个男女皆宜的卧室。并且卧室有很酷的门，当你没关门时就像是透明的玻璃，关门后就（把光线）封的严严实实的。





把很酷的门撇到一边，但我得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来处理我的困境：我醉了并且情欲高涨地要和一个同样醉了情欲高涨的女生上床。但是我们前面有20个人等着使用卧室。我认定我肯定是个更重要的人并且有更高的要求，使得我插队。我只想要给每个人一点回报就是了。

门开了，我冲了过去，把这个女孩也带上。一个人渣似的管理员似乎想说什么，但我阻止了他“相信我，我会让你的等待值得的。”在他来得及抗议之前我关上了门，然后玻璃门马上把外界隔开了。她抓着我并在我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

“~~干~~我吧，用力地干~~干~~”

“你不用告诉我2次”。我把她绕了一圈然后让她弯在水槽前，扯开了她的维多利亚的秘密牌的裤子，直接插入了她。当我来回抽动时，我的潜意识把我带出了这一刻：

“Tucker,你对那个管理员还有没实现的承诺。”愚蠢的潜意识。

我看着四周并想着一些事情。

厕所在正对着门的后墙这里，水槽在墙的左边，所以当她在水槽上弯着身子时，我是从她后面操她的。我处在厕所和毛玻璃门之间。突然我有了个想法，因为我看到：在我脸的正前方，就是门的开关。那好，现在是回报时间了。我用把开关按下，毛玻璃门立刻从黑色变成了透明。不少人排队站在门前希望门打开，但他们看到的是我在努力地草这个女孩。我微笑了





一下，然后又把门锁上。没门。我刚刚不是给你们看了一下我的做爱场景吗？

在又抽插了几次后，我又敲了下开关，门开了。门透明了，但是这次有 4 个人站在门前。他们全都惊呆了。我给了他们一个微笑然后一个插入动作之后把门又关了。

“把门打开！”

这次有 8 个人站在那儿。我开始拍打女生的屁股。他们大声地呼叫起来。

“哇靠，这真 tm 太棒了！”

又把门关上。

再把门打开。

这次有 10 多个人站在那儿。他们狂野地欢呼“那个人是谁？”

又把门关上了。

又把门打开。

这次接近 20 个人站在那儿。我抓起她的头发，并且像打一个租来的骡子一样拍打她，他们狂野地欢呼。此时我就是个超级明星！这太棒了！

又把门关上。





我开始想，我到底喜欢性交更多一点还是观众更多一点？我不关心。我应该去当 A 片演员。毕竟，并不是 JJ 的尺寸很重要，重要的是这个 JJ 能够吸引多少观众。

我反反复复地开门关门。每次给他们展示不同的表演。抓她头发，把我的手指放进她的屁眼，脱下她的衣服，把厕所纸仍在她身上。我做的每一件新的事情都得到了更多的欢呼。

天啊我真喜欢在台上。最好的部分是这个女生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从门外只看的到她的屁股的部分。我第 10 次打开门时，这儿至少有 30 个人看我用我的 JJ 插她。当我快要射了时，我决定把这个当做结束曲。我会把精子射向门---当门关闭的时候。我开始更猛烈地抽送，就在我射之前我把我的 JJ 拿住（防止在我准备好之前就射了）并把 JJ 朝向门，在它喷射的瞬间同时把门关上了。让我的观众从正面看到了我的。多么棒的结局！

我没有看到他因为当时我处于性高潮的效果之中，但是他很快地出现在了视野中。门打开之后一个 65 英寸的黑人保镖出现了（并不是我预想的 30 个人站在那儿看我仍套套给他们），受里拿这一把 12 寸长的 Mag-Lite 手电筒。

我们目光对视了一眼，然后他转头看了下门上精液。然后他又把目光对准我。我们目光对视。有那么 1 秒，双方都陷入完全的惊讶。





这一秒很快过去。没想到他用肩膀撞向门把门撞开，门撞到了我脸上，我手里拿着 JJ，裤子还在脚踝，头冒星花。我向后退了退...然后直接倒在厕所里。

这时你可能会想到，厕所水跟光屁股相遇时感觉起来特别的凉。

保镖冲了进来。“你 tm 的在干什么？”他把手电筒举到半空中，我相信当时如果不是那个女孩在那儿，他会拿手电筒朝我头狠狠一击。

谢天谢地的是她出来拯救了我：

“啊啊啊啊啊啊！！！！”

我猜保镖之前并没有看到女孩，因为他吃惊地一跳。我趁这个机会把自己从厕所抽离出来。顾不上屁股还是湿的，我把裤子穿上了。

我尝试跑开。但可能就算巅峰状态的 Barry Sander（跑步运动员）也不能抽离现场。他不仅高大而且健壮。尽管他差点滑倒在女孩的撕烂的裤子上，他的擒拿术还是做的很完美。我还是得客观地赞扬他的完美的技术，但是我当时几乎呼吸都成了困难---脊部感觉都要断了。

他抓住我的衬衫，基本上把我拖过舞台。我能做的只是发出虚弱的“帮我！”的声音。幸好 SlingBlade 和 Junior 看到了我并前来救我。可是，他们并没有成功让保镖停止把我拖出酒吧，所以这不算一次成功的施救。那只是





一种“我们看着他并希望他不要再一次打 Tucker”了的这种施救。虽然我经常被轰出酒吧，但是这次是我的第一次在被半空中仍出了酒吧。

虽然我的裤子依旧是湿的，我们还是在另外一个赌场的中心酒吧喝了 1 个小时左右的酒。只是为了缓解和消化刚刚发生的事情。

Sling Blade 拥有早产儿的那种心理框架。所以他不能很好地处理酒精，进进出出”酒吧 以及压力的混合体。所以我们决定到赌场的晚餐风格的地方去给他弄一杯咖啡。

这时大概是星期六早上 4 点，这个地方以及弄好了她的自助早餐。Junior 和我立即拿了些盘子坐下。油腻的鸡蛋碎屑和肉屑在盘子周围飞溅的到处都是。当这气味让 SlingBlade 闻到时，他退避开来并且脸色发白。我觉得在这一刻我很风趣：

“如果你感觉想吐的话，那这就不是个好气味。不管你做什么，都不去想油腻多脂的上面有渐渐融化黄油的烧烤三明治。并且还有一个烟灰缸盖在上面。”

Slingblade 立刻靠过来然后吐的到处都是。

Tucker" Oh,shit!"

Junior"为什么你要那么说！"

Tucker;"我不知道！"





由于我依然受到掉进厕所和被保镖踢出酒吧的不良影响，我就坐在那儿。

是 Junior 拯救了今天。他立马跳起来投入行动：

“站起来 SlingBlade,站起来。好吧,Tucker,把他扶起来。就待在这儿我立马就回来。”

他跑到饭店前面然后找到了经理，一个打扮很好的女人，可能三十七八岁左右。看起来稍微有点忧郁。她在管理饭店的夜班。

经理：“你好，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Junior" 正好。我们刚刚坐下，恩，我们不想让任何人为此陷入麻烦，这只是一顿小餐罢了。但是我们刚刚发现好像有人往我们那儿扔了些东西，我们坐下之前没人清理过。”

他指着 Sing Blade 做的那个地方。

经理：“那是什么...噢我的天，我真的很抱歉。我的天，那是呕吐物吗？噢..我太抱歉了。我不敢相信。请到前面去，我们给你提供一个新的桌子，并且打扫干净的。胡里奥！到那儿去扫一下！”







SlingBlade 和我来到饭店的前端，Slingblade 依旧痛苦不堪地搂着胸口。他们很快让我做在了饭店的宁外一个单独区域。但 Slingblade 看起来依旧没有什么好转。

Tucker: “你能撑过去吗？你会好起来吗？”

SingBlade 点了点头。我为他点了一杯咖啡，此时经理和 Junior 朝我们的新桌子走了过来。”

经理说：“请我再次为此道歉。我真的很抱歉。这在以前从没发生过。我会为你们的食物付单，不管你们要点什么。再一次，我很抱歉。”

Junior “你可真好，但是说实话，没这个必要。真的，这只是个小事。”

经理说：“不，我想要为你们买单。我感觉很糟...”

尽管噪音很大，我还是听到了他们的对话。这时我其实看着 slingBlade.他现在只有少量的呕吐物从嘴里冒出了。但是在地上却有实实在在的一大滩呕吐物。。。就在经理的脚边。

她充满惊讶的呆呆地站在那儿，她的头往下歪着去看地面。当 SlingBlade 又开始干呕时，她跳出了他第二波呕吐物的范围。在等他停止呕吐之后，经理说：“

我想你们现在全部都该离开这里了！”





Junior 和我因为肚里的红牛还在发作，便决定再去赌一盘。虽然 SlingBlade 已经好了，但是赌场已经订不到任何房间。所以我们 3 个一路上走到了 Circus 马戏团去找个房间。一拿到钥匙我们就把他送到房间。然后开始了更多的游戏？。这时大概是星期六早上的 5 点。

Junior 早上 10 点离开了赌桌。我则继续打牌喝伏特加跟红牛，直到下午 3 点。Slingblade 和 Junior 回到了桌子。

Slingblade 说：“上帝啊，你怎么居然还是醒的？你是不是嗑了药了？”

我说：“才没有，老兄。只能说红牛是个很棒的东西。况且我认为他们可能真的往这些赌场里泵过氧气。维加斯很棒。来，老兄，开牌！”

SlingBlade“我是不是该给戒赌协会打电话？还是在这儿等你昏迷过去？”

Junior;“你的眼睛怎么了？它们在颤动！”

我说：“我饿了。让我们去“进进出出”饭店，如何去一个脱衣舞夜总会。我开始想念那些双层汉堡了。”

我们坐 Junior 的车离开赌场。我一坐进车子后座就立马躺下睡着了，他们就让我躺在那儿。5 个小时后，我在晚上 8 点醒过来，我还在车子上。在一个我不认识的停车场，管他的，反正这是维加斯。重整精神的时候到了。我环绕四周看到了百乐宫的标志。我知道为什么我会在这儿。昨天晚上--至少我认为是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玩扑克等 SlingBlade 到达的航班。





Junior 有捕捉大奶放荡女子的敏锐嗅觉。这里充满他喜欢的那类女孩子。

说真的，这里看起来像个花花公子学校。他尝试过去搭一些女孩子但是都被不断地打枪。我在酒吧找到了他和 Sling Blade.2 个人都在喝着饮料，但是都没跟女人聊天。

我说：“怎么了，Junior,我从来没看到你在勾女人上放弃过。特别是这种型号的女人。”

Junior 摇了摇头，SlingBlade 则直接笑出了声来。“我不相信你们 2 个白痴居然不记得昨天来过这里。她们全是妓女！你不是去搭讪她们，你得跟她们谈价！”

这是个坏消息。好消息是他们两个停止了浪费时间。虽然 Junior 没能捡到几个妓女。但是他让一个鸡尾酒女服侍答应晚上一起跟我们共进晚餐，并带上几个跟她一起在维加斯大学上学的朋友。我们在酒吧相会，然后她们带我们去了一个泰国风味的地方。女孩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考虑过告诉她们实话，但，嘿，这里是维加斯。在这里。你可以是任何人。

我说“我们是一个乐队的”

女孩 1 说“不会吧，真的吗？我从来没听说过”

我说“你听过 Christian Rap 吗？”





女孩 2 “我喜欢 Christian Rap !”

我说 “我就是 大宝贝 Jesus”然后指着 Junior,说 “这是 Beat Boxin' Prophe”，然后指着 SlingBlade.” “这是 OJ Orthodoxy.我们 3 个合称为 Tha Last Suppa。”

我真希望我能拍下当时 SlingBlade 的表情。形容他的表情，“蔑视”并不确切，“痛恨”还不足够。我希望女孩能大笑并问我们的真实职业...当然我显然高估了她们：

女孩 2 “我的天啊，我应该听过你们”

女孩 1 “你们今天在电台播过歌吗，我听过你们！”

现在我想打住并阐明一些东西。人们总是问我是怎么进入这些有趣的场景的。我的回答是我自然而然地进入的。这就是我怎么办到的：当别人会停止开玩笑的地方，我会加大马力（开玩笑）并且没有边界。

Tucker”是的。我不相信你听过我们。我们虽然不是很红，但未来会红的。很高兴能有你们 2 个粉丝。”

女孩三 “我也是你们的粉丝！”

Tucker “哦当然了，你也是。”

SlingBlade “我过去还以为 Larry Johnson 是 UNLV 最蠢的学生。”

Junior 倒是挺配合。但是 SlingBlade 不高兴。不仅仅因为他不喜欢扮演“OJ Orthodoxy”，他也受不了这些跟他谈话的愚蠢女孩。

女孩三 “那么，你们来自哪？”

SlingBlade “我不关心。”



女孩三 “你是说这里吗，维加斯？我也是！”

SlingBlade “是的，这儿，我就来自这儿。”

女孩三 “这个社区？”

Sling “不是，就是这个泰国饭店，我的赌徒父亲赔钱被判坐牢，我在街上当流浪儿，这个泰国家庭收留了我。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童年。我这里我在桌椅间晚上，睡着板凳上，吃那些残羹剩饭过日。现在这里就像一个回家派对一样。”

女孩三 “你说话不必像个混球一样”

SlingBlade “恰恰相反。你们这些没有阴茎的家伙。给我点杯饮料。动作快点。”

Sling Blade 起身去了洗手间。

Gril3 “你们都是好人，除了 DJ Orthoxy,他是个混球”

我说：“有时候他在热爱邻居方面做的不够好。”

为了扮演的更真实，中途我还举起啤酒朝 Junior 和 SlingBlade 说：

“Beat Boxin' Prophet, DJ Orthodoxy，现在是我们让我们的主敬酒的时候了。来，为耶稣干杯。”

Junior “我们会在十字路口跟你见面的，耶稣！”





我往地上倒了一点酒，Junior 歇斯底里地笑了并且模仿我的动作。女生们自然也模仿了我们。Sling Blade 只是白了我一眼。

Sling Blade 说 “我用一种无法言语的仇恨恨着你们。”

这个泰国风味饭店真的是很棒。我们接二连三地喝酒。当我们很醉的时候，Sling Blade 对我们的态度甚至有了好转。这时，我们开始谈论了肛交。当我们谈论肛交的时候，喝的很醉的 Junior 站起来并吼道：“没有哪个女孩的屁股能装的下我这只 JJ”

他这么说的同时，他拿出他的 JJ 在桌子上用力地拍了一下。那声音很响，我还以为是碰杯的声音。我明白无疑地听到一个女生踹了一口气。整个桌子安静了像是 1 分多钟，但其实只有 1 秒左右。然后 Junior 继续说：“我从来没有肛交过因为没有女生的屁股装的下这个 JJ.看看他吧，我有个黑人一样的阴茎。给我看下哪个屁股能装下这个阴茎！看看把，他有多么的大！”我说 “现在，Beat Boxin' Prophet，那你现在肯定很自豪嘛。”

我话刚说完，所有女生从发呆状态中恢复过来了。她们重新调整自己，只是在 Junior 把 JJ 放回去的时候避开他。桌子的氛围又恢复了正常。是在一个大象的阴茎在桌子上拍打了一下后相同的那种正常。





晚饭后，我们决定到其中 2 个女孩合租的房间去。Sling Blade 说他累了并且要离开。我们知道真相：他因为知道可能会跟女生发生关系而吓坏了，他不喜欢那样。这孩子有点问题。他叫了出租车回到了 Circus 马戏团。当我们到了她们房间，所有女孩都洗澡去了。Junior 对我说“我不敢相信她们认为我们是 Christian rappers。你觉得我们做的对吗？”

我说“Junior,我从来不认为我做的事是错的。”

我们全来到了地下室，那里有电视和大沙发。我选了 1 个沙发，Junior 选了另外一个。但是 3 个女生到了楼上，“我们马上回来”

我有点尿急，所以在地下室到处转了转，找一个厕所。但是找不到，又不想上楼参加 3 个女孩正在计划的东西。所以我做了一个最好的选择：把尿撒进地上的一个猫房里。

Junior “伙计，你在干嘛？”

我说“喵~~喵喵”

我们能听到的是楼上的低沉的争吵。然后是很一声大的声音。女孩 2 下楼来对 Junior 是女孩 A 在楼上等他。然后她朝我解释说：





“是啊，我希望 DJ Orthodoxy 能在这儿。我们刚才对关于谁\*\*谁有了激烈的争吵。我实际上我不住这儿，这是她们 2 个的地方。所以虽然我想跟你上床。我们必须在这里的沙发上。

我们那晚激烈地干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被尖锐的声音和猫叫弄醒了。我从沙发上抬头看，发现了原因：“猫房是用水泥做的。我把遥控板仍向猫，猫尖叫一声就跑了。我把女孩翻过来又草了她一遍。

几个小时后，Junior 和我回到了洛杉矶，还没有换我们的衣服，也没洗澡。那些女孩祝我们的乐队好运并说她们会来看我们的演唱会。

我们一路艰难开车（主要是周末让我们精疲力竭）到达了洛杉矶。我们从星期六凌晨 1 点出发，一直开到星期天早上。

这个故事不好的地方是它毁了我在维加斯的运气。自那以后我回到维加斯，我的确是有点倒霉。我想在维加斯我很难再有作为超越这件事了。或许我们只是运气，或许当时维加斯是处在一个不同的年代。现在这座城市已经不像我们那次旅行所看到的那座城市了。







## 11.牙线

译者：Mike Wei

校对：[@海兵 Robin](#)

发生于 2001 年 4 月

编写于 2005 年 3 月

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不同点：在杜克唯一的好处是离教堂山分校只有 15 分钟的路程。那座学校实在太棒了；里边的学生有 65%是女孩，而且大部分都很性感火辣，另外 35%的男孩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做爱工具而且没有丝毫的竞争压力。此外，一旦你睡了一个女孩，就意味着你将要睡她所有的女性朋友和她所在的妇女联谊会。这事实上意味着认识一个想和你做爱的女生就等于认识 15 个想和你做爱的女生，原因很简单，就是学校里面的好男人很稀少。在认识一位北卡罗莱纳大学的本科女生时，可能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搭讪台词了“耶，我就要去杜克法律学院了”。上帝，我有时真怀念那个地方。

有一次，我和一个 UNC 的女生去参加一场女生联谊聚会，很快地我忽视了她，取而代之的是联谊会上的一个更加火辣的女生。这个女孩对我异乎寻常的投入，但是对我的口味而言，她的身材有些偏瘦。我不喜欢女生看上去像是集中营里的犯人一样，而且这个女孩就像是带颗粒的巴克霍尔兹的





解放电影镜头。她注意到我的兴趣已经转移到另外一个女孩身上，因此她将我拉到一边。

这个骨感的女孩问：“为什么你一直和她聊天而不是和我？”

塔克：“我喜欢她。”

女孩问：“但是我比她更好啊。”

塔克：“但是我看像是你的朋友。”

女孩：“我敢打赌她不会像我一样的出众。”

难道你不喜欢 UNC 联谊会上的女孩？

塔克：“对，可能，是你太骨感了吧。我喜欢女孩身材有些肉肉的。我在床上是非常有侵略性的；如果我们做爱，恐怕我们中的一个会受伤。可能我会将你撕成两半，或是我的眼睛被你的尖锐的肘部戳出来。而且，我会花全部的时间去思考如何给你弄来一个汉堡，而不是和你做爱。”

我清楚这个理由足够让她离我远点。这是我最近才真正明白的，最让 UNC 女孩绝望的就是男人。这个骨感的女孩说：“相信我，你想要我。易饥饿的女孩会更加好。我们不会有呕吐的反应。”我几乎被她呛到。什么样的女孩会说这样的话？就是这些很明显被我吸引到的女孩。

当我们走进酒店，这个联谊会就已经将大量的房间租好了。我们很快地走进其中一间房，几乎同时她拉下我的裤链将我的裤子脱掉。她没有瞎摆弄：





这个女孩占有我每一片肌肤，没有丝毫的畏惧和退缩。就算我的生殖器现在只是平日一般大小的水平，但是她对在体内的它如此的着迷投入，我非常肯定我的龟头顶部顶得她的阴道内部很舒服。

但是她并没有停止玩弄我的阳具。她将我胯部的整个区域都放到了她的嘴里。随着每一次的深度吞咽，女孩似乎更加大口的吮吸。我敢肯定有那么一次她将我的阳具和睾丸一次性塞到嘴里。我一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直到这位来自联谊会的小蟒蛇女士的出现以及她那张开的下颌才能够实现。这时脑海里想到一件极其滑稽的事情；这个女孩不断的吮吸就好像我的龟头就是青春之泉一样，而且我所能想到的是，这个也许是她一直含在嘴里而不肯吐掉的东西了。最后我射了，她也咽了下去，我开始大笑起来，怀疑她是否一会就去清洗掉我身上的精液。她并没有理会我的大笑，身体继续保持低姿势并大口吸食我身上的精液直至干净，然后她抬头看着我，诱惑的一笑并说，“我早告诉你，你要的人首先是我。”

我低头看着她，没有说话。并不是因为她吹箫吹得有多好，而是在那刹那间，我却失去了控制住我自己的能力。这是这些别的东西：

她的笑容里，有一条在她的两颗门牙前卷曲并在左边的犬牙上盘绕着我从未见过的最长、最令人讨厌的外阴毛。这是我的阴毛，是从我的裆部直接弄下来的阴毛。





在此刻，很奇怪你的大脑该如何去运作。我并不是认为我的阴毛很肮脏，或是思考是否我该开始修理一下我的阴毛或者我是否该告诉她、或甚至很怀疑她没有意识到一丝长长的阴毛正在她嘴里这件事；不，脑海里第一个想法是，“这个女人会有朝一日将成为某些人的母亲吗？哇，那些可怜的孩子；他们将会亲吻那张嘴唇。”接着我下一个想法是，“我的阴毛到底会含有多少卡路里呢？”

我从没修剪过睾丸和腹股沟部位的阴毛，但是现在我都是定期修整。我并不信任自己拿着剃刀靠近我最好的朋友们（另外我也不想将睾丸上的阴毛刮得像是黄片明星一样）所以我聘用一名美容师修剪这片区域。全都是拜这个淫荡的 UNC 联谊会女生所赐的。我想她们除了用来勾搭外还有这么一个（刮毛）用途。

## 12.在福克斯菲尔德的周末

译者：Mike Wei

校对：[@海兵 Robin](#)

发生于 2000 年 4 月

编写于 2005 年 4 月

我从没去过弗吉尼亚大学，但我还是觉得和这个学校有着密切的联系。我申请大学并被录取，有些遗憾的是我选择去了芝加哥大学。再一次被法学





院所录取，并选择了杜克因为弗吉尼亚大学没有提供给我学术奖学金（而杜克提供了）。我有四个兄弟姐妹在弗吉尼亚大学念书，因此我很可能比其他任何人到访这个学校更多些。但是在 2000 年 4 月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让我和这个学校的非正式情节更加牢固了：福克斯菲尔德。

福克斯菲尔德（比赛）是弗吉尼亚大学附近一些农场举办春季马赛的名称。每一个人都他们的汽车、卡车或是房车上放有食物和美酒，车子紧密的衔接着全天式地停置在这广袤的场地上。据说确实确实有马匹，它们围绕着跑道相互比赛，但是我所认识的人没有一个见过它们。

那一年我正是杜克法学院的二年级学生。金发男和他的女朋友（未来将成为他的妻子）都是弗吉尼亚大学的本科生，当我俩在法学院时她依旧在弗吉尼亚大学念书。在福克斯菲尔德（比赛）前的星期五夜晚，金发男，哈特还有我一起去达勒姆喝酒。

这是故事的剩余部分：

11：00 下午：我们正在吃着墨西哥美食喝着啤酒。金发男说些令人津津乐道的福克斯菲尔德（比赛）故事逗我们开心。他描述了有一个周末，那有几乎无限量供应的酒精，各类饮料，美食延伸至伟大的中世纪大厅里，还有女孩们都穿着太阳礼服，品行都可圈可点。





11 : 15 : 我和哈特问他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参加。他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回答。我们要求现在就离开，他犹豫了。我们把他叫喊出来，并嘲讽他不是男人。根据他的性取向和性幻想询问才知道他是假冒的法国血统。

11 : 16 : 金发男给他的女朋友打电话，告诉她我们现在就过去，并要她出去买些啤酒。金发男被我们很容易地操控了。

12 : 00 上午 : 我们在前往夏洛茨维尔的路上。我玩着自己的 12 合赌博游戏机，这会让三个钟头的路程过得更快。

1 : 12 : 我的啤酒洒在金发男的车上。因为已经烂醉如泥的我不会注意到这点。

3 : 00 : 我们到达了金发男妻子的住所地。我们问她那个宴会到底在哪。但她并不知道，这让金发男很开心。他认为这是他妻子对他真心的一个标志。可惜像这样的情侣让我们感到恶心。

8 : 00 : 我和哈特从睡梦中醒来，昨晚在这硬地板上睡了一个舒适的觉。我们将卧室房门拍的砰砰响直到将金发男吵醒。“到时间去喝酒了！”他看着我们两人，仿佛我们是两只疯狂的野生动物正试图吞噬他的孩子一样。砰地一声金发男把门关上，回到床上继续睡觉。





8 : 03 : 我和哈特打开了我们的第一瓶啤酒。

8 : 05 : 我和哈特打开了我们的第二瓶啤酒。

8 : 08 : 我和哈特打开了我们的第三瓶啤酒。我告诉哈特我能将他喝倒。他哈哈大笑，“那我们现在开始吧，马克思。”

8 : 30 : 当我们进行到拼快酒的第三轮后，我感受到了啤酒在我的胃里晃荡作响。大早上喝啤酒就是个坏主意。

9 : 17 : 在早上的第八轮啤酒比拼后，我开始寻找一些能够让我呕吐的地方。哈特没有放慢喝酒的速度。我确定了哈特能够将我喝倒。

10 : 00 : 哈特不在乎我已经停止尝试将他喝倒，而且继续以惊人的气势将酒精灌入他的喉咙里。他重重地踩踏着地板，将每个人叫出来。“来吧，马克思，你他娘的到底在哪里？耶...哈哈...金发男，你滚过来。血腥玛丽，一对一，我和你。马克思已经低头认输了。你还可以找你老婆帮你一起喝。哈哈...马克思，你太娘们了！”

11 : 00 : 我们上车一块去接金发男的本科朋友们，他们住在镇上准备去参加福克斯菲尔德（比赛）。哈特已经从极具侵略性的饮酒状态变成斗酒式的





状态。他正在猛烈地消灭啤酒。哈特将他的上身顶出车后窗外边，向看到的每一个女士大声的尖叫，“呜呜...哇哇...将你们的奶子都露出来!!!”

11：15：金发男告诉我，虽然在福克斯菲尔德（比赛）上有许多热辣的女孩，却没有人会去勾引她们。他说那更多的是社交性的饮酒晚会。我问他是否认识到他正在跟谁聊天。金发男翻了一白眼，故意真诚地祝我好运，“好吧，塔克...没有人会在福克斯菲尔德（比赛）上泡妞，他们只会在事后才去泡。”金发男把保护手套丢下，我捡了起来埋怨地用手套扇了他一下，“妈的，你居然小瞧我勾引那些贱女人的本事。我就要在你的面前勾引到一个女孩，然后在让你闻闻我（玩弄阴道后）手指的味道。

12：00 下午：我们到达目的地。这块场地一直延伸至视野的尽头，一位有着一头浓密却很凌乱头发的兄弟会男孩穿着条纹衬衫和红裤子，喝着冰啤酒，身边陪着唾手可得的未成年少女。这实在是不公平。

12：01：我看到我的第一个身材火辣的女孩，她穿着一条太阳裙，我几乎窒息地凝视着她。今天这个场景将会在脑海里重复地播放大约 1200 次。

12：13：我们来到金发男他朋友的帐篷里。金发男开始将我们介绍给他的朋友，但是哈特把所有人都拉到一边，扑到烤熟的鸡肉前。他立刻抬头向他们打招呼，嘴里还可辨析地嘟囔着“少说话，赶紧吃吧，”之后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土豆沙拉酱上，挤了少许些沙拉酱进他的嘴里。







12 : 14 : 金发男告诉我说他是有些大惊小怪的人。他已经确定我会是那个毁了下午的人。我提醒他说离比赛还早着呢。

12 : 38 : 有个女孩试图向哈特献殷勤，她指了指冷藏箱并给哈特一瓶啤酒。他看了看后，“我不会喝软啤酒或是苏打水，因为这两种饮料都让实验室的老鼠致癌，而且对肥胖的美国人也没有多大帮助。我是不是看到一瓶烈酒放在冷藏箱里了？哦，天啊！马克思，快来看这个！你的人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啊？”这时我想是时候让哈特和我去福克斯菲尔德赛场上走走了。

12 : 50 : 哈特很不高兴，“兄弟，他们有啤酒耶。为什么我们要离开？”我解释说，“你已经惹恼到他们所有人，我们不得不寻找新的受害人。我们要从一些个头比我们小的人那偷啤酒。”这让哈特很高兴，“那就做给我看看吧！”

12 : 54 : 我们找到了我们的第一位受害者。在一个用来载小孩的汽车后座。哈特顿时激动起来并开始将他们的冷冻箱翻了个底朝天。“中奖了，马克思！他们有百威啤酒！”

1 : 04 : 我们走到另外一个汽车后座边。有一些女生联谊会，全场都是火辣的女孩。哈特直直从中间走过去。“你好，女士们！谁想要干一炮！！”他抓起龙舌兰酒的瓶子并粗鲁地摇晃起来，酒水也随之溅到好几个人身上。





1 : 05 : 我们被驱除出联谊会的区域。

1 : 09 : 我们又去找另外一个举行联谊会的车后座。哈特直直走到她们当中，  
“我听说弗吉尼亚大学的女生很能喝酒！狗屁！我就能将你们所有的女生喝倒！”

1 : 10 : 我们再次被驱除出第二个联谊会。

1 : 20 : 我们找到另外一群女孩。我决定采取不同的行动，“哈特，不要讲话除非有人跟我们说话。”这些女孩都是些运动员。我的表妹就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划船运动员。我问她们是否认识她。她们都认识，因此我顺利地加入了她们的谈话中。对这些大学妹子来说，共同的朋友=这男孩是很安全的=我想和他做爱。

1 : 55 : 事情进行的很顺利。哈特正在和一个比他还高的女孩聊天，所以他现在很平静。然后事情开始发生了。一些女孩叫我出来意图挑逗我，“你怎么看都不像是很能喝酒的。”

1 : 56 : 这将不会置之不理，“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贱人，你甚至连我的鞋子都喝不过。”她决定向我挑战比拼喝啤酒。这让我笑了起来，“让她们都过来吧。不许娘娘腔，直接喝烈酒，除了威士忌什么都行。





1:58:她拿起杯子并向我敬酒，“给我纯洁吧，给我欲望的节制吧，但却还没有...奥古斯丁！”所有她的朋友们都笑起来并大声欢呼。这些人都是业余选手。

1:59:我举起我的酒杯，“这杯是敬所有的贱人们，妓女们和骗子们，我不会和你们任何人讲话的，不过除非我没有了鸡鸡...这是塔克.马克思说的。”在场的每个人都笑了。

2:00:有一个女孩问我，“谁是塔克.马克思说？”

2:10:两轮过后，我的女对手放弃了比拼。我无情地嘲笑她，“你们女人也许能够选举投票和开车，但是你们绝对赢不了男人！”我并不是一个谦和的赢家。

2:11:她的一个朋友走到我身边。她很可爱，留着短发和带着厚厚的黑框眼镜。她生气了：

女孩 “这实在是性别歧视。”

塔克 “并不是这样的，这只是个笑话。如果说女人一无是处但是生活却还要帮助这样的脓包，这才是性别歧视。”

女孩 “你再说一遍。”





塔克 “如果我说她是个喋喋不休的女人，这也是性别歧视。或者，如果说唯一对她感兴趣的是她那 98.6 度的体温和她那两个湿热的洞洞，这才更是性别歧视。但是我并没有说这些，不是吗？”

女孩 “什么？”

塔克 “哦，是我让你生气了吗？你是不是要去写首愤怒的诗歌？！？”

她看着我仿佛我就是一个装满了避孕套的马桶一样。哈特在女孩恢复之前把我拉走了，“马克思，我想你在这已经造成足够的破坏了。”我过了一会才认识到这问题，但是我意识到哈特现在说的是理智的话。这丝毫没有征兆。

2：25：依然用同样的“你是否认识我的表妹”的搭讪惯例，我们加入了另外一组机车女孩中。这些女孩认为那些喝醉酒的，挖苦人的讨厌鬼很滑稽。你好，操控室。我决定戏弄一下这些可笑的人。

2：27：一些愚蠢的村人走了过来：“看看你自己，狂欢节已经停止了吗？如果你猜中我的体重，我就免费送酒给你喝。

2：31：对一个长相淫荡的女孩说：“你胸前的是个十字架吗？只是因为你花了太多的时间当传教士了，这却没有让你成为修女。”





2:33:一位老妇女走了过来,长相极像是艾索尔·摩曼(美国百老汇歌星)我顿时脱口说了几句诗句:“你将充满激情,你将更加完美,你将拥有这个星球上的一切,从这儿开始,从此刻开始,宝贝,一切都会完美结束的!”

2:34:一个女孩突然大笑起来,“我的天啊!《飞机》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了!我朝她走过去,“我的名字叫特克,在杜克上法律学院,所以我会变得非常富有并给我的妻子买任何闪亮的东西。你叫什么名字?”

3:15:我果断地和女孩调情。哈特到处瞎转悠,看到她接着看到了我,“难道我需要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我决定是时候带这个女孩离开这个地方并去找些私密的空间。

3:30:我发现在一个户外的比赛场地上很难找到私密的空间。

3:40:突然我想到一个天才的想法——我看到了金发男车箱后的小山上有一片空旷的草地,并跟女孩说去那坐坐,“那不会有人打扰的。”

3:42:我看了一下周围,意识到至少有2000人能看到我们。那些人当中就有金发男。我摇了摇头。

3:45:我告诉她她长得很好看。她脸红了。她说我非常的有趣。





3:50:我跟她说她就是我想要找的女朋友。她的脸变得更加的红。她说我人很好。

3:55:我们当场就亲热起来,而且是当着所有人的面。

4:00:并不满足于亲吻,我开始了深度的探索。她里面没有穿任何的內衣。拜金的荡妇实在太棒了。

4:05:我已经将两只手指伸进了她的阴道里,另外一只在她的屁眼里。我要给这个女孩前所未有的感受。没有人会在福克斯菲尔德泡妞?操你妹的,金发男。

4:15:我试图爬到她的头上,但被她阻止了。保守的女人实在太糟糕了。

4:16:她拉起我的手并起身说,“我们去其他地方吧;这个小山丘前有太多人了,”哦...对,我都忘记这点了。

4:30:我们经过一个流动厕所。我以为做爱的机会来了,打开门后却立刻改变了主意。没有哪个女人能够忍受得了那种臭味。

4:55:我们遇到一辆房车,它的后箱是空的。旁边的人说所有人都下车去看所谓的赛马比赛了。





5 : 01 : 他们离开了房车但没有锁上车门。呜...我将她丢到床上并开始做爱。我甚至都没将她的衣服脱光，因为她的太阳裙里没有穿裤衩，而且也没有必要穿。荡妇就是这点好。

5 : 04 : 喝醉酒后的性爱就是很棒。

5 : 08 : 我觉得和一个不相识的女孩酒醉后，在别人的房车发生大胆越轨的性关系是如此的美好。

5 : 10 : 我开始更加猛烈地撞击。每一次擦进去，她都发出尖叫声。听上去是兴奋的尖叫，而且她没有让我停止下来，所以我撞击得更加猛烈。

5 : 14 : 我撞得越猛烈，她叫得越大声。

5 : 15 : 我感觉高潮就要来了。这将会有一次很棒的颜射。

5 : 17 : 我的眼睛顿时有灼烧感。但我没有理会。

5 : 18 : 我操，我居然喘不过气，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5:18:我和女孩含着泪,咳着嗽,几乎喘不过气地、跌跌撞撞地走出房车。我非常的困惑。我的喉咙就像吃下少量的哈瓦那辣椒一样。我们俩开始大口的喝水和啤酒以缓解这令人难受的灼烧感。

5:23:她尖叫起来。“哦,天啊!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她遮住她的脸,跑到房车里面。她再次咳嗽的走了出来,手里拿着钱包但却是尽可能地将它远离自己。“我刚才躺在我的钱包上,我想是里边的胡椒粉喷雾剂碰巧泄漏。钱包里边的东西全都毁了!”

5:25:对此我哭笑不得。还在想这条信息时,我伸手到下面整理了一下那黏糊糊的阳具。我费了一番苦功才知道辣椒素(胡椒粉喷雾剂里的有效成分)对任何湿润的皮肤都起作用。这时我开始尖叫并满后车厢又蹦又跳。

5:27:太糟糕了。

5:30:我发现流动厕所旁有条橡皮管,顿时我脱下裤子,将水浇在我生殖器的所有表面上。

5:32:水非常的冰冷。我的睾丸已经尽可能蜷缩到身体里,我都可以从喉咙里将它们扯出来了。我看上去就像是太监一样。周围的人都在笑话我。但我一点都不介意,让疼痛停止下来才是最重要的。







5:35:麻木感渐渐地缓解了疼痛。我停止往身上浇水并穿好衣服。我的裤子已经完全湿透。

5:40:我找不到房车也找不到那个女孩。我完全迷路了。

5:45:我停了下来并思考刚才发生的事。我不敢相信。我居然如此碰巧在做爱过程中被辣椒水喷，还灼烧了我的阳具，然后在我用水浇我的睾丸时被一群人嘲笑。太操蛋了。

6:00:我依旧迷路着。我连金发男的车都找不到。想试着用手机联系他，但手机已经坏了。我记得电子产品是不能和水混在一起的。

6:30:我终于找到金发男停车的场地。所有人都已经走了。事情太不妙了。一个路人甲借他手机给我联系哈特。

6:31:已经接通他的电话，但是我却听不清他的声音。声音听上去像是他在一个有风的隧道里。还有掺夹着狗的犬吠的声。太多嘈杂的声音了，我只好挂了电话。

6:37:我拨打金发男的电话。他已经回到了他妻子的住处。他叫我来宿舍找他。难道要我走过去？“嘿，你就能在福克斯菲尔德泡到妞，很明显你能够做到任何事情。”混蛋。





6:55:我走了大概一里路才遇到一对老夫妇让我上车。他们人很好,并愿意载我到金发男妻子的住宿地。后座上放着一个冷藏器。我问他们是否我能够拿瓶啤酒喝。“恩,好,孩子,拿去喝吧。孩子你一定很喜欢喝酒。你一定认为能够一整天喝酒就足够了。”我反驳了,“先生,当你是一个酒鬼时,酒这东西就不会有足够的时候。”

7:30:我到了住宿地。哈特并不在。金发男以为他和我在一起。而我以为他和金发男在一块。金发男打哈特的电话。哈特“我不想骗你们,我被惹火了。”

金发男“你在哪?”

哈特“我不清楚,我搭上这些人的车,他们让我待在后车厢和他们的狗在一起,但是他们把我丢在校园里。你就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夏季兴趣组的海外实习生吧?我想我就是在这里。”

7:45:我们到达兴趣组实习生的宿舍地。哈特已经在客厅里的长椅上睡着了。也没有其他人在。我叫哈特起来让他注意自己的尊严。

7:46:哈特跌跌撞撞地走出兄弟会的前门,“有谁看到我他妈的尊严?”

8:00:我们去了酒吧——比特摩尔。人山人海。哈特觉得这里的服务很不好,结果他爬上我们的酒桌上,大声朝人群喊:“谁他妈的给我来瓶啤酒!”





8:32: 哈特喝醉后的平衡感很差，他一往前走就会撞倒桌子，在行走时，冲入到另外一张酒桌，将所有的饮料甩到那个和女朋友安静地坐着的男人身上。

8:33: 这对情侣全身都是啤酒和伏特加。我为随时发生的争斗准备着，但那男人却坐在那一动不动。我问“你是否准备要抽他的屁股？”他还是坐在那不动。他的女朋友生气了，并愤然离开。这男人顿时向哈特撒气。我指出了明显的事情，“现在没有理由打架了，你那贱女人已经走了。”

10:30: 金发男表示他宁愿待在家和他心爱的女人在一起，而不愿和他这些喝醉酒的狐朋狗友喝这第 20 轮的啤酒。太娘们了。

10:45: 排队上厕所的人非常的多。我走出酒吧在墙壁前解决问题。

10:46: 一名警察走了过来。

警察 “孩子，你必须停下来，过来这。”

塔克 “我停不下来；憋太久了。我必须先解决完。”

10:47: 这位警察看到在 20 码远的地方发生斗殴时，掏出了他的手铐，跑了过去。今晚，连喝醉酒的众神都站在我这边。好吧，稍微站在我这边。

10:48: 我拉上裤链，跑到另外一家酒吧。以防万一。





10:55:在新的这家酒吧,我又开始喝起了。醉意上头,没有协调好姿势,将酒吐到自己的身上。我顿时恼怒了,“你这个调皮的酒精,你把我喝倒了。”

10:56: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的啤酒开始回应我的话。它告诉我不要责怪它,因为我是一个身体笨拙的酒鬼。我相信我也许找到了能够超越原来的“塔克·马克思醉酒”的新水平。称之为‘当无生命的物体和你说话的酒醉。’

11:15:我看到一个女孩正在排队等候上厕所。我不确定为什么,但是我对她非常感兴趣。

11:16:我靠近她。告诉她不要难过。她告诉我她没有被酒吧选中。我说没关系的,下次一定能通过。她说我是个好人。16个小时不间断的喝酒,但是我的孤独贱人的雷达依旧敏锐。

1:30 凌晨:喝了很多酒,调了不少情,过一会我们去了她住的地方。

1:35:她试图让我相信她从没这样做过,她也不是这样的女孩。这让我很难理解。当我的阳具被她含在嘴里时,她刚才的解释就不是很好。这个想法是我最后清醒时的记忆了。





11:00 上午：我从金发男妻子的宿舍里醒来。哈特倒在沙发上昏迷不醒。我全身散发着呕吐物的味道和变味的汗水味。我迷惑了，我是如何来到这里的。

11:01 上午：金发男递给我手机，让我听语音信息。这是我的声音，时间大概在 2:45 凌晨。我快停止住了呼吸，就像我正在奔跑一样：

“金发男，你的地址是什么？你现在在哪？刚刚我才干了一些我在比特摩尔酒吧外认识的妓女。很明显她没有通过酒吧的考验，所以她喜欢我。避孕套破了，我他妈的要赶紧离开这里。我搞砸了。我的那些非法出生的孩子将会是很丑也很蠢。救救我！！”

### 13. 奥斯丁路之旅

译者：

前半部分：考拉      后半部分：Kid 君

校对：[@海兵 Robin](#)

发生于 2000 年 10 月

写于 2003 年 9 月

牛排和震荡的债券市场





早在我在法学院的第三年，我逃课到图书馆里和我的朋友们分享我们夏天里发生的有趣故事。开始时我是他们关注的焦点，因为我刚刚举办完声名狼藉的 Tucker.Tax 慈善拍卖，但是 PWJ 很快战胜我。

他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他经常出入于达拉斯市一个绅士俱乐部，一个和平常的脱衣舞俱乐部有很大区别的地方：

第一次去的时候在那里跳了大腿舞，我还是有点谨慎去触碰她，但是那脱衣舞郎主动拉我的手放到她的乳头上。在第二次跳的时候，她转过身来跳，在全部歌曲的时间里基本都是私处互相摩擦碰撞。我并没有跳第三次，如果我跳，我可以一直跳但是已经和她上床了。她是个很火辣的女人但不是那里最火辣的，最好的在于只是 5 美元的服务费和 2 美元的酒水。

在我们开始说他胡扯之后，PWJ 最后说服我们这个西波拉迷城确实存在。听到后我们都相当兴奋，乔恩.贝宁总结说：“我一直以为在绅士俱乐部（会所）和妓院之间有一条明显的界限，但是你现在却告诉我这界限线灰色而不是亮白色……”

这个地方叫 Baby Dolls，也是我们的圣盘。我们马上计划达拉斯之旅。起初，10 个人全部都去，但是随着出发日期的慢慢临近，各路朋友开始潜水。





Goldenboy 解释说因为他刚从一个星期长的俄罗斯之旅行回来,不想和他的未婚妻分开那么久。我不想去说他这种行为的坏话,因为他要娶她,而且我也真的喜欢她,所以我想这应该是个很好的决定,如果你处在责任和真爱当中,你也会这么想的。

Hate 决定去面试。他因没有工作很心烦,并不像我那么无所谓  
Brownhole 基本就是个只会拍马屁的娘们,他害怕会一起被逮捕从而毁灭了他的政治生涯。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怎么进入我们的团队的。

Credit 正在和一个女孩约会,这女曾经被 slingblade 称其为女性狡辩欺诈史当中最邪恶的荡妇,credit 只是个一直和她约会的没有骨气的懦夫。很显然他谢绝了这个旅行。

Jojo 做了和 credit 同样的决定,当他知道一群白人男孩跑出去惹了麻烦的时候他就决定不去了。

Jon benet 有了个最荒谬的借口。他和他的女朋友要飞去波士顿看公寓而不是进行我们的旅行计划。他的这个女朋友是 credit 那邪恶的贱人女朋友的朋友。去看公寓.....呵呵呵...不能抵挡的事实就是他不会搬到波士顿整整一年的。不过他已经有了退出的原因。

现在只剩下 4 个旅行者:





因为 PWJ 正在复习法律，而且他有很多重要的法律讨论课。幸运的是，他要跟随着他的鸡鸡像探测棒一样的感觉走，所以他迅速的清除了他的之前所有的行程安排。

SlingBlade 的忙碌行程包括独自在黑暗中饮酒和向他的限量版《星际迷航》seven of nine（星际迷航中的美女角色）的海报手淫 所以他肯定去。

EI Bingeroso 早就计划好要去奥斯丁看他的朋友，所以他和我们一起去，他去买一些精美的小礼品送给他的未婚妻让她转移注意力以免她捣乱他的计划。

我成功从去有酒有美女可 XX 的教堂山的旅程中退出来而选择了去奥斯丁。在一个凉爽的 10 月初的周四晚上，slingblade, PWJ, EIBingeroso 和我开始了去达拉斯的旅行。我们四个将很快如圣经中的姓名：瘟疫，鼠疫，饥饿和死亡在德克萨斯州出名。

我们的第一站是在 steak&shake, 一个在夏洛特以外的地方，我们在那里相互讲述了我们年轻时混乱的故事。我回忆起了童年充斥着父母情感不稳定，父母多次离婚，重新结婚(亲生父母之间有七次)，继父母，经常搬家，寂寞孤独和感情痛苦。没有任何一个人关心我的问题，因为他们已经读了我父亲最近的离婚事件（在时代周刊杂志上），所以没有任何其他的详情需要去了解关于我的混乱的状况。







PWJ 告诉我们作为一个陆军上校儿子的尴尬青年，他的斯提克斯牛仔夹克和痴迷于一切车辆并没有让堪萨斯乡巴佬忽视他这异常畸形的书呆子和三位数的 IQ。他不出名，但自从我们没有一个是他认为的正常的本地缺心眼少女的目标以后，我们就不关心了。然而他的年龄（比我们大三岁）给了他我们还没有的智慧 and 成熟，在他镇定和慈悲的外表下，PWJ 可以是这组团体中最阴险的人。事实上，他长得聪明但是没有社会经验，我们很艰难的强制他学游戏，同时也埋下了报应他卑鄙的一面的方法，虽然他往往是我们当中最理智的，但他也是唯一一个将欺骗一个天真的十八岁女孩和他做爱（然而我们其他人只是寻找淫荡的女生和做一些很自然的事）。

Slingblade 款待我们的故事是他的感情疏离、不愿意承担风险和过分溺爱的父母，他父母不间断的大骂他并且在他房间关他禁闭。他的童年是和动作玩偶作为朋友，把任天堂作为保姆。他也告诉我们这个也许是他生命中最典型的故事：他和他最爱的高中女朋友去了不同的大学。他在大学中的第一个学期放弃和他接近的一切女生做爱（有很多），因为他很天真，很爱她，不想欺骗他的女朋友，但是他女朋友并没有同样真诚。因此她欺骗了他，骗了很多。她并没有告诉他直到他去看望她时他才发现有很多男生不断的来她房间问她那晚怎么迟到。Slingblade 并没有处理好他情感上的上的伤。正因为如此，他现在过得很痛苦，因而将他女朋友的通奸归咎于所有的女人。





不过抢尽风头的人是 EIBingeroso。他生长于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有 700 人口的小镇，一个奶品皇后店和一个加油站。他记得他的爸爸让他和他的哥哥跑 100 米计时比赛进行对比。在 6 岁的时候，当他上小学时他很胖而且不断吃肉酱。因此老师就认为他是弱智的，就将他调到特殊教育班。他一直待在特殊教育班直到在他 8 岁时他们给他做 IQ 测试，他们才发现其实他是个天才，因此将他调到天才班。他感到很心烦不安在想到离开提高班时，因为他喜欢丰富多彩而且又频繁的小吃时间。他同时也告诉我们他和他的哥哥在 9 和 11 岁的时候，从锁着的车里看到他们的父亲正在暴打一个抢劫犯，他父亲一直将他的头砸到汽车发动机罩和防护杠上，血溅满了汽车，几乎要杀死了他（后来我见了 EIBingeroso 的父亲，要相信我，他不是个易怒的人，但我对他有强大的恐惧）。但真正让我们尊敬他的是她真的在相恋中并且事实上他有稳定的生活。，虽然他像我们一样是个集体人（partier），但他爱他的未婚妻，他已决定跟着她生活。他很兴奋因为说服了他的未婚妻穿上法国女仆套装去杜克法学院的万圣节派对。

### 第一天：Baby Dolls

我们到达达拉斯时是星期五下午，在简短的小睡后，我们在墨西哥人在迪普艾伦开的餐馆吃了早晚餐。然后穿过马路到为雅皮士设计的酒店类型的酒吧，帕布斯特啤酒和健力士啤酒都随时可以喝，只要可以看得到的都会美型男们都是穿着棕色的徕卡衣服。我立刻讨厌他们每一个人。





我们买了两个投然后决定开始玩沙狐球游戏，刚刚开始我们的第一投，我就发现有两个女孩正在打量我们，一个火辣的白肤金发碧眼的美女（blonde）和一个相当正点的红头发美女（Redhead）。他们盯着我们看了大概 10 分钟。我想和那个 blonde 上床，因此我就开始行动了：

“你要过来和我们聊天还是仅仅站在那边盯着我们？”他们接受了我的邀请，我盯着那个 blonde 乳头，这两个乳头真完美而且很诱人的暴露出来，其实这个美女知道她自己在干什么。尽管我这里几乎是法医鉴定似的看她乳头但我保持我们的对话进行得很好直到 EIBingeroso 做出把所有事情搞乱的行为：“美女，你们为什么跑到达拉斯来呢？”

EIBingeroso 说：“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去一个脱衣舞俱乐部。”EIBingeroso 真是个混蛋。不过感谢这混蛋，我并没有想操他或其他什么，Redhead（有点把我拉到她那边当 EIBingeroso 一直在和那美女说话时）：“你们真的来这里参加脱衣舞俱乐部？”

Tucker：“不，不，我们在法学院有一星期的假，所以我们来这里看望一些朋友，四处玩玩等，不过 EIBingeroso 就是想去看看那个他知道的脱衣舞俱乐部”。Redhead “你喜欢脱衣舞俱乐部？那些地方都是很粗野的。”

Tucker “是的，那些地方确实有点粗野，但我的朋友真的想去，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不认识朋友在达拉斯。除此之外，我喜欢裸露的乳房”。

Redhead “你可以住这里....和我一起玩。”





Tucker “嗯，应该可以吧”也许我会看波多黎各电视台的阿尔夫重播  
EIBingeroso 拽我一下，“老兄，你应该想参加进来的。”（他转身回到 blonde  
那）“那么，你想和我们一起去 BabyDolls？”

blonde “我会和你们一起去脱衣舞俱乐部；我想看那里的大乳房。”

Tucker “你曾经去过宝贝娃娃吗？”

blonde “是的，我在那里试演过一次。”

叮咚叮咚 !!! 头奖 !!! 打电话给老大，我们有了个大赢家。

EI Bing “你喜欢女人？”

blonde “当然。”

太好了，我们已经有了好色情人，现在我们所需的是 70 年代的音乐来开始  
我们快乐时光。

我一撇沙狐球桌的另一头。该轮到我们的了，但是 EI Bingeroso 和我还没有  
投圆盘到十分钟，slingblade 就用他那标准的半无聊和半鄙视的眼神瞪我，  
“另一个荡妇？”当我和随意走动的女生说话时他总给我这个表情，我向  
他做了个手势示意他下来到我们桌子来....然后我看到了 PWJ.

伟大神圣的耶稣，看起来好像他掉进了小银幕大电影（Kentucky Fried  
Movie）的情节。他正在和一个戴着豹纹牛仔帽的白金色蓬松头发的女人  
说话，她的化的妆就像玩猎枪的一样，她穿着紧身的橙色超短裙，很明显  
这短裙是她上次工作在胡特斯时拿过来的，她的腰上围着一条腰带，而且





腰带上有一把玩具枪。她可能会非常有吸引力，比如说在 1986 年。现在她正在垂死挣扎的和时间进行一场必败的战斗

Tucker “老兄，PWJ 正在和谁说话呢？

BlingBlade” 我不知道，一个婊子吧，她用她的水枪喷射他，然后他走开了。她有很大奶头.....丘比特说的”

超过 15 分钟的胡扯以后，这 blonde 搞定了，不幸地，她要 and 那 Redhead 一起来和我们玩，但这个女郎一点都不强烈的期待去 “那样的地方”。现在我面对一个难办的事：我想操 blonde，就是那个给 EI Bingeroso 跳库奇舞(一种色情舞)的那个女郎，唯一让她去 babydolls 的方法是让 redhead 也去。Redhead 已经爱上我了，但是她不想去 babydolls。EI Bingeroso 已经醉了，已经没有用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在芝加哥大学上经济课学到的知识帮了我的忙，这是个经典的囚犯困境；如果我一直关注那 blonde 并且试图获取小小机会去干她，我可能会失败那就没逼可干，我们这队人在脱衣舞俱乐部中就没有女同性恋的行为了，因为他们两个都不和我们一起不去，我们就失去了这两个。但是，如果带红头女郎和我们去，不管 blonde 而去搞定 redhead，他们两个都将会和我们一起去 babydolls 那里。也就是说我可能不去操那个降低了我寻找乐趣机会的 blonde，但是我会通过让这两娘们和我们去参加脱衣舞俱乐部给这





队人最好的机会去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可以看到如果这对 tucker 有好处，他肯定会是没有无私的。

Tucker “redhead，来吧，我们都去哪个俱乐部吧，这将是个美好的时光。”

redhead “不去那里，你知道的，那里的女人不会对你感兴趣”

Slingblade “这就是你说的不对了，她们会坐在我的大腿上并且说她们爱我。” Slingblade 经常说出这种类似的傻逼话。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人找不到 B 可插的原因。并且他没有自信心，不敢对女人进行感情因为他认为那些都是骗人的荡妇。

Tucker “谢谢混蛋婊子，你为什么不去看深空九号呢，这些事就留给我吧，鸡巴？”

我把这 redhead 从没 B 队长那里拉开” 来吧，情人，会很好玩的，你的朋友想去那里 ”

Redhead “我不想去那种地方，太恶心了。”





Tucker “是的，我知道，但是我要去那里，我们可以一起在那里转转啊，我们会让那些女郎和我那朋友玩，让他看那些裸女。然后我和你就随便在那里闲逛。” 我伸出手并拉她的手。

Redhead “你们为什么不和我待在这里呢？”

Tucker” 好的，让我们一起待在一起....在俱乐部里 ”

Redhead “但是我不想去那个俱乐部”

Tucker “但是我想去，和你，我们一起”

Redhead “我不喜欢那里”

Tucker “你去过了吗？”

Redhead “没有”

Tucker “我告诉你吧：如果你和 blonde 一起和我们去。我敢保证你和我可以坐在一个没有人打扰的角落里然后互相深深地看着对方的眼，这肯定会很浪漫。我们一直会看着对方的眼，我们不会看到俱乐部里的所有场景。”  
自己听到自己说的话，我自己差点都吐了。她思考了一下。

Redhead “不....我就是不想去，就是不想”

这他妈的太棒了，我的能力是有限的，但这就是胡扯的相互看着对方眼睛。

Slingblade 和 eibingeroso 懒于这么做，并叫 PWJ 从那水枪牛仔荡妇回来，然后开始离开。红头女正在试图说服我留在这个吧陪她，她几乎是恳求我，在我知道这情况之前，我的朋友们已经离开了门口。





我开始走向门口，Redhead 还拉着我的手臂就像七鳃鳗。我想做一个得失分析：可能把 Redhead 钓到并和她上床或者有明确的俱乐部里的赤裸女但是有很小机会钓到她去上床。我需要在我们的深夜活动中搞到 Redhead 。

Tucker “今晚早些时候你想和我出去逛吗，我的意思是，在我们离开这里之后会出去逛吗，像你家那里？”我的语调并不狡猾。

Redhead “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我得早起”

Tucker” 早起？为什么”

Redhead “有一个 Young Life 会议”

Tucker “我得赶紧追上我的朋友了”

尽量在她的面部表情变化之前我得快步走出这个酒吧（旁白：Young Life 是个信封正统基督教的青年组织，专门宣扬禁欲和各种各样的荒谬的思想我在初中和高中搞那些女孩时得了很多次的花柳病，不过不会再出现了。）

坐在去 baby dolls 的小车里。PWJ 说明了他的小小冒险：Tucker “老兄，你他妈的刚才和你聊的那个女人是谁，她在哪里买到的制服，在荡妇-R-美国 清仓销售那里？”







PWJ “我不知道，她在那里工作，她有一把玩具水枪挂在腰上，她跟我玩水枪有问题？”

Tucker “她在那里工作？我猜没有人关心如果她花 30 分钟和你谈话，很明显，他的工作贬低了自己并且聊起来很怪”

PWJ” 你不理解.....这不是最好的部分。我知道了她的约会理念：‘不要搞你公司的人，不要搞你的朋友。我已经都试了很多次，但都没有用，我差点吐出我嘴里的酒当我听到她说我宁愿养猫而不愿要小孩，我引用她的话，‘你不用坐牢当你的猫升天时。’”

我们开始喜欢德克萨斯州了。Baby Dolls 没有做什么就让我们疯狂火车脱轨了。

Baby Dolls 应该是所有其他脱衣舞俱乐部的榜样。它的霓虹灯和标志在距离几英里的位置上就可以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粉红色一层楼高的建筑独自矗立在泊油路旁，四成楼高广告牌上面有几乎赤裸的美女。入口是两个巨大的装饰着黄铜的木门和两个保镖。门由粉红色的雨棚覆盖着，长度大概有十步路长。巨大的椭圆形舞台的两侧有四个小舞台纵向延伸，每个舞台都有一条黄铜杆从地板连接到天花板。所有的墙壁都是由玻璃做成的并延伸到天花板。两个综合吧，还有两个啤酒吧，这里都是的女调酒员和女酒吧服务员。最重要的是：她们都是裸的，没有乳头罩，没内裤，没有胯部





带，在你和她之间没有什么挡住你的眼睛，都是性感美女的肉....除了钞票。这些女比火辣还火辣，几十个难以置信的漂亮和性感的女人啊，每个都是面带微笑。

24 岁，是我的极乐世界

我们坐下后两个舞女马上过来，性感的那个至少 5 分 11 秒，金色短发，光滑，几乎是奶油色肌肤，华丽的假乳房。乳房很圆并高高的矗立在她的胸上。

她坐在 PWJ 的大腿上。

脱衣舞女 “那么你是干什么的？”

PWJ “我是一个学法律的学生”

脱衣舞女 “哇。。你是去 SMU(美国南卫理公会大学)读”

PWJ “不是。。。我在杜克大学”

她用茫然的眼神他，几秒钟以后，几乎可以在她的头顶上看到思想泡沫里的闪烁烛光。

脱衣舞女 “你的意思是叫杜克的那个杜克大学？”

PWJ 停顿一下并笑着说 “是的”





她用可疑的表情看着他“噢，好像我从来没听说过一样，我猜一下，你是去哈佛上大学。”

PWJ “不，未必是。。。 ”

PWJ 在普林斯顿大学肄业的。我不再关注她了因为虽然我喜欢美女但是我讨厌愚蠢的，并且看到这两组合就把我搞怒了。还有就是，她的奶头并不能喷射出伏特加而且我现在需要喝酒。

我找了个服务员并开始喝起来了，我杀气腾腾的开了 16 个小时的车来到这个脱衣舞俱乐部，如果我在这里什么都没干，拿我真的该死。为了实现不自己喝醉并能有一些事发生，我得和酒吧服务员交朋友，Liz.尊敬的读者，让我解释点事：在绅士俱乐部这是个普遍性规律，这规律就是和里面的服务员聊天比和脱衣舞娘聊好玩，然后会更容易去操他们的顾客。他们没有时间紧迫感，因此他们更容易开玩笑。这些屌丝经常给那些脱衣舞女很多小费，但是不会给这些酒吧女服务员小费。因此，和女服务员交谈比和脱衣舞女交谈要好得多。而且，这些服务员上班时是不会 high 或者醉的，然而舞女几乎都是处在神志不清状态，所以，和服务员交流会真的得到一些东西的。

最好玩的事就是她们会一直认为她们比那些舞女好；在她们的心里会有一条明显的界限把自己和那些脱衣舞女分开，因此，和酒吧女服务员上床会比较容易。脱衣舞女都厌倦，疲惫不堪，因此她们有很合理的理由去讨厌





男人。而服务员的防御心里很小，她们习惯于被忽略，当你关注她时，她将会对你回应。我和 Liz 进行一些无恶意的打情骂俏和给她好的点子后，让我的朋友和我得到了喝不完的酒并且有妖娆美女陪我们。阅读和学习的伙伴们，让我们回到现场吧：

Slingblade 在俱乐部里找到了一个很性感的美女给他跳舞，在她拿他的钱之前，她试着跟他说话，并且看起来是真的对他有兴趣而不是脱衣舞女身份上的兴趣，这可能和他的说话刻薄，冷幽默和她无能的继父没有给她成长情感有一定的关系。Slingblade 应该怎么做呢？他有没有对她调情呢？他至少尝试去升级这形势吧？当然没有，他将他的手指放在她的嘴唇上，耐心的解释他宁愿沉溺于 Drano 而不愿再听她说话，并且用命令语气说“少有声电影，多点乳房。”这孩子病的不轻啊。

很明显，关于 PWJ 的事就用“sucker”来说，因为另一个脱衣舞女来到他身边并将手遮住他的眼睛，害羞的对她耳朵说些情话。她叫 UGLY，她的脸看起来像失去了一场疯狂和 Roto-Tiller 的战斗似得那么难看，这个女人掉了一些牙齿。我认为她的左眼有泪状纹身，虽然我不敢肯定。我在我的喉咙上做一个切割手势并大声说：

“老兄，她没有魅力，把她的衣服穿上然后学习怎样做个型男，不要干她，你是个年轻的男人！”





有时他并没有记住我的敬告，她坐在他的大腿上，PWJ 告诉她他不需要跳舞，但是她说没事的，然后继续做在他的大腿上和他说话。我想大声地说给大家听，动物园是否知道他们丢了只三只树懒。她不高兴了，操他妈的，她那奶子下垂和长得像 Adrian Brody，这都不是我的错。PWJ 不理我然后继续交谈。当我听到她说，“是的，我有两个心形纹身在我的屁股上，但是后来我怀孕了然后我经常抱我的儿子在我的左边臀部。现在这纹身看起来像番茄，”我站了起来，我宁愿把我的JJ 连根拔起来而不愿再多听脱衣舞女闲谈一分钟。

我四处闲逛并和服务员、调酒师和舞女调情，拿着两杯伏特加和碳酸饮料....然后事情发生了：我看到了 EIBingroso 的未来妻子，实际上不是她，那将会是个故事，但是她看起来确实很像 EIBingroso 的未婚妻。这犹如幽灵般的。我立刻走到她站的地方然后站那里等待她结束给其他跳男人的舞。那男不怎么高兴了，不管怎样，兄弟，你穿个 Detroit Red Wings 运动衫来这种地方，你明显逊毙了。

我付了她足够的钱让她给 EIBingroso 跳两支舞，然后还有另外的 10 美元，我跟她说她必须告诉他她的名字是 “Krity”（他未婚妻名字），然后其他的都不要回答。我给她指了指 EIBingroso，然后她走了过去并介绍自己，“hi，我叫 Kristy,晚餐在火炉上，宝贝”





看起来像是过了 10 分钟之后，我浏览了一下，她只是坐在那和他聊天。好吧，也许她只是在让他热身。过了几分钟之后，还是老样子。如果 EIBingroso 不让我花的钱值了，那我真是讨厌极了。他就是这种给她钱而不跳的类型，考虑这会妨碍他和她未婚妻的关系或者这一类的废话。我走过去然后插了 EIBingroso 说到了一半而且我前天刚听他说过的故事的嘴：

EIBingroso “是的，我很小的时候我长得很肥。你知道在 K-Mart 小孩的牛仔裤只有三种类型：小，中，强壮结实型，我只能买强壮结实型。”

Tucker “EIBingroso,他妈的，舞女未婚妻将要给你跳舞吗？”

EIBingroso 看起来很困惑，“你在讲什么？老兄，她已经全部跳完了，她现在只是闲逛而已”

也许我比我感觉的还要醉。

我找到了 Liz 然后又问她我喝了多少酒，她用 EIBingroso 看我的眼神看着我，“Tucker 情人，你在说什么？我不理解你的话。”

我猜我已经神志不清了。

我试着蹒跚走回我的位置然而一个很火辣，撩人的舞女抓着我的腰带然后把我推向了她自己。她穿着老虎条纹紧身衣裤就犹如画在她身上，也就是说她那将要溢出的乳房暗示着她的衣服紧紧覆盖在一些点上。她向我微笑，我也以微笑回应。花了我好几秒钟才找到她的眼睛。她对我说了些话，但是我不理解。我假装听了 3 分钟然后打断了她：如果现在正在我和你约会，





我绝不会离开这个房子。我绝不会离开你的一般阴道区域，除非它在你的脸上。”

她认为我很好玩，她真的很想给我跳个舞。我告诉她我是个饥饿的律师，所以没钱可付。但是有一些关于她的东西。也许是因为灯光，也许是她的好斗态度，也许是她的平民区战利品，也许是她的 36 D 的假胸吸引了我.....也是这 3 杯玛格丽特，6 瓶啤酒和 15 瓶伏特加俱乐部，但是给了我在那里正确的方式。

我猜她看到了我眼神里的默许，因为没有更多的考虑，至少我记得，她就把我拉回一个在俱乐部的后面的隐蔽位置并跳起了舞。到这时候，我醉了，我甚至知道我醉了。

BabyDolls 的另一个特征就是：脱衣舞女们会鼓励你去碰她们的身体。我无情的不断使用这个特权，我满满的抓她们的两个漂亮的假乳房。我用力的捏那两个乳头，我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点水和一些活性干酵母然后我就可以自己做面包了。临近舞蹈结束时，我确实突然想植入盐水。这些东西都是非常耐用的。

跳完后，她依偎着我，两个乳房正在我的下巴下面。

Big Tits “你想去其他地方吗....更加私人的？”

Tucker “是的，当然...去干什么...？”





Big Tits “如果我们有个房间，我们可以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

Tucker “任何事？”

Big Tits “任何事”

Tucker “ok”

Big Tits “一个房间 300 没美元，另外，一般要多加 100 美元。”

Tucker “那么就是 400 美元了。”

Big Tits “嗯嗯”

我沉思了一下。我含糊的想起了一直在我额叶的我曾经遇到这样情形的一个道德上的困境。这情形提供给我的是够清醒的去思考什么才是我原则上的伦理系统或者什么才是伦理系统。

这次醉得只能让我考虑价格问题。谢谢芝加哥大学的经济课。

Tucker “我给你 20 美元”

Big Tits 笑着说 “不，是 400 美元，宝贝”

Tucker “好吧.....22 美元”

Big Tits “你真可爱，好玩；350 美元我就做”

Tucker “25.”

Big Tits “325”

Big Tits “325？”

Big Tits “我要给俱乐部一小时 100 美元的房费。”

Tucker “我坚持不了一个小时.....我给你 28 美元吧”







在我们定下价格之前我们继续谈了至少 10 分钟。

55 美元半个小时。

我可以写一本关于谈判的书了。如果像我一样醉了，你就可以相信她可以赚 5 美元。

当我看到我的朋友，两个小时和 55 美元理智花费之后，他们正在停车场里吃从一个家伙买来的在他的雪维特汽车后面贩卖的稀松的 joe' s。不用说，他们看到时我很吃惊。但是在伏特加使我混乱的脑中，我有一个可防御的位置：

“老兄，我必须这么做。我怎么能拒绝这么优惠的价呢？这可是原则问题啊！”

第二天：德克萨斯州展览会和大使馆套房故事

第二天我们醒来时我们在我们各自的房间，还散发着臭气的发胶和酒吧的烟雾味。我们打包好了就去了奥斯丁。在去那里的路上，我们看到了巨大的标牌在路边。

“这条路通向德克萨斯州展览会”

EIBingroso 几乎得了操蛋的动脉瘤，“噢噢噢!!! 我们一定得去，我们必须得去！兄弟们，德克萨斯州展览会!!!”





这是我见过的最疯狂的卡车和乡下人和便宜小装饰品狂欢节。Sling Blade 得了个漏洞行煎饼，我得了 Slushee.PWJ 爱上了“典型”（读：JJ）的汽车，但是只有 EIBingroso 真正走进德克萨斯州展览会的本质。他和一个很肥的、褐色牙齿的穿着沾满芥末污渍 WWF 男性 T 恤的乡下青少年交朋友。这个贫穷的小孩看起来像他拥有和一只羊狂欢错开的文化智商。我看到他们在那边视觉游戏的旁边，然后他想我们招手。

EIBing “伙计们。看到这些东西了吗？（手指向游戏）这个叫‘震惊。’你握住这些金属手柄，它通过你不断的增加电量。随着电压不断增大，你的分数也会增加，如果你能一直这样拿着保持到最后，你就赢。然后这个小子，（jethro），认为可以做到。”

Tucker “你要赢什么”

SlingBlade “一个免费的电休克治疗，很明显嘛。”

PWJ “你肯定不能拿不了几分钟”

Jethro “操”

EIBing “好，兄弟，要表现出最好的，我们甚至已经把钱放进去了。”

随着 PWJ 把钱放入机器和这个乡下小子搓他的手以及做精神上的准备，我把 EIBingroso 拉到了一边，他咯咯地笑就像在 Hello Kitty 商店里的日本女学生一样。

Tucker “老兄，这小毛孩是谁啊，这他妈的在干什么？”





EIBingroso “我看着他紧盯着这个东西然后我打赌他做不到。他已经尽力了。老兄，我之前见过这个东西可以击倒 250 磅的大家伙，在内布拉斯加州他们可是不合法的！这太棒了。”

这个年轻的乡下结实的站好了姿势，摩擦他的脸，在他的手上吐了口水，并摩擦他的双手，然后擦到他的衬衫上，我们开始给他喝彩：

EIBingroso “好.....”

Tucker “虎视眈眈”

PWJ “没有搞死你的东西会让你变得更加强”

他对他自己喃喃自语了一些励志词。按下了开始按钮然后拿起了两个金属手柄。在刚开始的几秒钟里他还是很好.....

然后他的手开始抖动。

然后他的肩膀。

然后他的躯干。

然后他的头。

然后他的嘴巴开始起泡沫和到处流唾液。

然后就有奇怪的，喉音的，兽性的呻吟声从他那发出来。他还是抓着手柄不放，当一个年长的女人把他从那个机器推开始时他的全身在猛烈的抽搐。他倒在了地上然后那个女人堆他大骂。

“jethro，远离那个东西”





我不知道我是否曾经像这么大笑过。我躺在德克萨斯州展览会的柏油热地板上，卷缩成一团，当我的手捂着我的肚子上的肌肉和捧腹大笑时我的眼泪哗哗的从我的脸上流下来。当他的妈妈擦掉他脸上的唾沫时我可以向上看到他脸上的困惑、发呆的表情并且他的手臂还在轻微的抖动。

我真的希望上帝有可以宽恕基督徒的索赔。

我们到了奥斯汀然后在 The Embassy Suites 入住。小睡之后，EIBingroso 叫了他的朋友，然后我们在第六大街一个叫 Cheers Shot 酒吧的地方见面，里面有我，PWJ，SlingBlade，EIBingroso 和他大学的三个朋友，Thomas（来自故事：那个晚上我们差点死了），“Dirty”，和 “Mermaid”。我们进入那里时大概是在 8 点，酒吧里面几乎是空的。这不是个问题，我们可以自己做出一个 party。Mermaid 告诉酒保，“7 杯圣火辣椒（Dr.Peppers）。”

这时，我并不知道什么是圣火辣椒。酒保拿了 7 个品脱杯子，每个都是半满的淡啤酒，在吧台上呈锥形体一字排开。他用意大利苦杏酒装了 7 小杯，大概 90%满，然后用巴卡迪 151（古巴的一种朗姆酒）放进去作为最后一步，然后把他们放在一字排开的品脱杯子上。他吸了一大口的巴卡迪 151 放在嘴巴里，把一个燃着的打火机放在嘴巴的前面，然后把他嘴巴里的酒精吹到了火焰里，然后就有巨大的火球滚到小酒杯上，每个杯子都点燃了。当它们还在燃烧的时候。他把第一个小酒杯推倒，产生了多米诺效应，每





一个小酒杯都倒进了品脱杯子，灭掉了火后这酒已经变得很炙热了。我们每个拿了一杯酒然后喝了。如果它喝起来真的不像辣椒我真的要诅咒。

我认为喝酒是我见过的最酷的一件事，作为一个 OCD(强迫性综合症者)，我要在试一遍，再一遍，再一遍。6 轮的圣火辣椒下来后，我有点模糊了，而且我们差点让这个酒吧着火了。其他人注意到我并警告我说：那些东西可是杯子里的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啊。你认为它们无害并且不是很烈，然后你知道的，下一情况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后你裸露的在酒吧的浴室里，并且有 5 个女孩围观你，然后拿你的四角裤到单身聚会上因为有一个女孩很可爱并且告诉你你的屁股很好看。预先警告。

在小小的惨败之后，我们到街对面的决斗钢琴酒吧。我发现 2 个钢琴手中的一个盲人。我们基本上就是两条腿的走狗，这描述太符合我们的本性了，我们的焦点放到这个盲的身上。

我们已经给了他 20 次的有歌名在上面的纸条。最后，那个盲钢琴手停下弹琴并说：“嘿，白痴！不要再给我写推荐歌名纸条了，我是个瞎子，我看不到它！”

一个服务员走过来把纸条拿到那个看得到的钢琴手那里，然后他突然爆笑起来以致不能再继续弹琴。他把音乐停了下来并对着麦克风说。

“好，我会很乐意去弹这些歌，但是，很不幸，我不会弹里面的任何一首。让我们看看 Phil 是否会他们是：





请你自杀

Ray Charles 不想做黑人吗？

我想偷你的钱包因为你看不到我是谁

你曾经意外的操过山羊吗？

你瞎是因为你小的时候你手淫太多

我将要点燃你的头发

到浴室来然后我就可以给你口交了

我打赌你操过丑女因为你看不到她的脸长什么样

我在你的鞋子上小便过当你在小便池小便时。

.....等等,Phil,你知道它们吗？这难住我了。”

这他妈的太棒了。讽刺之处在于大多数的客人都惊呆了，这个盲人笑得屁股朝向了我们。我猜想有时候残疾人真的很有用。

几杯啤酒下肚之后，我们去了另一个酒吧，又去另一个酒吧，又去另一个酒吧，毫无无止境。这个晚上特别好玩，对于我们来说，因为我们不是好人。这里是我们那天晚上在第六大街的各种酒吧上的各种行为的精选：

我走到正在互相签名的耳聋人那里然后开始和他们签名。我实际上是知道美国语言手势的因为在芝加哥大学我的外语课要求我选手语课，后来当我用手语问他们最火辣的荡妇在哪里时，PWJ 坐到我的旁边并说，“tucker，我都不知道你会手语”





•在从一个吧玩到另一个吧时，PWJ 看到一个漂泊车手 El Camino 用车的液压性能在第六大街上弹上弹下。他靠着一辆小车骑然后开始和小车弹上弹下并且对着一个明显是拉丁裔血统的司机大喊，“好车！”，这司机回他一个厌恶的眼神并且大骂“滚开，离我的车远点，否则我打爆你的头。”

•当然，肯定有女人，数不尽的女人，大概有上千个，大部分都是性感的而且他们都醉了。这里我有一些互动过程中的录音：

Tucker “嘿，你叫什么名字？”

Girl “我叫 Pocahontas”

Tucker “好的，婊子，我他妈的名字叫 John Smith”

Slingblade (在酒吧里小声说) “tucker，这不是个好游戏”

Tucker “你结婚了吗”

Girl “是的”

Tucker “你的婚姻好吗”

Girl “非常好”

Tucker “所以我们没有机会接触了？”

Girl “没有”

Tucker “好，那你有没有朋友长得很火辣的而且不故作正经的？嘿-你要去哪里？我只是开玩笑！其实我尊重圣洁的一夫一妻制，荡妇”

•PWJ 曾让我做他的僚机，而他把的女孩却极其丑陋，我试着尽快结束这一切。Tucker: “你怎么不和我讲话，因为我阴囊上有脓疮？”女孩觉得我很滑稽，所以我不得不拿出我的杀手锏，我说：“你的备胎是汽车还是重





卡？”而 PWJ 问我发生什么时我就装傻：“我不知道，我在帮你，而这个姑娘不怎么喜欢我，你知道的，我不能让所有女生都喜欢我。”

• Dirty 照了一张我和一些女孩在一起的照片，对女孩说：“你可以在 Poopsex.com 上看到这些照片哦。”女孩快步跑开了。

• Sling Blade 通常是他迷人的 gin-drunk。那天晚上他的话术从令人可怕到明显令人厌恶再到接近犯罪。他一贯的把妹手法是：我向基督发誓，根据 Megan 法，我有义务告诉你，我是一个性侵犯者，那么你呢？你叫什么名字？我让他停止说这样猥亵儿童的话，他换了一种方式：哦，你在吸烟啊？在你吸完这根死亡棒棒后，请你给我提些建议，我该喝那款伏特加呢？”或者是：“嘿你好，我们跳过客套的部分吧，请叫我柯克船长，你能在我的车后座上给我撸一管嘛？”他就是这样一个小伎俩。

• 这是这个晚上我最喜欢的互动：

Tucker: “你介意我和你调情吗？”

女孩：“那请你先把裤子脱了~”

Tucker: “哦不好意思，你叫什么？”

女孩：“blah blah blah.....”

Tucker: “你有龅牙，哦等等，快回来，我觉得那很性感！”







•SlinBlade 不知怎么钓上了个性感的女孩，而他没想到的是，她居然是个对他感兴趣的妓女，我对这件事很好奇于是和她聊天，我马上发现了缘由，这女孩才刚 16，或者 17 岁。SlinBlade 低声对我说：“这在德克萨斯州被律师称作结婚的法定年龄”，现在只有一个障碍阻碍 SlinBlade 搞到她，她不相信他会和她去奥斯汀高中。她问他吉祥物是什么，他便说她无知，想从他那套出信息。

我想出一个方法可以解决这个困境，我让 SlinBlade 用轻声告诉我答案，然后她来猜，我来告诉她是否正确，她同意了。他假装在我耳边耳语了几句，然后我告诉她，“除非这个吉祥物是‘我将要把这个女人打得没意识为止并且用拳头打她屁眼’，他没去过奥斯汀高中。”他并没有忘记我。

PWJ 和我正在和一些女人聊天，PWJ 似乎和他们的老大相处得很好，当她看穿他的胡扯时，

Girl “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吗”

PWJ “不记得了”

Girl “有吸引力”

PWJ（转身向我）“tucker，这些女孩不会和我们睡觉 7 次的，现在是时候继续向前迈进了”

这些有趣的小游戏都很好，但是将要接近关门时间了，我们还没有什么前景呢，因此 tucker 开始变严肃然后去做他最擅长的：把一些妹子。到了这





时我们已经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slingblade 和 PWJ。我看到了 3 个妹纸的组合，他们一一认识了我们，然后我们吹了一些笑话，我们这组人已经做好搞好他们的准备了。终于有效果了，我把了个性感火辣的，slingblade 把一个漂亮的，PWJ 把一个肥的。我把这个丰满的女人给他因为我知道他喜欢大奶，这个女人的每个奶犹如他的头颅般大。当他喝了些啤酒之后，大奶会让他想起其他的顾虑：肥胖，面容，不注意个人卫生等等。

大概一两圈下来，他们同意和我们一起到 Kerbey Lane 吃些东西，一个很晚的晚餐。当我们向车走去时，我们看到了十几个警察，有一些在马背上，正在追捕一些闲逛的喝醉的家伙，用警棍无意识的打他们诸如此类。看到这样的场景我笑了。这些女生吓得喘不过气来了，slingblade 过去帮警察打他们。PWJ 干什么呢？他跑跟着警察后面大叫然后我一个字一个字的引用他的话：

“我是律师，我向上帝发誓，我会根据 1983 第四修正案维护那个男人的权力！！！”

PWJ 和我正同一些女孩聊天，PWJ 似乎和女生的头目相处很好，女孩看穿了她的废话，问：“你记得我的名字嘛？” PWJ：“不记得” 女孩：“真有趣。” PWJ【转身朝向我】：Tucker，这些女孩不会和我们上床的，走吧。” 这些有趣的小游戏都让人玩得很尽兴，但是快到关门打烊的时间了，而我们没有地方可去，所以 Tucker 不得不严肃起来去做他最擅长的事：把妹。这个





时候，我和 SlinBlade、PWJ 已经分开了，只剩下我。我找到 3 个女孩，和她们每个喝了一轮酒，开了一些玩笑，她们热情被我点燃了，方法奇效了。我把到了性感的女生，SlinBlade 把到了相貌出众的女孩，而 PWJ 把到了胖女孩，我分配给 PWJ 丰满的女孩是因为 PWJ 抵制不住大胸的诱惑，而这女孩的胸部大得无法形容。PWJ 喝了一点酒，之后便“饥不择食”，无视了大胸女那肥胖的身躯，丑陋的脸庞和糟糕的个人卫生等等。

又喝了一两轮酒，女孩们同意和我们去 Kerbey Lane 吃夜宵，正当我们走向汽车时，我们看到一群警察，有些骑在马背上，追赶着喝得烂醉的酒鬼，用警棍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将他打懵了。看到这个场景我笑了，而姑娘们则惊恐地尖叫着，SlinBlade 帮着警察打酒鬼，PWJ 在做什么呢？他追在警察身后叫喊着，我逐字帮他引述：“我是个律师！我向上帝发誓，我要上用 1983 年第四修正案去保护那个男人的权利！”

是的，我这朋友就是个白痴，除了这个，这件事得到了很好的收尾，因为我成功地说服了女孩：PWJ 是个著名的刑事辩护律师，我们曾和他一起去过法律院校，所以女孩没有觉得 PWJ 就是个白痴。我救我朋友的次数都超过 Goose Gossage 的救球次数了（注 Goose Gossage：美国职业棒球联盟球员）。我们坐上汽车，开往 Keybey Lane。途中我在后视镜中看到 PWJ 正使劲亲吻着女孩，很不幸地，我在这时往下看了一下，我看见他的手伸进了她的裤裆里，是的，没错，就是裤裆里。肘部一下我几乎什么都看不到，不过这几乎已经使我失去了胃口。尽管看到了这一幕，但到了饭店我





还是饿了。我知道身边这位性感的女孩等下会和我上床，所以我想赶紧吃完进入正事。

我拉着女孩的手走向饭店，她扭头和她身后的朋友喊着什么。当我走过一个灯架时，我听到了一声闷响，紧接着是尖叫：“啊！我的脸。”我转身看到女孩蜷着身子倒在地上，捂着脸痛苦的呻吟，我拉着她走的时候不小心让她撞上了灯柱，她的朋友们赶忙上来查看她的伤势，我就站在那，看着我今晚的猎物就这样没了：“好吧，我想是我没做好。”然后我走进了饭店，真希望和我女儿约会的男人像我一样这么倒霉。

在这之后，我成了坏人，餐桌上所有的女孩都冲我皱着眉头。SlinBlade 也很不高兴，显然今晚他的女人已经不是处女了，所以他认为她是个毫无羞耻心的妓女。他对女人很有偏见。

PWJ 已经喝得烂醉，他非常的开心。我瞥了一眼 SlinBlade，我们在一起把妹很久了，有些事不用说就一目了然 - 他觉得餐桌上的这些女孩没有价值和意义了，想不打招呼直接走人。我也是，但我得确认我的朋友被照顾好。Tucker：“PWJ，我要去上厕所，你一起来嘛？”PWJ：“不，哥们，我没尿意。”我用力连续踹了他几下，他只好跟着来了。Tucker：“哥们，‘弹簧刀’和我要走了，你和我们一起走还是你要和这姑娘上床？”PWJ：“我不知道，我觉得她有点胖。”PWJ 已经喝得烂醉，眼睛都快合上了。此时我叫他做什么，他就会做什么。于是我对他说：“哥们，你应该和她回去，她





没有那么胖，而且她胸部很大，知道嘛？要是我，我一定和她上床。” PWJ:

“是的，她胸部真的很大不是嘛？我喜欢胸大的女孩，我要和她走了，谢谢你哥们，你真是个好兄弟。”

我们回到餐桌上，我坐了 30 秒，看 SlinBlade 的眼神，我俩同时起身向门口走去。性感女孩问：“你们俩去哪啊？” “去卫生间。” 我回答。“卫生间在反方向！”

直到我们回到 Embassy Suites 的房间，我才发现我非常的内急，想拉屎。你有没有试过醉酒醉到大小便快失禁还浑然不觉？当时我就处于这种状态。我都快把裤子完全脱下了，SlinBlade 像条蛇一样滑过我身边，抢先占领了洗手间。好吧，我跑去换下酒吧里的衣服，套上一件 T 恤和一条粉红色拳击短裤，当睡裤的那种。我耐心地等了三分钟，然后开始锤门，冲他尖叫如果他再不出来，我就拉在他床上。

很快他打开门，笑得前仰后合，说道：“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最壮观的一泡屎。我刚刚把马桶给整残了。”

我朝洗手间里面瞄了一眼。看上去像开天辟地。马桶汹涌翻腾，棕黄色的粪水溢得满地都是，水箱发出恶魔般的呻吟。

这个傻逼把旅馆马桶堵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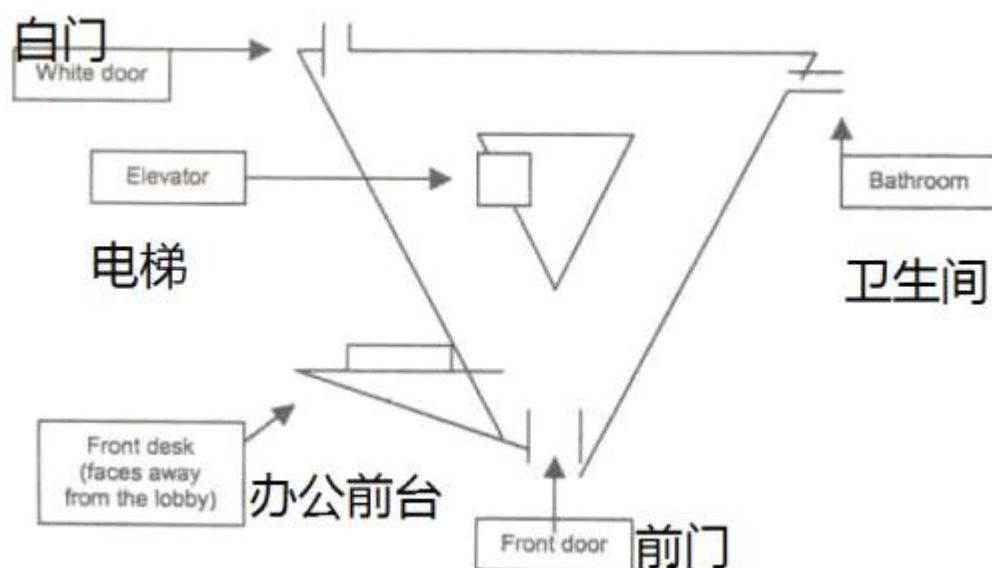


旅馆里的马桶都是大号的工业品，特意设计成那样，以承载日复一日的巨量排泄物。它们强劲的抽水马达足以冲下一个婴儿，然而，一身骨感，只有 165 磅的 SlinBlade 却把我们的马桶报废了。

我慌了。我对着 SlinBlade 一通乱嚷，具体就是：“我操你干了啥啊？！”然后撞到台灯，夺门而出。小乌龟已经露头了，不管我在不在马桶上，它都要钻出来。

我估计大堂里有厕所，所以一路冲下楼道，撞进电梯。到了大堂，没看见哪有厕所，于是我跑过转角来到前台。前台背对着大堂，此时是凌晨四点，那儿空无一人。我狂按铃铛至少一分钟——滴玲滴玲滴玲滴玲滴玲滴玲滴玲滴玲——直到一个郁闷的女人走出来，一脸睡痕，她告诉我厕所所在大堂的角落里。

情况很难用语言描述，我还是给你画张大堂平面图吧：





我绕过前台，面朝大堂，意识到自己不清楚她指的是哪个角落，已经没有时间回去再问清楚。这时我看见左手边走到底有一扇白门，于是摇摇摆摆地朝那奔去。为什么摇摆？因为我必须按住两片屁股，阻止它爆发出来。没错，我在用双手压住我的屁股瓣。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辉煌时刻。

我狂飙进去，几乎撞断门锁，然后听见一声大叫：“啊咿咿咿！”，差点把我吓出屎来，真的。我往后一跳，发现这是门房的小隔间，里面有个矮小的墨西哥女人。刹那间，我想拉在门房的水桶里，但没有这样做，主要因为有女士在场。

我尽量表现得绅士，虽然我就要拉在裤子里了。

Tucker：“卫生间在哪？”看门人：“不，我不会说英语”（此处为西班牙语）

Tucker：“什么？呃.....DONDE ESTA FUCKING BANO？”（此处为世界语，不懂了）看门人手指着大厅对面说：“那，那。”她指着大堂另一头。在离我 60 码的大堂尽头有一排门上写着“盥洗室”几个字，就是前台女人说的地方，只不过在大堂的另一边。

我只有半秒钟时间去做一个重大决定：我可以冲刺过去，期待自己不会半途失禁，或者，我可以把大拇指塞进屁股，一路蹒跚，熬过这 60 码，到达自由的彼岸。我的决定很干脆：全力冲刺。

高中的时候，我玩过橄榄球，打过棒球和篮球，至今体魄强健。我曾跑过





警察的追捕，跑过恶狗的追赶，还曾在肯塔基躲过车里的乱枪扫射，但此时此刻是我一生中跑得最快的一次。即将被人类排泄物覆盖的恐惧是最强大的推动力。

不幸的是，我不够快。大致过程是这样的：

- 跑出 20 码，我感到短裤开始滑落。
- 跑出 30 码，差不多一半距离，我的臀部慢慢爆开，两腿上有湿滑感。
- 跑出 40 码，短裤掉到大腿半截处。我拼命想拉住它。
- 跑出 50 码，我感到浑身湿滑，小小的块状物溅到耳旁脑后。

等跑完 60 码到达厕所门口，我已经彻底崩盘，拉得浑身都是，粉红短裤里惨不忍睹。

我一边脱下裤子，一边砸门而入。粪便沾满臀部，我胡乱抹下、甩掉，杀进第一个隔间。我扑通坐下，立刻滑倒在地，因为我的屁股上满是湿漉漉、滑溜溜的屎。与此同时，我的洞口向外强力喷射出废弃物。终于，我坐稳了位置，两分钟内放掉了 20 来磅的重量。

在这番超级冲击波的间隙，我注意到马桶已经塞满了屎尿，于是我冲了一下。果然，马桶溢了。爽。我转战到下个隔间，继续伟大事业，不过这次我礼数周全，每隔几秒就冲一下。

拉完之后，我筋疲力尽，严重脱水，眼睛被粪屑刺痛。厕纸根本不够清理







我的身体，让我狂笑不止。我脱下 T 恤，发现它背面全是小小的粪便块，那些沿着我的腿倾泻而下，又被我的脚后跟踢上去的粪便块。我把 T 恤扔进垃圾桶，然后面向镜子。一条浓重的黑色条纹从镜子边缘一直延续到我的粉红内裤上。内裤卷成了球状，蜷缩在洗脸台上。那是它最后的归宿。看着自己赤身裸体，屎团锦簇，我呵呵笑了。事已至此，如果不笑，我就只能哭了。当我打开厕所门，面对大堂的时候，我问自己：“这世上还有谁比我更杯具吗？”

这个问题瞬间就有了答案。我看见一条粪便的轨迹，从我脚下宽阔的一滩，一路逐渐变细，在一双臃肿的白鞋边戛然而止。正是那个矮小的墨西哥门房的鞋子。

我们对视。我们俩也许被宗教的、语言的、文化的、社会经济学的种种鸿沟所阻隔，但她脸上的表情跨越了这一切。

也难说——设想一下：我光屁股站在那，臀部、腿上、背上、头部涂满了肥料。我和墨西哥女佣相距 20 码，当中有一条粪水线直接相连。你会怎么做？似乎没有相应的礼节适用在这种场合。

我耸耸肩，说，“唔，对不起，哦不，唔.....八好意思咯。晚安。万安哈.....就这么着吧。”说完我平静地走向电梯。





透过电梯的玻璃窗，我看见她在大声哭泣。原因一目了然：我的两腿不仅把粪便踢上了我的耳旁脑后，还把粪块洒下了一切的一切。沙发上、墙上，到处都有。

好吧，总得有人收拾我的烂摊子，反正不是我。

我回到房间，Slingblade 已经睡了。他翻个身，瞟了我一眼，眼神里不带一丝同情，然后就笑翻了，腹肌笑得抽筋了才停下。过了五分钟，他缓过来，说了这些话：

SlinBlade：“操，你的裤子哪去了？”

Tucker：“我操你妈的逼啊。不都是你这个屎人干的。要是你不在我们的马桶里流产，我就不会浑身是屎了！”

他笑得太厉害，没法回应。我裹着仅存的自尊去冲了个澡。我出来的时候他还在笑，并在颤抖的笑声中努力挤出一句话：“这是上帝存在的证据，而且证明他是正义的化身！”

第三天：黄玫瑰和抓捕

第二天 PWJ 回到房间，约 10 点钟，我也刚好醒来，我向他叙述了我昨天的“喷屎事件”而他告诉我他昨晚的事情：“真是谢谢你啊 Tucker，操你大爷的。”





Tucker: “嘿，这不是我的错，我看你挺喜欢那肥妞的！”

SlingBlade: “你操她时，她叫的得大声嘛？”

PWJ: “滚你大爷的。”

Tucker: “你真把她上了？”

PWJ: “是的”

Tucker: “我等不及想看到某一天，她带着她那些胖孩子们声称孩子是你的。”

SlingBlade: “等等，你真的上了她？那她的恋爱戒指是怎么回事？”

PWJ: “啥？恋爱戒指？”

SlinBlade: “你不知道？她真是个婊子。”

这让我们都开怀大笑，很显然，这肥妞告诉过 SlinBlade( 但没告诉过 PWJ )，她和她男朋友即将订婚，而她男朋友这周末出城了，SlinBlade 这次对了，这是个骗人的荡妇。

PWJ: “现在我知道她为什么让我和她在地板上做爱，她怕她的床吱嘎吱嘎响被她舍友发现她背叛了她男友。”

SlinBlade: “我恨女人。”

PWJ: “今天早上她让我下车时你真应该在场，她停在酒店边上，对我说，谢谢你，遇见你真高兴。我说，是的。然后我就下车来这了，就这样！”

Tucker: “你没带她去早餐嘛？”

PWJ: “早餐你妹啊！”

SlinBlade: “他出不起早餐钱，他现在财政危机呢。”





我让 SlinBlade 打电话让前台来疏通厕所管道，30 分钟后，有人敲门，一个岁数大得足够去当 Pootie Tang 的妈妈的女仆人向我们喊着：“谁弄坏了厕所？”

SlinBlade: “是我，对不起，今天我会向您做个书面道歉。”

女仆人：“不用了，至少这些屎没有在楼下客人的天花板上泛滥，但为什么从我那的天花板漏下去了？”

她很快投入了清理工作，每隔几分钟，她就在卫生间里叫喊着：“该死的，你到底吃了什么？你需要吃胃药了，呵呵。”

我们花了一天时间休息，之后和 Mermaid 公寓里的其他人见了面，花了几小时商讨在哪里举办派对，然后我们回到奥斯丁，只是这一次我们去了第四大街，这里有更多的专业人士。我们从一个叫做 Lavaca Street 的地方开始，因为这里有桌面圆盘游戏，EI Bingeroso 对这个游戏十分上瘾。Dirty 和我与 EI Bingeroso 和 Mermaid 比赛，在接下来的两小时，我们把他们虐得就像关塔那摩囚犯那么惨，这显然激怒了 EI Bingeroso，他对他玩圆桌游戏的能力相当有信心，而我正不断地打击着他的自信。他开始喝酒，用酒精浇灭他的怒火，我们每赢一次，都让他喝得更猛。连续两个小时的失败让他气得发疯，喝得烂醉。





作为他的好朋友，我以亲切的圣者的口吻安慰他：“我还以为你很擅长这游戏呢，结果你就是个渣，Dirty 和我从来都没玩过这游戏，但打败你就像嘲笑胖子一样容易，太容易了，我觉得你不是男人。”

EI Bingeroso：“操你大爷的，我要揍你！”

Tucker：“一个圆盘游戏你都玩不赢我，你还想揍我？你他妈是不是中风麻痹了，连个球你都扔不好？就算我是个猪头我也比你强，你甚至喝酒都喝不过我！”

EI Bingeroso：“你说什么？你是我见过的最不能喝酒的人，你喝酒就像个傻逼 7 岁小孩。”

然后 EI Bingeroso 做了一个可能在我们俩生活中产生蝴蝶效应的决定。

EI Bingeroso：“我每喝 3 杯，你喝 1 杯，如何？如果我输了，你想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已经做得太过分了，而 Mermaid 马上拿来四杯龙舌兰，Tucker 并不喜欢喝龙舌兰，龙舌兰会使 Tucker 从一个普通开心的酒鬼变成一个暴力的酒鬼。

Tucker：“我宁愿去亲牛的屁股，都不愿意喝一杯龙舌兰。”

Mermaid：“哦，我闻到牛的屁味了！”





我喝完第一杯，强忍着呕吐的想法。酒精很有趣嘛？有人成功地让我陷入了困局，这是我记忆中仅有的几次中的一次。

EI Bingeroso 很轻松地喝下了三杯，Mermaid 很快又拿来了四杯龙舌兰，EI Bingeroso 和我对视着，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喝完这些龙舌兰，我们会醉得不省人事。我觉得我快要吐了，他也觉得他快要不受控制去犯罪了。但我们都是 24 的年轻小伙，我们中谁也不会让步的。我先喝下了我的龙舌兰，因为我毫无畏惧。EI Bingeroso 喝了两杯时，我跑向垃圾桶开始呕吐起来，EI Bingeroso 带着酒吧里的其他人无情地嘲笑我。我罪有应得，我几乎突出了我喝下的两杯龙舌兰。

唯一的慰藉是当我看着 EI Bingeroso 喝下他的第五杯龙舌兰，那就像在看 NFL（美国美式橄榄球大联盟）精选视频中球员的慢动作一样，你可以清楚的看到他们神智清醒到失去意识，看到四分卫们因为复合型骨折而导致的骨头穿破了袜子。我看到 EI Bingeroso 处在崩溃的边缘，他的膝盖颤抖着使他不得不用手撑着桌子，但他很快恢复再次站直了身子，但从我和他喝过多次酒的经历，我知道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他要进监狱了。

SlinBlade 进了酒吧跟我们喝了一轮酒，他开始和身边的一老女人聊天，她的膝盖上趴着一只狮子狗。

老女人：“你知道嘛？我希望我再年轻一次，像你们一样有活力。”





SlinBalde: “我们刚被酒和墨西哥食品填饱肚子，你去试试，这样就能和我们一起有活力。”

老女人：“你真有趣。”

SlingBlade 一边和老女人聊着，一边偷偷喂酒给狮子狗喝。这被老女人发现了，她很不高兴。

SlinBlade: “你的狗有酗酒问题，你可能需要带它去看看医生了。”

老女人：“你为什么给我的狗喂酒！！”

SlinBlade: “是你的狗喝我的酒！不是我喂的！”

这时酒保进来了，说：“请你和你的朋友滚出去。”

SlinBlade: “什么？我可是个 165 磅的运动员，我很能喝酒，快去给我找几个陪酒女，动作要快！”

酒保：“别逼我叫警察。”

EI Bingeroso 只好带我们去小巷里的另外一家酒吧。在我们都没反应过来前，EI Bingeroso 突然对着垃圾箱又打又踹，他已经进入了破坏模式，他的状态会让你对美国把酒归为镇静剂这一行为感到奇怪。显然我们必须把他带走，在决定这么做时，我们在第六大街遇到了许多街头音乐家，一些音乐家正用吉他弹着“Friends in Low Places”这首歌，紧接着，EI Bingeroso 上前用胳膊揽着他，大声吟唱：“CAUUUUSE I GOT FRIENDS





IN LOW PLACES, WHERE THE WHISKEY DROWNS AND THE BEER  
CHASES ... MY BLUES AWAY ... AND TUCKER IS GAY ..."

弹吉他的哥们停了下来：“嘿，哥们，你得把酒放下，这里是德克萨斯州，你违反了 open container 法律（注 open container laws：这个法律是为了保护社区的安全，规定了在公共场所不能公开携带已经打开的酒精饮品，未打开的也不能公开携带）

EI Bingeroso: “你想打架？”

Tucker: “哥们别这样，他只是想帮你。”

EI Bingeroso: “你也想打架？来吧傻逼，在我打掉你牙之前多呼吸几口新鲜空气吧，我一定会揍扁你的！”

街头音乐家: “快把你的朋友带走。”

如果我每次听到有人说我的朋友我就能得到一个五美分硬币，那么我现在一定开上了布加迪。

当我把 EI Bingeroso 架走，SlinBlade 和奥斯丁一个无家可归的乞丐交流了起来。

乞丐: “嘿，先生，你有零钱嘛？”

SlinBlade: “哈哈，他讲话很像你，EI Bingeroso，他一定也和你一样上过法律学校，快来看看，这就是你的未来。”







乞丐：“能给我些零钱吗？先生？”

Slinblade: “这样吧，你把你口袋里的啤酒给我，我就给你我身上的所有零钱。”

乞丐：“但是.....但是先生，那啤酒是我身上唯一的東西了，我现在流浪在街头啊先生。”

Slinblade: “要么接受，要么我就不给你零钱了。”

乞丐：“好吧，给。”

Slinblade: “非常好，可是我身上没有零钱，不过谢谢你的啤酒。”

乞丐：“但是...先生，那啤酒真的是我身上唯一的東西了，我现在流浪在街头啊先生。”

Slinblade: “你不觉得这是因为你可怜的谈判技术造成的嘛？”

乞丐：“不，我的前妻把我赶出家门，我现在没地方可去了。”

Slinblade: “你说得让我同情你了，给，还你啤酒。”

乞丐：“那能给我些零钱吗？”

Slinblade: “别得寸进尺，小心我打掉你的呀。”

我们决定去一个名叫黄玫瑰脱衣舞俱乐部，EI Bingeroso 已近喝得烂醉而且不受控制地在街上打砸公物。所以带他去一个充斥着裸体女孩和魁梧保





安的地方，听起来真棒。我们有六个人，坐两辆出租车去。我，Mermaid 和 Dirty 坐一辆，PWJ，SlinBlade 和 El Bingeroso 坐一辆。到黄玫瑰就 10 分钟的车程，我们三人很快到了那，当我们进去时 Mermaid 说：“我们来到了罪恶之都。”

这是个周日的晚上，所以这个地方并不拥挤，但有不少舞女正在跳舞，我们三个衣装整齐，身上带着许多现金，于是我们三人玩得很尽兴。直到后来我们才意识到有 5 到 6 个女孩聚在我们这桌，Dirty 估计了一下情况，暗暗地给了我一个微笑，开始了他自己的把妹手法：“嘿，姑娘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嘛？”他指着我问到。“这是 Tucker Max,他看起来很谦逊，但他其实是雅虎公司的创始人，也是雅虎第四大股东。我想不用我告诉你们雅虎是什么了吧？”结果有两个女人要求 Mermaid 解释雅虎是什么，其他四人都明白了，其中一人还说她也持有雅虎股票。

很明显，这是扯淡，我就是个穷屌丝，甚至我开的那辆车都不是我的。但 Dirty 去过 PT Barnum 学校学过市场经济，而且学到了最为重要的一课：谎言越大，相信的人越多。他不停地说着我而我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那个拥有雅虎股票且知道一些股票常识的舞女想要测试我，问我雅虎的 CEO 是谁，我曾为 Fenwick & West 公司工作，而他们的顾客之一就是雅虎，所以对于雅虎我略知一二，我回答：“你开玩笑呢？公司是在我的帮助下雇佣的 Tim Koogle（雅虎前 CEO）当我说出这番话，她脸上惊讶的表情真是太赞了！让我充满了满足感！





派对上我为我们桌点了整瓶服务（注 整瓶服务：这是高档酒吧或夜总会的一个特色服务，允许顾客购买整瓶的酒为其个人消费使用）。舞池中一些跳舞女郎无偿提供“随意摸”的服务，真好。一个脱衣舞女曾经做过一些色情工作，于是我问了她一些曾近困扰我的问题：“我知道色情业是如何去选择一个女艳星的，但如果你是个男人，你没有巨大的生殖器和超强的持久力，你如何进入色情业？”

脱衣女郎：“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和他们要求的人上床，薪水很丰厚。”

Tucker: “爽吗？我打赌你的父母一定为你骄傲。”

我们说服了六个女孩和我们一起回酒店，这时 Mermaid 忽然抬头问我们：

“他妈的 Bingeroso 在哪里？”我们急着和女孩上床，完全忘了其他 3 人，我看了下我手机，有 4 个未接来电，都是来自 PWJ 的，难怪有东西在我的口袋里震动。Mermaid 拿过我的手机出去打电话了。5 分钟后他恼怒地跑了进来说：“该死的 EI Bingeroso 进监狱了，我们得赶紧离开这。”

离开脱衣舞女，放弃了这个本应该是肉体缠绵的夜晚，我们回到了 Embassy Suites。

PWJ 告诉了我们他们在出租车上发生的事情：当他们上了车，他们发现 EI Bingeroso 神志不清，昏迷不醒，为了让他保持清醒，他们开始问他问题。





PWJ：“那么，El Bingeroso,你是怎么遇到 Kristy 的（他的未婚妻）？”

El Bingeroso：“Dude，我在学院里的一家酒吧里遇到她。我当时在那儿工作。”

PWJ：“她当时在联谊会里？”

El Bingeroso：“是的，伙计，我在酒吧里遇见她的。”

PWJ：“我知道，你刚才告诉我了。你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做了什么？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El Bingeroso：“我在酒吧里遇见她的，伙计。我在酒吧里遇见她。”

情况一直都是如此，直到他累得坐在弹簧刀的腿上。差不多两分钟后，在离脱衣舞俱乐部只有三栋楼的地方，El Bingeroso 坐了起来说：“我们需要靠在路边！”我们以为他要呕吐了，于是出租车立即停在一家便利店旁的停车场里。El Bingeroso 从车里出来，蹒跚了一阵子，脱下裤子开始小便。他的位置就在停车场的正中间。他依然在摇晃，而且 PWJ 不想让他尿在他的裤子上，所以走到 El Bingeroso 后面，把他的手拉到胸前，让他边尿边走。

现在请在你的脑海里描绘出这样的一个场景：“在德克萨斯，星期六的午夜，便利店旁的停车场里有两个男人，其中一个裤子掉到了膝盖上，而另外一个男人在他身后，把他的手臂放到他的胸前。你会想到什么？我也是，而且当时经过的警察也是这么想的。





PWJ 说在他抬头之前他只听到轮胎发出的尖锐的声音，之后他看见一个健壮的奥斯丁市的警察从警车里跳出来，吼道：“你们两个他妈的在干什么？！”

“

弹簧刀试图从出租车里出来解释，但是警察把手放到枪上，大声嚷说：“回到出租车里！”弹簧刀马上就顺从了，因为这就是避险心理的童年会带给他的选择。

PWJ 走到 El Bingeroso 前面，说：“抱歉，警官，请让我解释。我的朋友今晚喝醉了，我们本来以为他要呕吐，所以我们把车子停在停车场里，但他却开始小便，所以我走到他身后支撑住他。他醉得很厉害，他只是需要回到酒店里躺下罢了。”

这个警察是一个奥斯丁城常见的蠢蛋警察，说道：“所以你认为你们可以在这里小便，在路中央，在这个停车场？两个街区外有一家议院，我们正在试图保持这个地区的安宁祥和，你们却在这里随便小便。

PWJ 是在压力下仍能保持清醒的人，并且曾经是一个刚愎自用的陆军军官的经历帮助了他——他保持了冷静。经过五分钟清晰合理并让人容易接受的解释之后，他使那个警察确定一切都好，从而让场面得到控制。





看起来他即将让 El Bingeroso 摆脱困境。但接着第二辆警车停下了，第二个警察把 El Bingeroso 拉到一边单独谈话。PWJ 说两分钟以后，他看到 El Bingeroso 做出粗鲁的手势，指着警察的脸，听到他嚷着“塑料勋章先生”，接着看到他被扔到警车的引擎罩上，被扣上手铐带走。警车启动时他使劲踢着后车窗。这时电话响了。

现在我们回到了酒店。我们决定派 PWJ 和 Mermaid 去解救 El Bingeroso，剩下的人去睡觉。这时候大概凌晨三点。我早上八点的时候醒来，那时 PWJ、Mermaid 和 El Bingeroso 还没回来。我反应过来我的手机关机了，我开启手机，看见有三条新信息。我收听信息，忍不住大笑起来，唤醒所有人也来听这些消息。他们逐字重复这该死的语音邮件。

第一条 1:32am：“杰克你是个混蛋，我进监狱了...呃..我在...呃...监狱。我在奥斯丁郡的监狱里...嗯...你得打电话给我...你得把我救出去...我在监狱里，这糟透了。”

第二条 2:44am：“嘿，伙计，我在监狱里，我是 El Bingeroso。你得过来救我。啊...PWJ 打电话过来..这糟透了，快来救我。”

第三条 7:48am：“Tucker，我是 El Bingeroso。我在奥斯丁的警察局里，我刚从牢里出来。我不知道谁让我们联系在一起，但不管怎样，你知道的。





啊，我在找一辆车，所以我希望我能遇见你们，搭个车。如果不行，但愿你们在达拉斯能开心。”

当 El Bingeroso 在打最后一个电话时，PWJ 和 Mermaid 正在奥斯丁郡的政府大楼台阶上等他出来。在几个小时后他终于被放出来了。

El Bingeroso：“PWJ，我问你个问题：我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才让我进监狱的？”

他们把 El Bingeroso 带回酒店，他样子很糟。他就像是 Johnny Cash 的歌一样。而且他身上味道难闻，衣服让人厌恶，而且右眼眶被打肿了。

Mermaid：“El Bingeroso，伙计，条子打你了？”

El Bingeroso：“可能吧”

Mermaid：“为什么？”

El Bingeroso：“我用西班牙语骂了他的奶奶...很明显他会西班牙语。”

Mermaid：“接着呢？发生了什么？”

El Bingeroso：“我被关进一个满是墨西哥人的牢房里，你知道的，他们把尿撒在我身上，所以我在策划一起监狱暴动，这时所有的门都被打开而且重击。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醉汉拘留所里，浑身都是呕吐物和尿，并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Mermaid：“你还好吗？”

El Bingeroso：“嗯，我猜...伙计们，严肃地说，我到底是怎么进监狱的？”

我们为他重现了整个晚上。他失去了第六杯龙舌兰酒以后的记忆。当我们跟他讲完所有故事以后，他呆了一会儿，接着看着我们，脸上带着我见过的他最为愧疚的表情：“伙计...我不是一个好醉汉。”

#### 第四天：回家的旅程

这不是 El Bingeroso 的问题的终结。当他在醉汉拘留所里时，他犯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他半夜三点的时候打电话吵醒了他的未婚妻，接着又打电话给她的父母。让我重申一遍：他在监狱里打电话给她父母。他正处于与未婚妻的问题之中，并且他有着醉酒和杂乱的费用要处理，所以他不得不在奥斯丁多呆几天。

我们中剩下的三个人决定回达拉斯，接着去杜伦。我相信我是这么推论的：

“我们大概该回达拉斯了。在奥斯丁没剩下什么事情可做了。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比得上前两个晚上的事情呢？烧毁整座城市？杀死州长？”

当我在 Embassy Suites 酒店退房的时候，经理从办公室出来，问我：“Max 先生，你是两天前，呃，在大厅出事的人吗？”我告诉她确实是我，而且我很抱歉我还没有习惯酒醉的影响，而且我一回到杜伦就会寻求帮助。她没有笑：“我必须告知你你不能在这个地方待下去了，包括任何别的 Embassy Suites 酒店，永远不会有下一次了。”









五分钟后，他爬回了车子，我们接着上路。但是不超过一分钟，他开始拍自己的腿，痛苦地叫了起来。这个傻瓜在呕吐的时候踩到了红蚁的巢穴，接着带着一群红蚁上了车。在我们发觉之前，我们三个身上都有愤怒地咬人的红火蚁。我们不得不在下一个出口停车。

弹簧刀发现他正身处阿肯色州脏乱破败的路边加油站。他忙着用报纸把呕吐物和红火蚁弄出车子...因为这个加油站没有吸尘器。

他几乎要不行了：“这是我人生里最糟糕的一天，我只清醒了三个小时。我无法相信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

之后的旅程平淡无奇。当我和 PWJ 讨论语言学、哲学还有一些别的傻子讨论的问题时，弹簧刀睡着了，不住地呻吟和哭泣。他在途经查塔努加时醒来，在一片纸上草草写了点什么，并把它拿给我。上面写道：“请杀了我。”

尾声

德克萨斯在那个十月份之后就变得不同了。不幸的是，我提到过的 Baby Dolls 不再存在了。达拉斯城区法律改变了这家夜总会，尽管它仍然开着，但它不再是曾经的淫窝了。





在我们去第六街道的几个星期后，Cheers Shot 酒吧因“火红的辣椒博士”失火了。尽管它很不错，那种饮料从此就在奥斯丁被禁止了。你仍然能在一些酒吧里喝到这种饮料，但是它被官方认为是违法的。

而且令我十分惊讶的是，我听说 The Shocker 在德克萨斯被禁止出售了。就我所知道的的是，我仍旧被 Embassy Suites 禁止入住。我一度忘记了这件事，直到两年后我在亚特兰大一家 Embassy Suites 试图登记入住。嘿，我的名字扔在数据库里，“Tucker·马克斯”不被允许登记入住。需要付出代价可能是我人生里最好笑的事情了。对于我们这四个参加这次履行的杜克法学院的朋友而言，事情的进展也不一样。

对于 El Bingeroso 来说，这标志着他作为一个单身汉最后一个放纵的喝到天昏地暗的周末。他在奥斯丁城的监狱醒来，浑身都是尿液和呕吐物，眼眶被打肿了。他这时真正开始检视自我，认识到他已经有女朋友了，不能再像 Colin Farrell 一样过活了。他在第二年夏天和 Kristy 结婚。他仍然喝酒，有时也会喝多，但是我们那天晚上见到的 El Bingeroso 却已不再。我们曾在一个单身汉派对上雇了几个脱衣舞女和一个侏儒，而他甚至不像在派对上的那个自己。

他的改变是在杜克法学院的万圣节派对开始的。在他出游之前，他说服了 Kristy 要在派对上穿法式女仆装。他很兴奋，甚至在一个月前就买了这套衣服。可以预见，Kristy 对 El Bingeroso 在奥斯丁的愚蠢行为感到生气，而





作为他第一次公开的忏悔举动，他穿了她的法式女仆装出席万圣节派对，而她则穿一身橙色囚服。他们真是一对...现在也还是。

至于弹簧刀和 PWJ，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改变，因为他们从未作为人类而成长。弹簧刀依然愤愤不平，十分孤独，规避风险，继续和女人们产生一些问题。而 PWJ 仍是无法拒绝大奶子的混蛋。

让我们感到好笑的是，他和 Manatee 的故事并没有终结。她从未告诉 PWJ 名字或是地址，但她知道他的名字，查出了他的地址。几个星期后她寄了一封信表示感谢，而信上并没有回信地址，却有着一张为从第六街道到她的公寓的出租车付费的支票。那张支票价值 3.64 美元，是一张木偶戏的支票。

在真正的中国禅的生活方式里，从 El Bingeroso 的尘埃里升起了一只凤凰，这就是你所知道的 Tucker-马克斯。我已经做了许多疯狂的、无法控制的事情，但这是我度过的第一个有意识地带着语音录音器的周末，也是第一个让我真正让我了解我的人生是多么疯狂和有趣的周末。

我回到杜伦，带着十页笔记，想道：“如果它拍成电影一定很棒。”这就像是蝴蝶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拍打了翅膀，最终导致了 Max 飓风一样。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且我又为它奋斗了三年，但是从那个周末之后我的人生轨迹无法逆转地从法律转向了写作。





## 14.我的基维斯特之旅

译者：Mike Wei

校对：[@海兵 Robin](#)

发生于 2001 年 7 月

编写于 2005 年 2 月

但我在博卡生活时，我认识一位很有钱的女孩，钱多到不知道该怎么花的地步。她的父亲是南佛罗里达的一家大房地产开发商，他很爱他的小女儿，而塔克爱他小女孩的假乳房和白金运通卡[对穷人来说：一张白金的美国运通百夫长卡只有那些每张美国运通卡年消费都超过 150000 美元的人才持有的]。

一天我跟她说我从未去过基维斯特。第二天我们就在一架经特许从西棕榈海滩飞往基维斯特的飞机上，到了机场有豪华轿车接我们，并带我们到杜佛街上一家非常好的酒店里住。飞机、轿车还有酒店房间里都有吧台，所以我们安顿下来后，大概是晚上 11 点，我们都已经酩酊大醉了。我可以利用这一点。

现在，即使是爸爸的好女儿的女人非常的有钱，可怜她却不能够买到一丁点的智商。她才 18 岁，就离开佛罗里达州两个月去读大学一年级，因为她想学一些很难的课程。很显然不是“太难了”，委婉地说是为了“一个月吮





吸 100 只阳具；” 确确地说是她太愚蠢了。即使是免费给人擦鞋的大学来说也太愚蠢了！如果这个似乎很难以理解，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佛罗里达的女孩。在那待上一年，你就不会对这些事情大惊小怪的了。

女孩想去一些有酒吧的地方，但是她忘记带上她的假身份证...或者说是她意识到需要一张假身份证才能进入酒吧里面。

塔克 “你怎么进入酒吧？”

女孩 “我不知道，在棕榈海滩他们会让我们进去。每一个人都认识我的父亲。或者我们在冲浪者天堂酒店或者是在其他国家俱乐部里喝酒。都没有人问我要身份证明。”

塔克 “难道只是我们不在棕榈海滩了才这样的吗？”

女孩 “但是我以为所有人都认识我的父亲！”

塔克[两眼发直]

女孩 “太不公平了！”

塔克 “幸好你很有钱，否则你就会被黄片产业的最底层驱赶出去了。”

女孩 “什么？我告诉过你我不喜欢黄片，很恶心的。”

我直接走开了。





我们回到酒店并决定订瓶香槟和草莓然后到热水浴池里泡澡。陈词滥调，我是知道的，但是看着正和自己做爱的女孩，你总不能从屎里弄出霞多丽酒来。我知道水晶钻石会得到所有人的关注因为说唱人已经发现这点。但是让我告诉你：“水晶钻石是被人高估了，而说唱者太愚蠢了。”如果我想去墙壁涂鸦或是去偷辆车，我会直接去找 DMX 获得建议，但是代价是变态般昂贵的限量版葡萄酒，我想我还是在别的地方遇到我的专有顾问吧，谢谢。

我犯了个错，问女孩她想要什么：

女孩 “哦，应该是钻石吧”

塔克 “什么是你喜欢的电视节目？”

女孩 “我不清楚。我猜是 TRL（互动全方位）或者是《现实世界》。”

塔克 “让我来点菜吧。”

这家酒店有很多种菜供选择。所以我点了一瓶 90 年的法兰西香槟，我想这瓶酒要花 450 美元。并不是每一天我都有无限制信用额度的机会。

我们去泡热水澡，这真的是不错的安排。池子的一半区域被叶子覆盖住，还有很多可以坐的热水浅滩。拿个杯子和半瓶香槟给她，让她身心放松。但是到后面，就变得轻松了。上衣脱了，短裤脱了...在热水池里做爱，我们开始搞了。





我们做完爱，穿上睡袍起来。当我们朝休息室走回去时，我在能俯视到泳池的阳台上瞥了一眼，发现有个男人在盯着我们看。他拉起他的裤链，并大口的呼吸喘气还流了不少的汗。他小声低语地说：“谢谢，你刚为我省了9.95 美元。”

女孩抬着头看，即使她是哑巴不是个粗麻袋，也不会愚蠢到连这个都不明白。她很快就哭出来声，“哦，天啊!!! 呜呜...” 然后跑进了酒店。我就只哈哈大笑。

塔克 “没问题，我们刚才都在这儿。”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说。我从没有过一边看别人做爱，一边手淫的事。好吧，没有当着人的面。当然我会看着黄片一直打飞机，但是，黄片里的艳星是我们性幻想的唯一人选，而不是现实中的人。

女孩一直心烦意乱，对这件事很是恼火，她服下两片安定药才能睡觉，我们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的6点才离开，并坚持从酒店后门出去。

女孩 “如果我们再看到那个男人会怎样？”

塔克 “我不知道，这一次就向他收费。”







当我们回到了棕榈海岸，大概三天了她都没有联系我。我打她电话，她听到是我就不是很开心。

塔克 “你怎么了？”

女孩 “好，塔克，你给我一个说法！”

塔克 “什么？哪一个？”

女孩 “尿道病毒感染！我都不敢相信！！”

我止不住的哈哈大笑。大概过了两分钟，她在电话里向我尖叫因为我已经笑出了泪水。我试着让她明白泌尿道感染并不是尿道病毒感染，而这个泌尿道感染是热水池里的细菌感染的原因而不是我的原因。但是这个概念对她来说太难理解了，她挂了我的电话。经过这一件有趣的风波后，大概过了4个月我收到一封她的语音邮件：“嘿，塔克...嗯，对不起...我想不是你给我带来尿道病毒感染。上个星期我和我的男朋友在我父母的热水池里做爱，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他去检查了身体并没有发现有泌尿道感染...所以我想你是正确的，他发现后我已经和他分手了，现在他也不会再和我联系...这周末你有什么打算？”





## 15.这个女孩用 Tucker 的方式打败了我

译者：YoYo

校对：[@海兵 Robin](#)

发生在 2001 年 10 月

写于 2004 年 6 月

我在为某个患有脊髓膨胀截肢婴儿捐募的活动上遇见 Rachel，这种募捐会是由青年联赛或类似组织举办的，在我看来，其实是在为单身女士钓金龟婿。Rachel 也是创建者之一，她有着姣好面容，看起来很端庄，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关于红酒这个话题谈了很多。我假装在听她说话，她喜欢我那个自恋的回答“我可是来自佛罗里达州一个很优秀的家庭”，我们当时发出阵阵大笑。因为这个笑话我们关系融洽了一些，我决定这个星期要跟她进行约会。

第一次约会她重申了对我的第一印象：不呆板但也不是很聪明；不有趣但她也不会太排斥。她在那就像平常人那样，就只是这样。你不能从她表情中得到对我更多的兴趣，她也表明谢绝勾搭，但第一次约会的结果表明我应该再尝试约她一次。我也弄不清怎么回事，但我就是有一种直觉，关于这个女孩我也许还需要再进一步接触。当然也因为我大概快一个星期没有和女孩做爱了，她是我目前最好的选择。





第二次约会也很无趣。直到我明白为什么潜意识里我会对 Rachel 有兴趣，尽管她看起来不太热衷于和我聊天。我当时开了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如果你和古巴的妓女们爱爱时，对她们施虐，你需要付更多的报酬。这个女孩立刻从那种节制的客气变的热情起来。我和她谈话立刻切入到关于性的话题——就好像一个开关顿时被打开了——关于她的一切迹象都可以理解了，她完全投入到这场谈话来。这时的她也变得迷人起来。某一时刻，她就像一只柴郡猫一样露齿而笑，她眯上眼睛羞怯的询问我。

Rachel：你这人活的很潇洒吗？

Tcuker：你以为你在和谁说话啊？我什么事没做过啊，只有你想不到没有爷我做不到的。

还记得吗？我之前说过她外表端庄，是的...当我们一起回到我的住处时，我很快纠正了对她的看法。她把我的手环绕她的脖子上，在我耳边轻轻对我说，我希望你给我窒息一样的性爱，不要太用力，那样我会喘不过气哦，也别给我身上留下淤青，只要让我感受到你的强壮。。

开始我有点迷惑，你在干她的时候，双手还要环绕着她的脖子，这可不是很容易，尤其是你以前还没做过这类事。我们太习惯用我们的双手去做其他事情了，比如抓头发，保持平衡，使用遥控器，以至于当时我想掌握这个节奏时，这件事花了我好一会时间。但当我适应这个节奏时候，我开始感觉到爽了，在我干她的时候看到她快快憋不过气的感觉实在太棒了。





第二天，我把皮带缠在她的脖子上，在我干她的时候我用力拉扯那条皮带。最精彩的时候就是我在拉扯皮带时她回过头问我，“你有 t-shirt 或洗澡巾吗，我需要放一些软布在我和脖子间，否则这样会在我脖子上留下痕迹的”。这个女孩简直是从 HBO《Real Sex》情节里走出来的。假如这样做很性感妖艳，她就会想尝试去做。她想要刺激又快乐的体验。就这样大概过了三个星期，我们几乎玩遍了各种异常的性行为。

开始是窒息式性爱。

接着我们开始尝试角色扮演以及残忍暴虐的性爱。

后来我们开始模拟强奸。

从那之后我们就开始什么都要试试，鞭打，囚禁，伤害，折磨，一切你能想象到的，甚至比你能想象到的还要糟糕。

额...我好奇是不是过去她爸爸在她表现很糟糕的时候常打她屁股。

开始我很喜欢这样，在俩个人性爱时候去狠狠打她，只要我想称呼她什么都行，抓扯她的头发，把她抱起来随便扔，只要我想我可以把我的鸡鸡插到她身上任意一个洞里，在任何时刻只要我想了我就能为所欲为。做任何事都不会出格。她就像我的私人性爱玩具一样可以任意体验，伤害她，折磨她，羞辱她这些并不会让我有性快感，但我从来没这样做过，尤其到这种程度，这实在很刺激。





但每个夜晚诸如此类的念头都会在我大脑里闪现，“我真的应该这样对待她吗。我真的该把胡萝卜插到她菊花里吗”大概过了三周，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对这女孩所做的行为都可以让我被人投进监狱。我还在考虑要不要拍下她同意我和她性爱的这个画面，以防和她做这些事迸溅到器具上的血珠会被当做谋杀案的证据。

后来，真正嘲讽的是这类事给我打击更大，她跟没事人一样。开始我很得意，我可以随意摆布这位别人心目中的女神，根本不需要了解她是做什么的。然而在这场本该属于我的游戏里我却有种被击败的感觉。无论我对她做了多么残暴的举动，她都想要求更甚。比如，我去击打她的臀部，她就要求我一直打直到她的屁股都出现淤青，假如她的屁股都被我打出掌印了，她居然希望我能打出血。假如我和她爱爱时候喊她贱人、荡妇，她就希望我喊她“妓女”。假如我称呼她妓女，她就希望我可以叫她“肮脏下贱的妓女”。我当然善于羞辱别人，但这个女孩不仅对我全部把戏无动于衷，还希望我能对她更残忍。

她就像《Fight Club》里的 Tyler Durden，电影里 Tyler 和一群暴徒在酒吧地下室里每个星期都开展搏斗。Tyler 让其中一个小伙子狠狠揍他，那个暴徒就用力揍他，一拳又一拳往他脸上砸去，但 Tyler 站了起来，擦去脸上的血迹，嘲笑他。这可真是真令人泄气。别人对你最好的打击不是报复，而是仅仅站起来，说再来点，刚刚还不够。这时你他妈会怎么做。这就是对我最严重的打击。





尽管这个女孩对于折磨和羞辱的“胃口”越来越大，甚至超出我目前承受的能力。我拒绝让她击败我。并不仅仅是因为这种性体验（当然也不是我们的关系，因为除了这种畸形的性，这个女孩对我来说毫无价值）对我来说，我只是想知道我们间的底线在哪里，我得想法让她哭泣，在我这里 Tyler Durden 甚至都没法开搏击俱乐部。去他妈的。

我开始浏览 sm 网站，给我的朋友发邮件甚至咨询女性施虐狂。我想尽办法就是为了有天晚上也许这些念头会派上用场。

那天晚上，像每次她来的那样，Rachel 一脸受虐的表情，我在门口看见她，抓住她的头拖进房间（她喜欢这样）就开始强迫她（这是她另外喜欢的一种方式，相信我，这可不是我平常欢迎人的方式）

当我开始脱掉她的裤子，我了解我需要把这个孩子扔进水池里，我用手把她拖进我的洗浴室。我开始拖掉裤子，坐在马桶上，指着我的鸡鸡，抬头告诉她：“赶快舔。”

这其实已经到了我的极限，其他没有女孩愿意这样做当我发出这样命令时，根本没门，没有女孩愿意这样做，根本不可能。

她怎么做的呢？说不？觉得很恶心然后离开？愤怒的冲出我的房间？都不是。





她没有一点犹豫就开始继续舔吸，就在我认为我赢了这场无限秀下限的比赛的时候，这个女孩又一次证明我错了，再一次。

多么疯狂啊，想象下这个画面，坐在一个比较小的家居厕所里，你一边拉屎，而你前面一个女孩跪在那里，她还穿着休闲裤子和亚麻裤套，嘴唇在吸吮你的鸡鸡，就好像色情杂志里那样。你说我该怎么做？

我开始更加用力的干了起来，我才不在乎我是否会脑中血管爆裂突然死在我家厕所里，我决定恶心到让她停止，我脑海里想，我打赌这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我绝望的希望我赶快来此足够恶心的腹泻来吓退她。

第一声...粪便（很遗憾，是干的）大声掉进马桶里。她没反应。她继续保持对口交的热情。

第二声...什么都没发生。就好像这是一次平常的口交。我开始倚靠在马桶位上以致于这个气味会进入她的鼻孔里。

第三声...她居然开始拿出干劲，使劲的摇晃着我的鸡鸡，嘴巴里发出吮吸的声音。

第四次...难道她的膝盖不疼吗，这可是瓷砖地板啊，我使劲的往下压她直到我都快有生出痔疮的感觉 我完全放弃了...这时候 Rachel 还在强悍的口交，





无论这味多么可怕，也不管我发出多么响的声音，也不管这气味多么恶心，她不会停下来。嘴里塞着我的鸡鸡她就不会停一样，我不知道她还能不能呼吸，我都快被这味道窒息了，我鼻子的位置其实比她还要高两个英寸呢。干你妹，假如我让她窒息，把一些奇怪的东西塞进她的屁眼，在厕所对她做这些，这样做都没法击败她，找不到她的极限，那么你赢了，我实在想不出来什么招数了。

现在，你可能会有疑惑，“兄弟，你还可以作出更多比这还要恶劣的行为，为什么不让她嗜粪呢？额额好吧，那可是法律问题，我有我自己的底线，我可不是 Chuck Berry，不会做那些毫无底线的性变态行为。

我知道有些人会让他的伴侣去喝他的尿，但很抱歉，刚才我在厕所里对她做的已经够超过我的底线了。

我意思，我想尝试通过不断做出接近我底线的行为来打败她，而不是别人的底线。我不希望我做的事让我觉得不舒服，事实上，当我坐在厕所上她充满激情的给我口交时，我就在想我究竟在干什么啊，我的皮肤感到战栗，我真想对她说不要啊。当然我可以带来一只狗，问她愿意和这只狗交配吗，但是天哪，万一她同意了呢，那时候我该怎么做呢。

老实说，我想我被击败了，我甚至有点失望，我开始在南佛罗里达四处瞎逛，不确定底下我应该干什么，但是实在很奇妙，我碰巧遇见了她，以一







种我意想不到的方式，三天后，她坐在我旁边吃晚饭，用一种严峻的语调对我说：“Tucker，你得和我正式交往否则我们以后就别见其他女孩了。对我来说让我的朋友知道，我要和一个去和其他女生约会的男士相处是件很丢脸的事情。

我甚至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我被她那句话惊得目瞪口呆。这个女孩认为我真的会和她正式交往？这是个玩笑吧？这可能确实一个双重标准，我也确实是个混蛋，但我怎么会他妈对一个和我做过那些事情的女孩保持有任何尊重。此时此刻，我对她只有一种答复：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她异常愤怒，如暴风骤雨一般冲出了饭店。

我知道，我本该说这样的话：“你意思当我插进你体内时，这不羞愧，但你的朋友讨论我们的感情状态时候，你却不好意思了？”但我当时并没这样说。

老实说，我可能会让她伤心落泪了，但这只是个无关紧要的胜利，就像第88届奥运会韩国拳击手打败 Roy Jons。是的我拿到金牌了，但这世界上每个人都知道我并没赢取这场胜利。





## 16. 塔克入后庭，滋味不好受

译者：YoYo

校对：[@海兵 Robin](#)

发生于 1997 年的夏天

写在 2003 年 6 月

大二和大三的哪个夏天，我在南佛罗里达“啃老”。这段日子是我“做一切事情就为了可以性爱”的阶段，刚从一段我经营了快 4 年的异地恋里解脱，除了和尽可能多的女孩发生关系我其他什么都不在意。那个夏天我做的大多事都没什么意义，总的来说，除了一段值得铭记的经历，在我身上发生大多数故事对我来说都是雷同的...“我发生在 DOM 酒吧喝醉，干了靓妹”这样的故事发生太多次了，直到我开始感到厌倦。那个夏天我经历了一个 20 岁年轻人能想象到所有的随机性爱：海滩上干，酒吧洗手间里面随机和一个姑娘口交，一天和三个不同姑娘睡觉，醉的太厉害，干着的时候突然又睡着了。在德拉诺游泳池里和姑娘口交被捕等等。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让我觉得这些事都很普通。

除了，邂逅到那个女孩。我在一周内遇见了 Jaime 两次，她就像南海滩的一阵清风。她五个月前因为一个模特合约从缅因州搬来。我们在一个共同认识的朋友那相遇的。她们俩同为模特。在随后的五周里我们疯狂做爱，





从那时候她开始觉得我们在约会，我当然知道了，但是她太迷人了，我就懒得纠正她了。

那个我以前说过的和我谈了大概 4 年的女友性感却又很保守。我们平日也就玩下男上女下，可能只有在周末她喝多的情况下，她才会为我口交。四年后，我准备体验以前我从未体验过的。

我一直想尝试肛交，Jaime 是个合适的对象。她甜蜜，性感，更重要的是，她对我的提议很有兴致。

开始她并不是很情愿，她不理解为什么我要和她肛交，所以我全力去说服她。

Jaime：但是...我从来没做过这些。

Tucker：我也没做过啊，这只是成为我们俩人间的小情趣。

Jaime：但是...我不知道我是否会喜欢？

Tucker：担心什么啊，你又不会怀孕。

Jaime：但是...我只想要正常的性生活。

Tucker：每对情侣都会肛交，这让他们更加熟悉彼此。

Jaime：这我可不知道，这感觉太疯狂了吧。

Tucker：这在欧洲更受欢迎，尤其那些走 T 台的模特间更流行，难道你不想做欧洲的 T 台模特了？





大概一个星期后，她最终还是同意了，尽管她只让我把鸡鸡放在她后面的小洞里，作为这件事的回报，她提出一个许诺：“好啦，既然我们要尝试这种性爱方式，但我想让这件事更浪漫一点，你必须带我一个很华丽的宾馆，比如 The Forge 或 Tantra，而不是你爸那间餐厅；必须在周末晚上而不是星期一，还有你必须要周末那天带我出去，我想做你的星期一女孩。

我在 Tantra 预定下个星期五的房间。除了他异常昂贵这点让人不爽，Tantra 以绿草套房出名。真的，他们每个星期都会在酒店里铺上新的草皮。他们甚至在广告上称他们的食物可以激发性欲。是的，那天这些食物真的起作用了。

感谢我父亲的关系，我可以在餐厅拐角处有个座位。她非常激动，因为我把这一切处理的像最后的晚餐，我已经没有钱了，两份 110 美元的梅鹿汁，小牛排，石蟹，当时餐厅还放唱片，都是关于缠绵爱情的音乐。奢侈又糜烂，当时我才 21 岁，非常愚蠢。因为想干 Jaime 的菊花，我才不会因为 400 美元的账单拦到我。

离开 Tantra 餐厅的时候，这姑娘那双眼迷离的让 Bambi 看上去像是一个吸毒过量的 CK 模特，她爱我爱的发狂。我开车回去，一路上她玩弄我的裆部，说着她多想让我去干她，我让她浑身发热等等。我们回到我的住处，还没进门就脱光了，我们再到床上开始干了起来。先是正常的阴道，和往常一样。





可是，我还没讲，当时还没有告诉她的是，我为她准备了一个惊喜。

（另外：在我告诉你惊喜是什么之前，让我澄清一下：我现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27岁，我是一个人渣。21岁的时候，我当时可能这个世界上最混蛋的家伙，我才不在乎别人的感觉，孤芳自赏到一意孤行甚至到了病态错觉的地步，我只是把别人当做实现自身幸福的途径，而不是应该尊重体贴别人。我对自己所作所为没有任何开脱，那样做是错的，而且我很后悔。尽管通常我常为自己的惊人之举为乐，有时候我甚至做得很过火，这就是其中一次了...但是当然了，我还是会写出来的）

这就要开始我的第一次肛交，我也想记录下这个奇妙的时刻，所以我准备把这场面拍下来。

我提前已经做了准备，但是我怕她到时候会变卦，因此我没有像个成熟的人那样和 Jamie 先讨论一下，而只是自己做主把这场面录下来...而且我没告诉她。

其实不是——我知道我会下地狱，在这一点上，我只是希望我的生活可以成为警告别人的教训。

我的门没有锁，我们安排好大概半夜的时候我的朋友可以过来这里，等着我的车回来，然后他们躲进壁橱里，准备好摄像机。壁橱门的上面一般是





法式百叶门，因此很容易拆开，关着门但是摄像机镜头会有很适合的拍摄缝隙。

等我和 Jamie 上了床，我早已醉得想不起来他们在拍摄，当然她更不可能知道。几分钟的标准 xxoo 之后，她就那么停了下来，用她最佳的肥皂剧里甜腻诱人的声音认真地说，“我准备好了。”

我飞快得把她翻了过来，抓起放在床边上的那瓶崭新的 Astroglide。

一星期前，在 Jamie 同意了我和她肛交的想法后，我意识到我根本不知道如何进入一个姑娘的菊花。幸运的是，我手边就有最好的肛交信息：Gay 服务员。我咨询了在我父母餐馆工作的几个服务员爆菊的原理，所有人都推荐了 AstroGlide 作为润滑剂的首要选择。让我沮丧的是，往鸡鸡吐口水对于爆菊来说不够润滑。Tnnd，黄片害人啊。

记得另外一个重要的建议来自凯文，“一定要用足，因为如果这是她的第一次，她会特别的紧，多用一点，润滑好，慢慢来，直到她习惯，然后就很顺利了。”

好吧，既然一些是好，越多越好，对吧？21 岁的时候，这些想法看起来真合理啊。





我打开瓶盖，瓶口塞进她的菊花，猛挤。我很可能把这瓶四盎司装的 AstroGlide 挤进去了一半，后来我从同性恋朋友那里直到，四盎司的一瓶足够他们可以用 6 个月。是的我用多了。

但是 Tucker Max 还没用呢。哦，不，在给她弄了简直可以开进去 f1 赛车分量的润滑油后，我把剩下的半瓶全倒进了自己的 jj 和蛋蛋上，真的想要充分润滑，不想让她不舒服。

真的，想下我的思路历程：我就要干她的屁眼，还要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记录下来，然后我确实关心她的个人感觉舒适程度，有时候我真的很矛盾，不过这让我自己都感到可笑。

可以预见的是，我很容易进去了，最开始她有点紧张，但是她的排泄孔里倒进了 Exxon Valdez 游轮载重量那么多的润滑剂，她很快就松弛下来，喜欢上这事了。我也喜欢，感觉不太一样。没有阴道性交那么好，有点纹理感，有点紧，但还不错。

之前我就像疯狂得插着她的菊花，暴风骤雨一样无所顾忌，几分钟后，我要射了，我的紧迫感在节奏里体现出来了，然后我开始真正的狂轰乱炸，就在我正爽歪歪的时候，我抽出的太远，我的 jj 从她的 pp 里出来了，我就那么慌乱抓起我的鸡鸡就要插进去这样我就可以在她体内结束，但是我还





没有抓起来放进去，我听到模模糊糊一声“兹”，然后感觉到有什么又湿又热的东西集中到了我的裆部。

当时屋里很黑（我没有聪明到，或者说清醒到为摄像机留着灯），因此在我向下看了几秒钟才意识到我的鸡鸡，蛋蛋上全是黏黏的黑色液体。我停止移动，盯着我被染的颜色怪怪的裆部足足看了五秒钟，完全傻逼了，直到我意识到：

“你难道...难道...就那么拉到我的鸡鸡上了？”

我伸下手去摸液体的表面，仍然完全难以置信这姑娘朝我的鸡鸡发射了这恶心的玩意，毫无征兆，那味道让我崩溃了。

我的鼻子非常敏锐，我发誓长那么大我从来没被恶心到这种地步。人造 AstroGlide 润滑剂和恶臭难当的排泄物混合气味让我的胃彻底想吐，海鲜，小牛肉，葡萄酒，全跑出来了。

我尽量忍住，我真的用力在忍住，但是看来确实具有一种意识所不能控制的物理反应。在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彻底出来了。

“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吐的她满屁股，满后背都是。到处都是。







她转过身来，说，“Tucker，你在做什么呢？”看到了我朝她身上吐，尖叫一声“哦，上帝啊”，立即加入了我的行列。

“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看到她吐到了我的床上，让我吐的更厉害了，她吐的我满床都是，我吐的她满屁股都是，下一步是不可避免的了。

我先听到桃榔一声，转过身看到我的朋友凑够柜门摔出，摄像机还有门砸在我们身边的地板上。

“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们三个人一起开始狂徒时长为两秒钟的记忆永久性烙进我的脑海。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恶心的交响乐。简直是老的 pink panther 电影里的场面。

我想最绝望的时候是我的眼神和 Jamie 的眼神在空中对视的时候，我看见她醒悟的那一刻，然后她立刻由震惊转为不可遏制的完全震怒的愤怒，在呕吐的间歇，她嚷道：“天啊，你拍了下来...你这个混蛋啊...哇啊啊啊，我以为你爱我....哇啊啊，天哪，我让你爆菊，你...啊啊啊哇啊啊...”

她努力站起来，结果滑到床上回流出来的一大堆 AsyroGlide 上面，倒进了我俩吐在那里的两堆秽物上面，满身满头都是呕吐物和润滑剂。她在床上挣扎了那么一秒，抓起来最顶层的床单，裹在身上，开始往外跑，一丝不挂，仍然呕吐着，我跟到门口，当时我的鸡鸡上还沾满很多液体。





我对她最后的印象是她死命奔跑的背影，一张沾满呕吐物和润滑剂的床单贴在她背上，跑出了我的公寓。

后记：我们当时用的是那种易碎的磁带录像机，当我的朋友从橱窗摔出来时，摄像机和带子都碎了。我们并没有看到录像带留下的电磁影像，我们本可以扔掉之前把那些磁带拿出去找人放进另外的磁带盒。我知道现在看起来很蠢，相信我，我每天都在忏悔，但是你本应该看看我当时的公寓，润滑液，呕吐物到处都是。

我只好租了新式的蒸汽清洁器，买了新床垫，可是押金仍没有保住，根本没法把那种味道去掉，接下来的那个月，我像住在一个下水道里。从那之后每一个跟我回家的姑娘都拒绝呆在那里，因为我住处的味道拒绝和我上床。

但是我没弄明白，而且我想要直到的是那姑娘是怎么回家的，我再也没有过她的消息，介绍我们认识的那个共同朋友给她打过电话，但是她没有回复过。我再也没她的消息，尽管她的衣服和身份证都在我手里(那天晚上她穿了非常紧的裙子，没带手包也没有带钱)

你能想象那样画面吗？她怎么办，打出租车？搭了公交车？她住的地方至少在 30 英里开外，根本没有办法走回去。

我希望她能看到这篇文章，也许那样我就知道她是怎么到家的了。





## 17.这有点伤到我了

译者：YoYo

校对：[@海兵 Robin](#)

发生在 1998,7 月份

写于 2005,3 月份

看吧，我知道我身上的一些故事很糟糕。我也知道上帝会对我年幼无知时的行为作出报复，命运会给我五个荡妇一样的女儿，她们会被和我一样人渣的小伙子睡过后被狠狠甩掉。我知道在我的后半生，我的所作所为完全配得上这样的惩罚。但那些女孩的年轻鲜嫩的胴体会像灵丹妙药让我忘记这一切。

我在 South Beach 遇见 Stephanie，当时她才 19 岁，超级性感，她还在上大学，但那个夏天她在迈阿密从事模特行业，Stephanie 有着那种完全可以登上 Maxim 杂志封面的超级火辣身材。她肯定为了这幅身材舍弃很多美食，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又不需要为她舍弃的食物买单，我才不在乎呢。

像很多超级辣的女孩一样，她也很没安全感，她浓妆艳抹，衣着清凉，一副颓废女孩形象。她和普通那种“我穿这些会显得我很胖”的女孩不一样，这些都是可以操控的。她完全是升级版本，她是那种“我又丑又没价值，





我讨厌自己，来干我吧，这样我才能感觉到你是爱我的”。因为这种无法遏制的制住的安全感，她整个人生活状态混乱又糟糕。

我当时才 22 岁，这种性感又超没安全感女孩正中我下怀，我泡这种女孩的模式通常是：我们邂逅，我感受到她的不安全感，然后让她对我卸下戒心，我和她一起玩乐，这个女孩会很快爱上我，这时我就会甩了她，当然总会有些小插曲。我过去常会这样对待每个这样热辣性感的女孩，我的朋友常打趣我和这种女孩谈话模式是：

女孩：Hi

Tucker：Hi

女孩：我很孤单寂寞

Tucker：我也是

女孩：我爱你

Tucker：我也是

老实说，我开始并没有打算上这些女孩或者伤害她们，我只是太年轻以至于我并不明白我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太愚钝以致于我不明白我做了些什么，太混蛋以致于我停不下来。自从了解这样做会给这些女孩内心带来多大的伤痕，我就很少这样做了。

继续说这个故事，我操过她就跟她一起出去约会，回到家再继续操她——让她为了我彻底堕落。她告诉我她爱我，我也告诉她我也爱她。但我很快





厌倦这种关系，我不再给她打电话。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她当然不会让这段感情这么容易就夭折，所以她不停的给我打电话，我一再忽视，直到一天她生气了，她想把气撒到身上。我当时正在酒吧和朋友喝酒，就在这时候她和她的一个长得很丑的闺蜜（所有性感的女孩都至少有一位绿叶陪衬她们），满身怒火闯了进来。

她的丑闺蜜：“为什么你总不给她回电话。”

Tucker：“这和你为什么不减肥，一样的原因。”

Stephanie：“她可不胖”。

Tucker：“她不在的时候你不也总这样说她吗。”

她的朋友其实并不胖以 South Beach 的标准来看，但我说这些话完全是为了削弱 Stephanie 的这位精神支柱，并不需要多正确。

Stephanie 的这位朋友嘶吼着：“你居然说我胖。”

Stephanie：“不，Tucker，你个王八蛋，为什么你不给我回电话。”

Tucker：“很明显我不想，你俩赶紧滚吧，现在就滚。”

Stephanie：“我操你妈。我才不在乎你，你小鸡鸡超短，你个阳痿男。”

天哪，Steph...我希望你不要这么说，尽管我是个人渣，我也确实该给你打电话，但现在你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前没面子...我就得让你丢人现眼了。

Tucker：“好吧，即使这样，那为什么你来找我，还吼的跟被抛弃的女疯子一样，难道你不该高兴离开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会让自己在大家面前更加难堪。”





Stephanie：“我才没有...”

Tucker：“那为什么现在每个人都在嘲笑你！你想知道为什么不给你回电话吗，好吧，你就像是个疯狂的妓女，每次你关上门你都叫的和荡妇一样。”

Stephanie：“我...操你妈...”

Tucker：“很抱歉，你这么恨我，没有人爱你，赶快结束这场闹剧吧，打车回家去吧，我们正准备和一些真正可爱的美女聊天呢。”

她被我嘲弄的已经没话了，在那一刻，如果形容她是一部字典，那她就是一部没有一个个字的字典。她黯然转身离开。如果我是个好心人，我就会让她直接走了，但很明显那就不是我了。

Tucker：“就这样走了啊，我猜今晚有些很浪荡的小伙子该有的爽了，包括酒吧，所有人都大笑起来，嘲弄她。

我肯定当她离开时她的眼角应该会有泪，只要周围的人都附和你，你就会在这场辩论中胜利。

Tucker：10 分。

Stephanie：0 分。





我本以为我赢了，但过两天后，我收到一个语音信息，“Tucker，我是Stephanie，我刚做过测试，我被查出有病了，衣原体感染，你个王八蛋，你也得去测试下。”

当时我还很年轻，是个白痴，但我没有蠢到去相信一个刚被我狠狠伤害过的女生，她不肯告诉我给她看病的是哪个医生，所以我只能希望得到一份拷贝来的测试单。几天后，她邮寄给我。测试结果是衣原体，阳性。好吧，看来我不得不去做测试了，真他妈倒霉。我不得去佛罗里达的那些免费诊所，因为我不想让我爸爸知道，如果我去做测试了，我的保险账单让他看见我就完了，上面会显示我得了衣原体感染的。推开医院大厅里那些妓女和贼的队伍，我告诉护士我需要一份支原体测试单。你知道他们怎么去做测试的吗，来之前，我并不知道。在检查室里，护士让告诉我要脱掉裤子然后拿出一个 6 英寸长，细细的铁丝棒，接着她摁住上面一个按钮。

接着她会做什么呢？

护士说，现在我要把这插进你的尿道里。

Tucker：“你说什么？”

护士重复说，“我要把这玩意插进你的尿道里，接着...”

Tucker：“没门，你把这么大玩意从我鸡鸡里插进去，没门。”

护士面无表情说：“这就是我们平常这样测试衣原体的”





Tucker：“一定还有其他办法，这他妈都 21 世纪了，一定还有其他办法，无论多少钱我都会付，但一定得换种方法。”

护士说：“只能用这种方法。”

我和她争论了快 30 分钟直到她放弃和我交谈，并叫来一个医生。我和这医生又争论了 20 分钟直到他开始烦了，他威胁我要么给我赶出去要么喊来警察，如果我不同意做测试。

我等了一个星期，期间我撒了很多谎来拒绝一些性爱（诸如你今晚不能来，我答应和我奶奶一块去看《Matlock》），直到化验单出来，幸好检查结果是阴性的。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作为一个 22 岁的男生，她一定是和哪个不靠谱的男人发生过关系染上的性病，而我很幸运。

大概一个月后，我在酒吧遇见她最好的一个朋友（不是那个丑女人，另外一个，她很性感）。她注意到我后就一直对我咯咯的笑，这让我很开心。女人们总喜欢和她们闺蜜的男人上床。我就走过去和她聊天，但她的朋友们但一直在咯咯笑着，甚至嘲弄我。

我就问，你们她妈在笑什么，难道我鼻子上有个鼻屎。

她闺蜜继续哈哈笑着，说我才不会告诉你，否则你会疯的。







我就说，赶快他妈告诉我。

那女孩就说：“好吧...Stephanie 的朋友是个护士，她拿来其他人的化验单，涂掉别人的名字，然后把 Stephanie 写上去，然后拷贝一份寄给你....哈哈哈哈哈...”

Tucker：“什么，她从没得过支原体病，所以我没机会患病了。”

女孩笑道：“那可不是，你说好笑吧...”

Tucker：“所以我他妈没事？”

其他女孩们都大笑起来。

Tucker：10 分。

Stephanie：500 分。

胜利者是 Stephanie。

那件事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我低估了女人的报复心理。当然，如果我足够聪明的话，我就会停止无理对待女人，相反我会老实和她们交代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想要干什么，但那是几年后的事了





## 18.田纳西大学的周末

译者：Alex

校对：[@海兵 Robin](#)

发生时间-2002 年 9 月

记录时间-2002 年 10 月

周四

这是我生命中一个特殊的星期四，当我的手机嗡嗡作响时我正在洗衣店里洗我的脏衣服。是我的表弟打来的，在田纳西大学的表弟。“多德-塔克，我弄到了田纳西大学-迈阿密这周末比赛的门票，这里还有同学会。你一定要过来。这将会非常的棒。”

我不需要其他的劝说。查了最后一班飞往诺克斯维尔的航班：1047 美元。还是我自己开车吧。直到我到达距肯塔基州田纳西大学约 60 英里的边境处，都好得很。我停在了廉租的乡下地方为最后一个小时的旅途准备点啤酒。以备不时之需。

我之前听说过“禁酒的”城市，但对我来说是个抽象和毫不相干的概念。我认为他们是来自遥远的禁酒主义时期的愚蠢的时代错误，只有在国家地理杂志中才能找得到的东西。我错了。明显的，沿着里士满1-75的每个城





市，肯塔基州到田纳西州边境都是禁酒的。这让我非常生气。当乡下结账的女人告诉我再走40多英里才可以买酒的时候我几乎想揍她。

“如果你不卖给我酒我如何大醉一场？这是多么的残暴行为”

我停在田纳西州边境的正对面，兴奋地看到“第一个地方去买啤酒”的标语。但在加油站，没有任何含有酒精的东西出售。我问到：

塔克“你们不卖酒吗？”

服务员“，是的，我们离教堂太近了。”

塔克“什么？耶稣不是喝酒吗？”

服务员“是啊，在这，轻人喝酒就沿着这条大路走半英里，就到了大酒吧。”

受到我需要喝酒的驱使，我沿着大路走了半英里路发现，确实有一个酒吧挨着得来速卖酒商店。但显然，不止这些。在得来速卖酒商店，挨着啤酒的地还卖鞭炮。我在这儿停一下，让所有人都看看自己多么乡巴佬。

到了我表弟的公寓，这是个电视里那种俗套的大学公寓；啤酒罐堆到了天花板，浴缸里全是阴毛，肮脏的内裤挂在灯上。我从他冰箱里拿了瓶啤酒，他都有什么？罐装的乡村俱乐部麦芽酒。有时候，我真的感觉上帝讨厌我。

连着喝了几罐这贫民窟的劣质酒之后，我们就去了在诺克斯维尔大家都称作“脱衣舞”的酒吧一条街。典型的大学城和典型的大学酒吧，我们选了





一个，开始了今夜之旅。还没有十分钟，来了三个女孩，两个引人注目的，一个胖子。表弟告诉我其中一个已经困扰他几个月了。哪一个？“那个胖子。”

我立刻走了过去，并向那个胖子指出了我表弟，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了表弟身边并抱住了他。表弟看我的表情仿佛在说“我他妈的恨死你了，希望你赶紧痛苦的死去。”

后半夜同时上演了两出好戏：当我的表弟试图避开那烦人的、让他痛苦的胖子时，我这边的两个美女在为谁跟我睡觉做斗争。这并不是说我多么的迷人。首先稀缺的法律工作起到了作用；他们两个加上我相当于大幅度的提升我的吸引力。这真是了不起。她们都变成了恶毒的泼妇，每个人都想引起我的注意而对另一个断了念想。就像一集糟糕的淘汰约会。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太大的发言权，我比较喜欢那个矮点的女孩；她比较漂亮，看起来也比较聪明。

我的表弟看到了这些，知道我喜欢矮个的女孩，知道我喝醉了，开始火上浇油：

表弟“嘿，塔克，你知道她是法国人，不是吗？”

塔克“哦不是吧，你是法国人吗？”

女孩“我父母是，我出生在这。我想毕业后移居法国。”

塔克“你他妈的吃奶酪投降的猴子。我想在这里有人很招人讨厌。所以如





果我开始讲德语，我可以牵着你走并拿走你所有东西吗？那些毛他妈的臭袋会说德国人现在如果不是我们，他们没有半点感激的。我希望他们都他妈的死，你与他们的青蛙同情的屁股。

这让我做了决定：我要与高个的那个回家。我们四个回到她的公寓，当我们进去的时候，她让我们轻点，她的室友正在睡觉，她有双面性格，容易失控。告诉我这些，尤其是我喝醉了，就好比把一只饥饿的，疯掉的比特犬送进蒙特梭利学校。

“她跟我和我的表弟在一起待十分钟；她会用她的连裤袜上吊的。嘿，疯子！出来。我要指出你的缺点和毛病。我敢打赌你的爸爸不爱你，是不是？”

高个的女孩和我最终进入了卧室，留下我的表弟在沙发上被胖子摧残。在前戏之前，高个女孩提出了一个请求

女孩 “帮我按摩小臂，酸痛酸痛的。”

塔克 “好。如果这是性爱我就给你按摩。”

女孩 “什么？我不会讲西班牙语。”

哦，孩子.....这是件好事，我喝醉了。

这个女孩隆过鼻，她需要用棉签去挖鼻屎，因为手术之后她的鼻孔小得手指进不去了。当我试图把手指插进她鼻子里的时候她生气了。上帝啊，她说的是真的；我甚至无法把小拇指伸进去。





十分钟后她告诉我，从小到大家里很穷，有时候她和妈妈只能吃土豆和花生酱三明治。我说：“我想有时候卖身可以挣钱，对不对？”她生气了，但是，如果她开不起玩笑，就去她妈的。

## 周五

第二天早上醒来，看到我的表弟，赤身裸体，床单粗陋的包裹着他的身体，睡在沙发旁的地板上。为什么睡在地板上？因为胖子的块头太大了，他们俩人不能同时待在沙发上。我当时眼泪都笑出来了。最后我们离开，骗女孩说稍后给她们打电话。当我们出去的那一刻，表弟欢呼雀跃。

表弟“我无法相信你让我做的这些。这太可怕了。她说我是第二个跟她做爱的人，这点我不怀疑，因为说实话谁愿意跟她做？当然，除了那些她的混蛋表哥。”

塔克[我忍不住大笑起来]“她有一张火热的脸庞。”

表弟“哦，是啊，混蛋，如果她不是他妈的这么胖会热得像地狱。真希望你吃屎死了，你这个混蛋。”

塔克“好吧，至少她奶子比较大。”

表弟“是的，这是最好的一部分了。她之所以认为她火热就是因为这对大





奶子，但是你没有注意到他们，他们都耷拉到她的肚子上了。他们就像袋麦片。”

我真希望他的父母能看到这个故事。

表弟目前即将完成他在田纳西大学的本科学业，因为他被美国商船学院开除了。为什么？他被限制了，离开校园去买三明治。他在这的四年里闯了那么多祸，这足以让他提前三天毕业。好吧，这显然和我有关系。表弟和我回到他那，他去了洗了澡，好像他被强奸了一样。他晚一会有英语课，我决定跟他一起去看看什么样子。我去过肯塔基州的公立学校，现在我要说我完全理解它的意义：这种课，一个 300 级的课，可能是我见过的最大的教育闹剧。我见识过一个泰国吸毒成瘾的 14 岁妓女比所谓的“教授”更有先见之明。我很难相信这是在上课。我希望给你们概括的讲讲，但这就像但这就像试图讲述了一个 senilic 脱节的不着边际的养老院缝纫圆。这个“学校”就是个笑话。我将看到更多的特殊奥林匹克拼字大赛。

下课后，表弟带我参观了校园。这里到处都是美女。想玩个测试标的的游戏，我问他敢不敢随便搭讪一个女孩，并邀请她参加我们那晚的曲棍球比赛。他漫不经心地信步走向一个漂亮女孩，用愚蠢的步伐，女孩看到他的表情既震惊又厌恶，我差点笑倒在地。那表情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要求她给他洗屁股一样。当然，我没有帮忙。我来到他的身后说，“他邀请你去曲棍球比赛了吗？并没有什么比赛。如果你去了，他会把你拖进小巷，殴





打并强奸你。”表弟并没有懊恼，因为表弟说派对上会有很多长曲棍球队的追星族。他称他们 “Iacrossestitutes。”

校园之旅的亮点是我们遇到一个老家伙站在角落里用扩音器向每个人宣讲关于圣经和耶稣什么的。他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但还是很热闹。我喜欢她。他大骂和诋毁每一个走过的美女。我停下来去逗他，例如：

我 “你认为那个女孩怎么样？”

他 “她这种异类将被地狱之火燃烧！上帝禁止这样的穿着！”

我 “嘿伙计，她怎么样？看看她的裙子，相当性感。”

他 “妓女！恶毒的女人！她是一个恣意放荡的妓女！”

我 “老天！看那个金发女孩。我深深为她着迷。”

他 “不要做她的牺牲品！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妓女，涂满油漆的诱惑，向撒旦炫耀她的诡计！”

我 “她欠我们条肋骨，对不对？”

他 “比肋骨多多了！她欠我们美德！不要脸的妓女！”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逗白痴更有趣。我可以逗那个家伙一整天，但是还要喝酒跟泡妞，所以该去参加派对了。

表弟还是田纳西大学男子曲棍球的助理教练。他本可以为田纳西大学打比赛，但他在被开除之前用完了他四年的资格。他就像一个即将毕业的助理，







已经跟球队混了很久，因此我们那晚去了在长曲棍球家的派对。晚上某一时刻，我开始跟他们交流，这里有三个家伙的英雄事迹：

第一个告诉我“我不会再喝醉之后洗澡了，因为我上次这样做，醒来之后变成了光头。”原来是有一次他在洗澡的时候醉倒了，头撞在墙上得了脑震荡。他的室友不但没有帮助他，还给他剃了光头。

第二个给我讲了他有一次喝红牛跟伏特加喝得酩酊大醉，当他第二天醒来时，他妈妈来到他的房间，并给了他头天晚上警察的报告。他一点都不记得了，但根据报告得知，他把车开进了一所房子里，当警察来到事故地点时打了警察，在警察局向警察吐痰，血液酒精浓度 25。

第三个（就是表弟），他说在欧洲的时候迷上了一个瑞典女孩。女孩在他开始脱她裤子之前说“好吧，如果我们做爱，”女孩回应道，“我不知道，我不能再堕胎了。”

没有什么比这让人失去性趣了。

我们都赞同。

晚些时候，我喝醉了给一个朋友打电话。对话差不多这样：

塔克“我，起来？”

朋友“塔克，你说什么？”





塔克 “我是在做演讲吗？”

朋友 “你怎么了？”

塔克 “是的，每个人都是喜剧演员。”

我当时在厨房里泡一个女孩，进展的不太顺利。因此，我塔克这个时尚达人开始准备扭亏为盈：

塔克 “你为什么不过来坐在我的腿上呢？”

红发女孩 “为什么？”

塔克 “因为之后你能在我的裤裆上跳库奇舞了。”

这并没有起作用。

人们开始做圆筒型看台，将这次旅行引向高潮。有个很丑的婊子（基本没有人权）开始做了。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也不知道，但当她头朝下，双腿分开，我戳了她的阴部。这让她猛烈地把她试图喝下去的酒吐了出来，向后摔倒的时候两个人抱住了她，弄了那俩人一身。

我跑开了，笑得喘不过气来。值得庆幸的是因为酒精和头脑的混乱，没有人注意到是谁干的。

最后我和一个学校的女孩离开了派对（听好了，这是回家）。我们叫她“梅丽莎。”





唯一的问题是她没有住在诺克斯维尔，而我找不到表弟和他的朋友，所以我们只好去了她朋友的地方。还不算太糟，除了我们要睡在沙发上。我保持自己的风格。

周六

第二天早上我跟梅丽莎弥补了昨晚我们错过的事情。例如，她不记得我的名字。原来她是一个特殊教育的老师，她给我讲了一些她的学生的伟大故事。有时她会因为他们变得沮丧，她会开始抱怨周围怪异的一切，“我不再是科克伦小姐了，我是一个木乃伊！”然后他们吓得在房间里尖叫。她的学校挨着军事基地，每一次直升机飞过，她对她的孩子大喊大叫，“挥手！Wave to 人民渴望你的国家！”他们都跑到窗口向直升机挥手。

她教 2 到 4 年级的孩子，主要教他们拼写。

有时，尽管她用简单的词，也需要运用创造性的语法让他们明白她想让他们拼的东西，即使如此，并不起作用。一个拼写交流：

梅丽莎 “是，你是我的朋友吗？是”

孩子 “是的梅丽莎小姐，我是。”

梅丽莎 “不对，我想让你拼 ‘是’。”

她说工作中最苦难的是那些捣乱和情绪过于激动的孩子。他们中很多人有





严重的行为问题，有时他们会失控。她不得不学习一些有效的方法来“约束他们不留痕迹。”控制他们最好的方法之一是用糖。她说“弱智会为了糖做任何事。”

其他一别随便的谈话：

我“你真的叫他们‘弱智’”

她“我们不应该这么做。”

我“这么说是喽。”

她“这个.....不会当着他们面啦。”

我“你有没有用低劣的方式招惹过他们，比如告诉他们上帝讨厌他们因为他们弱智？”

她“没有！”

我“你有没有在他们背后做手势好像说‘踢我，我是弱智吗？’”

她“没有！塔克！”

我“或者让他们戴上写着‘弱智’的帽子。”

她“没有！你什么意思！如果你有一个弱智的孩子你会怎么做？”

我“我会拿他的头猛撞石头，再要一个孩子。”

她“我的天啊！”

她喜欢这样。认为我在搞笑。我们还在讨论着弱智的时候跟她一起住的女孩起来了并开始打扫公寓并跟梅丽莎说话。然后她突然转向我说，“对不起，





你是？”梅丽莎插口说，“哦，这是塔克。他昨晚醉得找不到家了，所以我们来到了这里。”这个解释让那个女孩比较满意。后来她们在谈论着什么，并没有对着我，我评论一下。梅丽莎转过身来对我说，“嘘，你不能插嘴，你不属于这里。”我要了梅丽莎的手机号最后回到了表弟那。我换了衣服后我们去参加长曲棍球房子那的赛前聚会。在去派对的路上，我跟表弟从酒店买了点烈性酒。我进去卖酒他在车里等着，跟别人打电话。后来他描述了下面的一幕，

“当塔克咯咯笑得跟个女孩一样从酒店里出来的时候我知道会有麻烦了。”

我买了爱薇可利尔，这可是纯粮食酒。190年老字号。瓶子上有三个明显的警告标签：

“警告：极易燃！”

“警告：饮用过量有害身体健康！”

“不要在没有稀释的情况下饮用。”

我听起来像在赌博。

我买了一公升的爱薇可利尔，一夸脱佳得乐，一罐红牛，把他们全部装入我的水袋。我准备好了。我们到了长曲棍球的房子，我开始制作爱薇可利尔/佳得乐/红牛的混合物，我称它为“塔克死亡组合”。它尝起来像贫民窟恋情。它太棒了。长曲棍球房子坐落在校园的一个热闹角落里，巨大的环绕式门廊，我，表弟，还有一群长曲棍球员被震住了。唯一的问题是：





爱薇可利尔没有把我灌醉。它却让我疯狂。就像射钉枪在我的额叶上打了一枪。我变成了 Phinneus 大麻；我丧失了理智，把我能想到的粗鲁话都喊了出来。从一个 10 人的观众开始，我取笑走廊里的每一个人。我醉得太厉害，胡乱地记住了我说的一切，大概是这样：

·一个丑陋的家伙：“哇靠，看起来上帝搞砸了。不要担心，会有一个丑女孩爱上你的。”

·一个火热的女孩：“你有对大奶子；某一天它们会给你一个丈夫。如果你他妈的不让它们下垂的话。”

·一个穿着橙色，黑色与白色相间的工装裤（田纳西大学的颜色）的人：

“哦，天呐！是一个讨厌你的瞎子帮你挑的衣服吗？看看你自己！看看你穿的什么！你就是‘失败的乡下人’的定义，重新审视你的生活！”

·一个梳着小辮的大胖黑家伙：“嘿嘿嘿！你就是胖阿尔伯特操了卢达克里斯后有的那个的儿子！”

·一个穿着迷彩裤的白胖子：“小心！这是皮尔斯伯里的特种兵吗？你就只会吃吗？可笑的是他们！嗯，不知道吃牛排还是鸡肉吗？为什么不都吃了？什么都不要剩下。”





·一个我所见过的最差劲，头发脏乱的女人：“哦，天呐！你在哪做的头发？风洞？还是被炸弹炸的？‘我讨厌自己沙龙’吗？嘿大妈，别致的吸毒者造型多年前就不时兴了。你知道你这是在公共场合吗？”

·一个留着鲑鱼发型的人：“嘿！我第一次在田纳西州看到鲑鱼！好像踩着一只青蛙并且鼻子里塞了一只乌鸦！把我涂成红色然后钉到谷仓！嘿爷们！让我们喝点烈酒然后尽情燃烧吧！来吧哥们！”

我就这么干了足足两个小时。一个女孩不得不去两次修理她的睫毛，因为她又哭又笑的。我们去看比赛的时候，走廊里大约有 40 人看了我刚才的表演。我想之所以没有人揍我是因为有几个大块头跟着我。

我只想说：没有什么比得上南部周六的大学足球。暖和的天气，足够的酒水，丰盛的烧烤，无数的辣妹穿着太阳礼服，这所有的一切远远超过了刚才残酷的三个小时，供你享受现代的角斗盛宴。看完比赛，回家喝酒做爱睡觉。还有什么比这更爽的？

我们去看比赛，座位是 40 码线上的 20 排。真棒。唯一的问题是：这是田纳西跟迈阿密的比赛。说实话，你支持哪个队，强奸犯还是杀人犯？这两个队我都不喜欢。我想我只支持自己找到一个漂亮的女孩。

因为我对一个在柜台工作的黑人女孩说“你像海莉贝瑞波斯塔”而得到了





一杯免费的可乐。有个人在找他的女朋友几乎想揍我，我告诉他：“你的女朋友跟一群黑家伙走了。”这个女孩，在深深地喝了我水袋里的东西后，得知她不是在女生联谊会。为什么？因为在她的房间外留下了用过的避孕套。当我问她为什么不为了减少大家的麻烦在额头上纹上“我是妓女”的时候她生气了。

我的白痴表弟花了整个赛前跟比赛的时间，打算用我水袋里的东西让每个女孩跟她上床。我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酒精能杀死细菌和病菌。是的，显然不是指细菌。半场结束前，我想找出所有田纳西州大学里每个吸烟妓女的病毒、病菌和细菌。在我离开比赛的时候我很不舒服，我的淋巴结看起来像得了甲状腺肿。表弟，一个朋友和我找到了我停在街边的车，醉醺醺的上了车。我们后面的那辆车停得快要撞到我的保险杠上了。仍旧受到塔克死亡混合的我上了车，开始撞我后面和前面的车。我不会生气因为这车是我免费得到的。在我撞了后面的车五六次之后，几个女孩从街对面的房子里走了出来，站在门口开始对我大吼大叫。

“嘿！那是我的车！”

“为什么你他妈的停得离我的车这么近？”

“不要撞它了！”

“好吧，开走它。我等着呢。”

我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







相反，女孩只是站在那里，大概 5 秒钟，盯着我，然后举起一大块牌子，上面写着“别那么快，我的朋友！”。我讨厌李·科索，所以我撞了她几次车只是因为恼怒，然后驾车离去了。

我到家 6 点，到了 8 点，我要死了。诺克斯维尔的周六，我出不来了。太不公平了。

我就这样结束了？当然不是。我打给梅丽莎，她来表弟这找我，我们享受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吃披萨，做爱。我俩在一起待了一晚上。我不得不说这个女孩：她真是太棒了。我是一团糟，流着鼻涕，咳得像个肺结核病人，像吉姆贝鲁西一样放屁，说着粗俗的话。

她都没有嫌弃我。我想是因为她经常跟弱智在一起的缘故。





## 19.都是尿尿惹的祸

译者：Alex

校对：[@海兵 Robin](#)

发生时间-2003 年 7 月

记录时间-2003 年 7 月

当我到了奥斯汀的时候，碰到了一些在德克萨斯大学兄弟会的家伙。他们很酷（备注：他们崇拜我），所以一个周末，我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前往一个派对。让我解释给所有你们这些没有去过大学的人：最容易跟人上床的地方就是美国大学校园。而大学校园里最容易跟人上床的地点是联谊会的派对。在这个派对上你不需要做任何的游戏为了跟人上床。你通常不需要太多的游戏去搞定 18-21 岁的女孩，大学联谊会派对就是干这个的。这就好比阴道商店的清仓大甩卖；所有的都得卖掉！没有不买的理由！

这时候特别需要一个女孩载我回家。派对临近结束的时候，我去上洗手间是看到了早些时候认识的一个女孩。我叫她过来并说明了我的问题，“我喝醉了不能解开我的牛仔裤。我需要解开它否则就尿到裤子里了。”

我完全可以想象出来她看我的表情就像是让她把一只小猫踢进木材切割机里去。我的意思是谁会相信这么蠢的话？一个联谊会派对上喝醉的女孩，这是谁。





她笑了，想起了我是谁，说我很可爱，然后解开了我的牛仔裤。嗯.....操我，是时间来做这个了。毕竟，唯一知道她能为我做到哪一步就是去问她，“你能帮我拿着它吗；如果我拿着它的话会尿到自己的手上。”

她又笑了，领我进了浴室，当她拒绝帮我拿小弟弟的时候我很生气，她站在我身后，握住我的屁股说：“我就站在这里看着你。”

Tucker 毕竟是 Tucker，我决定测试一下她监视的技术。我很生气地往便池右边的墙上尿去，然后她笑着说“往左边点。”我往左边转，尿在便池左边的墙上。她咯咯直笑，轻推我的臀部这样我就尿在了便池里。与此同时，她一直检查我的包，我想这是我们的前戏。

然后她帮我拉上裤子的拉链，很体贴和细心地确保不会夹住我的小弟弟，之后我们又一起喝啤酒去了。我真的不记得接下来的十分钟跟她说了什么，但是最后我说了“我们离开这”，然后就跟我回家了。我住的地方离派对的地方只有一个街区之遥，这样很好，因为这时候我的驾驶技术大概相当于得了嗜睡症的猩猩。

在我家，衣物褪去开始做爱。我真的喝醉了，戴着套套.....耶，Tucker 今晚不会射了。我的小弟弟很硬，即使吸食了监狱质量的病毒的 Jenna Jameson 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打败我。我开始慢下来因为我还不想射精，而且我累了、醉了，但她很享受，让我继续。什么？好吧，我又干了





她 5 分钟，觉得无聊就停了下来.....她又让我继续因为她要高潮了。

好吧，谢谢你婊子-我不是。

我又开始抽动起来，但局势很快变得难以忍受：我什么也感觉不到，乳房热得发烫，我醉得如此厉害有种想吐的感觉。没有任何别的选择，我做了一些从未做过的事，老实说绝对没有男人会这么做：我假装射了。

我像诸神发誓（好比免费酒吧里，我不为热辣的女人跟金钱所动），我十分困难地抽动了 10 秒钟然后倒了下来。她唏嘘不已，说她希望我不要停因为她马上就要高潮了。我笑了，“是啊，我的弟弟有他自己的想法。”我们都失去知觉了，我偷笑自己是如此的卑鄙。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完全被尿液包围了。我知道这是尿因为这气味。我知道这是我的因为我这边的床湿透了，她在床的另一边，她身边只湿了一点，而且不是她的胯部部位。

[这件具有讽刺意义的事令人作呕。甚至两个月前，一个女孩尿在我的床上我还无情地取笑她。看来酒神显然很有幽默感，他们用这个来嘲弄我。]

我的床乱七八糟。到处都是尿。我该怎么办？难道我只能接受我是个尿床





的失禁小丑的事实吗？

不。我决定跟神对着干，拒绝他们在我身上找乐子并且改变他们破产的语言。Tucker Max 绝不屈服于命运。起床后我换了衣服，把被尿湿的衣服扔进了洗衣机。我小心翼翼地把她挪到了我的这边，尿湿的这边，然后在她的胯部洒了一些温水。当我做这些的时候，她快要醒了，所以我开始摇她并对她喊道“醒醒。醒醒！”

她慢慢地醒来，环顾四周，显然还没有清醒。在她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之前我让她往下看。她看到了一大片深色的污迹，感觉到她衬衣湿了（我们在喝醉/脱衣服做爱之前都穿着衬衣）。我帮她弄明白发生了什么：

Tucker “你他妈的尿在了我的床上。你在我的床上尿了。”

她 “什么？” 她俯下身摸了摸床单，“哦，天呐！”

Tucker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找不到厕所吗？”

她 “不是.....我.....这从没.....我从没.....哦，天呐！”

Tucker “上帝不会把这尿弄没的。”

她 “对不起，我从没.....我真不敢相信我醉到如此地步。实在不好意思。”

Tucker “哦，妈的。我如果尿在了别人的床上也会不好意思。” 我起身去了浴室，因为我怕会忍不住笑出来。回到卧室，她站在那里盯着床，眼里含着泪，完全没法相信会这样。她转过身来对我说：“我无法相信昨晚我喝了这么多.....我现在还要去撒尿！我睡觉的时候尿了这么多为何现在还想





尿？”

我又差点笑出来。我不得不离开房间，假装生气，几乎要咬住自己的手来防止笑出来。我进了浴室在那里笑了足足有十分钟。

当我出来她已经撤了床单并把它们放进了洗衣机，并没有注意到下面我尿湿的衣服。她道歉了差不多 100 遍，给了我张支票买新床垫，然后匆匆离开了。可想而知，她没有留下号码。我差点把支票裱起来。我没有兑现它因为我要提醒自己不再去利用别人。我让她没有尊严，就不能再花她的钱了。

## 20.Tucker 参加曲棍球比赛

译者：Alex

校对：[@海兵 Robin](#)

发生时间-2002 年 10 月

记录时间-2002 年 11 月

有时我甚至需要休息一个晚上，在经历了一个激烈的周四和周五之后，周六我决定跟那晚在镇上恰巧碰到的高中朋友 “Mark” 去放松一下。





下午四点左右他背着一个怀旧风格的 3D 包过来了，我们打算速战速决。在我想着怎么从邻居那多偷点啤酒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地区的小联盟专业曲棍球队的广告，正好两个小时之内要比赛了。Mark 想去看曲棍球。他一直认为这是最好的主意。我不想去，我想放松一个晚上。

不知何故他试图说服我喝 15 瓶啤酒之后去看曲棍球比赛才真正称得上“放松的夜晚”。但他不仅仅想去看曲棍球比赛，他坚持要带上水袋，因为他拜读了田纳西大学周末的故事。我停下来考虑。我可以：

- A ) 哪都不去，很清楚地知道去的话今晚显然会变成一个灾难性的火车事故。
- B ) 同意去曲棍球比赛，但拒绝带上水袋，因为这显然会导致我早亡。
- C ) 说“去你的吧”，让所有的警告跟戒酒什么的都去死吧，装满塔克死亡组合去比赛，敢于参加我的行动的赶紧来。

你们已经读了我其他的故事，你觉得我会怎么做呢？

我把水袋加满塔克死亡组合，但这次，我没有用艾维克利儿，用了纯正的肯塔基州月光。我妈妈住在肯塔基州，她的一个邻居在谷仓里生产月光。真的。

我们抵达了屎一般的运动场。我们没有票，我们唯一能找到的黄牛，已经





变成芝加哥最脏，最穷的瘾君子了。他想卖给我们两张垃圾票。他们看起来就像他能给他们搞到麦当劳的超值套餐一样。但这并不会阻止我跟他讨价还价。我是谈判大师，尤其是喝醉了之后：

我“票多少钱？”

瘾君子“40 一张。”

我“滚你妈的！你还想给我们手淫吗？开玩笑呢？我总共给你 20。”

瘾君子“唔，别这样哥们。这可是观看比赛的好位子呦。”

我“你知道的.....倒票是违法的。”

瘾君子“哥们，别太过分了。这票可是第 8 排，最好的位置。”

我“40 太贵了。毕竟，你花钱也是去买毒品。”

瘾君子“爷们，去你妈的。”

我们总共用 40 块钱成交了，比赛就要开始的时候才找到座位，令我很不爽的是整个场地里才大约有 10 个女人。虽然我们来看比赛不是为了泡妞，但是总希望会有妞的。我大声对 Mark 说“耶稣基督。这他妈算什么，同性恋曲棍球之夜吗？”左边两个笨蛋吃惊地看着我，而右边的老家伙开始笑。操左边那两个白痴的妈的。我开始与老家伙交谈，抱怨女人什么的。其中一个开始给我们讲故事。“是的，有一次我跟两个美丽的女孩度过了一晚。很棒的女孩。那一晚一直非常的美妙知道她们用各种可怕的四字真言。太可怕了，可怕的四字真言，像‘不要’.....‘别’.....‘不’.....‘停’。太可怕了，可怕的四字真言。”这些老家伙们让我们刮目相看。当然，我们很快说起了塔克死亡组合；一个跳舞的胖子看到我们估计会哭。因为我看到了几







英里外的娱乐价值，

我开始跟左边的菜鸟都市型男交谈。我当时就想揍他一顿。他就是那些烦人的假博学多才者中的一员；牛角框眼睛，酒吧里用玻璃杯喝灰皮诺，经常买诗书却从来不看，不吃红肉，买东西用契尔氏计算器，被 Howard Stern 的行为激怒，平常的谈话中喜欢用 "Foucault" 或者 "Sartre" 之类的名字。我们都认识一两个这样的人。我一直在笑，因为他看上去真的很像《快乐日子里》的 Chachi。他认为他比我优秀因为我喝醉了，行为像个白痴，而他是温文尔雅的。没错，我有东西要给他。

他谦逊地问我是什么的，我告诉他我是作家。然后好戏开始了：

他“嗯，我曾经是作家，在去法学院之前。”中间来了个快球。

我“真的吗？我真的没有想到。哪个法学院？”

他“德克萨斯大学。”

我“嗯，我想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去一个好学校。你都写些什么？”

他“主要是为杂志和报纸自由撰稿人。”





我“那么你是个没有工作的文字编辑喽？”

他“嗯.....不是。我的最后一篇文章发表在《优渥读者》。”

这家伙相当欠操啊。

我“我打赌你一定很自豪。”我笑了，但他没理我。“你现在做什么呢？”

他“嗯，我是个律师。这就是为什么我去法学院的原因。”

我“牛逼。那么 Chachi，你哪里人？”

他“德克萨斯州。”

我“我打赌你一定很受欢迎。”

他没有说话。Mark 跟我又买了点啤酒。比赛太无聊了，所以我一直跟 Chachi 瞎扯淡。他越来越招人厌，但他是那种血汗工厂里哭诉者的类型，所以我不担心任何即将到来的暴力行为。我继续：

我“我去过那。我喜欢那。但我从没听说过一些奇怪的法律事件。你是律师，只要没有喝醉真的可以开车吗？”





他 “嗯.....我不太确定。我们在法学院不怎么研究这个。”

我 “你喝过酒吗？”

他 “嗯.....，当然。”

我 “你从来没有酒后开车吗？”

他 “嗯.....没有。”

我 “你不会相信所有母亲反对酒驾的宣传是不？” 他没说话，所以我接着说 “在德克萨斯你真的可以开枪打睡了老婆的人吗？”

他 “不，这不是真的。这是胡说。”

我 “Chachi 我不理解，我认为这是真的。如果你回到家，看到一个男人在你家走廊，你的妻子在里面，没有穿衣服。你会开枪打他吗？”

他 “不会。”

我 “那你老婆呢，你会打她吗？” 他不回答。

“如果有个男人在你院子里，没有穿衣服，而且他嘲笑的看着你。我打赌





你会开枪打他。”

他 “不，你不能这么做。”

我 “如果你一个人在你家走廊，跳着奇怪的舞蹈，像个嬉皮士，你妻子认为他很没有魅力呢？你会开枪打他们中的一个吗？德克萨斯州的自卫标准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杀人？”

他 “什么？你是认真的吗？”

我 “我只是想了解这里的法律伙计。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爆发。”

他跟朋友起身离去，但是把啤酒留在了杯座里。当他走出我的视线，我倒了他一半的啤酒，一饮而尽，然后去了洗手间。到了那，我看到 Chachi 站在小便池前边，所以我开始高歌：“夜晚的星星，是又大又明亮，深深烙在德克萨斯的心上！”

他看过来，不高兴。我用手比划出枪的样子，指向他然后说“砰！”他更不高兴了。去他妈的如果他开不起玩笑。

下半场开始了，Chachi 没有回来，所以我喝完了他的啤酒。他不需要它了。





Mark 忙着喝水袋里的东西，似乎打算不醉不休。然后发生了每次我出去喝酒等待发生的决定性时刻：在下半场休息期间，有些人走过来问我们这边有人想去场地上跟吉祥物比赛吗，“哦，我我我！我想去！我我我！”

这家伙有点迟疑的盯着我，但由于整个区域没有其他人敢站出来挑战我喝醉了的热情，我成为了其中一员。我去了禁区后面的集结区，那两个人分别是一个特别瘦的女孩，看起来似乎她花了三个礼拜的时间在迈阿密的 48 小时奇迹饮食，另一个胖家伙异类得像是漫画书《辛普森一家》中出来的。我问他如果他开一家漫画书店，我想这是他经常听到的笑话，因为他有点生我气了。不知如何应对他明显的不满，我说“最糟糕的笑话。不会再说了。”这并没有什么帮助。

弱不禁风的引导员给我们解释了一下比赛规则：我们会有一个曲棍球球棍和一个冰球，我们允许跟吉祥物来对抗一场，这个这个的，毛茸茸的，看起来像狗的东西。赢了的人会得到下一场比赛的门票。我插嘴道“我不想参加下一场比赛了。这个地方太差劲了。”

引导员[盯着我蔑视了一分钟]“你不能把你的啤酒放在场地上。”

我对周围竖了一下中指，然后开始向吉祥物进攻。就在我即将打球的瞬间，灵机一动。我把球棍丢向吉祥物来迷惑他，将球踢进了球门，把吉祥物摔进了球网，把他的球衣弄到了头上，开始直接打他的肋骨。举起你的双手





如果你听到过一个职业球队的吉祥物说过“你他妈的在干什么？你这个混蛋！”

我从没有笑得这么开心当这个大个的毛茸茸棕色的脑袋失去了理智开始接二连三地咒骂的时候。我眼泪都笑出来了，我几乎跟不上他的身体节奏。当然，我的笑声只会让他越来越愤怒，最终我失去了优势。他放倒了我，最后压在我的身上。他完全沉浸于打斗中，开始回击我，当我大笑不止的时候。

人群开始躁动。我的意思是下面这张真实的照片出现在你的脑海中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谁照的这张照片，这是在打斗一个星期之后匿名寄给我的。我想谢谢你。

整个过程，播音员站在 10 英尺远的地方，完全傻眼了。他不知道要做什么或说些什么，直到吉祥物站了起来，他才过来把吉祥物从我身边推开了。他用了好几分钟才让吉祥物冷静下来。吉祥物完全失去了理智；他还想揍我，尤其是我站起来后将双手举向空中，享受人们的欢呼声。





我被护送着离开了场地，继续欢呼，当有个似乎是主管的人开始讲很多花哨的法律词汇，如“袭击”和“殴打”的时候，我停下来，冷静地盯着他说：“对不起，我坚持我的立场。我现在是精英俱乐部的一员，已经到了一个职业球队的吉祥物。先生你，不在这个俱乐部里。”

他看着我，说不话来，三四分钟过后，转身离开了。我被赶了出去，并被告知不要再回来了。

我不得不在车里等了一个半小时直到 Mark 跌跌撞撞地出来。当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晚才出来时当我被撵出来的时候，他吃惊地看着我说“你被撵出来了？为什么？”

## 21. 苦艾酒跟甜甜圈店的故事

译者：Bob

校对：[@海兵 Robin](#)

发生于 2002 年 9 月

写于 2002 年 9 月

我过去一直认为我见识了世间所有事情。我经历了如此多的事情，以至于我对生活都有点厌烦了。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影响到我。我变的有点厌世了。





那是在我开始喝苦艾酒前的状态。这种该死的酒应该是提取自撒旦的尿液吧。现在我知道了为什么梵高会砍掉自己的耳朵以及为什么罗特列克会画一些滑稽的侏儒。这些都与心理疾病无关，这都是该死的苦艾酒造成的。几周之前，我的一个我们称之为“Rich”的肌肉男朋友来到城里拜访我。这是那晚发生的故事：

下午 6 点。Rich 到了我的住所。我已经 7 年没有见到过 Rich 了。他身上的肌肉至少有 60 磅重。我为他的体型甚至感到一些吃惊。他跟他的朋友艾迪一起来的。他们都在同一个军队的精英级特殊行动组，该行动组在几周内会远赴中东。艾迪是个西班牙裔，长的很高，易怒，是个肌肉男。他巡视着我的公寓好像在找出一件他想打碎的家具似的。我开始觉得这可能不是个好主意。

6:01 “那么，塔克，我听说你终于知道怎么喝酒了呵？”瑞秋笑着对我说。他们随身带了 2 箱啤酒。我又开始觉得这可能并不是什么糟糕的事情了。

7:00 他们告诉了我一些很棒的故事，可能是我听过的最好的故事。很多是关于毫无察觉的国际恐怖分子秘密死亡或者血腥死亡的事情，还有一些是有关第三世界的妓女的故事。我开始觉得这整件事是一个好主意了。

7:05 分的时候我们喝完了第一箱。







7:45 我告诉了他们 2 个我自己的最好的故事。他们眼泪都笑出来了。艾迪对瑞秋说他是真的，我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风趣的人。我又觉得这是个很棒的事情了。

8:40 我们喝完了 2 箱啤酒。我比他们 2 个都少喝了 6 瓶啤酒，我已经有点醉了。可他们看起来他们还能参加铁人 3 项似的，即便他们已经喝了 18 瓶了。我开始觉得我的酒量跟他们不在一个层次，要慢慢喝。这让我感到担忧。之后我又记起来了我是塔克麦克斯。我的忧虑便瞬间消散了。

8:45 艾迪认为我的故事是当今最好了。他说他希望能跟我一样。他希望听更多的关于我嘲笑胖子以及跟辣妹在一起的故事了。我开始把他当成我的好朋友了。

8 点 49 分：我们走到了一个意大利面饭店吃晚餐。女服务员立马对我们的行为感到不悦。她说：“我们的饭店通常不接待你们这么醉的人。”我觉得她的态度需要一些转变，我说：“你知道这他们 2 个是谁吗？他们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这样你才能自由地在林肯公园带着你的大屁股走来走去，就像一些高傲的流浪汉一样。你居然这样质问他们？，给我们拿些食物和啤酒，动作快点！”

8 点 50，饭店经理要求我们离开。

8 点 58 分，我们到了麦当劳。排在我前面的一个女人花了多达 5 秒的时间





思考自己应该点什么。这激怒了我，我说“你在找什么？石斑鱼么？这是被诅咒了的麦当劳菜单，10年来一直都一个模样！全是麦当劳货！点就是了！”

8点59分，她快速地离开了麦当劳饭店。或许可以形容她为“在恐慌中逃离了”。

9点整，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指着“一美元菜单”，然后说“给我拿所有这些。”

9点05分：我对拿到的食物感到不满意。我把一些东西拿回了收银台，比如苹果派。那个14岁的上星期五晚班的墨西哥裔男孩表示很迷惑。我很失望于是把我不喜欢的食物仍在了地上。

9点07分，我们决定去玩瑞秋最喜欢的麦当劳游戏：窗户泡菜竞赛。

9点09分：我们的窗户上有8个泡菜。每个都由番茄酱和芥末当调料。我们开始讨论每个泡菜属谁拥有。这很快演变成了激烈的和含有亵渎语言的争论。2个军人都用了很有创造性的词语---我从来都不知道我有个“阴茎皮套”或者是“取悦男人的人”

9点14分：最后一个人也在恐慌中“逃离”了。饭店空了。我们讥讽他们，





在他们离开的时候欢呼。他们，以及他们的小孩子，都是胆小鬼。

9 点 15 分:饭店经理出来了，要求我们离开。艾迪有点困惑了：“我们怎么会被踢出麦当劳？这是在非军事区的吃喝而已。这是我们来这儿的原因！”

9 点 16 分 经理是个虚弱的墨西哥妇女，她有点害怕我们。她走到柜台后面，然后再一次要求我们离开。她朝我们挥舞着电话，威胁说要喊警察来处理这件事。所以我们走了。

9 点 45 分:我们到达了派对，我找到了邀请我的朋友，并介绍了我带的 2 个伙伴。

9 点 46 分，我们明显比我预计的要醉的多。我的朋友有点受到了惊吓，他说“伙计....我早跟你说了不要喝这么醉出现。”。很明显他很困惑。我很礼貌地向他解释清楚，我说：“他在跟他妈的谁说话呢？”。这让他有些恼怒了：“伙计，看看四周，这不是那种（指喝酒）派对。”

9 点 47 分：我花了大概 45 秒考察现场。这是个连栋房屋。 这儿有个大酒吧，还有一个酒保。这儿有一桌的饭前点心。 我看到一些人的条子衬衫下有一些徽章，是一些写有反战标语的徽章。

几个人手里握着装有灰色葡萄酒的杯子。我告诉我朋友：“你不是正确的。这毫无疑问就是那种派对。”





9 点 48 分：我们直接走到酒吧面前。我面向我的朋友然后说：“绅士们，你们即将看到一场表演。你们杀恐怖分子。我摧毁装腔作势的人和白痴。拿一杯饮料然后慢慢观赏艺术家的工作吧。这些人认为他们比我好。”

9 点 48 我点了 3 打高质伏特加。他们只有质量一般的。这让我很不爽。“你是什么烂货？”我跟酒保争论起来，我觉得他把好酒故意藏起来了。我告诉他我的朋友靠杀人为生，除非他能提供质量上乘的伏特加，否则他就有机会成为目标。

9 点 50 分 一个妩媚的女孩走了过来然后问发生了什么问题。我告诉她卑鄙的酒保想让我们喝便宜的驴尿。我厚着脸皮地跟她调情。她也用调情回应我。我告诉她调情很好，但是那却不会让我喝醉。她目光充满诱惑地看着我，然后让我跟她上楼。我说“我的朋友能来吗？”。她笑着说：“当然可以。”

9 点 51 分：艾迪悄悄在我耳边说：“伙计，我过去觉得你的故事至少有点像胡扯。但是现在我们什么都没喝酒要“开火车”了。瑞秋是对的，你真他妈是个男人。”

9 点 52 分：她把我们带到了个卧室。那儿有一些其他人。他们在抽大麻和喝酒。在桌子上单独有个装有绿色液体的瓶子。上面的标签写有“苦艾酒”3 个字。我不知道苦艾酒是什么。不管怎样，只要它是酒，我就不怕。





9 点 53：女孩取出 3 个玻璃杯子，放入冰块，冰块上面又放了些糖。然后把绿色液体浇在冰块上。液体变透明了。这让我们有些着迷了。她把杯子递给我们，微笑，然后说：“这比楼下的任何东西都要好。”

9 点 54 分：我抿了一口。我的天，我的颈部肌肉开始不自主地收缩起来。我能感受到我的心脏开始无规律地跳动起来。这东西果然不是胡扯出来的。我又喝了一些。

9 点 56 分：这个女孩开始亲吻其中一个吸大麻的人。艾迪对我耳语到：“这看起来像是个淫乱团体。”我对他皱了皱眉头说：“你认识女人多久了？老兄，所有女人都是妓女。除了我们的母亲。跟着我就行了，我会给你找个粉色阴唇的。”

9 点 59 分：一个男子给我们讲述关于苦艾酒的事情。他说这酒是他从欧洲带过来的，因为在美国不准生产苦艾酒。很明显，它酒精度很高。而且有致幻的效果。我告诉他他闻起来就像绿叶油。瑞秋和艾迪歇斯底里地笑了。塔克又多了一个听众。

10 点 18 分：苦艾酒是个该死的东西。我喝到第 2 杯，我都已经半醉了。瑞秋和艾迪想看我完全醉了后是怎么回事。身体充满能引起幻觉的酒精，塔克倒是很乐意帮他们实现这个愿望。





10 点 20 分：我们 3 个停留在厨房里。一个胖女孩走了进来。现在是游戏时间了。很明显，女孩觉得她能在这里随便呆多久，伊拉克大兵做了一个很好的策略性回应：

“好了，跟其他人说拜拜吧。”

胖女孩说：“你说什么？”

塔克：“你听不到吗？你的耳朵也很胖吗？”

胖女孩（表情充满惊讶，瞪着我的突然狂笑起来的朋友）：“对不起，你说什么？”

塔克：“抱歉。真的很抱歉。[我接着打开冰箱]你平常一般吃奶酪蛋糕还是巧克力蛋糕？可能 2 者你都喜欢，我猜。”

胖女孩在完全的惊讶中转身并走了出去。

塔克：“嘿，萨拉，我只是开玩笑。回来。我的朋友喜欢床上运动。并且你能在插入的时候会有更多的缓冲。那就像骑脚踏车一样！”

真正的塔克回归了。

10 点 23 分：瑞秋在大学就了解我了。所以他知道怎么激怒我，他说：“伙计，你能做的更好的。这里有充足的人让你去取笑。”我就像是一个高速电梯掉进了地狱一样，不断坠落。我把我的录音机给他，然后对他说：“不要错过任何东西。”

10 点 26 分：我看见一个穿红色调背衫的女孩。这对我来说太简单了：

塔克：“嘿，1985 年的麦当娜，你要去那个人吗？”





女孩：“哪个人？”

塔克 “让你看起来像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人的人。”

女孩[看起来很疑惑](游戏结束，她没领会我的玩笑)

塔克总结：“如果我看上去像个拼命找女生的人的话，我看起来会很拙。”

10 点 29 分：艾迪找出了一个穿着反全球化主题衣服的女孩。衣服上有标有“不要为了石油流血”的小徽章。瑞秋在我耳边耳语：“你得得到她。行动起来。伙计。为了我们，为了你的祖国。”艾迪也开始在一边说“上帝保佑美国”。

10 点 29 分：我浑身充满战斗力。瑞秋对着录音机说“目标已锁定...武器已经准备发动。”

10 点 30 分：我对她自我介绍为“阿尔杰 西斯”，她没理解这个笑话。是时候直言不讳了：

塔克 “你不讨厌世界银行吧。”

女孩：“我不啊？”

塔克 “是的。你很生你爸爸的气。你希望你爸爸能多抱抱你。”

女孩：“什么？”

塔克 “你是社会学专业的，不是吗？”

女生 “不是！”

塔克 “那你的专业是什么？文化研究？”





女生[停了一会] “哼...英语文学。”

塔克[停下来给了她蔑视的一眼] “你父母给你了一笔上大学的钱？那些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组织有没有在巴诺书店帮过你？”

女生 “没有-我..”

塔克 “难道你现在不应该去赌十字路口？你曾经签署过多少个反血汗工厂的请愿，即使你现在穿的的是 Reeboks?你用的 Clinique 化妆品是在尼泊尔生产的经过动物测试的，而你穿的却是贴有“反全球化”衣服呵？好吧，你彻头彻尾的是个无耻的虚伪的人。”

女孩 “你胡说着什么法西斯一样的言论啊？”

塔克：“等等。你曾经有没有在半夜醒来---因为在你的窗外有一对猫互相把对方用爪子抓死？你说话的声音听起来就像(那些猫)那样。”

女孩[发出一阵结结巴巴的类似辱骂的混乱声]

塔克 “不开玩笑地说 ,如果把我的阴茎放进你的嘴里 ,那会让你闭上嘴吗？”

女孩 “天啊....你真是个混蛋！”

塔克 “嘿，不要因为你胯下的伤责怪我。” [我说话的时候同时走开] “顺便说一下，你欠我们一块排骨。(原文如此)”

10 点 31 分： 我转向瑞秋和艾迪，说：“她永远也恢复不了了。她会跟以前不一样。我彻底地摧毁了一个人类。数年昂贵的治疗和很贵的药品也不能让她从这种破坏性中走出来。”瑞秋看着我，然后对录音机说：“伤害评估：全部。”我第 2 天才搞懂他的这句玩笑话。







10 点 32 分：我们在接下来的 45 分钟里都在跟女生谈话。令人稍感惊奇的是，她们中的大多数看起来并不害怕跟我们谈话。

11 点 16 分：我们在厨房里遇见的那个胖女孩朝我们走了过来。这次还带有增援。她的后援是：一个看起来很小，虚弱的看起来像是刚刚参加了魔法风云会的小子，还有一个面部很凶的亚洲女子，以及一个穿着迷彩背心的头发油腻的胖墩。我问你——我现在是在这儿吗？这是我的生活吗？

11 点 17 分：这个女孩开始说我是个多么可怕的人之类的话。我盯着她，但我没有听她说话。我在准备我自己。我是个染血黑兔。这是最后的战役交谈。我会战胜这些有敌意的群众：{我打断了胖女孩}说：“我觉得你可能没有好好对待你的“海狸先生”（我依次指着她的增援），埃迪哈斯卡，傻瓜，和切菜先生。’’

我指着穿着迷彩背心的头发油腻的家伙：“注意了各位！这是突击队员皮尔斯博里吗？胖墩，你上次洗头是什么时候？戴个油腻的头盔是不是能让你拿更多的得分吗？我虽然讨厌说坏消息，但是我得说这种防备（油腻的头盔）只在龙与地下城里才有效！”

[朝着那个丑陋的亚洲女孩]我说“(原文此处有一词典上没有的词，省略一句)，不要激怒我！我发现你脸上都是腐烂了的麻子！麻烦你回到明朝去！”  
对那个小瘦的呆子---我发现他有弱视，我说“小子，我跟你说话的时候请





看着我---2 只眼睛同时看。你到底是真的这么丑呢，还是你只是个闹着玩的假人？大家小心了！这家伙的真身藏在地板下面，而且会在你们走过的时候会舔你们的鞋子！”

对一开始那个胖女生，我停了一会，以到达最佳效果。我说：“你怎么这样对待你自己？为什么你这样对待你自己！听着，我会给你些建议：带着这群畸形跟你一起离开派对，到丹尼饭店去，吃 10 份大满贯早饭套餐，知道你的疼痛感消失。反正对你而言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不要否认！”

11 点 19 分：我说完了。厨房变的很安静。只有艾迪和瑞秋在大笑。那 4 个怪胎彻底无言以对，他们每个人都瞪着我。我爆发了：“怎么！？我很确定耶稣也会这周末说！”之后艾迪和瑞秋迅速地把我带到了厨房外。

11 点 42 分：苦艾酒开始加速发挥效果了。我感到心情愉快，甚至有点狂热。这是我喝过的最奇怪的酒了。我想现在是时候让我的阴茎湿润一下了。

11 点 54 分：我看见了一个辣妹。我走近她并说了我最喜欢的一句台词之一：“嗨，我还没有侮辱过你，我有过吗？”她笑了，我进入了组合。

11 点 58 分：我看见她手指上戴有大钻石，她还戴着黄金手带。这个辣妹已经结了婚。





12 点 06 分：我跟她谈了几分钟。我尝试着去打破她已婚的事实造成的阻碍，弄清她是否愿意跟我一起激情。这很困难，因为我的状态受到了苦艾酒的影响。

12 点 07 分：我想不出任何新的或好的东西。所以我决定使用我的对付已婚女人的标准话语---之前从来没有起过效果，一次也没有：

塔克：“你结婚了吗？”

已婚女：“嗯，对。”

塔克：“是一桩好的婚姻吗？”

12:08 分：已婚女看着我，然后又低下头，然后又看着我，眼泪差点都蹦了出来。我想她并没有喝苦艾酒。因为她很辣，所以我决定对她好一点。

12:23 分：已婚女孩到达了情绪高点，几乎开始哭了。所以我建议我们到另外一个房间以便“私底下谈谈”。

已婚女孩很快接受了，并且告诉我说我是个“好人”。

12 点 45 分：女孩跟我已经很亲密了。这居然起作用了？温柔一点是对的！谁曾想到这点呢？！

12 点 47 分：女孩开始哭了。我安慰她。





12 点 51 分：我们再次亲密。

12:56 分：她又哭了。我安慰她。用一只手抚摸她的脸。我这方面很有技巧。

12：59 分： 我们继续亲密。

1:05 分： 女孩泪水夺眶而出。我只是盯着她。我对她建议是可能现在最好的事情就是让一切顺其自然，不要担忧她生命中的其他痛苦事情。为了证明我也是这么做的，我告诉她我的朋友即将到伊拉克执行任务，而我却在这个派对上跟她呆在一起。她赞同了我的逻辑。

1:06 分： 我们开始舌吻。女孩的衣服脱掉了。

1:12 分： 女孩再一次哭了。“我不知道;我...我...我不能这样。我不喜欢这样。”

1:13 分：我起身回到了派对。眼泪让这一切变的无趣。当个好人真是烂。

1:15 分： 我告诉艾迪在嘉宾浴室旁边的卧室里有一个女孩在等他。“真的吗？”他问。我递给他一个避孕套，说：“是的，伙计，她一直问我关于你的事情。她已经把她衣服脱掉了，一切就绪。去吧。”





1:16 分：当艾迪走进房间的时候，我和瑞秋歇斯底里地笑了。我们预测他可能立马就要出来。

1:20 分：艾迪没有出来。

1:25 分：艾迪还是没出来。

1:30 分：没有艾迪出来过。我想走进去看看里面发生着什么。“嘿——这毕竟是我的阴门。我应该第一次用！”瑞秋说服我让我离开，他说：“嘿——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经济学家的名字），不要靠近了，这可能是他之后一段时间内唯一得到的女人了。部队里的女人很丑的。”

1:43 分：通知我参加派对的那个朋友被派来让我和我的朋友离开。“伙计，这里的每个人都怕你。你的朋友很高大。你成功侮辱这里的每个人。那个你说的她欠你排骨的女孩刚刚哭着对主人说了什么。简直就是大哭。老实说你就像匈奴王。你在派对而言已经是个浪费了。”

1:46 分：瑞秋说服我们应该暂时撤下艾迪。“他是个部队操作员。他知道怎么找到回家的路。这孩子放在波斯尼亚都很安全。我觉得他知道怎么在芝加哥找到路的。”

2 点 04 分：瑞秋想要女人。我带他去了夜总会。我讨厌夜总会。





2:05 分：我们到了一个叫巴黎左岸的地方，我们刚一走近，就看见一个皮包骨的屎袋加蠢货，用电筒照我的脸。这激怒了我。我把他推到在地然后往他背上踢了几脚。

2:05 分：瑞秋抱住我，在别人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之前把我带进了一个 vip 包厢。

2:07 分：我在包厢里面昏了过去。

2:30 分：我醒来发现瑞秋在亲一个长相粗鄙的女人。她看起来就像是从他鞋子上刮下来的一样。

2:36 分：我感觉不怎么好。胃里的苦艾酒开始找我麻烦了。

2:44 分：我找到厕所。我能感觉到呕吐物在往上涌。

2:45 分：我的肠子很直接地告诉我，我有更急迫的任务。我差点在厕所昏倒过去。

2:47 分：我差点把肠子都拉了出来。苦艾酒和身体一起把我胃里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





2:48 我斜着身体以防止呕吐物掉在衣服上，但这样让我的屁股偏离了马桶圈，之后的腹泻洒在了马桶圈和地上。

2:49 我向下看着屎，用手刮了一点点，然后又开始呕吐起来。呕吐物落在了屎上。

2:53 我站起来。清理自己。检查损失。看起来就像是流产一样。

2:58 我走出洗手间，并想到了一句台词“我是 Shiva，世界的毁灭者。”

3:04 回到 vip 包厢，瑞秋几乎脱光了那个丑女，并研究着她的“孔洞”。我想他手上的味道再也洗不掉了。

3:12 那个丑女有一个醉的步伐蹒跚的朋友，她在取笑丑女，并告诉我说我很火辣。这时我开始想也许夜总会没那么糟。

3:14 她朋友问我为什么我这么清醒。我表示同意。之后我们一杯接着一杯喝着伏特加。

3:40 喝了大约 3 杯后，她说：“我觉得我真的醉了。我在喝醉的时候总会做蠢事。” 奏乐吧，好戏要开场了。





3:50 瑞秋带着那个女的到浴室去做爱。她朋友对我说：“我很奇怪她没有直接在桌子上开始。她上个周末就是这么做的。”

4:12 她朋友直截了当地说：“让我们离开这儿。我不想在夜总会的浴室做爱。我有准则...好吧...至少有一些准则。”

4:15 她朋友递给我钥匙。我问她：“你想让我开你的车吗？”她说：“你比我清醒。”这句话让我笑了起来。我已经醉的快不认识字了。

4:40 她住的很远，我都不知道我开到哪儿了。

4:45 我们找不到停车位。她在一栋楼边下车，让我停好车后就跟她上去。我判断她是个浪女。我脑子开始想在我们进行“狗爬式”的时候，我的阴茎会时不时地插入她的屁股。

4:50 我找不到停车的地方。这让我很是恼火。

4:55 我把车停在了一个很小的空间。我想强制停进去。但是车子卡住了。我踩下油门倒车，轮子原地不停打转，过了一会车子冲进了人行道，冲进了一个门店。

4:56 我走出车子，发现自己在一个甜甜圈店里，在评估损失的时候，车上







粉碎的玻璃在脚边掉落，损坏和断裂的桌子散了一地。车子只有几处擦伤。我完全震惊了并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之前从没有把车开进店里过。

4:57 幸运的是甜甜圈店已经关门了并且空无一人。我还是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开始笑我自己，我看了看柜台后面，发现甜甜圈都已经被搬走了。

4:58 我觉得虽然我觉得这很好玩，但车的主人，甜甜圈店的主人以及警察不会觉得这很好玩的。“醉酒驾车处罚”几个字冒出心头。“破坏财产罪”几个字也浮现在心头。我突然觉得重罪处罚和逃跑是一定也不好玩的事情。

4:59 我把车子开出了甜甜圈店，把它停在了拖车区。把车上所有的指纹都擦干净，把车钥匙扔进了一片灌木。然后开始跑起来。

5:01 我找到我的电话然后拼命给瑞秋打电话，我给他留语音信息说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把我的名字以及任何关于我的信息告诉跟他在一起的女子。那一夜，塔克不得不保持匿名状态，而且另外一个人还能影响到我的命运。

5:15 我还在跑。我没有数我跑过了多少个街区，大概有 30 个左右。

5:30 我终于到家了。我累得彻底虚脱，感觉就快要死了一样。我跑了大概 5,6 英里的样子。我的脚都在流血了，但是我安全了。我最后昏倒了过去。





## 后记

瑞秋非常聪明的给了那个女子我的一个假名字和假电话。这对他来说不过是走标准程序。已经过了一阵子时间了，我没有看到关于我那晚的报到和警察的通告，所以我想我安全了。

那晚艾迪和那个已婚女子一共做了 4 次，直到他们累的不行昏睡过去。女主人第二天发现他们后就大声尖叫起来，艾迪和已婚女子跳起来穿上衣服并离开了。他们都是被邀请的客人所以都不知道主人到底是谁。

当被问到艾迪是怎么在塔克失败的地方做成功的，艾迪笑着说：“那很简单。我进去的时候她已经是裸体，所以最困难的部分已经完成了。之后只需要一点耐心和甜言蜜语。这是小菜一碟。”

我不清楚最后那个女孩发生了什么，或者她的车怎么样了。恩，我想下次她肯定会等开车的男子把车停好了后才会下车。



## 22.有史以来最令人不安的谈话

译者：Alex

校对：[@海兵 Robin](#)

发生时间-2002 年 11 月

记录时间-2002 年 12 月

第一部分：Tucker 会见崇拜自己的粉丝，结果泡妞受阻了。

在美国的这个特殊星期五非常地乏味，我们喝了那么多的啤酒恨不得把脸埋进去，因为这里 5 美元可以从 5 点喝到 8 点。那晚早些时候的亮点是我喝醉了给 MTV 制片人 Serena 打电话[大约一个礼拜之前 MTV 做了一个关于我的纪录片，2003 年 5 月播出]。她犯了个错误，把她的私人手机号码给了我还让我给她打电话“任何时候你有问题或者任何事情。”就好比 Chamberlain 告诉 Hitler 他可以拥有苏台德区。你给了我机会，我就要好好把握。

我“当你给我拍摄的时候，你会一直跟着我吗？”

Serena “嗯，计划是这样的。”

我“那么，如果我做爱时安全套破了。你会跟我去沃尔格林买避孕药吗？”

Serena “期望看到那一幕。”

我“你的声音很性感。你穿的什么？”





Serena “穆穆袍。”（夏威夷妇女宽大长袍）

我 “啥玩意？”

Serena “Tucker，我好像 250 磅了。”

我[长时间的酒后停顿] “MTV 最好雇一个火辣的制片人。” 值得庆幸的是，她很聪明而且已经很了解我，所以她察觉到了我酒后的嘲讽。更重要的是，她还没有 250 磅。

我一边以惊人的速度喝着酒，一边摔东西，一边跟火热的女孩卿卿我我，这时候一个人走过来对我说 “你是不是 Tucker Max？”

他是个忠实的粉丝，见到我本人他兴奋地无以言表。从没有人把我当成什么名人，所以当他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时，我飘飘然起来，沉浸在一片赞誉声中。当然，这些奉承可能因为过去一个小时里我喝掉了五瓶龙舌兰。

我忘了跟他说了什么，但我肯定当时我非常的屌。最有趣的的部分是当他准备进行下一轮的时候，问我是不是再要一瓶，看到我没喝完，非常婉转地说 “哦，你没喝完呢。”

当你的粉丝叫你出去的时候你一定要同意。我欣然前往，并充满了期望。如果我开不起玩笑，我就去死。





我们说话的同时，一个女孩走过来，几乎要用她自己包住我然后就要跟我出去。我跟她聊了大概 20 分钟，然后她说“我们去你那吧。”我点了点头，她挽着我的胳膊向门口走去。我喜欢我的粉丝，但我不会为了他们放弃女人，我知道在我离开的时候那个人会对我说“Tucker，你要干吗？她最多只有两颗星。”当时我却认为她有四颗星，我们都知道在这种事情上，情人眼里出西施。

之后碰到了我泡妞以来从未发生过的阻碍。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她的朋友，就像约好了一样，从酒吧各个地方来到她身边。我都没看到她们。她们把她从我身边拽走进了一辆出租车，然后坐在她后面。最后一个对我说“不好意思，没地了。”我最后听到车里那个女孩说“我想跟他睡觉.....”

挑逗起欲望之后没了下文实在可恶和始料不及，我在风中凌乱了，目视着出租车消失在街头。最后我又回到酒吧像个迷路的流浪汉在里面游荡。我的思想在经过“要跟人上床”模式之后难以回到“寻找猎物”模式。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第二部分故事开始了.....

第二部分：Tucker 遇到了有史以来最令人不安的谈话。

我接听了电话，还在为女人被抢走的事情发呆。是我的朋友 Jez 打来的。“嘿，干吗呢？过来找我们吧，我们在《Felt》酒吧。在霍尔斯特德街上，《贝尔蒙特》的正北边。”每个住在芝加哥的人都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我打车





到了那，从来没见过一个挤满了几十个衣着光鲜的男人，几乎没有女孩的酒吧。噢，真是他妈伟大的 Jez，感谢你带我来这，这该死的环境我怎么找妞.....两个大老爷们在角落里打破吗！

Jez 跑过来跟我拥抱还亲了我一下。他白生了个男儿身。“过来见见我的同性恋朋友。有一个长得特像 Christian Slater！”

我被他拖向假 Christian Slater 和其他同性恋，并把我介绍给他们“这是我的直男朋友 Tucker。他是不是很可爱！”他们一致赞同，见状我极度的渴望喝个人事不省。我告诉酒保随便给我来点烈酒。那个傻酒保立即给了我杯山莓长岛冰茶。我压制住想把冰茶泼到他脸上的冲动，并给了他 10 美元。我想今晚我总会来一炮，男或女。

经过在南海滩俱乐部敏酊大醉之后摔断了牙齿事件，我已经习惯了跟同性恋出去，因为跟他们在一起我感到非常舒适，但这是一次完全不同的体验。在南海滩，最酷的俱乐部就是“同性恋俱乐部”，但能明显的分辨出来一个人是不是同性恋。同性恋很华丽和好玩，很瘦，喝鲜艳的有色饮料，穿着闪亮，耀眼的衣服。直男则穿着带兜的紧身衬衣，等着去认识那些只是去俱乐部“跳舞”的火辣女孩。

不是在芝加哥。在芝加哥，同性恋的外表和行为跟直男一样，除了他们装饰的更好.....而且，你懂的.....曹其他帅哥的屁股。





我跟一个女孩三个同性恋在一桌，每个人的外表跟行为都跟我其他朋友一样，就是穿得好一些。在我习惯了之后，我真的很感激能跟这些漂亮的家伙出去，他们都是同性恋，因为他们不会跟我抢女人。问任何一个十年内去过瓦萨学院的 40 岁左右的直男；那里到处都是同性恋，女孩们在那里会非常绝望。不幸的是，那里除了专业的辛苦工作的女巫根本就没有女孩，她们可不会搂着我的腰。

对于我来说实在太无聊了，忍不住开始逗这些同性恋。有太多的疑问了。我向桌子上的人抛出了一个问题：“嘿，伙计们，说真的，你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口活？”他们解释说口活的时候你就感觉那小弟弟是你自己的，“你就感觉它是你的一部分。”他们还告诉男的给你口比女人给你口要爽太多了，因为“我们知道男人想要什么。女人没有小弟弟，她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对待它。”原来他们仨中有两个人曾经有过很多女人；Christian Slater 10 个左右，Adam 差不多 8 个，所以他们比较清楚这些。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

我们离开《Felt》去《Manhole》。光听名字，你就能知道《Manhole》是干吗的了。但是让我告诉那些愚蠢的读者，好比我的表弟：《Manhole》是个非常出名的同性恋酒吧，它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名字，那里会发生很多同性恋的“事情”。

路上 Adam 关心地问我“Tucker，你确定要去吗？那个地方非常.....放荡。”快点吧，贱人。我并不会因为同性恋就反感去这些地方的，“老兄，我生长





在南海滩。我去过泰国。没有什么东西能刺激我的。”说实话，我根本没去过泰国，我只是想进去瞅瞅。

酒吧一进去是个很大的房间，中间是个隧道通向另一个大的密室。前面的大房间中心有个很大的星型标志。天花板上布满了几十个电视，很像普通的运动酒吧。不一样的地方是，电视没有播特色的体育比赛。这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男人有力地做着，毫无遮掩，跟提华纳的骡子一样。墙壁是暗棕色。我一直跟他们保持着两英尺的距离。我最喜欢的部分：每个同性恋都脱掉了他的衬衣。只有我没脱。一直都是这样。Jez 和我在浴室前排队，队中的人立即把她推到了前面。她问为什么，他们说“因为你真的需要。”

门开了，三个家伙走了出来，里面厕所跟浴室是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停住了说“哦，等等，我要撒尿”，然后又进了浴室。

Jez 和我决定一起进去。我们走了进去，让她关门，我不想碰它。墙壁原本是橙色，现在油棕棕的，沾满了精液。有些痕迹足足有 10 英尺高。谁干的？Peter North？我尿在洗脸池赶紧出去了，不想碰到任何东西。

接下来的几分钟发生了没有料到的事：一个人问我喜欢足球吗，他说他最喜欢的球队是包装工队跟巨人队。他希望他们像油工队一样越来越好。

我问唯一的女孩在这除了 Jez 我能不能感受下她的奶子。她说可以，我好好地拍了拍它们。真是太爽了。她很享受因为她把我当成同性恋，所以觉







得没有什么，我很喜欢因为我是直男而且她的奶子很棒。双赢！Jez和我去了前面的一个酒吧，她的同性恋朋友立刻围住了我们。Jez大部分时间在跟Adam和Christian Slater说话，而其他三人，Lloyd，Dave和Mike跟我说话。

他们三个在我正上方，每个人都脱掉了衬衣。他们开始问我电视里播出的同性恋色情画面，这会不会让我感觉很不舒服。

“不，不会的。色情就是色情；我看了太多了，已经习惯了。大部分镜头都太近了。你都不知道那是男人的屁股还是女人的屁股知道他们结束。”在他们意识到我不反对讨论同性恋话题而且在这样的环境里没感觉不舒服之后，他们一发不可收拾。

第一个主题是什么我一无所知，我真的很感兴趣，以一种临床，社会学类的方式：

同性恋怎么决定谁操谁？我的意思是，当两个男人回家，他们抛硬币决定？玩石头剪刀布？到底是哪样？

他们解释说有两种类型的同性恋：上面的和下面的。上面的是那些喜欢操别人的，投手，如果你愿意，下面的是喜欢被操的，捕手。大多数都有自己的偏好，但是有很多选择，用什么方式是有一定比例的。所以如果两个下面的一起回家，都不愿意做投手，还可以用嘴。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我只是认为当你跟一个同性恋回家，你干他然后他干你，但是这很少见，如果有，就是奇迹。

一个电视屏幕正在播出一个同性恋向另一个扔沙拉，然后我们开始讨论此类活动的细节。我承认我从没尝过一个女人的屁股，但是我让女孩尝过我的，而且我很喜欢这样，女孩这样做的时候我就硬了。他们开始告诉我所有有关扔沙拉行为的秘密，而且有很多方法可以改善它。他们甚至问我在女孩尝之前我是否洗了我的屁股。我告诉他们，我很绅士，事先肯定清洗干净。Dave 告诉我我真是“训练有素”，因为没有什么比当准备尝试那的时候发现那里很脏更糟糕的事了。然后有点奇怪。Dave 开始试探我的极限。显然是要让我崩溃。

Dave “那么，你想让同性恋尝你的屁股吗？”

我 “不想，我不是同性恋。感觉太奇怪了。”

Dave “好吧，但是如果你不睁眼你不会知道那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 “我不清楚你怎么想的，但是我会看是谁把舌头放在我的屁股上。”

Dave “如果开始是你的女朋友在做，中间换成了一个同性恋。结束了你也不会知道是谁。”





我“我是说，我不知道，我想.....但是.....什么样的女孩.....听着，我不是同性恋。”

Dave “你知道的，同性恋可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都教那些色情女星怎么做的。”

我“我不怀疑这个，但是这不能改变我不是同性恋的事实。我不喜欢别人的小弟弟。”

Dave “跟你的一样。”

我“那就好。”

从这一点看来，已经变成了一场跟这些家伙斗智斗勇的游戏了。他们会用那些问题测试我的性取向，我会跟他们有趣的交谈，但是在他们把我领进浴室之前我会一直保持警惕。奇怪的是，我是直男，我却拥有三个最有魅力的同性恋，尤其是 Dave。如果他是个直男一定会泡到很多妞的。

这种感觉非常特别，被男人如此积极地追求。现在我体会到了那些火辣女孩的感受了，被许多男人骚扰。一方面，很喜欢这种感觉因为有人那么注意你并渴望得到你，但是又让人心烦让人空虚，因为他们想要的只是干你，他们关心你是因为你能给他们什么，而不是你是谁。





噢上帝-这就是我写的吗？

在我们的谈话间歇的一刻，一个同性恋加入了我们，发现我是直男后想让我体会一下同性恋的感觉。他抛出了出了可能是最大，最令人不安的谈话炸弹，足以震惊每个人：

[警告所有同性恋：你不想再读下去了。对话我要花两天两夜的时间来详述，而且带给我永久的伤害。做好心理准备。女人没什么好怕的。]

他“我猜你已经跟男人睡过了。”

我“这样，爷们，我发明了 Tucker Max Drunk，但是它不至于让人改变性取向。”

他“你睡过多少女人了？”

我“记不清了，最低三位数了。”

他“哦是吧，我打赌你跟男人睡过了。”

我[越来越生气]“何以见得？”





他“送给你三个字：变性人。”

我完全不理解他的意思，想了一会。

我“什么？你给我滚蛋。我从没干过男人。”

他“你并不知道。”

我“伙计，拿出证据来。”

他“是不是曾经有个女人告诉你她不能自然润滑，需要使用润滑剂？”

哦，天呐。

我“好吧.....是的.....实际有俩。”

他“这就对了。”

我“不。不会的。Stacey 是一个，我跟她是大学同学，她绝对是个女人。她的所有特征都是女人。我们做的时候她 17。不可能那么小就是变性人。”

他“可能不是她。另一个呢？”





我去.....

我“额，我跟她在迈阿密相识.....”

他“她是干吗的？”

我“跳脱衣舞的。”

他“她是不是有对假奶子？”

我“是的。”

不可能的。他竟然是男的。

我“不会的，伙计，她不会是男人。她没有喉结。”

他“两个小时的手术就可以把喉结搞定。简单，便宜。”

我“但是.....她有阴道。它感觉起来就是阴道。”

他“手术是神奇的。她还可以有阴蒂。”

这他妈的怎么可能？





我“但是她很柔软。我指她的皮肤。就像个女孩。”

他“你很聪明。你知道男人身体注射大量雌性激素会发生什么，不是吗？”

我“但是她的声音呢？听起来可不像斯普林格里那些可笑的变性人。”

他“还是雌性激素。甚至声带手术。如果这能让她赚钱或者得到保护她会这么做的。”

我凌乱了，无法动弹，试图回忆每个细节来反驳他。

我“等等.....”

他“她技术很好，是不是？”

我“她是跳脱衣舞的，靠这个为生！”

这是不可能！

他“她是不是很高，比你还高？”

我“是的，但是我跟很多比我高的女孩约过会。”





他“但是我敢打赌没有一个跟她的手一样大的。”

我要吐了。

他“你有没有跟她肛交？”

我“有。”

他“你有没有跟其他女人肛交？”

我“有。”

他“跟她感觉不太一样，是不是？”

哦亲爱的仁慈的耶稣。他说对了。我清楚地记得。

我“操他妈的！我不可能干了一个男的！”

他“我想你干了。”

我“闭嘴闭嘴！我不想听你说了！”







他“别难过，许多男人都经历过。你会很吃惊的。”

我“哦操他妈的！不可能。没有这回事，我不认识你！亲爱的上帝你干了什么？让我跟一个变性人做爱！”

我傻掉了。接下来的两天我失眠了，一直在回忆跟“她”在一起的每个细节。我还不确定她是不是变性人。是的，他的观点很有道理，但我记忆里关于她的一切都是女人。她的味道，她的皮肤，她的脸庞，所有的一切。我跟相识在一个非常好的脱衣舞俱乐部，西棕榈沙滩的《Rachel》。难道他们不检查吗？

他继续说一些变性人做爱前会去浴室，偷偷地抹润滑剂。一些甚至不是假乳房，因为雌性激素可以让他们拥有 B 罩杯。他说她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例外。听完他的话后我的大脑一片混乱，不知道在想什么。

同志们，我只能说不要花太多时间去想跟你睡过的女人们，因为这会让你疯掉的。假装你从来没看过这篇文章然后好好生活。你也不希望知道这些，不是吗？





## 23.她不会善罢甘休

译者：Mike Wei

校对：[@海兵 Robin](#)

发生于 2002 年 11 月

编写于 2005 年 3 月

这种事情总是发生在我身上，而且会我非常的愤怒。

如果我偷懒，而且迟迟不去接近一群女生，总会有一个最丑的女孩在人群中向我打招呼。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告诉我原因，是因为我很有吸引力但是长得不帅，所以那些丑女孩觉得有机会和我在一起。然后她向我不认识的人补充说，我身上有平易近人的气息。这是多么可笑的讽刺。在一个晚上我和我的朋友出去喝酒，坐在我们旁边的是——一桌子——的女孩。有一个女孩非常的火辣漂亮，还有一个长得很淫荡，其他的都很糟糕。她就是一个婴儿酒精中毒后的例子，毫无疑问。在她鼻子和上唇之间所有的特征都能说明酒精中毒：凹鼻梁，上唇薄，短的朝天鼻和光滑的皮肤。她看上去就像是被一个飞来的平底盘砸到脸上一样。

当我们要起身走的时候，其中一个女孩走过来跟我说话。你们猜猜看是其中的哪一位？好吧，这件事不会成为美谈，除非它就是一包被砸碎了的混蛋，难道现在不就是吗？





当我的朋友和那个淫荡的女人聊天时，我试图和那张“平底盘的脸”澄清一下我对她根本没有兴趣。我跟她说了些很扯淡的事情，那就是我会很粗鲁地对待她，到那时她都不想再看到我，更别说和我做爱了：

“我绝不会和你约会。我也不会联系你。我甚至可能以后都不和你说句话，除非是告诉你让你滚开。”

“我会把精液射到你头发里。你知道清理头发里的精液有多难吗？”

“说真的，如果你和我一块回家，你就要舔我的屁眼。而且我连续三天都不会洗澡。”

“我只会从你背后干你。当我在干你的时候，你会看不到我的正面，我下面也许还没硬起来就干你了。”

“我会将纸袋带在你头上，然后留个孔给你的嘴巴，让它给我来个很棒的口交。”

“别紧张，我也可能只是会射到你的背上，然后穿好衣服离开。然后我还有可能在离开时打碎一些你的东西，就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多鄙视你。”

得了吧——即使是在无顶货车停车站骗取保护费的一个彻底失败的舞娘也会让我赶紧滚蛋。无论她是否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在某种程度上我都是个





很过分的混蛋。有哪个女孩还会继续和说这种话的男人说话？我诚实地说我告诉那女孩我只会从后面干她是因为如果她面对着我，我就会软下来。这个女孩就不得不在某个时刻停下来，对吧？

不。即使她得到了所有人的瞪眼和打击还是会告诉我，我是她所遇到过最有趣的男人。难道一直不都是这样的吗？我刚刚很严肃的停下这种（令人感到有趣的）行为，但是在我还没停止前，她发现了我的缺点：一个说话留会有余地的特征。

在还没喝完我的酒之前，她又放了两瓶酒在我面前。当然，这种回应导致了不幸：

持续不断的饮下红牛和鹅牌啤酒让我更加有活力和更招人讽刺...

让她更加地喜欢我...

让我更加地容忍她...

促使她依偎在我怀里而且还露出她的乳沟...

导致我赞美她的胸部很美...

引导她爱抚我的阳具...

让我不得不想她在床上的样子...

延续这个念头，我不得不变成双重性格的人...

没错，我把她操了。

哦，但是它变得更好了。





第二天醒来，发现我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身上还盖着粉红色的丝绸被单。认真地想了大概一分钟，我还是不能确认我到底跟谁一块回家，因为没有在床上看到那个女孩。这时那个平底锅脸的女人蹦蹦跳跳的走入房间。所有可怕的记忆再一次闯进我的脑海里：

女孩 “怎么了？你的样子看上去很生气。”

Tucker “噢，我的老天...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居然...”

然后再一次回忆起剩下的记忆——昨晚这个女孩基本上已经视我为她的世界；早餐，洗衣，口交等等，都会听从我的意愿。好吧，我已经操了她，如果我不占这个承诺的便宜的话，我会被诅咒的。

Tucker “我想我已经告诉过你我想要在早上吃早餐。”

女孩 “好的！你想要吃点什么？我有鸡蛋和培根和烙饼...”

Tucker “我全都要。还有你也保证过你会听我的话给我口交。我想用那种方式来促进一下我的食欲。”

噢，天啊。我又开始了。我总是做这种事的。

无论什么时候，一旦我勾搭上一些略有姿色的女孩，我对自己就非常的生气，因为原因显而易见。然后，几乎如同惩罚一样，让自己一直看着/干着她。并不是因为我努力假装我想谈一场恋爱，也不是假装诚实的对待女孩，而是因为我感觉如果我能在其他方面能够赚到钱，我也愿意牺牲自己的一点点原则，把那些当众见不得人的女孩给睡了。





从我的身上下来后[她的技术真的不错]，我看我的《美式机车》重播节目，而她为我准备一顿丰盛的早餐。一个辣熏香肠奶酪蛋卷,炒大蒜和烤洋葱,培根湿漉漉的就如同我喜欢的一样，英式松饼奶油味道刚刚好，加冰的脱脂牛奶也是我喜欢的，还有一杯卡布奇诺（她用机器弄的）混含的泡沫咖啡比率恰到好处。吃完早餐后，我几乎忍不住要称赞她，但是相反地，我让她低下身子再给我口交一次。几个星期过去后，事情变得糟糕了。大概凌晨 2 点，我没有打电话就可以去她的公寓，酒喝得烂醉如泥，就像她欠了我的钱一样地操她，当她在工作时我就整天在她的床上睡觉，然后当她回到家后就吃她为我准备的晚餐。我们一起出去，她会为我买酒水，我的朋友或其他女孩过来与我见面之前，就让她离开。当她来我住的地方时，她会带卡森排骨或是哈罗德烤鸡或是一些其他美食，为我洗衣服，乖乖地给我操/口交，然后没有留下过夜就离开了。过了段时间，多多少少地，我开始觉得糟糕了。

女士们，让我给你们一些建议吧。你们可以将你们所有那些愚蠢、操蛋的琼瑶小说，自立自强，‘为什么他不爱我’等等书籍丢掉，因为你们所有人都需要知道：你们想让男人怎么对待你们，男人就会怎么对待你们。根本没有类似于“值得”尊敬的东西；你只能得到你向人们要求得到的东西。让一个男人爆你菊花，射你背上，喝光你所有的酒水然后离开，那么他就会这么做。但是如果你要求他尊重你，他要么尊重你，要么不再和你联系。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或者你可以向这个平底盘脸女孩学习同样的做法，结果同样是：事情的转折点——我知道正是停止这个游戏然后离开的时候——就是那天她穿着风衣出现在我的房间。我当时的情况就和平时一样：坐在沙发上，看着杰瑞·斯普林格（著名脱口秀节目主持人）穿着运动服，然后手伸到裤子里面（自慰）。她站在那笑着看着我，直到我朝她看去：

Tucker “你在干吗？外边有 75 度耶。”

就在这时，她脱下她的风衣，露出里面穿着的紧身白 T 恤和裤子。印在衣服上的字（她拿衣服到商店里特制一番）是：

衣服 “Tucker Max 的奶头”

裤子 “Tucker Max 的阴道”

如果是在 17 岁，我会认为这是我所见过的最酷的东西了。如今 27 岁了，我唯一能看到即将发生的和现在不可避免的灾难是这个女孩就要爱上我了。

当然，那天晚上我还是把她给睡了。

但是从那以后我就停止联系她，而且我还非常肯定结果会是她像疯子一样的抓狂然后滚回她原来的地方去。但我不是非常地肯定的是，我可能每天会在手机里看到 50 条她打过来的未接电话和在收件箱看到 30 条电子邮件，所以我屏蔽掉她的邮件地址然后换过手机号码。我会将这些麻烦事留给那些屌丝们去处理。





## 24.Tucker 破裂他的附录

译者：Yoyo

校对：[@海兵 Robin](#)

### Tucker 的女性打分标准

为了能够取代“喝了几瓶酒”和“一到十分”打分法则，我和我的朋友们想出如下的外貌打分标准，在使用这个评分法则之前，有三样事情是你必须了解的。

1.女生的性格在评测女性优秀程度里占有重要程度，但在我的字典里没用。太多男人一旦和女人上床会开始认为这个女人很性感，他们觉得女人性感不过是因为这女人和他做过爱，这会影响到评测的客观性。我们只对外貌客观打分，所以当你评测女人样貌时要把她性格排除掉。（在你和女人的约会中，她的性格好坏当然会影响到你们是否继续交往，但与她的样貌有没有吸引力无关）

2.评分只会在下列情况被给予加分：

女人可以在经济上支助男人，至少能给男人买得起他想要的；最多半分

女人缘很好，从某种方式来说也可以让男人参与进来；最多一分

给男人带来美好的性体验会让这类女人分数高一点，但也只不过一点点；







比如高阶两分女可以被评测为低阶三分女，但一般的两分女永远也取代不了三分女，无论这女孩能给男人带来多么棒的性体验。

标准：

一分女：没有补偿特质，这种女孩丑，通常胖，令人讨厌，生活习惯糟糕。假如你看见一个这样的一分女而不自知，你命中注定要和这样的女人过一辈子。

两分女：只有一项补偿特质，像巨乳、翘臀、性感妖娆的脸蛋、口活好等等。假如你注重里面的一项特质，你和这样女孩生活在一起，那你生活会还不错，你不会在醒来时看见身边的女人而失望。当然你会让她离开你家时爬出窗户因为你不想让朋友看见她，那样会让你丢脸，但你至少不需要漂白剂来清洗自己，好像你俩做爱后你是那个强奸受害者。

三星：你愿意和她出现在公共场合，清醒状态时她还不错，三杯酒入肚，她显得更加妩媚。你愿意和你的朋友说你和她上过床，但你会在她背后开她玩笑，告诉你的朋友关于她给予你多么棒的性爱体验。总的来说，她还不错。如果生活就这样下去，你会选择和她白头偕老，但也有可能你会为了一个辣妹而甩掉她。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男人会和这样的三分女孩结婚，因为这是最为大家喜爱的那种女生。

四星：这种女人富有魅力，但并非性感火辣那种。你愿意和这样的女孩出





现在任意的场合，为一个辣妹甩掉这样女孩前你会再三思考这样好不好？  
这样的四分女只能通过追求来得到。

五星：超级辣妹。任何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这是那种名人堂级别，很少有女生可以达到五星，人群中大概只有 3%到 5%可以达到。假如有 25%的投票反对她是辣妹，这个女孩就会被取消辣妹资格。

其他数据：这种一分女有一项特别惹人厌恶的习惯，简直和雨林中的野兽一样，她们都该回家睡觉不要出来吓人。这种喜欢大声喧哗，令人恶心的胖女孩喜欢在酒吧里吸烟，点酒然后把酒洒的到处都是。她们太讨人厌以至于你不得不抑制自己想把她们踢出吧台，用脚踩住她的喉咙直到她憋得喘不过气来，并不需要对她们这种人多礼貌，人类的基本权利并不适用于他们。

## Tucker 的醉酒指标

描述我的醉酒程度，我采用了我和我朋友发明过的一个指标。

微醺：几瓶啤酒，我察觉到酒精影响到我，但我还是可以驾车。我外表一切如常，实际上可能有点迟钝。

酩酊大醉：尽管自我感觉还不错，但我明白自己开车状态已受到影响，我





就放弃了开车这个念头。我开始怀疑我能否作出准确判断。这种醉酒程度下，我会表现很棒。

烂醉如泥：我会高估了自己和自己的能力，我会和人讨论谁去驾驶汽车，最终放弃自己驱车回去的想法。其他人也会感到高兴。这是理智快要崩溃的临界点。

去他妈的：这时我会认为自己是超人，在我的地盘我无所不能，甚至我可能会把一个驼背女孩当做天仙下凡。于我而言，没有任何路，警察或者可能说是军队可以阻挡我。那一刻，我甚至不能区分周围人的好意，这一刻我恣意妄为。

Tucker 的极限：这是我的极限。我会打不开大型电器，我会找不到门把手，当然，唯一的好处是不用担心开车安全问题，因为我根本醉的都找不到车钥匙。此时此刻，所有糟糕的事都可能发生：

失去知觉

和丑女人、胖妞去约会

没法和辣妹约会，因为此刻我烂醉如泥

狂吐不止

大声喧哗，对自己做过的事完全不晓得

清醒时会宣称自己是某个领域的知名专家，但我完全不会解释

开始和一些毫无恶意的小个子打架





摔东西

会对身边的物品很生气，会大声诅咒辱骂它们

会对那些非常可怜无助的人说出攻击性的话语

醒来时会发现自己在在一个从没见过的地方，也毫不知晓自己为什么到这里

来会在重要话题上进行长时间深入的对话，但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毫无印

象

## 25.有关性爱的故事

译者：君 Kid

校对：[@海兵 Robin](#)

发生于 2000-2005 年

记于 2005 年 5 月

笔利于剑，但我发现女人的阴道强于这二者。不管发生了什么，无论多少女人对我唾弃或者欺负我，我总是不断地和各种女人约会。看似完全不顾后果。接下来要讲的是我关于性的一些小故事。

你想要一些薯条嘛？

当我住在旧金山时，我在派对上认识了一个女孩，她很可爱。派对上灯光





灰暗，酒水是免费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总会变得很淫荡。最后我们去了她在旧金山南市场的家。（我住在山景城，距离旧金山四十分钟的车程，很方便）我们开始接吻，摸索着脱掉她的肩带胸罩。她居然推开我。

女孩：“我得先告诉你一些事。”

Tucker：“哦，好的。”

女孩：“我前不久得了尖锐湿疣，最近刚治好。”

Tucker 呆住了。

女孩：“这种事情总会发生的。”

Tucker：“不好意思，我没听清，你刚说了什么？”

女孩：“这种事情总会发生，我以前也得过尖锐湿疣，后面治好了。HPV 不会传染的，只要你戴套，你没必要担心，但我觉得我还是事先告诉你比较好。”

Tucker 又呆住了。





女孩：“无论如何你要带安全套，这样就不会感染了。”

Tucker【穿回衣服】：“从这回到洲际公路该怎么走？”

现在回想起来，我感觉非常糟糕，我几乎知道所有性病，这个可怜的姑娘居然对我那么诚实，而我却完全羞辱了她。她很勇敢地将她灵魂的一部分透露给我却被我毫不留情地摧毁。好吧，这就是想和 Tucker Max 上床的下场。

我在纽约时就定下来写这本书，我和一些邀请出去喝酒的朋友见面，并邀请了几个用邮件和我约会的女孩，有个女孩看上了我的朋友 Credit，整夜和他调情，显然把他视为男朋友了。她很漂亮，有一点做作，但不咄咄逼人，他讲的每个笑话她都会笑，她还给了他电话号码。Credit 很早就离开了因为他第二天早上还要工作，但这个姑娘想要喝更多，所以她带着我和朋友 Junior 一起，去了下一家酒吧，喝了不到两杯，她就缠上了我，手放在我的胯部上，诱惑的表情，就像个荡妇。我无视她，专注于我的伏特加，但这只让她更加对我着迷。

Junior 住在康乃狄克州，我们意外地错过了出城的火车。所以 Ho 友好地邀请我们去她的住处，她让 Junior 睡沙发，并对我说我可以睡她房间的地板上。两分钟后，她关了灯，我们在她的床上缠绵着互相脱衣服，很快我们都赤裸着，我迅速插入，真是太爽了，但她突然停了下来：“我不知道





我们是否该这么做。”

Tucker：“为什么？”

Ho：“你的朋友 Credit 在外面呢。”

Tucker：“说这个有点晚了吧哈哈。”

Ho：“你得发誓不告诉他，发誓！”

我年轻时觉得谎言是很可怕的东西，我绝对不会向女孩子撒谎。但现在我的本能告诉我我必须打破这条规矩。

Tucker：“好的，我们继续吧，我还没爽完呢~”

我最后还是告诉了 Credit，你知道的，在性交中，一个女人可以轻易得到我的承诺。另外，我还得告诉他，上帝不允许他和这个女孩约会，相爱，结婚，不然那婚礼得有多糟糕。

我说了很多次，电话公司应该设计一种电话，自带酒精测试仪，有好多次我喝得醉醺醺的，打电话给别人但第二天我都不记得了，但有一次我至今记忆犹新。





周五的晚上我泡了很长时间的酒吧，最后独自回家，已经四天没有做爱的我，就像经历过严重干旱的土地一样。我拿出手机打电话给我遇见过的每个女孩。

Tucker：“Janet,我饥渴了。”

Janet：“Tucker,我住在华盛顿。”

Tucker：“那又怎样？”

Janet：“你在芝加哥啊。”

Tucker：“你知道在芝加哥有多少女生想和我上床嘛？”

Tucker：“Krista,过来我这吧。”

Krista：“很晚了啊。”

Tucker：“可是我现在很饥渴。”

Krista：“我不知道。”







Tucker：“我说了！我很饥渴！”

Krista：“算了吧。”

我不知道我花了多久的时间打电话也不知道打了多少个女生的电话，但我有印象我当时的运气太差了。我蜷在沙发上看美剧《盾牌》，突然一声敲门声，我打了个激灵，Sandra,我的甜心！

她进了门，她想要喝些啤酒，我告诉她冰箱在哪。我们开始在沙发上搞了起来，这时又有敲门声响起，谁他妈会在凌晨三点敲我的门，我去开门，哦，是另一个炮友，Liz。

Tucker：“好吧，你想要喝啤酒嘛？”

两个女孩就这样站在那，互相看着然后又同时看向我。有一个办法可以将这场灾难转化为胜利，即便很难，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向他们解释。

Tucker：“Liz，呃，Sandra有点喜欢女孩，我知道你一直想尝试。”

哦好吧，至少Sandra还站在那，她放下她的啤酒，手伸向她的钱包，我很快反应过来。

Tucker：“不，等等，你没必要走，我根本没邀请她，她是个精神病.....”





我被一些不明确的从我家楼梯下传来的声音打断，就紧着Krista出现在我开着的门那。

Tucker：“哦，妈的。”

我真希望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是怎么组成这四人组的。但自从我自我约束只能说实话之后，我不会告诉你们。这件事情以悲剧收场，她们三人再也没来过，我得不得重新找了一些炮友，也许会有个比我牛逼的男人会把那晚变得比《Penthouse Letters》里写的更厉害。最后我只好自己撸一发，并把自己的住处搞得一团糟。

## 中毒性休克

在法学院的时候我曾经和一个叫Vicki 的女生约会，一个金发碧眼的南方女孩，很性感，很漂亮，但也很傻，当我们和其他法学院的朋友聚在一起时，她总是很安静，对我耳语：“我不敢和GoldenBOY说话，因为他经常说大话。”

她用避孕针来避孕，认为这非常地有效，可以避免破坏她和Tucker的二人世界。这也让她时常会流血，但她告诉我这不是问题【为愚昧的女性解释一下，这里的流血是指女孩在她的非经期流血。】有一个晚上我们喝得烂醉回到家，准备开始做爱。和Vicki做爱是一件非常爽的事情，因为她没怎么





有过规律的性生活，每一分钟或两分钟她便会达到一次高潮，我喜欢并不是因为她能那么快高潮，而是我能在被窝里为所欲为。

这轮做爱就像以往的一样，我不停地抽插，而她不停地呻吟并高潮，但过了短短的一段时间之后，我的老二开始疼痛，但我没有停下来，她也继续着她的高潮，但这种疼痛感越来越强烈。这是个奇怪的时刻：难以忍受的疼痛感正折磨着你的老二，这迷惑了我喝醉的神经，但我仍然继续着。这明显的疼痛感让我始终无法达到高潮。我集中精力，感觉到了疼痛的位置，好像我的老二正在撞击一个坚硬粗糙的东西。我喝醉了，所以我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的老二很大撞到了她的子宫颈，不过她的子宫颈好像是砂纸做的一样，疼死我了。我试着说服我自己，即使疼也不要停下来，是的，我真的试着说服自己一切都是正常的。直到我疼得受不了，我不得不停下来。

Tucker：“宝贝，你的阴道有些问题。”

她看起来有些困惑，有点受伤：“什么意思？”

我的老二还在她体内，于是我开始解释：“我的老二很痛，操蛋的，你的阴道一定出了问题。”

她起身去了厕所，我俯身检查我的老二，我的尿道口（马眼）右侧有一块





明亮的红色区域。几乎我老二右侧的所有皮肤都开始脱落，我轻轻地去碰那地方，跟火烧一般疼痛。我在人工草地上踢过许多场足球赛，我很清楚地知道这是什么：Burning Turf。（不知道是什么病.....）

我的老二得了Burning Turf，操你大爷的，我既困惑又生气，我的老二怎么可能得Burning Turf！

我听到卫生间的门开了，我站起来正准备向Vicki叫喊，结果我看到她歇斯底里地哭了起来，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她看到我，发出了更大声的哀嚎，我看着她手里的东西，直到她解释我才知道那是什么：“对不起，我忘了把它拿出来。”她手里是个红褐色，已经被我老二撞烂的月经棉塞，在我们出去喝酒之前Vicki放了一个，我们喝的太醉以致于做爱前她忘了拿出来，这就是我龟头经历了15分钟痛苦的原因。多么可憎的棉塞啊！

作为一个混蛋，我走过去给了这个哭泣的女孩一个拥抱，并告诉她一切都正常，没事了，然后她停止了哭泣。第二天醒来时我的老二上长了个微黄色的结痂，直到现在，那都是个小伤疤，你可以看得到，当然，如果你是个性感女孩。

有什么比这更粗俗？

我看上一女孩，在金融服务办公室工作。周五的时候，整个办公室只剩她





一个人，我去看她。我想让她和我在他们老板的办公桌上来一发，不行，在会议台上来一发，不行，在小厨房，还是不行。我想不出问题出在哪里（之前我们已经搞过很多次了）。我试着说服她，我把手伸进她的裤子抚摸她的阴蒂，一开始她很享受但随后她便摆动着开始抗拒：“不，现在不行。”我感到很挫败，从她裤子里掏出沾满她汁液的手，擦在她的嘴唇上，只为了取笑她。

卧槽！她的嘴唇边有一块很大的血迹，原来是这样。

Tucker：“你来大姨妈了？这就是你为什么不和我来一发的原因？”

女孩：“是的，我不想说的，多尴尬啊，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扬了扬眉毛.....此时她舔了舔嘴唇.....我真希望我当时有录像机能记录下她那震惊和尴尬的表情，她很快跑进了卫生间，而我则去小厨房洗了洗手，马上她又跑了出来：“你不会把这个写在书上吧？”

操蛋的枕边谈话

接下来要说的是一些有关于性或者发生在床上的故事和对话，并不是一个大故事中段的插曲。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我看上大约两个礼拜的女孩。





女孩：“你爱我吗？”

Tucker：“我不知道你在问什么？”

这是一个对性爱非常有异议的女孩。

女孩：“我要你尿在我那里面。”

Tucker：“你刚才说什么？”

女孩：“我要你尿在我那里面。”

Tucker：“这是前戏嘛？”

这是一个因为某些原因觉得我们很特别的女孩。

女孩：“为什么你不刮胡子，你知道我讨厌胡子。”

Tucker：“对不起，我忘了你是唯一一个喜欢我刮胡子的女生。”

女孩：“我是唯一一个？你是和多少女生上过床？”

Tucker：“我们是不是从未见过，你好，我叫Tucker Max. 你应该看过我的





网站，事实上，我们就是这么见面的。”

另一次相似的经历，和一个几乎要结束炮友关系的女孩。

Tucker：“你喜欢女生嘛？”

女孩：“每次你见我你都会问我这个问题。”

Tucker：“我忘了谁回答喜欢谁回答不喜欢。”

女孩：“你个混蛋，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会跟你上床！”

Tucker：“因为我太帅了，你情不自禁。”

女孩：“你知道嘛，遇见你之前我很自大。”

Tucker：“别人都这么说。”

（五分钟后）

女孩：“你最喜欢的性技巧是什么？”





Tucker：“我不确定，大概是我们很快地来一发，之后后她帮我洗完脏衣服，然后马上离开我的住处。”

这是个在食杂店偶遇的女孩。

我们一起回家，她的买的放在车上没拿上来。我们开始亲热起来，正准备来一发时，她说：“不用戴套，别担心，我已经怀孕了。”

这个女孩让我很压抑，我真希望提前告诉我：“你是我被强暴后第一个睡的男人，对我温柔些好吗？”

我配合着音乐和这个女孩在床上翻云覆雨。音乐是我随意选的，碰巧我放的是一些混音CD，当我们缠绵时，Ludacris的歌声从音箱里传来。

女孩：“你能换首歌嘛？”

Tucker：“怎么了？”

女孩：“为了上舞台我和Ludacris的经纪人上过床，但之后我再也没见到他，太苦逼了。”







这个女孩的朋友和我上过床：

女孩：“你一点也不像我朋友说的那么好。”

Tucker: “好吧，我比较喜欢她，所以我和她在一起我很努力。”

### 澳大利亚聋小姐

芝加哥的大学要求学生学习一年的外语才能毕业，于是我选择了美国手语。老师看起来很喜欢我们班，所以她邀请我们去了一些聋人的活动现场。第一次我们去的是一个租给聋人的酒吧，聋人们在那里举办舞会，我们到的时候有些晚了，我们走进大厅，我听到了音乐声，却没有听见任何的躁动，我以为里面没有人。但事实上，里面有大约100个聋人。

我听到了一些碰杯声，看到了人们热情地给对方签名，让我觉得有些毛骨悚然，我被介绍给刚刚赢得澳大利亚聋小姐盛会的女孩，她很漂亮，她认为我那拙劣的手语技巧非常可爱，我和她用手语比划了20分钟。我邀请她跳舞，我认为在这方面我肯定比她强，毕竟，她听不见音乐。这是我犯下的另一个错误，她是个优秀的舞者。聋人们选择这个吧是因为这个吧有很好的音响设备，他们伴随着对节奏的感觉跳舞。他们中大多数都比我跳得好，尽管我手语和舞技都很差劲，但她还是非常喜欢我。我们一起出去约了几次会，第三天我们就上床了。





对于她，我很慢热，我可以马上分辨出她很奇怪，所以和她上床时我也变得很奇怪，她小声地嘟囔着，但这还算正常，直到她的高潮来临：“啊啊啊啊啊啊.....”吓死我了，我的老二都软了！你肯定没听过一个聋人在高潮时候的叫声，就像一匹马被宰杀时发出的叫声一样，这是我人生中听过的最销魂的高潮叫声。和她上床很爽，但这段关系的其余部分就糟糕透了，沟通不好在一开始看来很可爱，但后来，当你想坐着看《黑道家族》而你的女朋友因为没有字幕看不懂而无聊时，这真是让人心烦。一件事情使这个矛盾透明化，导致了我们的分手。

我们正在房间里缠绵着，而且即将高潮，突然有人重重地敲门，我穿上衣服去开门，看见一警察站在门口。

警察：“请你往后站，我们听到房间里有尖叫，有理由相信房间里正在进行犯罪活动。”

那个裸体聋女孩让警察笑出了眼泪。

### 红辣椒约炮事件

在哪和怎么遇见这个女孩并不重要，我为什么把她和第二天早上发生的事情都不足以成为一个故事。她长什么样并不重要（如果你想知道，她长得像《六尺之下》里的那个红头发女孩）关于这个故事你需要知道的有这三





件事情：

- 1、我在芝加哥参加了一个由一家墨西哥餐厅承包举办的派对。
- 2、我在这个派对上喝的烂醉，并吃了好几种这家餐厅喜欢提供的超级辣的墨西哥辣椒，而且是那种他们没有切碎和腌制的。
- 3、那个女孩是我在派对上认识的，之后她和我回了家。

一次在家，我们终于开始做“正事”，我用手指玩弄着她的下体，她突然制止了我，把我的手从她下体推开。

女孩：“今晚你是不是吃了那些辣椒。”

Tucker：“吃了一些。”

女孩：“哦不...哦不...上帝啊，操你大爷的，我那里滚烫滚烫的...像在燃烧一样，疼死了。”

她跳下我的床，立刻跑进了浴室洗澡。

当时的我喝的很醉，所以对此我仍然十分困惑，我走到浴室的门那喊：“你还好吗？发生了什么？”

女孩在里面絮絮叨叨：“你吃完辣椒洗手了嘛？”

这一刻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立刻爆发出歇斯底里的笑声，笑的我呼吸困难。我想着自己的下体如果被辣椒素“点燃”会有多么的蛋疼，稍微冷静了一下，但还是笑个不停。

她在里面喊：“不许笑，这一点都不有趣，你个混蛋，这件事最好别出现在书上！”





## 友方伤害

因果报应是个婊子，这一回是我自作自受。我去法学院之前的那个夏天，我在把一个叫“Courtney”的迈阿密女孩，她绝对是你一看就有生理反应的那种性感女孩。

有一次我们正在用狗交式做爱，我感觉我要射了于是我把我的老二退出来，我用力太大结果我的老二出来了，我并没有察觉，于是我用力挺进，但并没有插入她的阴道反而插进了她的屁股缝（不是屁眼）。此时我正倾斜着靠着她，我的脸在她的头上面，我低头看了看我的老二，不巧这是我达到高潮射了，直接射到了我的眼睛里！精确地，快速地射在了我的眼睛里，我都没看到精液是怎么来的。我真是太欣赏精液导弹的制导系统了！妈的我的眼睛火烧一般地疼痛，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洗干净。但眼睛的刺痛感和血丝持续了四五个小时。操你大爷的因果报应。





## 26. Tucker 的片刻沉思，最后糟糕地结束

译者：Kid 君

校对：[@海兵 Robin](#)

发生于 2003 年 4 月

记于 2004 年 7 月

一个周五，我正坐在我的公寓里喝啤酒看电视。7 点时候，我的电话响了，是 Karen，我的一个炮友，我有些困惑因为这个时候还挺早，除了深夜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打电话给对方过，即使是在工作日。

Tucker：“你已经喝醉了？”

Karen：呵呵，没有，你现在在做什么？”

Tucker：“看 Morimoto 做一些变态蘑菇奶油焦糖布丁。《Battle Porcini on Iron Chef》。”

Karen：“好吧，我今晚要去一个朋友给我安排的相亲，我在想，我经过你住处时，我们能不能先来一发？”

太棒了，Karen 很明显地想从不规则炮友发展成头号炮友。





Tucker：“好的，你来吧，我在这等你。”

Karen：“好的，我马上到。”

Tucker：“嘿，宝贝，记得带些啤酒来。”

不到十分钟，她来了。带着一打 12 罐的 Miller Light.她已经开始学会了如何分辨好啤酒和淡化的马尿了。

我们很快进入“正事”，因为她的相亲 30 分钟后就要开始了，我看着《铁人料理》（注：美国烹饪节目），因为，Morimota 可是个天才。直到 10 点我都没想过去见我的朋友，所以当 Karen 8 点钟离开之后，我在公寓里继续喝酒，想着一个女孩在去相亲之前还想要和我来一发时多么的操蛋。我也许不是 Hugh Hefner（注：《花花公子》创刊人），但我怀疑许多男人会因为这件事而胡思乱想。于是我开始为她的相亲感到担忧，那个和她相亲的傻蛋一定不会想到，这个和他一起吃晚饭的女孩，一小时之前正在我的公寓给我口交。上帝保佑，今晚他一定不会和她吻别的。

我认为，他一定会想，就算喝了酒，她的嘴也不应该是咸咸的味道。但从另一方面，我并不为他感到难过，你不可能把一个荡妇变成一个规矩的家庭主妇，当你带着一个荡妇出去约会，你只是在浪费你的机会。我觉得很多人没有想到这一点。





当然，他肯定不会明白她是个什么样的人，而这才是这次相亲的重点，这会证明，你永远.....哦不，有多少女孩也曾经对我做过同样的事情？震惊的我从沙发上坐起来，洒洒了一身，这种事情曾经发生在我身上嘛？是不是有女人们给他们的男人买了啤酒，再口交了之后才出来跟我约会？是的，有的！我和好多女人约会过，不可能没有。考虑到最好的情况就是那些道德败坏的女孩，最坏的情况就是那个该死的妓女，我至少光顾过她一次。

既然 Karen 都能这么做，为什么其他的男人不行呢？我觉得我自己很酷，但除了我这世界上肯定还要其他很酷的家伙，另外，我对女人的认识又翻新了一页。妈的我过去肯定做过很多次那样可怜虫了。为什么就口交？有多少我睡过的女孩当天还和另一个人睡过？或者从一个男人那过来我这？甚至就没洗过？妈的我怎么可能知道？我不知道。我根本无法分辨，我不会闻她气息中的精液味，再说我怎么可能会去闻，妈的还不如尝一尝呢！

哦仁慈的上帝啊，请告诉我我没有尝过。我得去呕吐一下了，我整个世界观都要崩塌了，就像你第一次去酒店，开了灯发现墙上都是精斑一样。无论好坏，你的世界观都改变。

我跺着脚在房间里走了两个小时，直到出去和朋友见面，我把情况解释给他们听，他们开始嘲笑我，让我不要再想了。我可不听他们的。

Tucker: “你们怎么能对此那么漫不经心，这种事情我不想再经历了！这是





失败者和讨厌鬼经历的事情，不是我 Tucker Max。

朋友：“当然不是了。”

Tucker：“你不是喜剧演员嘛？”

朋友：“Tucker，难道你没有对女孩做过这种事情吗？早上和一女孩做爱，然后出门再找一个女孩和你上床？”

Tucker：“有又怎样，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朋友：“怎么不一样？”

Tucker：“因为我是 Tucker Max。”

朋友：“你今晚不是口交过了嘛？现在不是出来再找个女人上床？”

Tucker：“操你大爷的，我是 Tucker，我比你们每个人都牛逼，这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朋友：“别说这么绝对，说不定今晚又会发生的。”







我不停地喝酒，我始终无法放下我被许多女人玩弄过的想法，更无法得知究竟是哪个女人玩弄了我，我亲吻了一个女孩，而这个女孩的口腔在 45 分钟前刚被镜子冲刷过，太恶心了。我知道至少一个人，是欺骗我的前女友，但我们距离遥远，而且我跟她上床的次数远远超过了我和她约会的次数，所以我不生气。但其他女孩呢，她们中有多少背着我和别的男人上床了，让我生气的是她们居然对我做了我对她们做的事情，而且我并不知情。在我的整个人生，中，我都认为我是玩家，而不是被玩的那个人。但现在看来，我大概只是个傻蛋，不用说，这个想法覆盖了我今晚剩余时间所有的思绪。

有时候，喝得快要醉了仍然不够麻醉我自己。我需要一种能使我消除焦虑的治疗，而酒精就扮演了顾问的角色。是的，朋友，这将成为“那些夜晚”中的一个。

在第一个酒吧里，我在酒吧里游荡着，问女孩子这种事情多久发生一次。

塔克：“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曾经是否巴结了一个男孩子，之后马上和另一个男孩约会，就像那个晚上一样？或者说在和一个人做爱以后马上又跟另外一个做，但是你并没有告诉第二个人这件事情？’”

女孩：“不好意思，你能再说一遍嘛？”





塔克：“别跟我装纯。”

正如你所想的，这让我在女孩中间非常受欢迎。

而在第二家酒吧，我刚进去十分钟就点了三杯酒，以一直唱着祝酒词：“红玫瑰，紫罗兰，婊子给我口交，其他家伙也是。”

我这种类似于通奸的祝酒词吸引了一群女孩子的注意，她们过来同我搭话。我的一些朋友，他们尚未把所有女人都推入地狱奔向热烈的死亡，却编造了一些有关于我的故事来解释我的行为。他们告诉那些女孩子，我刚刚同深爱的女孩子分手，对自己所说的毫不在意。这是我出去的第一天，而且我很痛苦。为了圆谎，我编了另外一首祝酒辞：“这杯酒很棒，这杯酒很赞，我不能相信她今晚竟睡了两个男人，为了掩埋痛苦，我买了这杯酒，让我们面对现实吧，所有的女人都都是臭婊子。”

多亏了我临时编造的烂故事，女孩子们认为我很搞笑。她们中的一个试图把话题扯到音乐上来安慰我。我告诉她我是一个乡村音乐的爱好者，尽管这纯属扯淡。

女孩：“真的吗？！我喜欢给乡村音乐的歌曲作词。就像，你知道的，‘Let's Get Drunk and Screw?’ 我喜欢把它的歌词改成‘Let's Wait in Line for Shoes’”





塔克（茫然地盯着她大约十秒钟）

女孩：“这不好笑吗？”（仍然试图表现得很鼓舞人）

塔克：“你让我变得更蠢了”

女孩：“什么？！”

塔克（等等...等等...）：“我敢打赌你已经跟无数的人上过床了”

她立马就走开了，还念念有词：“你...你简直就是疯子！”

塔克：“再来一杯酒！别管我喝多少了！”

这基本上封死了我们在第二个酒吧所有的机会。第三个酒吧提供了足够的目标，但我就像脑子抽了一样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所以我的朋友们把我安置在一个桌子上，自己去寻找女孩子了。过不了多久，我感到无聊了，便在酒吧里漫无目的的游荡。我趁着一个女孩看着其他方向的机会，拿走了她的粉红色饮料，喝一口就吐出去了。在我的另一个方向，一个女孩以此开始了一段对话。

女孩：“很难喝吗？”





塔克：“是的，像屁股一样”

女孩：“我喜欢屁股”

塔克：“你叫什么名字？”

如果是在别的晚上，我会成功地让这个女孩子舔我屁股。不是今晚。今晚，结束对话只是时间问题。

塔克：“但是，老实地说，你是否曾经在同一天，给一个男人舔过屁股后再去和另一个男的亲嘴？”

我果断被打枪了。

我的朋友们都跟那群女孩子玩得很好，看起来就要去啪啪啪了... 直到我决定我想要听到砸碎玻璃的声音。之后我们就被轰走了。

我们最后进了一家夜总会。当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我醉得很厉害，看门的几乎都不让我进去。我最后的记忆是，我的朋友们在我点了双份的什么东西后，把我拉到吧台，试着让我平静下来。

朋友：“伙计，你喝得太多了。你很危险”





塔克：“什么都没喝才最危险！”

朋友：“你在刚刚那个地方喝了多少？”

塔克：“你在计算我喝了多少？如果你想当我的肝脏会计的话，那你连该死的账单一起付了吧！”

朋友：“好吧，我给你付账！”

塔克：“我很出名——女人不能对我做这种事情！”

他们让我坐在角落里，自己回去巡视了。又喝了一两杯后，我决定要去跳舞。我完全沉浸在强烈的自怜中，走进了舞池，找到了我的救星。她在酒吧的角落里独舞，我想，我找到了可以信任的人。我找到了属于我的人，我灵魂的伴侣。这是一个永不会背叛我，永不会背着我偷汉子，会永远爱着我的人。

这是我见过的最光彩夺目的人。深邃的蓝眼睛，如纱般的金色长发。身材火辣。她那具有洞察力的凝视能够传递出超越常人的智慧和理解力。强大的感召力。这样的人能控制住我。而且我们很快就会产生化学反应。

我们跳了一个小时的舞，交换诱惑的眼神，羞怯地调情，轻轻耳语，如此





甜蜜。每一个笑容都有笑容相应，每一次关心都有等价的回应。

我最后发现某个人坠入爱河了。

我那时醉的无法认清这一事实，但我的朋友一直在注视我。最后他们看见我在一个巨大的镜子前独舞。

就我自己一个。

在我十英尺范围内，一个人都没有。

让我强调一下：我那时醉得很厉害，我自己一个人在镜子前跳舞。整整一个小时。没人接近我。

我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第二天早上，关于那家夜总会，我唯一记得的是我坠入爱河了。事实上，他们中的几个人最终说服我我始终在独舞，而不是和我见过的最令人惊奇的女孩子。

我的朋友还告诉我，不久后灯光变暗了，预示着夜总会要关门了。我蹒跚着走出夜总会，在街道上奔跑着，摆脱了他们。他们最后见到的一幕是，我摔倒在街上，弹到了商店的大门和停着的汽车边，大喊着：“如果你想和我出去约会，之前二十四小时内，你不能跟任何人口交！听到了吗？？而





且你要洗澡！我有标准的！你必须冲澡！如果手套合适，那这个女孩就是婊子！”

这时候塔克醉得不行了。

但不幸的是，醉得很厉害的塔克并不能免单。某些时候账单总是要付的。它有多贵呢？让我们算算。

你知道的如果你醒来时口渴而且头晕，这真的是一个很难熬的夜晚，而且你不知道你在哪儿，你是怎么去那里的。

但只有在刚刚醒来时才有这种感觉。尽管你不知道你确切的位置而且不知道去哪里，但你明白你是在户外醒来的，在一个公园里。一条流浪狗在舔你的脸！

如果你们有和我相同的遭遇，请举手。

我艰难地爬到公园里的长凳上，坐在上面。我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锡制男性雕塑。有那么一下子，我真的以为我死了，身处华纳公司赞助的地狱里。这令我震惊，因为我一直以为迪斯尼统治着地狱。接着我想起来了：我住在 OZ 公园的附近，尽管到现在我还没有想出它的名字是从哪里来的。我被我已经接近我自己的公寓这一事实鼓舞了，我开始走路回家。过了好一





会儿，我终于甩掉了那条跟着我的狗，我找到了 Halstead 并且跟着他回去了。

我那时候正忙于保持平衡和走正确的路，我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脸和头皮上沾到了恶心的东西。我直到回家才发觉这件事。当我蹒跚着走到门前时，我正寻找着瘙痒的根源。我的室友看了我一眼，倒吸了一口凉气，脸上是我见过多次的“我的天哪”的表情。当他见到我狂饮后的面相时，他通常会大笑。但这次他震惊的捂住了嘴巴，只是说：“去照照镜子。”

我感觉我脸上显然有什么黏黏的东西，还有硬的外壳。我想那很有可能是血，而且我已经受到了头部创伤，我急忙冲到浴室，在镜子里它是在最下方。

那个“love of my life”盯着我的脸，而我的脸被板结了的呕吐物覆盖。黄色和褐色的胆汁与我的头发纠缠在一起，我的眉毛和耳朵里有一块块的东西，我的脸颊和脖子粘着杂草和呕吐物。我看起来就像是被弄糟了的特技人物一样。这实在是太糟糕了。最后的污秽在我头的顶部，板结呕吐物的下方，在呕吐物下面摇摇欲坠：一坨狗屎。

## 附言

那晚上的影响不止于此。首先，我的室友（现在是应该说是曾经了）会叫我屎脑袋一辈子，这是我应得的。







第二，我再也不会以同一种方式看待女人了。永远。这件事情，与另外一件朋友告诉我的事相结合在一起，完全摧毁了我。他的前女友在他面前被一群墨西哥人轮奸，以此报复他对她的欺骗。现在，每次我见到女人或者同女人谈话时，我总忍不住想到：“她今天有口交过吗？她上次被外来工轮奸是什么时候？”

假定我做了些可怕的事，但是整个世界的人都能读这本书，了解我做了什么。不知情惹到我了。女孩的不忠让我发狂。我通常的约会对象居然在我周围乱搞，而且不是在其他日子，恰恰是在和我见面之前。自从我知道我不再需要花钱搞女人时，我就不再真正地约会了。但如果我这么做，我想知道到底会有多少女孩在被射一身以后出来？其中有多少过跟我接过吻？现在，我甚至还想知道有多少女人在出门前先跟别人打一炮，之后又跟我在酒吧相见，与我回家？

我跟我所有的女性朋友谈过这件事，回答多种多样。

无言的回应通常是这样，“噢...那我能过去给你打嘴炮吗？”可以，带啤酒来。

幼稚的是这样，“一个女孩子在约会前跟别人打炮？没有人会这么做的!!! 对...你也不会有一个欺骗你的男友的。回去读你在杂货铺买的书，让我们这





些人面对现实吧。

我最后从我那些聪明的女性朋友那边得到了一些可用的反馈。大多数是这样的，“这对你来说是新闻？那么不是有女人做你做的事情了吗？塔克，我认为你比这更聪明。”

谢谢你们，这让我感觉好多了。

一个特别的朋友总结说：“至少你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大多数人平生都是幸福地无知着。我的女朋友们都认为许多男人是那种完全没有性感气息的人... 所以他们逃脱了这种痛苦。每个和她们在一起的男人都认为他们的处境极佳——一个甜美的女孩每周会过来一两次与他们共度良宵，而这是建立在她们自己的意愿上的。他们不懂她和其他四个男孩有着同样棒的约会。”

我试着解释说帮助我是很好的，以至于女人事实上已经想要这么做了，而且不在意拿回什么东西。但她只是大笑。

荒谬的不是给我口交只是个杂活，而是这样一种想法：别的男人比戴绿帽子的男人更好。相信我：不管你多优秀，总有些女人会玩弄你的... 而你甚至不会察觉。





不要思考这件事情很久，伙计，不然你会疯掉的。我一整晚都在想着这件事，结果我一个人在镜子前独舞，之后在公园醒来，脸上是呕吐物，头上还有一坨狗屎——你可以信任我。前进吧。

## 狗的非泄物的故事

当我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正在达拉斯我表弟约什的公寓里。我正在对抗宿醉后的头痛和强烈的想要睡觉的欲望，腾出时间来，在记忆仍然很清晰时把它写下来。因为即使这不是我做过的最荒唐的事情，也是其中之一了。

昨晚我们去了一个叫 The Corner 的地方，去见一群在网上跟我发过邮件的女孩子。这是约什第一次跟我网上的追随者打交道，而且即使他明白我大概在做什么，他也无法真正理解我的做法。

约什：“请让我直接问一句：女孩子给你发邮件，然后跟你见面，接着跟你做爱？”

塔克：“大多数是这样。”

约什：“为什么？”

塔克：“我不知道，我令人敬畏。有些女人是荡妇。谁知道呢？”

约什：“达拉斯所有的女人都都是荡妇。”





发过邮件给我的那个女孩，林赛，出现了。她甚至比照片中的还要好看；金黄色的披肩头发，可爱的鼻子，那么骚的鼻音，浅色的眼睛——一个纯粹的西南辣妹。她带来的四个朋友等级不一，从“非常可爱”到“目不忍视”都有，所以你可以预见，我完全把注意力放在林赛身上了。塔克正在变成他面对女孩子时通常有的样子，而我的表弟不仅有一个女友，而且也是非常棒的僚机，所以他很开心地去拖住那群女孩子，保护我的侧翼，使我能自由地与辣妹交谈。大约五分钟后我们进入了谈话阶段，她是这么开场的。

林赛：“我们能只做朋友么？”

塔克：“你什么意思？”

林赛：“好吧，我只是不想让你以为我想和你做爱。”

塔克：“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做爱了？”

林赛：“好吧，你没有，但是...额...你知道...”

塔克：“不要为这种事情着急。我们只是出来逛逛，找个乐子，一切都会按照它原来的步伐前进的。”





## 27. 令狗呕吐的故事

译者：考拉

校对：[@海兵 Robin](#)

发生于 2005 年 4 月

写于 2005 年 4 月

我写这些内容时，我是住在我表兄 Josh 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公寓里，我和宿醉不断的抗争然后逼迫自己呕吐以致可以睡觉休息，醒来后趁我还记忆犹新的时候就可以清楚的写下这些东西了，因为虽然它不是我做过的最荒谬的事，但它就在那里。

昨天晚上我们去一个叫 The Corner 的地方见一群女孩，他们和我用邮件交流过。这是 Josh 第一次和我网站上的乐迷一起玩，理论上说虽然他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但是他不知道我用这种方式 and 女人上床。

Josh “这样，先让我弄明白：这些女孩邮件联系你，然后和你见面，然后再去滚床单？”

Tucker “是的，很多女孩”

Josh “为什么呢”





Tucker “我不知道，我了不起啊，有些女人就是荡妇。谁知道呢？”

Josh “在达拉斯的所有女人都是荡妇”

Tucker “上帝保佑他们每一个人。”

给我发邮件的那个女人，Lindsay出现了。现实中的她比相片还好看：刚好到肩膀的金发，可爱的鼻子，性感的德克萨斯口音，浅色眼睛的南方美女。她的四个朋友的相貌可以这样排列：很可爱到她的脸怎么了。所以，可预测地，我把我的注意力全部放到了 Lindsay 身上。Tucker 的运气就是这样，我的表兄不仅有一个女朋友而且他还是个好僚机，因此他很高兴去掌控这一伙人，给了我保护，然后我就可以无忧无虑的去和这个性感的姑娘聊天了。经过大约分钟的对话以后，她就说了这些话：

Lindsay “我们可以仅仅做朋友吗？”

Tucker “你什么意思？”

Lindsay “好，我就是不希望让你想我来这里是来和你做爱的。”

Tucker “我什么时候说起了性的话题了？”





Lindsay “好，你是没有，但是.....好吧.....你知道.....”

Tucker “不要突然冒出这样的话。让我们一起逛逛，开心开心，一切都会好的”

让我把这个对话从游戏话术（GameSpeak）翻译成普通的话！

英语：Lindsay “我想操你，但是当我做爱时我不想感觉到我是个荡妇。”

Tucker “我不会让你感到你是个荡妇的，虽然你的行为就是个荡妇。”

Lindsay “那就好，因为虽然我想操你，但是你得先在我身上好好个游戏，然后你才能得到我。”

Tucker “放松，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下。”

现在，虽然 lindsay 想来操我的机会是很好的，但是我还得出好牌。我知道女人成群结队是很好的，但是我没有说过要去全部认识每一个女人。当你认为你已经完全明白一个女人时，也就是你能进入她那由三人防守的花园的时候。Lindsay 做了一些为我方便的事 那就是她真的醉了。我喝了 Goose 和两瓶红牛，然后她开始勾搭我。然后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她提起我做过多少女人这事。





Lindsay “你曾经睡过多少个女人？”

Tucker “我不会回答那个问题的，那个答案不会产生什么好结果。”

Lindsay “我只和两个男人做过。”

我很坦率地对着她的脸笑。（注解：她 24 岁）

Lindsay “这是真的”

Tucker “我不关心这个，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些我从女人那里学来的东西：他们撒谎，特别多，特别是那方面的。”

Lindsay “我没有撒谎。”

Tucker “ok，我相信你，不管怎样都没有关系的。我们仅仅是朋友。”

Lindsay “噢，停”

再来一次，从游戏话术到普通英语对话：

Lindsay “如果我是个荡妇你就会问我”

Tucker “不问”







Lindsay “我只是测试你是否把我看成一个荡妇，一个在第一次见面的晚上来操你的荡妇。”

Tucker “我知道，我会像你展现我说话时多么尖利”

Lindsay “你通过测试了。而且我喜欢你的说话尖利。”

夜深的时候，她喝醉了。他蹒跚的走向酒吧里的人群并且对着手机说方言。她的朋友告诉我这是她们见过她醉的最严重的一次。为了不让这个小妞超过我，我和酒吧里一半的人都碰杯了，直到我醉得不行。但仅仅喝醉和愚蠢对于我和 lindsay 来说并不足够。是的，我们就是喝的很醉、很多人都讨厌的那一对，而且在酒吧里不停的亲吻对方的脸。她开始有点阻止我并把我推到一边：

Lindsay “我从来没有这么做过，我真的不敢相信我喝得那么醉。”

Tucker “你准备要回家吗？”

Lindsay “这主意不错”

Tucker “很明显你开不了车了，你需不需要我帮你叫的士或者叫你的朋友来？”





Lindsay “不了，你还清醒吗？你可以开车送我回家，我家离这里仅仅一英里。”

翻译：

Lindsay “我想操你，但是我必须先喝醉作为借口，所以当我清醒后我可以向自己解释了。”

Tucker “你现在想退出吗？我们不一定要这么做的。”

Lindsay “我知道，但是我想操你，我们走吧。”

我开车送她回家然后立即看到在她家门口有一只正在咬着脚踝的yippy狗。我一般很喜欢狗，除了那些笨头笨脑的胆小如鼠的狗之外，而这狗的时尚竟是想成为 Paris Hilton 这样的人群，这条就是其一。

Lindsay “嘿，tucker，你好吗？”

Tucker “它叫tucker？”

Lindsay “我已经养了它一年了，在我看到你的网站之前。”

最后我们着手办正事并开始干起来。当她阻止我的时候我就在外面停了好





久，不插进去。好的，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有时候女人只是需要时间等等。  
我们又开始干了....然后她又让我停下来了。

Tucker “你没事吧？一切都没事吧？”

Lindsay “是的，都没事。”

我又开始干她了....然后又让我停下来。

Tucker “ok，亲爱的，不要占着茅厕不拉屎，如果你不想做，那绝对没事的，而且我会对你的决定很尊重，如果你想的话我甚至可以离开，但是你得做出决定，然后我就知道我该怎么做了，因为这个游戏结束了。我在道路上开车的时候我只需要启动和停下。”

他的决定是她确实需要做爱，然后我们开始干起来了，实话说，她的床上功夫真的很好并且把我握掌控得很好。毫无疑问我是自私并且是占优势的，但是她知道她正在干什么并且把她的欲望和我的风格紧密结合。我们干完了，然后转身向她：

Tucker “那么你和几个男人上过床？”

Lindsay “2个”

Tucker “是的，你没有骗我。”





Lindsay “不对。我的意思是三个。之前我没有把你算进去。”

Tucker “啊哈哈哈哈哈哈！你是干什么的？安然公司( Enron )的会计师？”

Lindsay “笨蛋”

她走进浴室去干一些女人做爱后都会干的事，在做爱的时候我一直感觉到我想吐但是我强迫自己不吐直到我射了，但是我不能再忍了，我要吐了。这将会是不一般的呕吐；这是个让你流泪、让你的鼻窦燃烧、让我想去死的呕吐。感谢龙舌兰酒射手。

然后我恐慌了：我能去哪里吐呢？她正在浴室里面。又没有门廊。我试图打开窗户但是上面有屏风。这招不行；我还尝试过头穿过屏风去呕吐，但是没有用。我突然有个顿悟：我依然躺在她的床上，然后将床推离墙壁，将我的头放在墙壁和床垫之间，然后在这里一泻千里。我不能在她的地板上吐出一桶或更多的量。很感谢她的房间时地毯式的，因此没有一点的飞溅和只有一点点的流动。仅仅在墙壁上留下一些条纹和在床底下堆积。

到她从浴室出来时我已经把床移回去并且一切都恢复好了，然后我们又操了一便。很感谢她喝醉了，并没有注意到我那令人作呕的呕吐气味，或者她注意到但只是不想说。





第二次甚至比第一次感觉还要好，但是干到一半时，我听到了奇怪地嚼食声音。刚开始我只是想应该是她的阴道有点问题，因此我停下了一会，但是这声音还是没停下。然后又有叮当声伴随着.....这声音听起来就像是我家的狗出去溜达时的声音，我想应该是她的狗正在床底下吃什么东西.....

天啊，狗正在吃我的呕吐物

我他妈的怎么办啊？我不能起来让这狗停下，因为要是起来的话我得承认我吐了一地并且没有清理掉或者没有告诉她。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稍微抬高自己并移动到床底，心里想着这狗能知道这样的情形。然后嚼食的声音没有了，叮当声也减弱了。

Lindsay “tucker，你在那里干嘛呢？我猜他应该是在舔他自己，这狗真是疯了。”

这狗停下了大概三秒钟的时间然后又开始了。现在我正在试着：

- 1.抑制我的笑声，
- 2.忘掉这只狗正在吃我的呕吐物然后我就不会在她的身上干时感到晕了，
- 3.保持挺起然后有力操。

认真地在你的心里描述这样的场景：我正在性交中，我已喝醉。呕吐气





味在我的呼出的气中。在一个 6 小时前刚认识的 girls 的身上，他的狗在床底下大声地享受我的呕吐物。搞什么啊？你会怎么做？我能怎么做？在不能肯定时，我能做的就是继续操她。这就是我该做的。

一切都变好了，我们结束后双双入睡。在夜里的某一段时间我醒来去小便，我走下床，然后直接就踩到有麝香味的东西。

Oh.....当它流过你的脚趾间时，只有一种东西才有那样的感觉。

屋里的灯已经熄灭了，但是有足够的街上灯光从窗户进来让我很清楚地看到满地都是狗的腹泻。我用脚踩在地板上然后擦掉我脚上的狗屎，然后在蛋壳白地毯上留下了巨大的褐色条纹。在跳房子（儿童单足跳石子的游戏）到浴室并回来后，我就直奔床上睡觉并且假装没什么不好的事发生。这不是我的狗，并且她明天早上会看到这坨大便的。

她大概起得比我晚一个小时，她同样踩到了这一堆屎。

Lindsay “oh TUCKER！你在地上拉了屎！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Tucker “他可能是嫉妒，昨晚没能和你在床上一起睡。”

Lindsay “你从没有在家里拉屎的，发生什么事了？”

（她把灯打开）





Tucker “他怎么能在地板上留下那么一大块的狗屎印条纹？看起来大概有两英尺长。” lindsay “oh 上帝啊，你怎么能这样做啊？看地板！坏够！真坏！”

Tucker（狗）慢慢的爬向她，然后给她脸呕吐风味的舔。Lindsay “好，我原谅你，但是你依然是很坏的坏坏的狗。”

### 附言

第二天我收到了她的一封邮件：

“我做了个很好的女招待人，因为你从城外来，但是那一次是在我的生命中喝得最醉的一次。所以我不会记住那天晚上我们发生的任何事。”

有必要将游戏术语翻译成英语吗？

她没有发现我呕吐，当然，我也没有告诉这件事，我们是以下一个晚上一起出去而告终的。

Tucker “那么，清理那一堆狗屎好玩吗？”

Lindsay “额...真实一团糟。我在 Walgreens 买了各种各样的清理工具然后擦洗和消毒和打扫，总共花了两个小时，但是那里还有臭味。”

Tucker “可能是他讨厌什么东西，你应该检查一下房间里的其他地方；他可能拉了屎或者在你不知道的地方呕吐了。狗都是那么的奇怪地。”





## 28.德克萨斯州米德兰的故事

译者：Alex

校对：[@海兵 Robin](#)

发生时间-2005 年 4 月

记录时间-2005 年 4 月

德克萨斯州的米德兰，真是太棒了！不是因为它的有趣、平静和很多辣妹。是因为它的不可思议和他妈的令人流连忘返。记得《午夜善恶园》中这样的场景，John Cusack 对他的编辑说：“这个地方就像飘着墨斯卡灵。每个人都是全副武装而且喝醉了。纽约太无聊了。”欢迎来到德克萨斯州的米德兰。我去米德兰拜访我的朋友 Doug。我俩是在奥斯汀的一个聚会上认识的。当时他向我走来，嘴唇是斜的，油乎乎的牛仔裤塞在他脏脏的牛仔靴里，满脸笑意地说“嘿！你是 Tucker Max！”并给我了他的名片。上面写着：

[他的全名] Oil Wells Dug

还有：革命的开始，纵欲的组织，起义的平息，老虎的驯服，暗杀的策划，处女的转换。

同时传教并且为复兴聚会歌唱。







我知道，我的第一想法跟你们的是一样的：这是一个他妈的工具。但是尽管他的名片很荒谬，后来跟他出去玩了几次之后，原来他是个很酷的家伙。当他邀请我去他们家族在德克萨斯西部的油田，跟他一起工作一个礼拜的时候，我欣然前往。我降落在米德兰机场，走出行李认领处看到 Doug 坐在他的大卡车里，引擎发出令人厌恶的砰砰砰砰的柴油发动机转动的声音。我需要抓住门把手，因为卡车的大轮胎是 45 英寸的，跟提升悬浮车一样，把底板放在了四只脚上。我打开门发现座位跟我的眼一般高。在我勉强把自己弄上车之前他递给我一瓶啤酒。

“喔！欢迎来到米德兰，混蛋！”

那是星期天下午三点，在我之前他至少喝了 6 瓶啤酒了。零落满地的有哥本哈根的空罐，压扁的易拉罐的吉斯通光，智利顺差 7.62 子弹和.45 装满安全镁的空心弹头。在他的枪架上，他的卡车枪架上是一把 M14 冲锋枪，控制台中间是一个 H&K 美国专利手枪皮套。如果你不懂枪，让我这么解释一下：有了他车里的军火库，Doug 可以和城市里任何一个警察对抗，包括特警，可能火力要大过他们很多人。

开车到他那 20 分钟，路上并没有什么比较有文化的東西。每个方向都是平直的，贫瘠的土地上分散着豆科灌木丛“树”（他们看起来像灌木丛，但是 Doug 坚持认为它们是树），时不时地看到吹到马路上的风滚草。唯一的例外是荒地上一块大标语“欢迎来到米德兰：George 和 Laura Bush 的家。”





在这片土地上待了不到 20 分钟，我开始明白了 Sheridan 将军说的“如果我拥有了地狱和德克萨斯州，我会把德克萨斯州租出去然后在地狱里生活。”的意思。

到了 Doug 的地方我首先看到的是他厨房柜台上指着我的.45 柯尔特式自动手枪。我注意到了后面的锤状物，仔细检查后我才发现手枪是上满膛的。我是伴随着枪支长大的，知道如何使用它们，所以我本能地拿起枪确定保险是上着的，这使我松了口气立刻放下了它。

我“老兄，为什么枪膛里有一个圆的锤状物翘起来？”

Doug “这样会更安全。”

我“比没有子弹还安全？”

我的房间在楼上，有一把香港 91 突击步枪刚刚摆上，也上了保险，装满了子弹。房间里有足够的弹药来翻拍《The Son Tay raid》。

我“老兄，你怎么有这么多枪？”

Doug “以防万一，你不会了解的。另外，我们有一些粗暴的墨西哥邻居。”

我“什么？谁住在隔壁，Pancho Villa 吗？”





他递给我瓶啤酒说“来，喝酒，混蛋，有些婊子要过来。”

我“你不觉得我们应该在我们跟女孩畅饮之前把这些剩下的枪支卸了膛然后收起来吗？”

Doug “为啥要那么做？它们都上着保险呢。”

我“你开玩笑呢？”

Doug “如果我们今晚要去打几枪呢？”

我“噢，天呐。”

我马上打给我的朋友 PWJ，让他告诉每个人我爱他们，因为我可能活着回不去了。但是我并没有担心这些事情，我只说了句“操他妈的”，喝了几瓶啤酒放松一下。毕竟，酒精总是会使一切更美好。

[旁注：在我访问米德兰期间，每个人都是全副武装的，而且他们的枪支安全跟世界其他地区非常不一样。基本上，如果枪不在某一刻响起，它就是安全的。甚至女人开的车里都放满了武器。我自认为是一个二流枪械爱好者，但米德兰太乱了。]





女孩们来了我一眼就看出来她们都是青少年。我是怎么知道的？这样，她们在寓所玩游戏是第一个迹象。关于 Lizzie Maguire 最新电影的谈话是第二个迹象。下面的对话验证了我的说法：

我 “你喝的什么？”

Jenny “冷酒。”

我 “你有冰块？不可能。你在逗我吧？”

Jenny “我喜欢这样。这就是我们的服务特色。”

我开玩笑地问 “你是做什么的，脱衣女郎？”

Jenny “不是，我只是在脱衣舞俱乐部上班。我不跳脱衣舞。”

我 “哈哈，原来你在脱衣舞俱乐部上班！是的，脱衣女郎跟服务员有明显的区别。”

Jenny “她们是不一样的！”

我 “让我猜猜，这是白色津芬德尔葡萄酒。你可能会疯掉因为 Doug 没有吸管。”





Jenny “对不起笨蛋；这是夏布利酒。” [值得表扬，她说对了]

我 “我错了。我道歉，你显然对酒十分有研究。你只喝最好的盒装葡萄酒。”

Jenny “它不是盒装的！是壶装的！”

我 “哦，对了.....下次你喝酒的时候记得替我向 Carlo Rossi 问好。”

Doug 从浴室里出来了，并加入我们的对话。

我 “老兄，这女孩是谁？[我指着 Jenny]，你还不够了解我，不要带这样的女孩给我。”

Doug “什么？她很火辣。”

我 “对，她是火辣。但是她太闷了需要打起精神来。”

Jenny “对不起，我已经打起精神了。”

我 “那为什么你的牙齿看起来像磕在了石头上？”

Jenny “因为我摘掉了我的牙套。”





我“没了它就像卡车没了仪表盘，对吗？当这种事发生的时候你不讨厌它？”

在这次交谈之后我感觉很糟糕。和 18 岁的女孩做爱就像跟瘸腿的人打架；太简单了。当然，跟她一起的那两个女孩认为这是她们有生以来听到的最好笑的一件事。一个很可爱很瘦没有胸，另一个很可爱有点胖还有对大奶子。你想知道哪一个被我征服吗？不论怎样，再给我瓶啤酒。我他妈的糟糕透了。

随着夜幕的降临，我继续利用沉闷的那个女孩来娱乐大家。如果那个女孩之前不讨厌自己，那晚过后她会。那两个女孩认为我很有趣所以邀请我跟她们去她们朋友那喝酒。沉闷的 Jenny，火辣，牙齿歪的脱衣女郎不想跟我出去玩，让 Doug 带她去酒吧。他有点吃惊地看了我几秒钟，然后知道了我刚才是在教他：有很多办法去做一个好僚机。不用客气 Doug。现在，我以为当两个女孩说“朋友的房子时”她们知道房子在哪。当你相信 18 岁女孩的认知能力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你迷路了。在乡间道路上骑了两个小时之后，我们来到了一块标识面前，“前面没路了”。

瘦女孩 “Emma，你知道我们在哪吗？”

Emma “不知道。”





瘦女孩 “Tucker，你知道吗？”

我 “你他妈逗我呢？我住在芝加哥！”

我们最后到了一个有啤酒的人的房子。昨晚下雨了，我喝醉了很烦躁，所以我把 Emma 扔到了一个巨大的泥潭里。她可不是吃素的，朝我甩了一把泥。在我们被德克萨斯州西部的垃圾覆盖之前我们一直打闹。

就这么脏着，我们开回到 Doug 的地方然后去洗澡.....在浴室里做爱.....然后转移到床上.....我把手放在她的内裤上，感觉到了沙子之类的东西。拉起来发现了还有点泥。我们又回去洗澡，这次脱光了.....我们又做了起来.....又转移到床上.....然后开始操她.....还是有泥。在她的阴道里。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地去洗，它们就是不出来。

我感觉像在操一个土堆。欢迎品尝德克萨斯州性爱。Doug 第二天早晨吵醒了我，因为我要跟他去油田工作。他敲了敲我的门，打开门后发现 Emma 在我的床上。

Doug “操。让那个婊子离开我的房子。”

我 “我希望你准备好了打大象的枪。你只有一次机会，她弄死我们之前可能会有第二枪的机会。”





除了随便跟小女孩鬼混，德克萨斯州真正有趣的是你遇到的那些人。这些都是不正常的人。我不能称他们为乡巴佬，因为这个词意味着智力低下和没有教养，对这些人很不公平，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很聪明的。我成长在肯塔基州一个美丽的乡村，那些人都是红脖子，但是我所遇到的德克萨斯人没有那样的。或许我该称他们为“乡村”。如果你是在南部地区长大或者生存过，你会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这是我在米德兰遇到的一些人：

·住在 Doug 公寓处的米德兰警长。当他喝醉的时候，几乎每天都会醉，他会坐在车里试图抓那些酒驾的人。在他住的地方的停车场里。他甚至从来没有操心过实际的道路状况。

·当他们无所事事的时候，Emma 的朋友会去做称作“聚焦”的事。

西德克萨斯州基本上都是丛林地，长耳大野兔泛滥，所以狩猎它们是全年合法的。要想猎杀它们，晚上你要开着卡车去地里并把聚光灯打亮直到你抓住一只。当灯光照到正好照到它们的眼睛，它们会吓呆，这样更容易抓住它们。但是因为这太简单了，有些人觉得只是拿枪猎杀它们不过瘾。有个家伙告诉我他厌倦了用枪猎杀它们，而是用弓箭。这样会比较无聊，所以他用卡车去追赶它们。这样就简单了，所以他从车里出来用撬胎棒打死它们。当这样也觉得乏味了，他就追赶它们并践踏它们的脑袋。当这样也觉得无趣了，他就拿工具箱砸它们。之后他把弄死的 50 只左右的兔子摆在他前女友的院子里，拼成“Ho”的样子。





Doug 的一个朋友在 18 岁的时候被干出了家门，因为他总是一塌糊涂，他的父母实在忍受不了他了。这孩子要么太穷要么就是太傻了，不住公寓，却搬进了仓库里。他睡在一个没有内饰的野马车里，用数百箱的吉斯通光做格挡。不相信我？看照片：



这的人很有趣，但他们跟 Doug 的同事 Wayne 比起来就差远了。Wayne 跟 Doug 在西德克萨斯州油田一起工作，我们跟他在钻井天台上共度了几天。第一次见到他是他开着卡车在我们干活的时候：

Wayne “你俩看起来像猴子在操足球。”

Doug “操你妈的乡巴佬。”

Wayne “我很自豪，你这个流哈喇子的家伙。来点啤酒？”

Doug “好的，给我一瓶。”





我“我们工作的时候可以喝酒吗？”

Wayne “我勒个去。孩子，这是乡村，不是该死的纽约或者他妈的芝加哥。在这不叫喝啤酒，而是更好地工作。”

我“好吧。”

Wayne “快来。它们很凉。”

我“嗯，是吗，我想它们很凉吧.....”

我尝了一口，立马吐了出来。

我“哥们，这啤酒是热的！”

Wayne “唔，这就是他妈的凉爽？”



看德克萨斯人干活是非常有趣的。





我们跟 Wayne 去吃午饭。他摘掉他的假牙，只有一个牙了，给我们讲了几个小时的我听到的最有趣的故事。

Wayne 的些职业病：“他们的石油钻进平台是不是很不科学。有次我们正在换泵头然后他妈的爆了.....把我扔出去百码远，跟我一起干活的俩人挂掉了。真是太悲催了。我不得不歇了一个礼拜。”

Wayne 喝酒的故事：“我知道我应该慢慢喝，因为今天才过了五分之二，回家就得这么长时间。现在我在路上只喝一点啤酒，到家了再喝烈性酒。”

Wayne 与西德克萨斯植物群的故事：“这是一次我从野马车里掉出来落在了豆科灌木里。你知道的，这些豆科灌木的荆棘又细又长，地狱一般的可怕。我站了起来并拍掉了那些荆棘，但是我感觉到了血液顺着我的脸流了下来。我擦了把脸但是没有伤口，一会我的儿子告诉我血从我的眼里流出来的，我伸手摸了摸，眼皮肿了。一根三英寸的刺穿了我的脸。那个傻逼玩意得亏是垂直的才错过了眼球，但是深深扎在了眼皮上。那次我太幸运了。你仍然可以看到疤痕，看着她。你怎么了伙计？为什么你面部扭曲就像掉到了陷阱里？”

Wayne 与威士忌的故事：“我不喝 ID；它比较上头。” [我们突然大笑起来]  
“去你们的，你们很快会老去的。”





Wayne 与西德克萨斯州动物群的故事：“不要相信别人说的牛很老实。它们中一些很操蛋。有一次我驯马时被摔倒在地上，这时候一头牛在我的脑袋上拉了泡屎。我站起来狠狠踹了它的屁股。猛戳傻逼玩意的脸。在那之后它再也没有在我头上拉过屎。



看 Doug 在卡车的阴影下工作更有趣。

Wayne 口交的故事：“只是说它闻起来不太好但不是说尝起来不好。我给各种各样的妞口交，每一个我都喜欢。除了墨西哥妓女。千万别去给她们口交，你会被熏晕的，而且舌头上会沾满大便。其他的嘛，我还吃过死驴的处女膜。非常美味！”

第二天我不得不在油田里擦防晒霜，因为我不习惯在太阳底下待 10 个小时。

当我们到达仓库，Wayne 让 Doug 找他，

Wayne “你们这对基友跑哪去了？”





Doug “我在给 Tucker 擦防晒霜。”

Wayne “防晒霜？该死的！我去过两次世界博览会和一次山羊捆绑大赛，从来没见过有人用这玩意。”在那之后，他叫我“世界一流牧羊人”叫了一个礼拜。几个月里我都没弄明白是啥意思。想想什么样的人 would 花时间抓羊，你就明白啥意思了。

一天晚上我们叫 Wayne 出去喝酒。Doug 拨通了他的号码，通了，接通之前一切正常。即使我站在 Doug 旁边没有挨着电话，我也能听到 Hank Williams Jr. 刺耳的背景音乐。

Wayne “你他妈想干嘛？”

Doug “嘿 Wayne，想出来跟我喝酒吗？”

Wayne “你们是谁？”

Doug “Doug 和 Tucker。”

Wayne “操，不去！我可不想看你们两个搞基。我可以打开烹饪频道看很多基佬。”





这就是我啦，在德克萨斯州西部的油田，跟我的代理商通电话呢。唯一的 Tucker Max。

Doug “来嘛 Wayne，我们-”

Wayne[他在电话那边大叫他 12 岁的儿子] “嘿臭小子，再给我拿瓶啤酒，否则我拿鞋抽你的脑袋。”

Doug “Wayne？”

Wayne “你要是跟山羊搞吗？该死的，我的啤酒呢？你最好快点小混蛋，否则你就跟狗谁在门廊里吧。”

Wayne 挺逗的，但是 Doug 其他的朋友可能更有趣。Doug 非常喜欢越野、攀岩、类似于乡下人们玩的大轮胎与响亮的引擎的活动，所以有一天他带我跟他的朋友一起去越野，Mike 和 Cliff。他说我会喜欢他们的，因为他们管自己叫作“喝酒团队与越野问题”。

我们在他们一个朋友的维修厂房见到了 Mike 跟 Cliff。它看起来就像超炫





美式机车商店，只是太混乱了。我一直想象着 Paul Sr. 怒气冲冲的冲出办公室对着 Paulie 和 Vinnie 大喊大叫着说商店太脏了的画面。Mike 大概 40 岁，戴着橙色的“代托纳自行车周”的手带，白色的山羊胡，浑身上下都是润滑油或者其他的脏的机械流体。Cliff 大概 35 岁，穿着格子短茄克外套，戴着至少有两个黑点的黄金链子，甚至更多黑点。他们两个看起来都像是卡车司机（我不是侮辱他们，只是他们给我的印象）。

起初，我们就坐着喝着啤酒瞎侃。过了一会儿他们发现我不像一些爱慕虚荣的城市男孩那样瞧不起他们，开始对我热情起来。

我 “Mike，Doug 说他的卡车在这比你的好很多。”

Mike “扯淡。他的小卡车连妓女阴道里的卫生棉都拉不出来。” 我 “Doug 说你的卡车就像坏掉的阴道，很垃圾。”

Mike “这没有像坏掉的阴道的东西。”

我 “你还没有尝过足够的阴道来说它们跟狗屎一样。”

Mike “看来你操了很多，因为你的不够长去跟坏掉的阴道说谢谢。”

我 “说得好。”

Mike “别对我说该死的法语，孩子。”





我 “哈哈。”

Mike “我想黑鬼们的法语比较好。”

我 “你不应该说黑鬼。如果你一定要这么说，麻烦你加上城市。”

Mike “你受的教育太多了，孩子。”

Doug 卡车上有个东西坏了，他的朋友帮他鼓捣了几个小时。我只能站在一边喝吉斯通光啤酒看着，因为我对机械的东西一窍不通：

Mike “Tucker，递给我活口板子。”

我 “啥玩意？”

Mike “该死的。你的表现就跟奶子长在了公牛身上一样。白受了这么多年教育。”

Cliff “他肯定知道怎么免费喝掉我的啤酒。”

但是最精彩的部分是听他们跟 Doug 瞎扯：

Doug “我才开了 4000 英里，我很纳闷万向节怎么就坏了呢？”







Mike “是的，因为有个笨蛋司机经常越级加档，轮胎磨损严重也不知道保养。”

Doug “干你，贱人。”

Mike “我希望你带点龙舌兰酒 Doug，我们可不是免费给你修车的。”

我 “一瓶龙舌兰就把你们打发了？你们正在做的是一件非常棘手的机械故障。”

Mike “不至于。但是龙舌兰是唯一能够洗掉 Doug 嘴里那舔过小弟弟的味道东西。”

Cliff “你是知道的，对不对？”

Mike “Weill 在该死的海军部队，可恶。”

他们修好 Doug 的车后，我们前往 Cliff 的家接着喝酒搞破坏。Cliff 的家庭是有趣的乡下人。当我们到那后，三条土狼一样的狗跑过来狂吠乱蹦。在一块漂亮的两英亩的地上停着一辆加宽拖车，非常不错的拖车。它的两侧是两个大型储藏室，里面有沙滩车，船，啤酒冰箱，墙上挂着动物的毛皮，有序的排列着工具，金属板和一些不认识的东西。在巨大的后院里有一个石头砌成的池塘，非常漂亮，中间的喷泉跟池塘组合地很棒。池塘旁边是





一个古老的三轮车.....组合而成的。不，其实是浇筑而成的。不可思议。

后面一路上是动物的围栏，有驴，山羊。我们来到围栏前 Cliff 想告诉我们它背后的故事。

Mike “嘿 Cliff，那只雄山羊他妈的怎么了？”

公山羊，叫做雄山羊，它的耳朵裂开流血了。我们走了进去，一只死山羊躺在地上，半个脸腐烂了。整个围栏里有两只死掉的刚出生的小羊，都很脏，受伤了。我们站在那愣了一秒钟，当一只大狗从门口伸出了它的脑袋，看到 Cliff 站在那里时，夹住尾巴落荒而逃。Cliff 暴怒。

Cliff “Chevy 你给我回来！他妈的混账东西你给我过来！”

Cliff 满院子地追狗。他怒了。

Mike “噢糟糕。它要跑了。”

我 “为什么他如此生气？”

Mike “你看到那些羊了吗，Helen Keller？”





我 “那些羊已经死了挺长一段时间了。它的脸都腐烂了一半了。”

Mike “不是的。那只羊上午还活得好好的。”

我 “那它的脸怎么变成那样的？都腐烂了。”

Mike “你个笨蛋。狗吃了它。”

我 “不可能！这些是野狗吗？”

Mike “当然不是；就是平常家养的。”

我 “平常家养的不会干这事的。”

Mike “放屁。你养过狗吗？”

我 “养过。我跟着它们一起长大，现在还有一只呢。”

Mike “听着，你的狗也会这么干。它们在你面前都是很乖巧的，但是背着你它们完全变了样。别管驯服过没有，它们内心都是野生的。Chevy 是罪魁祸首，以前也干过这种事，所以 Cliff 这么生气。他应该会想到的。”





有枪声，吓我一跳。我们转向院子，看到 Cliff 怒发冲冠，边喊叫边追狗，一只手拿着铁锹，一只手拿着.22 枪。那狗上蹿下跳，躲避着枪跟铁锹。看起来像家庭闹剧。

Cliff “你给我站住，蠢狗！”[挥舞着铁锹却打不着它]“为什么他妈的又干这事？”[另只手里的枪响了也没打中]“你给我过来我要宰了你！”[挥舞着铁锹却打不着它]“我打过你多少次你才能记住？”[枪又没打中]

我 “他真的要开枪打他的狗吗？”

Mike “当然是真的。Cliff 这人还算正常，但当他生气了，你最好小心点。他给那狗点颜色之后会冷静的。”

我 “给狗点颜色？什么意思？”

Mike “等他逮到它，你就知道了。”

几秒钟后我看到 Cliff 挥舞着铁锹然后听到金属砸到头骨的声音“咚”，他打中了狗的脑袋。令人吃惊的是，狗没事一样的跑开了。我哭笑不得，看到一个有趣的乡下人拿着铁锹跟枪满院子追他的狗，他用铁锹打中了狗的脑袋。





Mike “你以为刚才听到的声音是他打中了它的脑袋？这就是我说的给狗点颜色。”

我 “喔。我想.....我从没见过一个人对狗这样。也没见过一个人对人这样。皮条客对妓女都不会这样的。”

Mike “Chevy 不会有事的。它很坚强，但它也很控制。狗就像女人；有时候不太听话。”

Cliff 追狗追累了之后，他冲回到围栏里，手里拿着铁锹丢了枪，汗水顺着他的眉毛流下来，喃喃自语。

我 “为什么他如此生气？不就是只羊吗。他可以再买一只。”

Mike “嗯，他没有那么多钱，这些羊值 150 美元。”

Mike 走到围栏后面，这里就像一个小的宠物公墓。一块松木上刻着山羊的名字，坟墓边上都是石头。Cliff 开始在旧的坟墓边上挖新的。挖着挖着，Cliff 也冷静了下来，然后我们互扯喝酒的趣事。我告诉了他们我的一些经典案例他们大笑起来。

Doug “Cliff 告诉 Tucker 一些你的故事。”





Cliff “好吧，一个周末我把肠子喝坏了。我去看医生，他问我喝了多少。我说周六我差不多喝了 50 瓶。周日喝了 70 瓶。他们又叫了两个医生和一个垃圾护士。他们他妈的不相信我。我问他们 ‘如果不想让啤酒毁掉我的肠子是不是我就只能吃屎了？’ ”

我 “你两天喝了 120 瓶？鬼才信。”

Cliff “你就跟那该死的医生一副德行。”

我 “这可是超过了 4000 盎司的啤酒！也就是.....10 或者 11 加仑！两天！？”

Mike “好吧算数先生，我们知道那是多少啤酒。”

我 “我太佩服你了。”

Cliff “操。那都不叫事。在这，120 瓶啤酒对我们来说只是周末。”

过了一会 Chevy 走了过来，趴在我们附近但保留着一段距离，显然不想再挨揍了。它差不多在 10 码远的地方，舔它的屁股。

我 “我希望我也能做到。”

Mike “我不认为它会让你插它。”





Cliff 挖好了坟墓停下来盯着死羊看了一分钟。

Cliff “我真想把这只山羊头挂在我的壁炉上面.....但是我不能。”

Doug “为什么？”

Cliff “因为没看到它一次我就想揍我的狗。”



Doug 和 Cliff 在为死掉的羊

挖坟墓。注意，Doug 只是在看着而已，他一向这么懒。

我们把山羊扔进了坟墓，Mike 还搞笑地把一整瓶吉斯通光扔了进去在埋它之前。

Mike “为了这次旅行，为了你的蠢羊。”

Cliff “可悲的是，如果有天我身无分文，我就把它挖出来换酒喝。”



Mike “孩子，那你的山羊就瞑目了。”

Cliff “干你。”

Mike “Cliff，你还好吧？你好像刚埋了只山羊。”

Cliff “如果一分钟之内你不闭上你的臭嘴，我就给你点颜色瞧瞧。”

## 29.史上最坏的故事

译者：Mike Wei

校对：[@海兵 Robin](#)

发生于 2005 年 4 月

编写于 2005 年 4 月

[警告：如果你很享受和多位女性发生逍遥自在的、洁净的性关系，而且还想继续拥有更多类似这样的性生活，那么立即停止阅读此书。不要说我没有警告过你。]

我知道我会一直这样地述说故事，“这就是我的一生吗？”，但真正操他娘的是，每一次我都认为我的人生是如此的怪异、如此的堕落和糟糕，我很







失败。而且从未改变过。这件事发生在 2005 年 4 月 3 号，一个我即将完成本书写作的日子里：

“Sarah”，是我的定期炮友中的一位女士，打电话过来问我，她是否能够过来和我共度一晚。正好这天是星期六，我正打算待在家中随便做些工作，另外她相当的酷，性格也很好而且也不要求我对她的任何关注，当然除了性以外，所以我同意她过来了。Sarah 说她大概 9 点钟过来。当我挂了 Sarah 的电话后，又接到一位非定期炮友的电话，“Mimi。” Mimi 是个很爱喝酒的女人，而且总是做各种承诺说要过来。她会确定好时间并一直打电话给我保证会过来，但总是看不到她的人影，所以对她那醉醺醺打来的电话并不在意，我告诉她她现在可以过来。

Sarah 到了我这里并不是想要做爱，而是想要聊聊天：

Sarah “Tucker，我昨天去了趟医院。我已经怀有 5 周的孕了。”（我们保持炮友关系至少有两个月了）

Tucker “难道你没有节育吗？你告诉过我你已经做了节育措施，所以我们才可以不用避孕套。”

Sarah “是啊。我现在还节育中呢，但是你还记得你传染给我的肺炎吗？医生说是抗生素破坏了节育措施，我想就是那时候“中枪”怀孕吧。”



讨论了一会我们两个所面临的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总是很不愿意说话，理由有很多，但是 Sarah 现在的情况却让我不得不说些什么。

Sarah “好吧，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去堕胎。我真的没有选择。”

Tucker “我知道，好吧，但是你说你没有得选择是什么意思呢？”

Sarah “是这样的，因为我下个月就要进行化疗了。”

Tucker “化疗？”

Sarah “我并不打算告诉你的，但是...好吧...我已经患有卵巢癌了。我是在两个星期前发现的。”

Tucker “我操。你现在有一个美好的月份...你想要活下去吗？”

Sarah “是啊，我应该会好好的。但是我不能在癌症化疗期间怀孕。”

这里最讽刺的事情是：能够发现患有卵巢癌及早得到治疗，她认为的整个原因是多亏了她和我做爱。如此年轻（她才 20 岁）就患有卵巢癌是非常罕见的，但是更加罕见的是，能够如此及早的发现病情并有效治疗。我们没





有任何预防措施就发生关系是因为她一直在节育控制当中，但是她再细细回想没有戴避孕套就和我做爱，就有些后怕然后去找她的妇产科医师进行全面的性病检查和涂片试验（用于筛查宫颈癌）。结果显示她并没有传染到性病，但是检查发现癌细胞是显阳性的。我觉得有时女人和我做爱的确能够保持健康。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的对话：

Sarah “你并不知道哪有私人堕胎诊所，是吧？我想现在就过去。”

Tucker “你没有保险吗？”

Sarah “有，但我现在还被我父母管着。如果我动用了我的保险，他们很快就发现并揭发我的。我都不能确定有足够的钱来堕胎。”

我刚从 Sarah 丢来的“集束炸弹般的”问题中恢复过来，就发现在我的侧面有双愤怒的眼光射向我：Mimi 实际上挑选今晚兑现她的“泡友”承诺。好家伙...这个夜晚发生的事情变得像一头穿着旱冰鞋的骡子一样的难以处理。

Mimi 依然醉醺醺的，她闯入了我的房间并倒在地板上，Maxie（我的狗狗）舔着她的脸蛋直到她起来爬上沙发，然后继续将她一连串的问题丢给我和 Sarah。好吧，从本质上说她是不会确切地告诉我们的；她打电话给其他一





些跟她一起鬼混过的男孩，从她那大声的、醉醺醺的对话中我们了解到一些情况：

她曾怀有五个月的胎儿，但 4 天前刚流产[注：在这里强调一下，她讲的是事实。我们有很多大家都相互认识的朋友，而且在几周前我才看到她，那时很明显是怀孕了。现在很显然没有怀孕的特征，而且昨天我们的朋友才告诉我关于她流产的事]。

她的丈夫将流产的责任全归咎于她。

她极其愤怒她的丈夫将责任推给她。

对所有任何关于她三个月的婚姻的事情，她几乎都非常的不满，并考虑打算离婚。[其实，当她嫁给他的时候已经有两个月的身孕了。]

她承认身怀的胎儿也许不是他丈夫亲生的。

她说唯一愿意嫁给他的原因是因为她当时已经怀孕了，也不清楚到底谁是这个孩子的父亲，而且在和她有过性关系的人中他是最有钱的。

她现在在我这里和我做爱主要是因为他的丈夫讨厌我[注：他讨厌我是因为我曾经在一个聚会上羞辱过他]。

哇；这个夜晚刚好从难以应付的场面变成了完全超梦幻的 Tucker Max 之夜。并没有太多集中的不幸发生在一个小儿科的烧伤科房里。但是与这些





女孩紧密相关的悲惨场面依然延续着，我真的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这两个女孩已经完全把今晚搞毁掉，而且两人都还想把我上了。我该如何处理这个状况？我很困惑。我甚至不知道我该怎么打算的。我仅仅能够离开这里吗？还是我打电话向警察报警并谎称她们中的一个对我造成伤害，让警察带她离开吗？还是我想办法将这状况变成一个堕落变态、糜烂不堪的“三人行”吗？

记住一点，唯一能打赢一场埋伏战的办法就是冲入敌阵区去进攻，我打定主意打算“干掉”至少她们中的一个。但是我能操一个正在欺骗她丈夫而且刚刚将一个5个月大的胎儿流产的臭婊子吗？还是要操那个身患癌症、正怀有我孩子的女人？我分别对这两个女人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

Mimi 优势

Mimi 有一副很大、很好看的假奶头；

Mimi 床上的功夫很棒。

Mimi 劣势

Mimi 刚刚流产过；

Mimi 是一个让人讨厌到想把她磨成猪食的贱女人。

Sarah 优势

Sarah 也长得非常好看，但是没有假奶头；

不仅仅我很喜欢 Sarah，而且她的床上功夫也许比 Mimi 更加好。





Sarah 劣势

Sarah 在怀孕...怀的是我的孩子；

Sarah 有癌症...就是在我要把阳具放进去的那个洞里面。

我快刀斩乱地决定了要把 Mimi 上了。我推测如果我把她狠狠地干了，她也许会离开或者是昏睡过去，然后我再和 Sarah 好好的温存一番。如果我先上了 Sarah，Mimi 将会生气然后很快地离开，可能会偷走和/或是摔坏我的东西。

我们几个仍然坐在客厅里，我抓起 Mimi 的手带她朝我的卧室走去。我转头对 Sarah 说，“在这待着。我只是想把她干到睡着，然后我再回来找你。” Sarah 很不高兴。就像是“地狱里没有烈火”那样的生气。不管怎么样；现在担心都已经太晚了。我已经承诺过要“冲入阵地”，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努力完成任务。我们俩到了楼下并开始做爱。Mimi 的床上表现得就像是专业人士一样，而且今晚她表现得很给力（我知道和交际花做爱是什么样的感觉，因为住在佛罗里达时我曾约会过几位交际花）。但和她在一起时，我通常会有好几次的射精，这并不是因为我很喜欢她，而是我对假乳有着病态般的迷恋。

很快地，我就射出了第一发“子弹”；大概才用了五分钟吧。通常会花去我几分钟才能“重振雄风”，所以我一边按摩她的阴蒂一边用手指拨弄她的阴





道直到我又可以“重返战场”为止。但是两分钟过去了，我还是没办法硬起来。四分钟后，下面依旧是根“湿软的面条”。大概过了十分钟，非常集中注意力地打了会“飞机”，终于“电线杆”硬了一些，于是将它擦入她的身体里再次开干起来。

但是“小弟弟”没有准备好。实际上，它缩小了一些。我的“小弟弟”到底怎么了？唯一发生过类似情况是在上次喝得死醉的时候，或者是我一个晚上就已经有 5-6 次高潮射精后才这样。

我意识到了所发生的事情。有时当我在做爱的时候，特别是在操那些像 Mimi 的贱婊子的时候，我的潜意识就会意图将自己强奸了。我不知不觉中染上了一个很严重的习惯，它试图破坏我前往性高潮的旅途。但是那时候我的意识心理是背后控制我“小弟弟”的那股力量，经常会将口中的潜意识击退并让它很快闭上嘴巴。

这一次情况却不同了。今晚所有的事情发生后，我的意识心理就变得像在丛林争霸战第五轮比赛中的 George Foreman（美国著名拳击手）一样：筋疲力尽，被他低估的对手爆打至晕厥过去。我的潜意识，看到我的意识心理正在瓦解，就正如当时 Muhammed Ali（著名拳击手）对 Foreman 所做一样：打倒他。

潜意识“Tucker...你现在玩得开心吗？难道你就像是阳具上软肉一样吗？





你现在擦入的这个阴道...就是这个洞洞才刚刚流产过 5 个月大的胎儿。难道她不应该在至少两个星期后才能够再次做爱吗？”就在我的意识正在绝望的抵御潜意识时，Mimi 并没有给予帮助。她就一直呻吟和尖叫着。这只能让我更加的讨厌她。我的阴茎现在还没有大到足够使一个女人在做爱的过程中尖叫“快用你那大玩意干我”的程度，而且很严肃地说我的阴茎还没硬不起来。会说这样的话的女人只有一种，就是习惯对那些花钱嫖妓的自负男人曲意逢迎的贱女人。

潜意识“我很想知道她的收费会有多高？你也许在这里干的这一炮价值好几千美元，而且还是完全免费的。你认为今天在和你做爱之前她已经和别人做过了吗？她的阴道也似乎有些光滑，不是吗？我很好奇她今天到底“接待”了多少位客人。一会等她昏睡过去后，再去查看一下她的钱包。”

Mimi “噢，Tucker，就是这样！我太爱你的大鸡巴了！”

潜意识“Tucker，你知道唯一让一个女孩变得如此淫荡的方法就是在她 10 岁的时候被她继父强奸。你会认为你的阳具会比她小时候性侵她的男人的阳具大吗？我敢打赌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即使是一样的。”

Mimi “快用力的干我！噢，我的天啊！”

潜意识“你知道的，她刚流产...我怀疑是否还有胎液在那里面。这也许是她下面如此潮湿的原因。我打赌她并没有流产。我打赌她是用一个真空机来吸出那个将近三个月大的胎儿。这就是为什么她的感觉如此的好——当阴







道被死婴的头撑开后才会因此变得更加的柔嫩。”

Mimi “我的天啊！疼死我了！将你的精液都射到我的奶头上吧！”

潜意识 “如果只流产掉一部分，那也许还有一些脑汁覆盖在她的阴道上。

那玩意的的确确很滑润。我敢打赌如果你集中注意就会感觉到了。”

这是个制胜的一击。没有在八秒强制计数中站立起来，也没有被铃声解救（拳击中的规则）：被击倒了的意识心理抬头往上看着裁判员。我的阳具已经完全松软下来。不会有任何反应了；它就像试图塞入投币机里的棉花糖一样。我已经完完了。

甚至不用假装高潮，我翻身下床，离开房间。过了 10 分钟后我回来看她，发现她已经昏睡在我刚离开她的地方，光着身子，朝天仰睡，她那巨大的假乳赫然挺立在胸前。我突然想把她叫醒再尝试做一次，但是随之而来的呕吐感阻止了我。今晚我不想再要潜意识出现了。

Sarah 实际上已经生气了，但是她还是留下来了。今晚过后，我就只想一个人独处。我不能把她踢出门去，但就是不愿意配合她：

Sarah “你跟她做爱后有去洗澡吗？”

Tucker “没有。”

Sarah “那你现在去洗澡，可以吗？”

Tucker “为什么？”





Sarah “因为我想要和你做爱。”

Tucker “我们一定要做吗？”

刚说完，她就起身离开了。但在此之前，她让我开张支票，支付一半的堕胎费用。当我开张 200 美元的支票后，我突然想问她是否确定孩子是我的，但是我就是问不出口。因为我依然不是赢家。

所有人都走后，我一动不动，满脑子都在回想我刚刚所做的一切：

我邀约一个女孩过来做爱。

她却怀有我的孩子。

而且还患上卵巢癌。

当她过来我的地方和我待在一起，寻求精神上的慰藉以支撑她渡过艰难时期的时候，我却邀约另外一个女孩过来和我做爱...

那个女孩已经结婚了...

还刚刚流过产...

而且唯一想做爱的原因是她想回去后甩脸给她丈夫看。

然后我操了她，但是不得不停下来，因为我不能将心中浮现的从她的阴道里溢出死婴大脑的画面删除...

再然后我拒绝了和另一个女孩亲热，因为我已经很厌倦再让自己硬一次。





认真地说，想一想这样的场景，然后扪心自问：有没有可能在没触犯法律的情况下成为一个更坏的人？如果忽略掉地狱中那个高层管理的角色；我想在我的眼里已经获得了 CEO 的位置了。

好吧，我只是希望在地狱里还能有酒喝。×××××××

### 30.附录 1：

#### Tucker Max 的女性评估系统

就如选择“多少瓶啤酒”或是“1 到 10”评估系统，我和我的朋友想出了以下 5 个星级的标准体系，专门用来排名外在长相。在运用这个标准体系之前，有三件事情你必须牢记清楚：

1、虽然在评估女性时人品是非常重要的，但在这个体系里它只会造成伤害。太多男人都是这样的类型：一旦他们开始做爱后，他们会认为这个女孩太酷了，因为她喜欢和他们做爱，然后就想提高对女人的排名标准。这个标准体系只能是很准确评估外表而已，所以请将你对她人品的感觉放在这个标准体系之外。人们普遍同意当一个女人是一个贱人时，于是会产生更多的客观因素（在决定你是否想约会的女人时，人品显然是很重要的，但不是在这个评级体系里传达她的外表魅力）。





2、只能在以下的情况给予额外的星级：

\*这个女人给男人提供经济支助，或至少是给他买任何他想要的东西；加半颗星。

\*这个女人对其他女人感兴趣，并让男人以某种方式参与到其中（包括观看）；加一颗星。

\*女人的性欲是能够帮助提升星级的，但是它只能让最边缘的候选人提升一个水准而已。比如，一个最高层的 2 星级可以上升到最底层的 3 星级，但是一个普通的 2 星级不能上升到 3 星级，不管她的性嗜好如何。

评估体系：

1 星级（又叫做，普通股的母猪）：没有可取的品质。这种女人长得很丑，通常体型肥胖，无趣而且可能在各方面都很糟糕。如果当你看到这种很“普通的母猪”但识别不出时，你的后半生注定和“母猪”生活在一起。

2 星级（又叫做，不错的母猪）：有一个可取的品质，例如巨乳、翘臀、貌美、非常适合口交的嘴唇，等等。如果你关注那个可取的肉体品质，而且你已经结婚了，你就不要太苦恼当你醒来时看到这样一只还不错的“母猪”睡在旁边。当然，但她离开时你还可以让她从窗户爬出去，因为你不想让你的朋友们看到她，但至少在她离开后，你不要像一个强奸受害者一样用含漱剂漂白和擦洗自己。

3 星级（又叫做，优雅的/迷人的/漂亮的）：可以带她到公共场所了。在还





没喝醉前，她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孩，但只要喝完三瓶酒后就会好看很多。

你会向和你朋友承认你在和她做爱，但在背后，你仍然会嘲笑她，然后和他们谎报她的性能力和双性恋倾向来证明你正在和她交往。总的来说她并不差，而且如果没有更好的女人出现，那她的确很好，但是如果有机会认识一个辣妹时就会有可能会立即离开这个女人。可悲的是，大部分男人最终不得不接受 3 星级的女人，因为这些是最普遍类型的女人了。

4 星级（又叫做，适合做女朋友的人选）：这样的女孩是非常迷人的，但不是非常火辣的那种。当你和她一起出现在公众场所时，任何时候就会被别人所关注，即使是在喝酒的时候。你会考虑再三是否为了另一个辣妹而抛弃这个女孩，特别是当她有特别的性能力时（装有舌环，骨胳柔软，等等）上升到 4 星级水平只能通过使用一份请愿书才能获得。这位候选人必须确保从那些投票中获得 75% 的选票。（注意：额外分值只能让一个候选人的请愿书符合条件而已。她依然必须获得 75% 的选票。）

5 星级（又叫做，超级热辣性感的靓妹）：这种就是辣妹了。希望不需要再进一步的解释。就像是名人堂的人一样。5 星级的女人非常稀少，大概只有占全国人口的 3-5% 的比例而已。宣称某人很热辣性感可以认为是真实的，但是如果 25% 的选票反对她的 5 星级美女的定位，那么将会被谴责。

其他类型：0 星级（又叫做，野兽）：那种差得不能再差的女人。如果一个 1 星级的女人（普通股的女人）有一个很严重的人格品质就是一只野兽了。





她们都应该被安乐死。这是那些吵闹的，令人作呕的，在酒吧里抽烟，喝混杂的酒水然后还把酒泼洒到别人身上的肥妞，而且通常会很生气到你必须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免得一脚踢了她的裆部然后狂踩她的喉咙直到她淹没在自己的血液中。对她残忍或是粗鲁都不算侮辱，而且连基本的人权都应该不给她。

## 31 附录 2：

### Tucker Max 的醉酒体系

当要形容我到底有多醉，我会用我和我的朋友一起设计的体系来评估：大脑嗡嗡作响：这是在喝了些就啤酒后，我能感觉到酒精对我产生影响，但是我觉得我还能够很好的开车。我的大脑通常会像平常一样正常运转，虽然可能会运转的慢一些。

醉得口齿不清：这是在我开始感觉飘飘欲仙时，但是我知道我已经不能开车，所以我把车钥匙给了别人。我开始怀疑自己能否有能力做出正确判断。在这个醉酒阶段我通常是个非常好的人，虽然这个变化会非常的快。

醉得神智不清：这是我开始感觉对自身和我所有的能力极度的自信的时候，我会争论要谁开车，但是最后还是将钥匙给了别人。会开始觉得其他人变得更加有趣、更加好玩。这也是正常社交方式开始瓦解失灵的时刻。





人废一半的酒醉（又叫做，“该死的，喝倒了”）：这时候我会认为我的能力会变得像超人一样，也会认为在自己的地盘上我是最帅的男人，更认为那个在吧台边上的驼背女孩其实也很热辣。就我而已，警察或即便是军队，也没有办法控制我。因为在这个时候我已是不能区分出什么是适当的言行和什么是不适当的言行，所以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Tucker Max 的酒醉：这是最顶级的醉酒阶段。不用担心如何操作重型机器，因为我已经看不清把手的位置。唯一的好处是我不用担心开车，因为我甚至找不到我的车钥匙。还有一些在 Tucker Max 酒醉下才能做到的。我能做：

暂时昏厥；

勾搭丑陋的或肥胖的女孩；

钓不到辣妹，因为我已经昏倒在她们身上；

控制不住的呕吐；

会大声的，狂躁的，和一点都不真实的吹嘘自己的成就；

下几把大的而且彻底无希望赢的赌注，因为我根本没有赌注支付；

吹嘘自己在某些领域是著名的专家，但在我清醒时却没法解释；

开始殴打个体小、无还手之力的人；

打碎东西；

对毫无生命的东西很愤怒，还大声的诅咒它们；

胡言乱语，对任何人都不在乎有多无礼或有多恶劣，也不在乎有多绝望或有多不值得；





会在一些我从未来过、辨识不了的地方醒来；

会对一些重要的话题进行很长时间的、很投入的对话，但是第二天却什么都记不得。

